

87948
00145

20587

青年文學自修叢書之二

高爾基代表作

黃源編譯



前鋒書店發行

RW799 1933

87948
00145

20587

青年文學自修叢書之二

高爾基代表作

黃源編譯

青年文學自修叢書之二 高爾基代表作

目次

高爾基像三幅

高爾基·····茅盾（一）

高爾基評傳·····黃源（一九）

高爾基年譜·····沈端先（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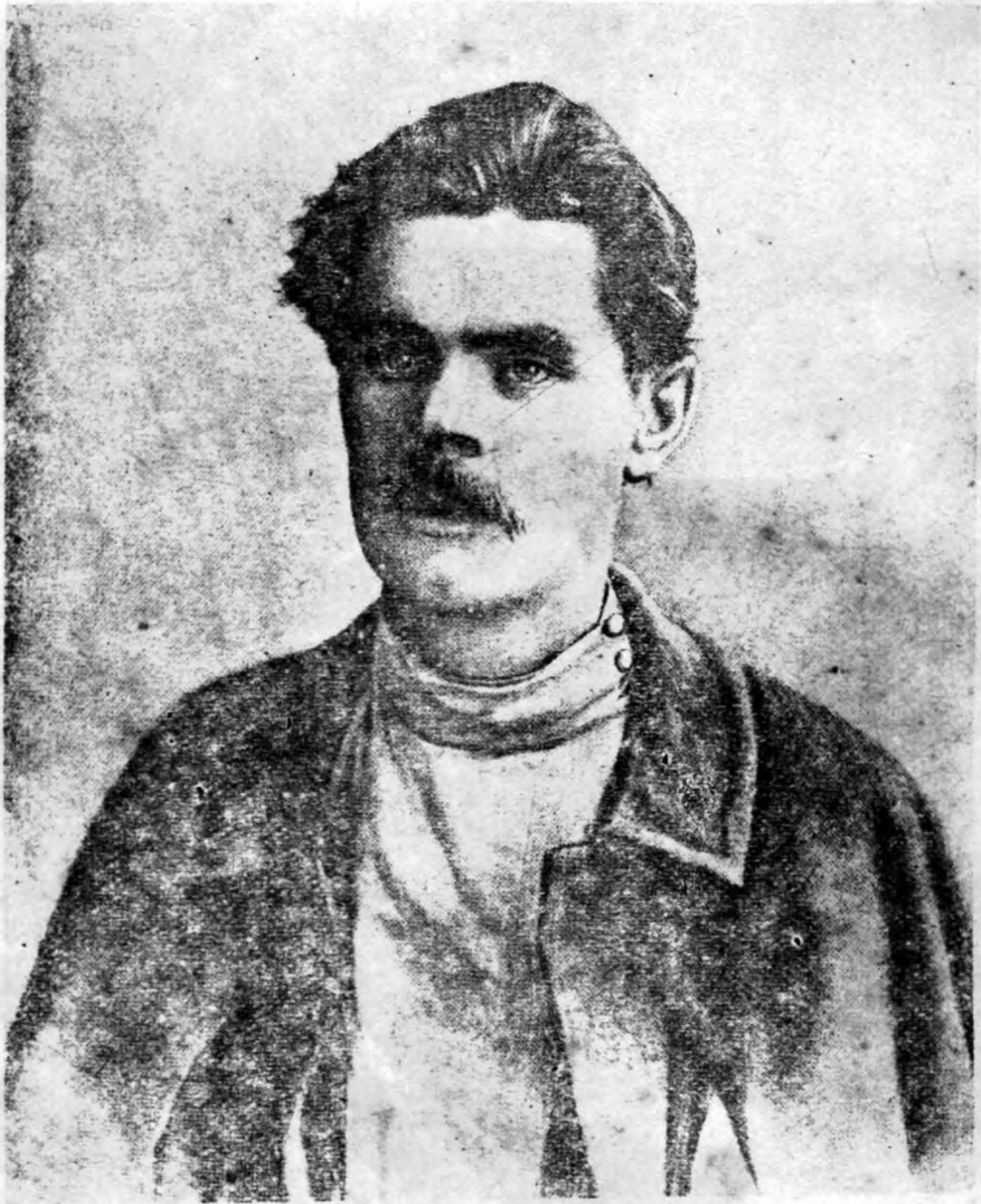
馬加爾周達·····巴金譯（一）

拆爾卡士·····宋桂煌譯（三三）

秋夜·····徐懋庸譯（一〇五）

我的旅伴·····耿濟之譯（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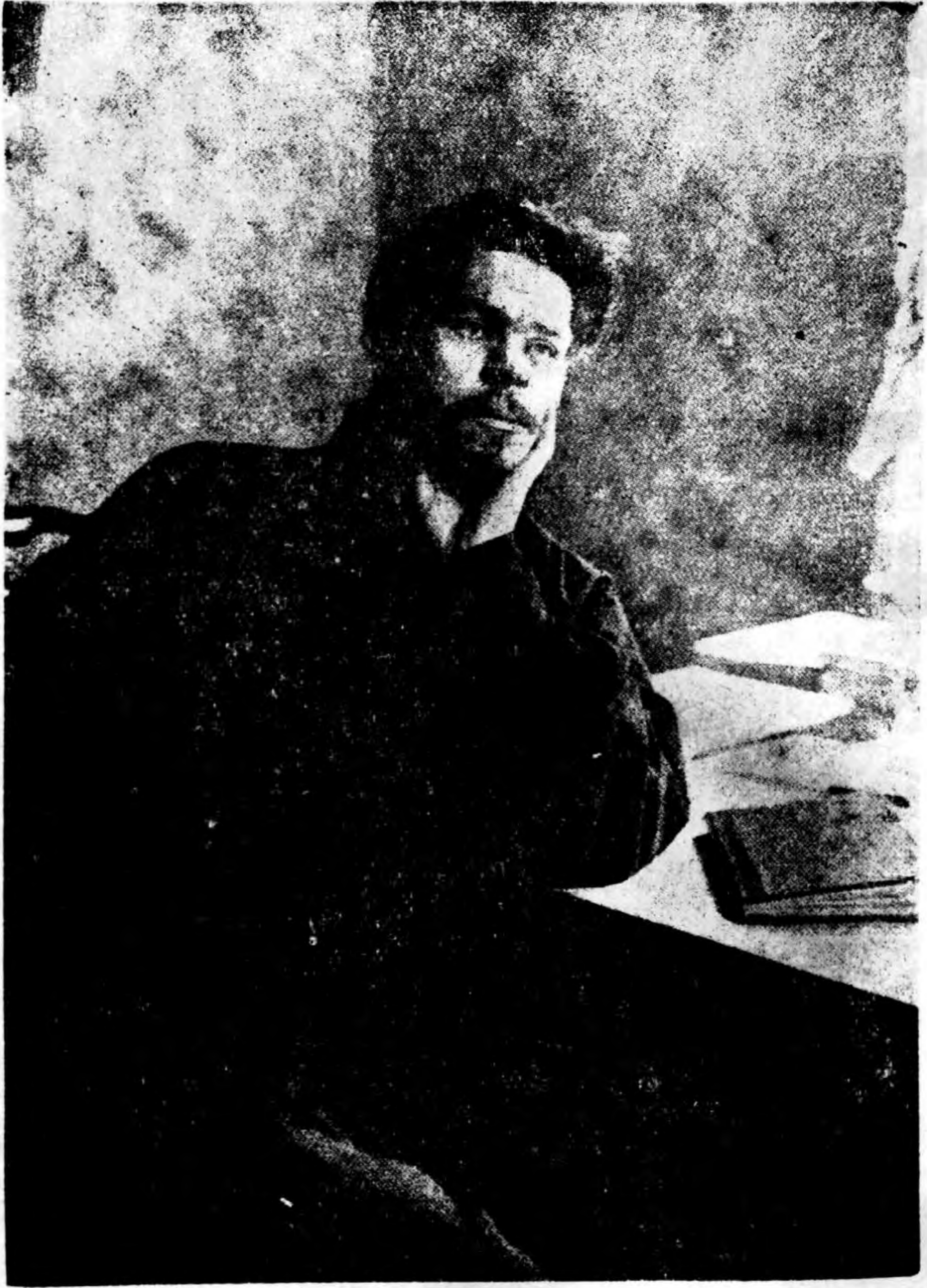
筏上.....	徐霞村譯（一七七）
二十六個男子和一個少女.....	張友松譯（二〇三）
等待渡船.....	黃源譯（二三七）
布格羅夫.....	陳勺水譯（二六七）
托爾斯泰回憶瑣記.....	郁達天譯（三四九）
強果爾河畔.....	適夷譯（三九五）
三人.....	黃源譯（四二九）
母親.....	沈端先譯（四六三）
我的童年.....	蓬子譯（四九九）
我約大學.....	杜曼之譯（五一一）



基爾高的年八九八一



(基爾高的代時“人三”著)基爾高的年〇〇九一



基爾高的年二〇九一

高爾基

茅盾

高爾基的青年時代就是一部最動人的小說！

不但是俄國最傑出的作家，並且是世界最傑出作家的他，在一般人想來，一定以為是受過完備的學校教育會畢業於大學的罷，然而不然。高爾基從未好好兒進學校讀書，直到二十五歲為止，他是貨真價實的「勞工」；九歲以前，算是進小學校讀過五個月書，以後就做了鞋匠的學徒，又做過塑神像匠人的幫手，做過輪船上廚子的助手，做過園丁，做過碼頭工人，做過烘麵包的下手。直到他第一篇小說 *Makar Chudra* 受賞於科洛連科以前，高爾基簡直沒有受過學校教育——我們所謂「進學校讀書」。我們知道易卜

生未嘗好好讀過書，他是小藥店裏的伙計；我們又知道哈姆生在寫小說以前也會做過工；可是像高爾基那樣自幼即未「讀書」的大作家不能不說是空前。

社會就是高爾基的學校，各項苦工就是高爾基的學科。他的敏銳的觀察，生辣活潑的文章，都是他自學與經驗的果實。在生活困難，無錢進學校的現代中國青年，高爾基的青年生活是最值得注意的。

做輪船上廚子的助手那幾年，高爾基學會了初步的寫和讀。那個廚子名爲史慕利（Shauré），略知文字，喜看小說。他有許多小說。高爾基跟這師父，不但學會了削番薯和煮菜，卻也學了許多字。他吞完了那廚子的那些小說，其中就有戈郭理（Gogol）和大仲馬（Dumas père）。

十五歲那年，高爾基受一個窮朋友的慫恿，忽然想到喀山（Kazan）去進學校——大學。這窮朋友是在學校讀書的，比高爾基大了四歲，十九歲上畢業了文法學校，打算進喀山大學。知識慾非常發達的高爾基因此就趕到喀山，打算進大學。但進學校，第一要緊

的還是錢，所以高爾基在他的窮朋友家裏做了幾天「食客」以後，就流落在喀山了。這時候他所交結的窮朋友，從窮學生以至工人和流氓，他所經驗的人生以及工作，都是對於他的性格的長成極有影響。這一時期是高爾基青年時代中最重要的一頁；高爾基自己說：「這，我就是進了大學校了！」

高爾基的自敘傳小說中有一篇「我的大學生生活」就描寫他在喀山的落魄生活。他最初是寄寓在他的窮學生朋友家裏的；那是一層的破房子，在一條狹而齷齪街道的盡頭。房子的一邊是火燒場的廢墟，長滿着亂草。在這廢墟下，還剩有燼餘的小亭子間，野狗們做窠，而且也死在這裏邊。『這亭子間，在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實在這是我的大學校之一。』高爾基自己這麼說，

他這朋友叫做尼古拉·愛佛利諾夫（*Nikolai Evreinov*）不但供給他食宿，還教他自修。但因為這朋友實在太窮，一母一弟，自己也喫不飽，所以高爾基覺得他家的每一片麵包他喫了都像石子一般心裏難過，他白天常常在外邊跑，避過喫飯時間。在下雨

天，他就躲在那野狗做窠的火燒場上燼餘的亭子間；他坐在那些死狗死貓的屍體中間，靜聽雨聲，很明白自己的進大學只是一個夢了，便常常想到怎樣離開了喀山到別處去。

——他以為如果早就到波斯去，那或者還要好些。他是充滿了幻想的。

在晴天，高爾基常到碼頭上去掙錢，十五個銅子或是二十個銅子一天，解決了他的肚子餓。他和碼頭上的工人小販相處得很熟，他愛他們那種粗獷的性子以及強頑的反抗氣質。他說：『我覺得我像是投進了洪爐的一片生鐵。』在那些「流氓」中間，高爾基很和兩個人相好；一個是紅頭髮不蓄鬍子像一個戲子似的巴西金（Paashkin），本是師範學生，因為喜歡偷東西給人家重重打了一頓，成了肺病；他對待高爾基的態度又像是先生，又像是保護人，他從心底裏希望高爾基能夠成個名目；他常常呵斥高爾基道：『怎麼你畏畏縮縮像一個女孩子呀？你敢是恐怕名氣不好麼？』高爾基的女孩子的全部財產就是名氣好，可是對於你，好名氣反是你頸子上的塊磨石。要是一條公牛不偷草，那無非因為牠的草料已經很夠喫！』巴西金可是能寫能讀，他有許多好書，他最心愛的一本就是：“Co”。

unt Monte-Cristo”。他有說故事的天才。高爾基那時非常豔羨巴西金這說故事的天才。雖則不是一條好嗓子，巴西金說故事時候的字句是迷人的；他說一個戀愛故事，是這麼開頭的：

『那是朦朧的晚上，我住在西尾藥司基的荒鎮，像一隻貓頭鷹蹲在樹洞裏似的，我蹲在屋子裏。那時候是秋天，十月，雨帽洋洋地下着，風呼呼地叫，像一個發怒的韃靼人拉長了嗓子唱：「烏——呼，呼，呼！」』

『可就過來了，脚尖兒輕輕的，臉上紅的就像落霞，眼睛裏青青白白。她抖着聲音說：「我的愛，我並沒背過你去做壞事呀。」我知道她是說謊，可是我打算相信她！我肚子裏卻明白，而且我心裏一點也不相信她可靠！』

另一個叫做托魯沙夫 (Tursov)，一個黑皮膚，五官端正的人，手指頭像音樂師的那樣秀氣。他穿的也還整齊，開一個小舖子。雖然他自稱爲「銑匠」，實在他是專門收買賊贓的。他常常對高爾基這麼說：

「不要做慣了偷東西那樣的把戲呀！我看得明白，你的前途另是一種。」

這位托魯沙夫也有值得高爾基佩服的本事，就是他會講西比利亞，基伐，和蒲哈拉，講得叫人聽了心裏發迷。

在愛佛利諾夫的家裏，高爾基又認識了一個窮學生，叫做古利·潑萊忒納夫（G. Pluchov），一個黑皮膚的青年，黑頭髮，像日本人，臉上有許多黑斑點，像是被火藥擦過。他的衣服很壞，幾乎全是補洞。他像一個久病新愈的人，又像一個剛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人，人生的各方面他都覺得有趣，他常常跳來跳去，像一個爆仗。他和高爾基做了好朋友。他看出了高爾基的窘迫，就請高爾基去和他同住，他要把高爾基教練成一個鄉村小學教師。

這位潑萊忒納夫住的地方，據高爾基自己說，為他的大學之一。那是一個九流三教，各色人等雜處的「公寓」，喚作「Marusovka」。那時候喀山的學生全知道這個所在，而且很熟。房子是很大，然而破舊不堪了，寓客是窮得沒有飯喫的學生，暗娼，以及一些不

明來歷的窮老頭子。發萊威納夫住的是屋頂的小扶梯下的甬道，他的臥床就在那扶梯下面。他的傢具僅有一張桌子和椅子擺在那甬道一端的窗洞口。對甬道開着門的三間小房屋，兩個是暗娼住的，又一個則住着高大粗暴的患肺病的「數學家」，紅頭髮，衣服破的不成樣子，連肉都露出來了。這個人常常咬指甲，直到指頭上出血爲止。他躲在房裏日夜演習數學題目，時時發狠地咳嗽。雖然那兩個暗娼怕他，以爲他是瘋子，可是爲了可憐他，每日總放些麵包，茶，糖，在他的門外，於是他就拿到房裏像餓馬那樣的喫了；要是那兩個暗娼忘記了放麵包，茶，糖，或是她們自己也沒有得喫的時候，這位「數學家」就開了門粗聲喊道：

「麵包呢！」

一種自負不凡的神情時常在這怪人的眼光裏流露。有一個駝背的沒有鬚的古怪客人時常來拜訪這位「數學家」。那時候，關得緊緊的房門內的這兩個人一點聲音都沒有。只有一次，高爾基在深夜被那位數學家的怒喊所驚醒：

『可是我早已對你說過，這是牢獄呢！幾何學是一個籠，是的，一個老風籠，一個犯人！』於是那駝背說了幾個高爾基所不懂的字，說了又說。忽而那數學家大吼道：

『你這混蛋滾出去！』

駝背客人退出那房間時，那位數學家怒氣沖沖站在門邊，粗暴地喊道：

『由克列是一個傻子，傻子！我要證明出來，上帝是比希臘人聰明！』

砰的一聲，他把門碰上；是碰的這麼用力，以至他房裏似乎掉落了什麼東西。

這位古怪的「數學家」是要從數學上證明上帝的存在的，可是他並沒有成功就死去了。這是“MARTOVKA”公寓中古怪人之一。

又一位怪人便是綽號喚做「栗色馬」的商人。他是紅頭髮，大肚子，瘦腿，闊嘴巴，馬牙一樣的牙齒。他和一個親戚打官司已有兩年之久，他常常對人說：『我不把他們撕得粉碎，我寧願死。他們應待去討三年飯，然後我把打官司勝訴來的金錢再還給他們，並且要問他們媽的，這都是爲的什麼呢？』他白天出去和律師商量訟事，或是上法庭，回來時

坐一輛馬車，帶了許多喫「東西，罐兒，包兒，瓶兒，全有；那時他就在他那破舊得很的房間裏開宴會，所有公寓裏的人都邀請了去。大家都有酒喝，可是這「栗色馬」自己卻只喝蜜水。他的衣服上染滿了漬痕。他喝過了後，就大聲喊道：『你們是我的小鳥兒！我愛你們；你們是一羣寶貝！我是一個壞蛋。我打算毀了我的親戚們。上帝面前不說謊話！我不把他們撕得粉碎，我寧願死！』於是他的眼光就轉為憂愁，他的大面頰骨上就沾滿了眼淚，他用手背拭去了那眼淚，在衣上一揩。他於是又要高聲喊道：『你們怎樣過活的呀？你們肚子餓，受凍，這就是法律麼？你們的生活這樣，你們怎麼能夠安心讀書呢？呵，要是皇帝知道你們的生活狀況那纔好呢……』於是他就從口袋裏抓出一把各種顏色的鈔票來，問道：『誰要錢呢？請來拿！』暗娼們和開漢們就到他那多毛的手裏搶奪那鈔票。他狂笑。他說：『不是給你們的，是給學生的。』但是學生們從沒拿過他的鈔票。有一次，他把鈔票團成一個球，丟給發萊忒納夫道：『這就是！你要麼？我是沒有用處。』他那個鈔票球是在水裏浸過的，黏得牢牢地。要是問他：『爲什麼不住旅館呢？』他嘆一口氣說：『因爲和你們

在一處，我的心就溫暖些。他常常要求潑萊忒納夫唱一些什麼給他聽。潑萊忒納夫彈着弦子唱道：『起來，起來，紅的太陽。』他的聲音很柔輕，直撕碎人們的靈魂。那『栗色馬』就嘆氣，流着眼淚。

潑萊忒納夫晚上在一個印刷所裏校對報紙，到天亮才回來。高爾基就和他合用那張床。高爾基是晚上用，潑萊忒納夫是白天用。然而高爾基始終不知道他的朋友參加着「秘密組織」，直到有一次那「公寓」門口的站崗警察捕去了幾個人（即是企圖組織一個秘密印刷所的），潑萊忒納夫委託高爾基到附近的兵營左右去探視，高爾基這才明白了。這算是高爾基第一次參加了什麼「陰謀」。以後，高爾基就請求潑萊忒納夫介紹加入。可是這朋友說：『那是太性急了，我的朋友，太性急了！你必須先得學習。』雖是這麼說，愛佛利諾夫卻介紹高爾基去見一個神秘的人。那介紹手續異常古怪，高爾基就知道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他的朋友引他到市外的阿爾斯基（Альски）鄉野，再三叮囑了必須守秘密，然後指一個在前面遠遠地踱着方步的小小的灰色人兒給他看，並且低聲

說道：『就是這一位。跟在他後面走，要是他站住了，你就走上前去對他說你是新來的。』高爾基遵從了愛佛利諾夫的指點。直到一個公墓門前，他看清楚了在他前面踱着的人原來也還是一個青年，小小的瘦臉，尖利的眼睛，圓古古地和烏的眼睛一樣；穿的是文法學校學生的灰色外套，可是銅鈕子早就壞了，換上了黑骨鈕。他們坐在濃灌木遮蔽的墓石之間，那古怪人的說話乾燥而無味；他詳細詢問高爾基看過什麼書，於是他就要高爾基加入了一個組織好的讀書會，高爾基答應，他們倆就分手了。那古怪人先走，一路走，一路用眼光搜索那荒野上有沒有別的人在那裏窺探。

這所謂讀書會，大約有三四個人，高爾基年紀最小。他們讀 Chernishevski 注釋的 Adam Smith 的著作。他們會聚的地方是師範學校教員 Milovski 的家裏；這個人後來用了 Elonovskii 這筆名寫小說，寫了五本以後，他自殺了。高爾基青年時代所遇見的人後來有許多是自殺的！

這個人住在一所齷齪房子的亭子間裏，靜默寡言，一個拘謹的人，常常學木匠的工

作，據說是借此調和靈魂與肉體。高爾基覺得這位先生無味，而且覺得亞丹斯密的原富也頗乾燥。他覺得伏爾加河上的船夫和脚夫的音樂似的邪許聲更加可愛。

那一年的冬天，高爾基爲的要節省他的朋友的麵包，就到一個烘麵包的作場裏去做工了；他後來做的短篇小說二十六男人與一女人就是那時候生活的一頁。他的朋友潑萊忒納夫本來想把高爾基教成一個鄉村小學教員；可是高爾基把艱難的俄國文法弄通了以後，他這才知道去做小學教員，他的年齡還沒及格。

離開了那麵包作場後，高爾基又到一個小麵包店裏作工，店主人特倫可夫（Даро Даров）本來也好說是高爾基的朋友，所以高爾基在這店裏一方面是另一個麵包師的助手，又一方面卻是店主特倫可夫的耳目，防備那麵包師偷竊麵粉雞蛋和牛油。可是第一天，這麵包師就偷了。高爾基問他：『這是怎樣說的？』回答是『給我一個相好的女孩子。』高爾基本想告訴他：偷是罪惡。但到底不會說，爲了他一來實在不很確信偷是犯罪，二來他又臉嫩口訥。後來那麵包師告訴說，他不喜歡和婦人相好，他喜歡相好小姑娘；現

從這一個已是第十三個。每天早上，高爾基用一個籃子裝了八十磅的麵包和餅到大學去趕學生們的早餐。學生們拿了食物，都是「挂賬」的。那麵包籃的底下有小冊子，學生們就連麵包一齊拿了去，學生們也把什麼小冊子和字條偷偷地放在籃裏。這些學生很多讀托爾斯泰，而大學裏的教授們則非常反對托爾斯泰。

店主人特倫可夫自己不招呼店裏的事，一切都委託給高爾基；而常高爾基烘麵包的手段進步了後，那麵包師自己也不動手了。因此高爾基的看書時間只有在工作時了。在握着麵粉的時候，在倚着烘爐的時候，他偷忙看書。他那時開始試着做詩。有時夜間高爾基正在工作，又在看書，卻因為那麵包師相好的小姑娘來了，高爾基便被趕出了那烘麵包的房間。高爾基那時候便不禁自問，為什麼那麵包師的戀愛和書上說的戀愛完全不相同呀！

店主人特倫可夫又有一個秘密的圖書館；這也是高爾基的大學之一，在受雇於特倫可夫以前，即在特倫可夫還沒開這麵包店，而還是開着小雜貨店的時候，高爾基就因

了朋友的介紹，到過這秘密的圖書館，而且常常來。所以他和特倫可夫算是老朋友。這秘密的圖書館收藏着許多禁書，有幾種是手抄本。喀山的大學生以及各種革命黨人都常到這秘密的圖書館，熱心的看書，熱心的辯論。大學生們常常成羣的擁進這秘密的圖書館，武裝着大冊的書，翻開着書頁，指着其中的幾行，重拍着書，嚷嚷鬧鬧地互相辯論。他們稱高爾基爲「未製品」，像先生對待學生似的對待他；他們叫他讀社會科學ABC。在那些人中間，惹起高爾基注意的，有一位「文字學家」；他是一個十足的書獃子，除了看書以外，他沒有快樂；他惟一的野心是在企圖調和馬克司主義與尼采主義。可是直到他後來死於電車中，他這企圖並未成功。又有一位更引起高爾基的注意，則是常常坐在屋角的不多說話的人，身材很長大，沉靜的灰色眼睛，長而且多的鬍子；大家呼他爲可可爾（Kokoli），據說是在耶庫支克受了十年徒刑，方始回來，他的真姓名光景只有特倫可夫一個人知道。

但在高爾基由「讀書客人」一變而爲特倫可夫的麵包店的做手的時候，警察已

經很注意這個麵包店了。從前高爾基所住的「公寓」門前的崗警忽然和高爾基做朋友，用種種話探詢他。高爾基告訴了他的「老板」。於是受了叮囑：要小心說話，並且爲避免那警察起疑心，應該和那警察做朋友。那些大學生呢，也受了叮囑，不要和往常一樣專在那麵包店裏進出。後來不多幾時，發萊忒納夫被捕，而且不知下落。那些大學生的行動更加秘密。小冊子不能再油印，只有一二份互相傳觀。有時在野外的廢屋中秘密集會，朗讀那最重要的小冊子。高爾基也曾到過這種秘密會，朗誦的小冊子是蒲列哈諾夫（*Grigori Plekhanov*）的我們的異點。蒲列哈諾夫此時已經脫離了民意黨。

以後又過了半年光景，一個嚴冬的十二月，高爾基忽然用手鎗自殺。可是打偏了一些，鎗彈中了肺，高爾基沒有死。爲什麼想自殺？高爾基自己也不很明白；然而所以有此動機，則因他的悲觀；事後他很自愧有這樣傻的舉動。

三個月後，高爾基傷痕好全，和以前一樣強壯。特倫可夫的舖子已經開不下去，恰好那位可爾來了，邀高爾基到一個鄉村——離開喀山二十五英里，幫他開雜貨店。可

爾說『生意不很忙，你有時間讀書。我有許多好書，我指導你讀。你願意去麼？』高爾基願意了。一到那邊，高爾基就知道可可爾的雜貨店和特倫可夫的麵包店一樣，是有「目的」的。所不同者，這裏沒有學生而只有農民；可可爾的計劃是要團結那些自耕農成一個組織，反抗那些富農。在這地方，可可爾是外鄉人，所以事情進行得很慢。村裏本來另有兩個雜貨店，又很姑忌可可爾。生意果真不忙，高爾基很有時間讀書，他從可可爾讀自然科學；其他的好書是Bueklo, Lyell, Hartpole Lecky, Lubbock, Taylor, Mill, Spencer, Darwin, Pisarev, Dobrolinov, Chernishevski, Pushkin, ostvaren。可可爾警告高爾基：『可是你千萬不要讓書本子關住了你，不和真實的人生接觸。』如果這雜貨店及其所在的鄉村也是高爾基的大學之一，那麼，可可爾就是高爾基所遇到的最好的先生。不幸這大學亦住不長。富農們的陰謀第一次是挖空了一根圓松柴，裝滿了火藥，雜在可可爾家用的柴內，使得可可爾灶裏爆炸了一下。第二次則簡直偷偷地在可可爾的舖子邊一個貯藏瀝青和煤油的小屋子內放了一把火。可可爾的舖子燒光了，連他的好書。

富農又唆使被火燒所累的貧農們圍住了可可爾與高爾基，想害他們的性命。幸而有同情於可可爾的貧農加入了可可爾他們一邊，算是沒有遭毒手。

可是因此可可爾不能在這鄉村裏站足，他先走了。高爾基和一個做短工的農民朋友又混了一些時候，也便離開那地方。以後他到南俄做過各種各樣的勞工；他的「大學生活」在那時就告終了。那時候，高爾基十九歲。

這就是高爾基的青年生活。古往今來，儘多自修成名的作家，然而像高爾基那樣經歷了最複雜的人生，「像一魂生鐵投進了洪爐」卻是沒有第二個。尤其是那些性格倔強，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浪漢」對於高爾基的印象很深，後來就成爲他初期作品內最生動出色的人物。

高爾基評傳

列甯曾經稱高爾基爲新興藝術之最偉大的代表者，他說：「高爾基對新興藝術已幹過許多工作，日後他將有更大的成就。」列甯又說高爾基是新興藝術之權威。這雖是極確當的見解，但尚須細心的加以檢討。約略觀之，高爾基受此批評似不甚相當。他不是出身於無產階級的家庭，而是生於一小市民的家庭。他的作品中說到勞動階級的，也比說到別的階級的，着實少得多。

並且高爾基又不是如今日我們所想的，是從無產階級的見地來觀察實生活之諸現象的。然而，高爾基的暴風雨中海燕之歌(Song of the Stormy Petrel)出現時，人家已

把他視爲革命詩人了。勞動階級把他當作自家的作家，他立即在全世界的勞動者之間博得了極大的聲譽。

高爾基是個複雜多端的天才，他是經過了人生之懷疑與動搖的很長的路程而來的。我們要理解他之被稱爲無產作家何以是公平的，那必須研究他的生涯和他的一切作品。他的處女作是在一八九二年出現的。而他在這九十年代，早已名震全國，竟至每一新作發表，都能銷行至數萬部。

第一應得注意到的是高爾基的開始寫作係在俄國社會生活之最可悲的時代，是政治的社會的反動之全盛期，是俄國最後的君王和他的奉仕者的治世之始。當時的地主及布爾喬亞的一定層，認定了尼古拉·羅馬諾夫是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的最忠實的擁護者。所以，在他們的援助之下，他們將撲滅社會上的一切自由主義的反抗分子之可能性交給了他們的最後的皇帝。

當時的俄國文學完全是非社會的，一班遠離了實生活之建設的文學家，儘管都堪

頭在自己的感情與氣分中以當時的話說來即所謂沈潛於自己的「靈魂」。所以大家都感到孤獨與寂寞而趨向於內面生活了。在文學上宗教的神秘的情調與「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占了優勢。那些不滿於四圍的實社會的人們，因為不能在那實社會中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便把視線轉向遠遠的天國，轉向另外的世界。有些人一邊耽於毫無內容的美的音樂的詩作，一邊徒然地趨於空想與幻想。又有些人在頹廢的草藥中求自己的創造力之出路，努力作頹廢的宣傳。甚至有些人竟因找不到什麼出路極為悲觀絕望而讚美自殺的。

高爾基發表最初作品的時代，與其後的十年間，正是梅賴裘考夫斯基（Moroskinovskiy）巴利蒙特（Balmont）梭羅古勃（Sologub）蒲留索夫（Biyusov）安特列夫（Andreev）等的作品，最為流行的時代。梅賴裘考夫斯基在等待「第三帝國」的到來。據他的觀察以為人類是漸次地在向「第三帝國」進行的。社會主義的運動與其先驅者，在他看來不過是像現代的布爾喬亞的小市民性之表現而已。一八九〇年代的有名

詩人巴利蒙特也離開了地上生活與社會活動，以為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是「黑暗而死去的樣子」。詩人蒲留索夫後來雖離去了反社會的詩壇，加入了共產黨，但那時候他却擯棄了社會活動，憧憬於「獨自的夢幻」。梭羅古勃則以「與人們一同生活」為苦。至於在那世紀末最特色的作家安特列夫，他在文學活動的初期中，有負於高爾基之處頗多，但自從他覺得他的創造力不適用於周圍的實生活之後，他便陷於如惡夢似的精神狀態中。他的名著人之一生、思想、阿娜惟瑪等，都竭力想表示宗教、人類的思想、科學、革命的英雄主義與社會的努力之無效果。

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嘗被稱為柴霍甫時代，那從某幾點上說來是極確當的。柴霍甫是這時代的偉大詩人。他在許多作品中，寫了無數的知識階級中人與憂鬱的空想家之無精打彩。那些人物都是感傷的，常沉於哀愁，無鬥爭的意志，對社會也是冷淡的。總之，涸極的智力與反應精神之平穩的哀愁，這種安靜的妥協，為柴霍甫的藝術的本質。

當時，不論是非常流行的柴霍甫式的妥協主義，梅賴婁考夫斯基的「第三帝國」，巴利蒙特的幻想，梭維古勃的惡魔主義，安特列夫的戰慄，舉凡頹廢派的藝術，都不能把社會從那為帝政所釀成的最後末路中救出來。

二

這些和布爾喬亞有密切的關連的文學家，是不能理解那個時代的。一八九〇年代，在俄國的社會下層，實際已經掀起一種強有力的波動，而這波動不久便把引起頹廢派的藝術之隆盛的生活形式一盪而盡了。在知識階級唱盡了充滿着悲哀的過去之歌的九〇年代，俄國的產業已頗發達。一八八七年，在俄國已有三百餘的企業者與一百三十萬的工人，一八九七年企業者已增至四萬，工人亦增至二百萬。當詩人們求神求鬼的時候，當托爾斯泰主義廣為傳播的時代，當那被一般人稱為柴霍甫劇場的體驗劇場「莫斯科藝術劇場」創立時，當俄國的美術家們為要和藝術上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基調爭

門而創立了藝術世界一時，以賈基萊夫為中心的一派藝術家們對「反藝術的社會主義之擁護者」宣戰，將與車爾奴依雪夫斯基等斥之為猥褻藝術之神聖的野蠻人時——這時代正是俄國勞動階級的覺醒的時代。

高爾基的初期作品湊巧也在這時代出現。他的那些作品，不久就在幻想的憂鬱的知識分子的文學間，引起了暴風雨的印象。而這些作品中並沒有寫到勞動階級。但同時剛開始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却又與高爾基的藝術創造之間有一脈的連絡。那是心理的結合。高爾基從社會的下層得到了覺醒的文學威力的說教與創造的確信。他得到了替代知識階級之無力量的，代表新興勞動階級之精力與意志的文學。

高爾基是從下層社會起來的人。他不是在圖書館裏學習「人生」，也不是在當時文壇上的那班病的纖弱的代表者之談話與論爭中學習「人生」。他是在藉自己的勞力才能弄到一塊麵包的無寄宿者中，又在經過屈辱與苦痛的殘忍的學校而來的人們中學習「人生」的。

高爾基以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新曆二十九日）生於中部俄羅斯的尼斯尼諾沃（Нисни́но, Novgorod）。他的父親名瑪克辛·皮西科夫（Maxim Peshkov），是個屋內裝飾的工匠，他的母親是染坊老闆的女兒，名佛發拉·嘉西林（Varvara Kashina）。瑪克辛·高爾基（Maxim Gorky）是他的筆名，其義為最大的苦痛，他的本名叫亞歷賽·馮克西莫維克·皮西科夫（Alexsey Vaxsimovich Peshkov）。父親瑪克辛曾在航行伏爾加河的輪船局裏當分局的總經理，不幸於一八七三年，即高爾基五歲時，從高爾基那裏傳染了虎列拉而逝世。於是孤苦伶仃的高爾基就和母親一同回到開染坊的外祖家裏；他在七歲時雖曾進過小學校，但不到五個月，因患天花而輟了學，自後他便永遠和學校教育絕緣了。過後不久，母親佛發拉因肺病也去世了。高爾基的生活開始，竟是這樣淒涼暗淡的。

他的外祖父本是從下層階級出身，經過了畢身的苦鬥，到晚年漸形得發，在城市中購置了幾座房屋和三個染坊，在這完全受着家長時代遺風的家庭內，他簡直像一個暴

君，同時又是個利慾觀念極強的吝嗇家，所以他的家中，充滿了陰鬱、冷酷、沉悶的空氣。少年高爾基每天所見所聞的，儘是罵詈、毆打、酒醉、喧嘩。他的唯一的慰藉，是溫和的外祖母之親切的愛護。她每夜講種種的傳說與民間故事給高爾基聽，無意間在他的心中養成深切的國族性，與愛好藝術的心情。

母親死後不久，外祖父因事業失敗，又陷於不能立足的破產境地。自此以後，高爾基就開始過他的自少年時代至青年時代的，久長的放浪生活了。那時候他每逢假日，便背負麻袋，出去檢集破布、獸骨、舊釘之類的東西，以換得幾文錢，資助家計。他在早期傑作三人中，有一章描寫少年伊利亞隨着拾破布的老人去拾拉圾，情景悲切動人，大概就是高爾基自身幼年生活的寫照。至十歲時，他便不得不離開了家庭，投入到社會人羣中去了。他先在鞋子店裏當了二個月的學徒，後又在圖案畫家家裏當了一年弟子，在這期間他是飽嘗了「吃人家飯」的苦痛。他終因不堪痛苦，逃了出去，在航行伏爾加河的輪船上做了廚師的徒弟。他的上司廚師史慕利 (M. A. Smury)，倒是個深思博學的人，他引起

了高爾基的讀書趣味。高爾基在史慕利的指導之下，將他那雜亂而又不多的藏書，一本本的讀破。因此高爾基的心中展開了一個與灰色醜惡的周圍現實極不相同的，充滿了美麗的幻象的新世界。高爾基在嘗到讀書的快感之後，常把僅有的零用，都化作買書之用。在史慕利的藏書中，有許多小說，其中也有戈鄂里（Gogol）、烏斯賓斯基（Uspenskiy）和大仲馬（A. Dumas）的小說。因此，這位廚師史慕利對高爾基一生的前途，竟成了個極重要的角色，若是沒有史慕利，也許高爾基不會成爲今日這樣世界的文學家的呢！

其後，高爾基又做過聖像畫師的弟子，但他那已被燃着了的知識慾之火焰，竟愈益熾烈起來了。他從一個朋友那裏知道有所謂大學校，並受了朋友的慫恿，他就趕到喀山去，打算進那裏的喀山大學。他不知道進大學是要交學費，還要有其他的條件的。大學的門在他面前森嚴地閉着。但是他以後在走遍俄國中所得的許多人生活體驗，却完成了他那比任何大學中所受的更多而且更可貴的教育，因此高爾基會把放浪生活中的許

多事件與遭，遇自稱爲「我的大學」。那時候他既不能進大學，便進了麵包作場，這是他生涯中工作最苦的時期。此後，他或爲小歌舞團之歌者，或爲荷木者，或爲碼頭工人，或爲僕傭，流浪無定。這期間，他卻漸和知識階級中人接近了。因這影響，他既接觸到當時流行思想之尼采超人哲學，又受到與尼采哲學絕端相反的托爾斯泰主義之深深的感動，以及「到民間去」的社會主義思想之洗禮。這種知識方面的影響，在青年高爾基的頭頸上，繞着了難以解決的思想之鎖鏈。高爾基既受着這種思想上的煩惱與生活上的苦痛，終至實行自殺（一八八八年）。但幸而鎗彈打的不準，只擦傷了一些皮膚，所以休養了一月，旋即痊愈。

關於高爾基青年時代的生活詳情，茅盾先生的高爾基一文中已有詳述；如能讀他的自傳小說我的童年，我的大學等，那是更好，於此恕不贅述。總之，那時候他的生活很不安定，有時在農村幹革命運動，有時在裏海做漁夫，做鐵路工人，後因徵兵歸故鄉，又在啤酒工場工作，並曾充律師之書記。那時候他認識了當時的名作家科洛連科，這給了這位

「志在文藝」的年青高爾基以極好的影響。一八九一年的春天，他覺得在知識份子中鬼混，不是一個辦法，因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從伏爾加河下流、頓河流域、烏克蘭，直至倍薩拉比亞（Bessarabia），再由倍薩拉比亞到克里姆的南岸及黑海的科彭（Kuban）。那年秋天，他到了第夫里斯（Tiflis），找到一個工廠的職務；翌年他的處女作馬加爾周達（Makar Chudra）便在第夫里斯發行的報紙上發表，博得識者難得的賞讚，成爲將高爾基導至中央文壇的直接的動機。不久，他回到北俄，由科洛連科的介紹，將比較長的短篇拆爾卡士發表於大雜誌俄羅斯之富。自此，他便乘着幸運之波，直達到世界的文壇。

三

在高爾基的藝術中，有一種特色，即他的藝術活動出自他的永續不絕的豐富的自
然生活之經驗。在他的創作中無藝術與政論的區別。普通互相對立的創作之兩種類別，
在高爾基却把牠互相有機地調和起來。爲什麼呢？因爲真的藝術便是生活的建設，真的

生活建設便是藝術之故。在高爾基的創作中，這兩種要素，即鬥士的熱情與言語的技術，同時活動着。高爾基的作品在人類精神上所喚起的那強有力的效果，便是從那裏來的。

高爾基的從出現於文壇直至今日的傳記，實在是他的一部文學的、社會的活動之歷史。他的意識之長成，是漸次從個人主義的理想接近到無產階級的戰鬥方法，他向着這方面進展，直到展開了社會主義的世界觀。結局，使高爾基成爲人類解放唯一的力量之蘇維埃聯邦之證人。他那放浪時代的經驗與實生體的觀察，不僅約制了高爾基後年的革命路線，而且開導了他知識階級的戰鬥方法之最後的幻滅。一九〇四年在彼得堡的一個劇場，表演他的劇本別莊的人們時的事件是有名的。這劇本中所表明的對於知識階級的消極的態度，引起知識份子的觀客的憤怒，大聲喝起倒采。

高爾基對於不注意革命前期正在抬頭的勞動運動的知識份子，是極端的嫌惡的。高爾基在初期中，即使是無意識的，但他的世界觀，終與創造的階級聯合在一起的。他之爲詩人，已聽到從社會底層出現的新人之聲。但在這裏有一點應得注意，即列甯和當時

那些社會主義的領袖們，雖都是知識份子，但高爾基對於這班知識份子，並沒有什麼敵意。他每與他們打在一起，常感到自己與他們的精神有融洽之處。尤其是列甯與高爾基之間，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由他們來往的信件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交情是如何地密切的。

高爾基在放浪生活間所獲得的經驗，決定了日後他應走的道路。憲兵的開始注意到高爾基，是在一八八九年在尼斯尼·諾伏格拉被檢查時。在第夫里斯，他又與勞動者的團體接近起來，一八九二年末又回尼斯尼，在那裏他爲報章雜誌寫了幾篇短篇小說。後因得科洛連科的幫助，他的作品常能登載於大雜誌上。至一八九八年他的作品已集成二卷出版了。同年五月，又爲第夫里斯的憲兵隊所檢查，被送至第夫里斯。該地憲兵所舉他的罪狀，是說他最初在第夫里斯時，有革命的活動。然因證據不充分，宣告無罪釋放。次年他的第一個長篇小說福馬·哥塔耶夫出版了，一九〇〇年，他的早期長篇傑作三人公世。這時候高爾基的名聲轟動全國。他成了文壇注意之的。可是憲兵隊對他的監視

也愈益嚴密，他又被檢查，放逐至阿薩瑪斯（Arzamas）。

四

一九〇一年，高爾基身體很壞，他依了醫生的勸告，和家族一同自尼斯尼·諾伏格拉城轉至南方耶爾泰調養。那時候，湊巧托爾斯泰和柴霍甫都在那裏養病，於是高爾基常常去訪問這兩位前輩，尤其是與柴霍甫，過從更密。在克里米亞沿岸的鄉間，竟有三位文豪同時在那裏養病。高爾基暫時住在那裏。一九〇二年回故鄉，他乘便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因此，他的身體便更壞了。可是他的工作卻一刻不停。結果，產生了戲劇小市民（Сбы не Гражданин）與下層（At the Bottom）。這時候，高爾基便以著作的版稅，收買智識社開始經營出版事業，為新作家羣開一新徑，予以發展的機會。

高爾基是從人生的下層掙扎起的，他的生活就是一篇小說在世界的文學史中，還未曾有如高爾基這樣迅速成功的作家。他的短篇集於一八九八年才印成單行本，但立

刻就普遍於全國；愛好文學的人都讚譽高爾基的作品。在他的先輩中，沒有一個有像他的作品這樣為一般人所愛讀，並惹起一般人如此注意的。他具有聯合一般人並在一般人中喚起反響的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

於是，高爾基的名聲遂轟動中外。一九〇一年在巴黎舉行俄八週紀念時，高爾基便以俄國文壇代表參加。因此俄羅斯帝國學士院也不能沈默了，於一九〇二年選他為名譽會員。可是這推薦却無端引起輿論的紛擾；學士院雖已發出通告，亦不得不取消此舉。然而高爾基的名聲並不因此降低，社會反愈益狂熱地耽讀他的作品。各種演說會和文藝會都歡迎高爾基，朗讀他的作品；無數的電報與花束，不絕的獻之于前，不論是貴婦人的集會，農民的聚集，工人的團體，咸以高爾基為話題。例如他自尼斯尼·諾伏格拉城轉至南方時，在錢別會中，擠滿了各階級的代表，羣衆排成行列歡送他。各車站亦有無數青年手執花束包圍着。他的名聲遂惹起許多事件，甚至有假高爾基的出現。一九〇二年莫斯科藝術劇場排演他的小市民時，博得意外的成功；這劇本竟一次銷行五萬部，還有

下層，在同一舞台上表演時，更博得空前的成功。但這劇本在帝室劇場及地方劇場禁止排演。一九〇三年發行的六卷創作集，在數月間重版五次。單獨出版的戲劇下層，一九〇三年的一年間就重版了十四次。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時，高爾基展開了獨殊的活動。當時聖彼得堡的工人集合於冬宮，去謁見沙皇，並呈遞改造政治的政治計劃書，不料被警察大隊射放鎗彈，死傷不少；事後高爾基即草一宣言，向全俄國及西方各國輿論界宣布皇帝及其走狗們的殘暴的罪狀。高爾基因此即被檢舉，監禁於彼得保羅礮台。這時高爾基有被宣告死刑的謠言，而這謠言傳至國外時，各國跟着作擁護高爾基的大示威運動。因此高爾基雖然寫了頗覆俄國現存制度的文章，但總算在這種保護之下被赦免了。此外在武裝叛亂之際，高爾基又積極參加援助革命的團體。在示威的集會中，每爲策劃，然而當局的檢舉，又迫近他身上來了。於是他從俄國逃至美國；在美國他爲革命運動捐款，在集會上大發議論，但因此外間起了一種反宣傳，使他不得不離開美國。原來俄國大使館，看見高爾基在美國極

受歡迎，並允等贊助俄國的革命，於是他們慌起來，下一毒計，說和高爾基同來的高爾基夫人，實是一個女伶，高爾基和他的妻子在前數年分居後，就和她同居的，而他們並沒有行過結婚禮，這使基督教的國家把熱烈歡迎高爾基的心冷了下來。

後來他寫美國印象記，對冷待他的美國人亦還以一箭。歸途中他在意大利逗留一時，湊巧那時拿帕兒附近的卡帕兒島上有個沒落的貴族出賣邸宅，他便買了下來。以後就在這南歐的極樂島上，療養肺結核；一邊和現任蘇維埃教育部人民委員長盧南却斯基等共同組織革命社，為革命運動盡力。一九〇七年參加有名的社會民主黨的倫敦會議，屢次作反對俄國政府的運動；對於「募集外債」反抗尤力；又向借錢給俄國皇族以鎮壓革命運動的法國提出抗議。在貪婪的法國銀行家，不顧一切而借款給俄國時，高爾基便寫了他傑出的小冊子美麗的法蘭西 (Fair France)以譏刺法國。

五

從一九〇八年春天起，高爾基與列寧之間，常有書簡來往，在卡帕兒島上，以高爾基的熱心贊助辦成了一個社會民主黨的學校。自此他對布爾塞維克黨便有了切膚的關係。他的名聲以及他作品的銷行，使他得有不少的金錢捐給黨部。不但如此，他還主持布爾塞維克機關報的文藝欄，親自執筆並管理出版事業。然而，有時，高爾基也有離開黨的場合，例如：一九〇八——九年，他與波格達諾夫等聯合在一起，列寧對於一切反叛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是毫不客氣的施行攻擊，但他對高爾基特別表示寬大，那是因為他尊重高爾基，並深知高爾基的感情所致。列寧把高爾基的參加黨，視為是極重要的事業，在布爾喬亞報紙謠傳高爾基被開除黨籍時，列寧立刻在無產階級報紙上發表辯駁的論文。

一九一三年二月，因羅曼諾夫皇室三百年紀念，實行大赦，高爾基才得回到別後八年的故國。第一次革命時，高爾基幾次經歷着精神上的動搖：他發行新生活報紙，其中有指謫布爾塞維克的行動，以致與列寧離異。他們的意見有一點不同，即關於智識階級的

問題。正如誰都知道的，智識階級因為政視「十月革命」，當時處於極苦的境遇，而高爾基是站在擁護智識階級的地位，然而共產黨與高爾基之間的隔膜，終於漸次地消除了。高爾基積極地參加蘇維埃的文化事業，其中對於編輯世界文學叢書及學者之生活改善委員會，尤爲着力。他擔任委員長，熱烈地活動；因此這委員會在革命時代，對於俄國學者保護事業，幹了偉大的功績。一九二一年，高爾基依從列寧的勸告，轉赴國外休養。再移至意大利的蘇連德，至今尚居於該地。最近數年來，他爲了擁護蘇維埃政權，常對白黨亡命者，以及全世界布爾喬亞報紙之對蘇維埃聯邦的毀謗，加以辯護。革命十週紀念時，高爾基雖未列席，但其祝文中，充滿了讚美蘇維埃聯邦的話語。

高爾基隨着革命的，社會的活動之發展，他的偉大的天稟亦同時發展。他每一新作出版，都轟動了文壇。一九〇七年母親出版時，批評家雖說高爾基的天才似乎在衰弱下去了，但此書卻成爲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讀物；譯成各國的文字。單就德國已銷行數十萬部。一九〇九年有懺悔 (The Confession) 一九一〇年有烏古羅夫鎮 (Okurov Town)

一九一一年有庫資梅亞金的一生 (The Life of Matvey Kozhenyakin) 等書出版。其後更有我的童年 (Childhood) 在世界上 (In the world) 我的大學 (My University) 阿爾達馬諾家的事件 (The Arsamonov Business) 等名著相繼問世。這些作品，都構成橫跨於俄國半世紀的偉大的抒情詩。

六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九日，爲高爾基的六十誕辰，並文學生活的卅五年紀念，在蘇俄舉行了一星期的盛大慶祝會。先由各方面的代表組織慶祝籌備委員會；人民委員會委員貝里柯夫特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發出訓令，列舉高爾基爲勞働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及蘇維埃聯邦所盡的功績，將此慶祝會的意義宣告全國民衆。當慶祝會的那一天，凡是聯邦內所發行的報章雜誌，都獻之于高爾基；或發行特別紀念號，滿載關於高爾基的紀事。又，自莫斯科至全國的公共會堂、勞働者俱樂部、圖書館，都有名人作關於高爾基的演

講。夜間，各劇場都排演高爾基的劇本。一個文學家，在生前享受到國家如此隆盛的慶賀，實爲創見。可惜高爾基在意大利的蘇連德休養中，未能躬逢盛典；然而這慶祝會卻產生了許多關於他藝術的新文獻。在這些批評文學中，引起特殊的注意的是關於高爾基之爲無產作家的問題。共產學院中，曾爲此開過討論會，有許多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出席，從各種的見地，來研究這問題。

七

關於高爾基之爲普羅作家的這個複雜而重要的問題，目下還不過在初步的研究之中；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家態度，雖有種種的不同，但他們對於在小市民社會中生長起來的高爾基，如何脫出那個社會，而接近到無產階級，這一點却是共通一致的。高爾基的藝術，不論是他所把握的普羅的世界觀之直接的藝術的結果，或是他對小市民性的憎惡，但一遇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便如革命進軍的喇叭似的響起來了。無論如何，

高爾基的藝術，是俄國社會內部的極複雜的波動之天才的反映，這一點是無容懷疑的。沒有這種藝術，俄國偉大的革命便無從理解。

高爾基的文學活動可分爲四期：第一期，他對現存社會制度之不公平、不堅實、不合理，一邊激烈的加以反抗，一邊提倡絕對的個人主義。第二期，他一邊巧妙地解剖各種社會集團（浮浪者、知識階級、小市民階級等），一邊竭力想在他們之間爲人間個性找出一條可走的合理的、自由的、幸福生活之道路。這社會要素。第三期，他描寫具有這種合理的、自由的幸福生活之建設者的命運的階級，即無產階級。因此，這一期的作品中貫通着對於集團之不可抗的偉力之深刻熱烈的確信。第四期，高爾基的藝術，是帶着藝術之洗鍊的回憶錄的性質的。

高爾基文學活動的初期，是羅曼諦克的個人主義的時代。在這時代，他以故事和傳說的形式，描寫強健大膽的美麗的人間，即站在社會道德與善惡之外的非凡的性格，並讚美異常的事件與卓越的偉力。他所有的作品的基調，都是這兩個世界的對立。使一

而的羅曼諦克的衝動、偉力及自由的性格與他方面的小市民性對立。這對立在有名的鷹之歌 (*The Song of the Falcon*) 中，看到最明顯的表現。又如本集中所選的馬加爾、周達及折爾卡士，都是他的早期傑作。

高爾基初期作品的特質在於作者對於羅曼諦克的態度與非凡的主人公以及作者所選的特殊的情況。在那些作品裏，世界似乎被什麼蒙蔽着有些模糊不清。我們在那兒看不到實生活。第一期的創作中，作者之抒情的傾向與說教，是其特色。如馬加爾、周達這一篇小說，與其說是敘事的故事，還不如說是抒情詩。作者假主人公的嘴，說自己的話，主人公的精神充滿了波動的感憤，與對於人生運命之不絕的思索。作者即使在從故事或傳說移到活的人間時，他也是從那些被逐出社會生活的圈外而反抗社會的人們中選取其主人公的。在這種場合，高爾基的態度是很近於印象派的，與托爾斯泰及屠格涅夫那時候的舊寫實主義相距甚遠。可是到後來出版福瑪哥蒂耶夫 (*Foma Gorodkov*) 時，這種傳統的寫實主義在高爾基成了典型的東西，即在最近的鉅著克林查

姆金之一生中用的也還是這種寫實主義，而這種寫實主義，就是使屠格涅夫將拉夫爾斯基（貴族之家中的主人公）的一生從誕生日起於各方面詳細描寫的寫實主義。但高爾基在拆爾卡士中所描寫的人物，祇描寫他所看到的一點，他並不講到他們的過去。作者並沒有把那兩個主人公的生活歷史拉長來研究的興味。他並沒有在時間，空間之中捉捕現象的興味。他不僅對自己的主人公之過去毫不提出，也不像後年所見似的，在極廣的範圍中把握圍繞他們的實生活。

八

高爾基在一八九〇年代已開始在脫去羅曼羅克的印象派的作風強者的理想，從現存社會的種種壓迫中解放出來的自由人之理想，他雖還保存着，然而他已不在傳說的英雄中去求這種理想了。當然，浮浪漢的世界，依然是高爾基找尋反抗社會的人之優越的境地，然而高爾基的視野已逐漸在擴大了。他的作品，開始有別的社會階級的人

物出現了。他依然保留這樣的主題，自由的個性與現存社會生活的形式之衝突。但除此以外，他更提供了本能、英雄主義、空想、創造的發作等問題。這些題目的處置方法，當然更複雜。在使用這些題目時，高爾基須更深入生活的極底，以便評價各個現象。

尋求高尚的生活、高尚的美、與正義的創造的個性，必須受着種種的形態。珂諾華洛夫（Konovlov 1896）的主人公珂諾華洛夫，卻依然在生活的圈外。在這裏，對於社會的原則，有珂諾華洛夫這樣的人物，以與某種光明的原始時代之詩相對立。我們能在那裏找到空想與羅曼主義之發生的說明。在小說吳樂甫夫婦（The Orlov Couple 1897）中，便由鞋匠吳樂甫來具現對於社會的反抗。又如中篇小說曾經爲人的動物（Creatures that Once were man 1897）中，主人公是個退職騎兵太尉庫瓦爾達。他是那小客棧的老板，是浮浪漢中間的重角，且其自身也是一個浮浪漢；庫瓦爾達和高爾基的所寫的許多浮浪漢一樣，極愛好哲學。在哲學中，在與當地的教師談話中，常談到世界與人類運命這種高尚的問題，以找求最高的愉快。他憎惡一切生物的殺害者。他對於生活的

態度，與其說是從社會的見地而來，還不如說是從美的道德的見地而來。他憎惡商人。因為他愛生活，而商人是剝取生活的。這小說還包含着庫瓦爾達與房東伯都尼科夫的衝突。這衝突不單是個人的問題，並有象徵的痕跡留在這作品中。他們兩個人的衝突，無異是兩個相反的世界，二種不同的道德要素，二種反對的心理組織之鬥爭。高爾基同情於那一方面呢，那是很明顯的。

後來高爾基又昇上一個社會階級，在小說維倫加·奧來沙夫 (Varanka Olesoff 1898) 中，描寫到知識階級。這小說講一個很清醒而又有理智的人，年輕的助教，如何迷戀一個有獨特之美的野性的女子。那維倫加與波爾加諾夫的關係，簡直是一種本能與知識的鬥爭史。

為尼采主義的羅曼諾克時代之結論的，可舉有名的狂風暴雨中的海燕之歌。這是一隻最流行的勞動階級的歌。高爾基在許多作品中所用的對律，即暴動的個人主義與姑息的小市民性之對律，在這作品的美麗的象徵姿態中，見到光輝的具現。那便是傲然

翱翔於黑雲與大海之間的海燕之姿。牠如黑色的惡魔樣飛於大海之上，一邊嘲笑黑雲，一邊揚起歡喜之聲。與此對照的，便是代表小市民性的鷗與小鳥在暴風前之呻吟顫抖。這歌以「自由的豫言者」的宣言而終。這歌確是行將來臨的革命之豫告。單就這一點說，即使高爾基在這時代與無產階級的武裝反抗的準備毫無直接的關係，但他之爲一個詩人，爲一個要求爆發不止的革命的力之偉大表現者，這卻是最好的證據。

九

高爾基的文學活動之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分界，是極曖昧的。因爲在第一期作品中，有商人社會與小市民階級的典型，同時在第二期作品中也有浮浪漢的典型。但是在種種的意義說來，尤其是在高爾基的藝術之發達上劃一轉機上說來，將一八九九年出版的第一長篇小說福瑪·哥蒂耶夫，視爲第二期的出發點，大概是不會錯的。高爾基雖則依然是威力的歌者，但在這作品中，他開始明顯地把在人生競爭場中活動着的社會勢

力作社會的解剖。同時高爾基的個人主義才走入生活的內部。他開始在實生活中佔着地位，努力於實生活的範圍中的鬥爭。當然，就在這作品中，社會努力的評價，差不多和以前一樣的，還是從他的美的要求，從他的強烈的自由的創造人格之崇拜出發的。然而在這作品中，開始在我們面前明白的寫出他感到有互相對立的兩個主要的階級存在着。福瑪·哥蒂耶夫還有個特點，便是高爾基開始在實生活與習俗的光輝的情景中描寫那主人公。他展開了俄國生活的廣大的畫布，描寫各階級的人們，以把握着實生活。我們可以看到福瑪·哥蒂耶夫的一生歷史。這人物是如何長成，他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是從何處發出，這些都追求到社會的根源而展開在我們眼前。高爾基總算給與了明白地感到各個人的內面世界與周圍實生活之關係的可能性。這實生活已不是背景，也不單是美妙的空想家的主人公與可惡的小市民的生活之單純的對立。高爾基因此進而要充分地考察這生活。要把這一羣人的各個人物與各個團體研究一下。高爾基在深深地注意到這些問題，而把以前的，就全體上說來是曖昧地捉住的東西加以解剖時，他確信了

應無差別地掃蕩一切，並確信即在可惡的社會的胎內，也有着健全的要素與生活力之豐富的分子的。於是他便覺悟到，不該單是詛咒，而應從這些要素出發，作有計劃的鬥爭。

福瑪·哥蒂耶夫是高爾基的長篇試作，至一九〇一年三人（*Three of them*）公世，他在長篇小說方面才收到了充分的効果。三人和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罪與罰，在深刻的描寫人生這一點說來，被稱爲永傳於俄國文壇之作，在高爾基的小說中，也是占最高位子的作品。（此書我已譯出，不久即可在生活書店出版。）

三人和高爾基所寫的其他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同樣，是寫三個生活於社會生活底層的少年之生活史。

最先出現的一個少年名伊利亞。他的父親犯了縱火罪被流放至西伯利亞。他因爲不能在住慣的故鄉生活下去，便由叔父帶着在夜半逃至另一小鎮，寄身於一爿小飯店中。那裏有個叫雅各的少年同住的地方又有個鐵匠店的孩子叫班許加。三人中所寫的，便是這三個少年的生活史。

頭大頸細的雅各，不論在家裏，學校裏或任何地方，到處受人欺辱。而他卻獨自在沈默的靜境中，探求人生的意義。他在庭園裏的古樹幹中挖了一個洞，放了一位神像，到夜間人靜時，他便獨自在那裏膜拜。他引誘伊利亞讀書，從童話漸次涉略到高尙的讀物。他們所讀的書，大多是帶着神秘的宗教色彩的，他就在那方面去求人生的意義。他後來受不住繼母及父親的虐待，要跑出來，未果，鬱鬱以肺病死。

那鐵匠的兒子班許加，因為父親殺死了母親，被禁獄中，於是附近的一個鞋匠便收了他去做學徒。但不久就逃出鞋店飄流去了。這個孩子在飄泊期中，備嘗了千辛萬苦，後來終被警察捉了去。監禁了數月後，由警察把他送回家去。他在獄中學習了文字，那時已能作即興詩，這使他的小朋友驚訝不已。

不久他又出奔了，後來路上偶然與那已在做小販的伊利亞遇見時，班許加已飽嘗了人間的苦味了。那時他已有個情婦叫薇拉。薇拉是在醫生家裏當使女時交識班許加的，後因他們關係傳入了主人的耳中，兩人就同時被解雇。薇拉為欲減輕班許加的負擔，

住在別處。後來爲了救班許加竟不惜行竊。可是在這案件開審時，班許加的愛情却已移至另一個姑娘了。這對新戀人竟冷然去看薇拉的審判。熱情易動的伊利亞却同情於她，憤憤地望着這對新情侶。

這書的主人公伊利亞，自從逃到了飯店裏之後，便跟着一個拾拉堆的老頭兒在市中轉輾的拾拉堆。伊利亞這時已顯出活動的氣焰，自後他在一月魚店裏當學徒，因生性傲慢不羈，常想着正義，終不能在因襲的妥協的社會中生活下去。過後伊利亞就做小販。他能做個小小而獨立商人亦竊自心喜。他和童年友人班許加的交好即在此時。由班許加的介紹，他去訪薇拉的住家。在那裏他和一位年紀較大的女人相識了。那個女人叫渥利姆匹亞特。伊利亞爲了這個女人，被情慾所驅使，絞死了錢莊的老闆，偷了錢逃走。於是瞞着人眼，依然經營商業，這一方面可以不致引起人注意，一方面也是他多年的理想。他爲了過這小小的美麗生活，離開了污穢的飯店房間，借了一間精緻的房間，過安適生活。

安閑美麗的生活，本是伊利亞的唯一的理想。伊利亞也是一種「畸零人」的型典，

他不是從商人社會而是從小市民階級出身的，他儘在向布爾喬亞的安逸的理想邁進着。然而隨着日月的推移，他漸漸感到這種生活也不能使他滿足。但他既無新的理想，自不免釀成最後的悲劇，他終於撞壁而死了。

高爾基既在福瑪這樣的商人社會中，伊利亞這樣的小市民階級中找不到建設者，於是自一九〇〇年起便着眼於廣汎的描寫知識階級。並且他大部分都選了戲曲的形式。除了以零落的浮浪漢爲題材的下層之外，別的戲曲，例如在小市民（一九〇一年）別莊的人們（英譯 Summer Folk 1904）太陽之兒（Children of the Sun 1905）野蠻人（Barbarians 1906）等劇中，高爾基都在描寫知識階級與小市民之無聊、陋卑、下類的生活，將那無力量無意氣的，落志弱行的，不堪任何熱情的，甚至不理解周圍人們的性格，毫無容赦的加以鞭撻。總之，他在知識階級中也還未曾找到生之建設者。

高爾基在第二期作品中，尤其是在戲曲中，專門對抗知識階級，不久因政治的乃至社會的生活之圓熟，和他自身思想之發展，使他注意到為社會之唯一建設者，為下層階級之唯一救濟者的勞動者的出現。這事漸漸明顯了，他便以藝術家應有的誠實，立即成了勞動階級與社會民主勞動黨的友人。

勞動階級的代表者，在高爾基初期作品中已有。例如福瑪·哥蒂耶夫，戲曲下層中便是，然而這些人物不能代表勞動者特有的心理與傾向。他們與其說是純粹的勞動者，不如說近乎浮浪漢。他的描寫勞動者有比較明確的性格的，恐怕要算小市民中的尼爾了。在這戲曲中已不見虛無主義者的渴望破壞。然而在高爾基的作品中，真正自覺的勞動者的出現，還以一九〇七年之戲曲敵人（*Enemies*）為始。在這作品中，高爾基開始描寫產業的勞動者以及他們與資本家的鬥爭。因此這戲曲可算是高爾基文學活動的第二期的開始。而廣汎的把握着勞動運動的發展，以描寫勞資間的戰鬥之種種轉化的作品，當推母親（*Mother*）（一九〇七年）為最著。

實在高爾基是以自己的新經驗在母親描寫勞動運動的廣汎的情景。可是這小說幾乎喚起批評界一致的非難。批評家們在這小說中找到了高爾基天才衰落的證據。小說中描寫勞動者伯惠爾、羅平等他們從事革命的秘密宣傳，結局被捕。批評家們的責難有幾點是正常的。作者的注意集中於伯惠爾的母親伯拉蓋耶·尼洛娜，把無產階級戰鬥的本質之藝術的表現，倒輕意放過了。小說中有許多浪漫主義、抒情詩、高踏的感激與修辭的地方。例如作者描寫的母親出現在伯惠爾讀禁書的地方，纔對於兒子的將來，感到不安這一場面。（即第一部第四節，沈氏譯本二一頁起）伯惠爾要使母親明白他的意思，那時候「他的聲音很低，但是非常的有力，在眼睛裏面，放着拘執的光輝。在母親心裏，已經知道了兒子的身體，已經和一種秘密而可怕的東西，永遠地發生了關係。在她看來，人生裏面遭遇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她已經慣於不加思慮盲從，所以現在在她充滿了悲哀和憂鬱的心裏，一句說話也尋覓不出地，祇是靜靜地哭了出來。」（以上引用沈端先氏譯文，見母親二三頁）她的兒子開始用感動的調子講着讀了禁書而理

解了的真實事情。母親如貪食似的聽着。自此以後，母親便覺得有了這麼一個兒子，非常光榮。兒子在搜查住宅時，在審判廳中，都是意態自然，保持着本身的高潔。爲母親的，於是也成了兒子的一夥，幫助年青的革命家，分發印着兒子演說的傳單。即在最後的一次攜帶傳單被捉住時，她還顯着偉大的女英雄的姿態，終至成爲復讎與犧牲的女神。高爾基描寫她被憲兵包圍着，對羣衆嚷着革命的演說時的光景，生動異常。被憲兵毆打得血流滿面的母親，還在對羣衆勇敢地繼續喊着，「復活了的魂是殺不了的。」使人想起宗教的狂熱時代之英雄的姿態。她不論在兒子被投入牢獄時或自己被憲兵押住時，內心老是充滿了光輝的喜悅。她與其說是一個勞動者的母親，還不如說是更像初代基督教的殉教者。伯惠爾也老是同樣的用感動的調子說話。他在審判所中的一番辯舌，處處使人想起與其說是勞動者，毋甯說是一位傳道者。就這一點說來，高爾基把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和道德與美學的理論打在一處了。有時甚至使人覺得伯惠爾是專從美學的動機來侮蔑資產階級而讚美無產階級的。

繼母親之後，於一九一〇年又有力作懺悔 (The Confessions) 出版，這是與母親不同的，完全從另一方面來觸到社會問題。在懺悔中作者所注意的，不是爲改良勞動者之物質的及法律的地位之鬥爭，而集中於宗教的意識之危機。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間，政治的及社會的反動達到頂點的霧圍氣中，宗教問題在知識階級間開始喚起了特殊的興趣。與這相關連的，是關於開拓新宗教思想之必要，議論紛紛，以爲必須有種新宗教思想，以代替已不能使社會意識滿足的舊宗教思想。這時有個所謂「求神主義」的特殊文藝社會思潮起來了，得到許多共鳴者。本來高爾基對於凡是打動廣泛的社會，尤其是打動民衆的一切問題，極其敏感，所以他對於自昔以來民間固有的「求神主義」也頗有興味，於是他就寫了懺悔這本小說。然而這小說，其價值雖偉大，但有種難以理解其根本思想的二重性。小說中的主人公瑪托依是個出自農家的棄兒，後與一個教會執事的女兒結婚，才提高了一點地位。然而他的生活與周圍的社會使他的精神狀態，非常難堪。他的妻死後，他爲求正義，出去作巡禮的旅行。在這旅行間，他常常沮氣喪胆，因

此也常體驗了幻滅，但後來他卻遇到一個叫依奧那的遊方僧。這位依奧那告訴瑪托依創造神的是民衆。「民衆比教會裏受尊敬的一切傢伙是更尊貴的殉教者；民衆和上帝同樣地創造着奇蹟；民衆是不死不滅的，我信仰民衆的心，表彰民衆的力。民衆是人生唯一，無可懷疑的本源；民衆是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神之父……」於是瑪托依就變成了「造神教」的崇拜者，在小資產階級間找到了同調者了。但是他又觸到別的社會，勞動者的社會。這社會便是自覺了的無產階級，牠藉彼托爾之口，以非難「造神教」。彼托爾的見解無疑的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意識，但高爾基所發表意見到若何程度，卻難斷言。由小說的內容看來很容易使人推察這時候高爾基是反而同情於「造神教」的。這樣說來，可說高爾基這時候是離開了勞動階級之思想的陣地的。但有一點我們要注意，就是無論你把懺悔之社會的意義如何解釋，不應忘記高爾基作品中對於集團主義的思想是忠實的。

在懺悔出版後兩年，高爾基又有描寫第一次革命後的農村生活的小說夏 (Sum)

伯)公世。這作品明白地證明作者又回到從來馬克斯主義的立場。這小說是高爾基離開了俄國與俄國的現實，在外國亡命中寫的，因此人物與事件頗多理想化。有的批評家就從這見解來非難這作品，然而從社會的見地說來，這無論如何是一都頗有興味的作品。即使有人以為這小說在藝術上有什麼缺點，或高爾基對於俄國農民之自覺的見解過於樂觀，但夏的響亮勇敢的調子，卻足以使憂悶的人們興起的。

十一

高爾基的文學活動最後的第四期，是從世界大戰之前直到今日。高爾基在這時期所作的創作，大概都帶着回想錄的性質。屬於這時期的作品，以烏古羅夫鎮庫查梅亞金的一生、我的童年、在世界上等名著為始，還有最近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特點，是羅曼羅克的主要素稀薄了，而作者在幼年少年時代所見聞所經驗的事情之回想的要素豐富起來。總之，作者在這時期的所寫的，是回到俄國，尤其是本鄉中實生活之現實的印象。如果說

古羅烏夫鎮與庫資海亞金的一生是以作者自己幼年少年時代所觀察的事件，與從他自身過去的印象為材料而寫成的，則我的童年與在世界上可說完全是自敘傳的小說了。而其中尤以古羅烏夫鎮為最特色，高爾基的客觀性與嚴密的寫實主義的研究態度，使古羅烏夫鎮成為偉大的歷史記錄，明鮮地反映出俄國史中一個最顯著的時代之意義。而且給與了最重大的推論之貴重的材料，同時還說明了第一次革命破滅的原因與第二次革命勝利的意義。

高爾基一到晚年，越益傾向於回想錄。最近的力作如我的大學 (*My Universities*) 阿台莫諾夫家之事件 (英譯本又名 *Decadence*) 因此中譯文即改為沒落) 三部曲四十年的第一部克林·查姆金之一生 (*The Life of Kirn Samson*) 等，便是其後的寫實主義的樣式之發展。這些作品還是將古羅烏夫鎮的俄國傳之永久的最廣汎的描寫，其材料都是從取之不盡的豐富的泉源，即從非得親自體驗不行的偉大的更生過程的，巨大而複雜的組織體之生活採取來的。在這些作品中，高爾基的視線到處是透徹的。

我的大學越益照出革命前期的知識階級之精神生活。又給可怕的農村之暗黑面與農民以徹底的描寫。這樣深刻繪描寫農民，在過去的俄國文學中，尤其是在格利哥洛維支以後對於農民的人道的態度中，尚未見過。

我的大學同屬於回想錄一類的隨筆作品，其後還有巫女、水災、牧者、監視人、立法者和本書所選的布格羅夫等等作品，其中大部分都和我的大學一樣是站在很高的藝術水準上的。高爾基的回想和盧梭的懺悔錄並哥德的詩與真實兩種有名的回想是不同的。盧梭和哥德的回想都是以自己為中心，想把自己內面發展的路徑全部寫出來。高爾基的回想却不這樣，他把自己的個性放在第二位，倒把他所碰見的各種的人的特獨的相貌，放在第一。他所以哥德的自敘傳可以改換一個題目，叫做「天才怎樣在適當的環境當中發展起來」，高爾基的回想錄却不然，決不能改題為「天才怎樣在不利的環境當中發展起來」，我們只能改題為「看看罷，我周圍有多少有趣的人啊！」他的回想錄好像在這樣說：「我接近了幾十個幾百個人，他們真有獨特的，各不相同的色彩啊！他

們當中有的好酒貪杯，有的放蕩成性，有的偷盜，有的貪贓，有的虐待女人小孩，有的殺人放火。但是何其富於天才的能力呀！他們何其富於取汲不盡的潛勢力啊！

柴霍甫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憂鬱的人物。高爾基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獨性的人物。高爾基作品中，漲滿了樂天的空氣和自己開拓自己運命的精神。高爾基的回想的，作品不但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價值，就拿他當作近代俄羅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義的。（此兩節引用陳勺水氏的譯文，出自昇曙夢的最近的高爾基一文。）

三部曲四十年在取材之廣這點看來，勝於高爾基過去的所有作品。高爾基立意在這作品描寫直到十月革命為止的四十年間的近代俄羅斯生活的光景。這偉大的作品現已全部完成。這作品描寫俄羅斯社會的歷來重要的階級。各種時代相繼消逝了。借用巴爾蒙（Balmont）與梭羅古勃那班藝術至上主義者與頹廢派等對他們的前代說的話，便是說「單是埋頭於解決物質性質的問題，而完全蔑視精神生活之謎的父輩」的時代已過去了。接着他們自身，即自稱爲「想別種方法以暴露我們內面生活之無限

「秘密的人們」的頹廢派的時代也過去了。最後掀起第一次革命準備十月革命的人們之時代也過去了。高爾基在這裏自認爲寫實小說的作者，他適當的運用客觀的然而深加考慮的研究態度。這時候他不單在說一個故事，而且導入重要的思想。革命前社會生活的事件，順次的在讀者之前通過。取材於勃利沙夫的詩，尼科拉一世的戴冠式當目的大事件，尼斯尼·諾伏格拉城定期市，以及其他許多難忘的事件與人物的光輝的情景，相繼的展開下去。而以克林·查姆金之一生爲這故事的中心。那是一個中流人物的精細的故事，又是他性格的發展史。高爾基寫這作品是和平常同樣的，藉活的人格之三稜鏡，以解說大事件的意義。

十二

高爾基的生活與文學活動的簡單歷史，已如上述。這歷史便是對於他是否是普羅作家這問題的最適切的回答。如果普羅作家的使命，是在傑出的藝術的典型中傳達居

乘更生的歷史，並在深廣地展開牠更生的意義，或顯示生活以怎樣的必然性向十月革命所指示的道路而進，則高爾基便是真正的普羅作家。勞動階級不是始終停在一個地方的。勞動階級常依着事件的發展，而指示給牠的目的不住地進展，而在這進展中，要經過種種的階級。因此，他的使命，他的心理亦隨之而變。今日勞動階級遠和農村有密切的連繫，農民心理在他們之中極漂亮，而明日却又遠離了農民。如果把普羅運動解釋作不僅為確立生產之新的最高形式而戰，是為人類解放而戰，又為自由之花的生活而戰，則高爾基確實較描寫那革命勞動者的前衛的作家們，能更深廣地理解勞動階級的問題。

*

*

*

最後我們對於高爾基的作風與特質，略加說明。高爾基在初期的作品中，已顯示了獨特的文體。且常顯示巧妙地描寫了生動的自然背景，及浮彫似的極鮮明的原始人物，同富有情調，色彩強烈，有力的作風。而且自然、人物、敘述的話老是和事件的調子，異常調和。個人主義者的，主觀派的高爾基，將這些要素都溶和在自己的根本情調中了。他在嚴

曼諦克的氣分極濃的初期作品中，他的自然描寫與寫實派的描寫相距甚遠是無足怪的高爾基的描法是太印象的了。他往往把剎那間直接經驗過的活的印象，不問那是否與客觀的事實一致，立即照樣表現出來。所以他的自然描寫，有種把人直接拉到海洋、大氣、太陽等的自由廣闊的天地中的魅力。至第一期終，他的風格稍有點變更。尤其是到了第二期，從小說方面轉移到演劇方面，他並不創造獨特的風格，而利用了柴霍甫戲劇的形式。所以他的劇本和柴霍甫的劇本是同一性質的。以白代科，不用個別的主人公，而由個性無差別的羣衆出場，尤以影響於觀客之心的效果爲主。自寫過劇本敵人後，高爾基又回到小說，於是在以前的文體上，更加上與他內的變化相稱的新色調。總之，他的作風和描寫，都是帶着適應於「眞」之探求者的格調的。於是以前那樣的華麗的自然之舞蹈，吭聲高歌，與無差別的動物的幸福之渴望，樂天氣分，都沒有了，表現的調子一變而爲帶着含蓄的，消沉的，始終追求着什麼似的心情。從純藝術的見地看來，或則初期描寫浮浪漢的短篇反爲傑出。長篇大半似嫌插話太多，而且藝術方面常爲政論所犧牲。劇本方

面在藝術上也不見十分成功。除藝術上極完美而強有力的優秀的劇本下層外，其他劇本幾乎都不給與作者預期那樣的印象。這大禍是闖在作者在這些劇本中擬摹了柴霍甫的作風。柴霍甫式的作風只適於描寫那種停滯的生活。能積極活動的人物與團體的生活，是不適於柴霍甫所描的那被動的，不動的形式的。形式的問題，姑作別論，我們在此應得注意的是，高爾基自從跨上文壇第一步起，便是個照澈下層社會之前途的「真」的探求者。在俄國革命尚未爆發以前，在勞動者的階級在政治上尚未攫取一定政權時，高爾基已使下層社會與特權社會對抗。等到勞動社會將來應占的地位與職業明顯起來，高爾基已不把浮浪漢理想化，而投入勞動運動，成爲革命運動之藝術指導者之一。

十三

高爾基在一八九二年開始將處女作揭載於無名的地方新聞報上，一八九六年纔在都會的雜誌上發表作品，至一八九八年其作品印成單行本時，漸引起社會與批評家

注意，但在五六年間他即一躍而獲得文壇的最高地位與盛名，這樣迅速成名的作家，不能不說是全文壇的奇蹟。

這種成功的基礎，不消說是由於他有傑出的藝術的天稟。這事就是他的敵人也不能否定。他那銳敏的觀察力，對於色彩的敏感，清新的知覺，對於自然的感情之異常的發達，這些都是高爾基的天才的特異處。其中色彩感爲高爾基第一種魅力。人生大概都是灰色的，尤其是俄國的實生活單調得難堪。然而高爾基的銳敏的眼光，與他那欲粉飾日常生活的薄明的熱烈的欲求，作了個驚人的奇蹟。爲羅曼諦克的熱情燃燒着的高爾基，能在至今誰也看不出色彩的地方發見彩色極妙的繪畫。他把從來沒有人注意到過的，或即使注意到也隨便任牠過去算了的許多有新鮮興味的人物，拉到讀者之前來了。在臭氣冲天污穢不堪的漁場他能發見瑪爾伐這樣有色彩的女性，這誰能料得呢？高爾基不單是個旁觀者或局外者，他是個能藉描寫自己的同胞和描寫自身以接近新的民衆的人。因此他從一般人蔑視爲下層社會的貧民世界中，擱出了「永久的人間性」將牠鮮

明的顯示給讀者。

高爾基第二種魅力乃是清新的感覺。他無論對善對惡，感覺都很強烈。凡是實在的印象在他都是新的。這給了他的抒情詩以魅力，也給了他自身以精神的興奮。尤其是「自然」常鼓舞激勵高爾基。他無論在那篇作品中，必有優美獨特的敘景。這些敘景文章都成爲和純藝術的感情極溶洽的驚人風景畫。高爾基一接觸到自然，便異於常人的把一切的憤怒都忘記了，或則耽溺於一些偉大的事物。即使是運命把高爾基的主人公擠入那些陰暗的地下室，他們也常愛眺望「蒼空之一角」。珂諾華洛夫對於放浪生活的欲求，便是從想要看看所謂新奇的東西與一切的美這願望而來的。因此，高爾基對於自然的憧憬，決不是從技巧之末的感傷主義而來的。自然是常在鼓勵他，暗示他以人生的意義。他可說是經過自然美而得到人生之真的。

高爾基的第三種魅力，是長音（Major）的諧調。他是在俄國文學上最初響着長音階的天才。在這意義說來，他在俄國文壇上是占着古今獨步的地位的。因爲不論在他之

前或他之後，俄國文學中常常祇響着次音 (Minor) 的調子。最有趣的是，在俄國文學的復興期，從所謂社會的下層出來的高爾基，使下層社會間不得不唱着這種長音的調子。而且他爲要使這歌更愉快更自由地響起來，常把那主人公帶到南國的海岸，自己和他們一同嬉遊於曠野之上，露天之下，或航渡伏爾加河。高爾基的小說，定是以夏天晴朗的日子開始……太陽輝煌，海岸邊浪水嗚咽，周圍地平線是無邊無際的廣闊……浮浪者在這種背景之下，睡在砂灘上，隨意的談話着。

高爾基好用「銳利」、「蒸發」、「美麗」等等話語，他是極渴望着生之力，生之充實與生之光輝的。

我們在高爾基過去四十年的文學生活中，又在這敏感的深思積慮的藝術家之生氣勃勃的變遷中，應得認識他心理中特有的一種一貫的要素。那便是對人的道德的優越的態度，要求置身於他人境遇以理解其人，熱烈的信仰「真實」之最後的勝利，不斷的希求這真實，始終同情於世上的弱者，強烈的憎惡世上的壓迫者，凡此等特質，是高爾

其多年的藝術活動以來所一貫的。而且因此，他的藝術在社會最廣的範圍中給與了最親切的溫感。他的讀者之所以較托爾斯泰與杜思退益夫斯基爲多，這也是其原因之一。總之，他的藝術生活，自從踏上了文壇直到今日是始終一貫的。

（這篇評傳是根據日本昇曙夢的高爾基評傳寫的，間或參閱別人的論著；據昇曙夢在該文後面的附註中說，他是大半根據蘇聯批評家珂根的高爾基而寫的，但其中有幾節是從他的舊著俄國近代文藝思想史、俄國現代之思想與文學及最近的高爾基中摘錄出來的。）

黃源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

年譜

沈端先

一八六八，三，二九（舊曆三月十六日）生於中部俄國的尼斯尼·諾伏格拉城。尼斯尼·諾伏格拉，是伏爾加上流的一個歷史上的古城，牠的位置，恰好在莫斯科和喀山這兩個大城市的中間。父親瑪克辛·皮西科夫，是一個捺染作的染匠，母親佛發拉也是染色舖的姑娘。祖父曾經做過軍官，因虐待兵士降職。這人生性暴躁，常常打罵兒女，高爾基的父親從十歲到十七歲之間，曾從父親身邊逃過五次，最後一次，便永遠的拋棄了他，而流浪到諾伏格拉地方當了一個捺染作的徒弟。

一八七三，七，高爾基五歲，他的父親從高爾基身上傳染了虎列拉逝世。高爾基和他母親回到以齋客出名的外祖父家裏。這時候的生活非常苦痛，祇有仁慈的外祖母亞克利娜，還能瞞着外祖父愛撫着這個沒父親的孩子。

在這種環境之下，高爾基沒有進學校讀書的福氣，好容易進了小學，可是不到五個月的工夫，他就染了天花，恰巧這時候他的母親死了，外祖父的染坊也到了就要破產的地步，因此高爾基在有錢人的孩子還在抱着哄着的年紀，就開始了用自己的力氣去賺錢的生活。

一八七八 高爾基十歲，這一年秋天，當了皮匠店的徒弟，不到兩個月，就被滾水泡傷了手。

一八七九 十一歲，高爾基從皮匠作逃出來，當了一家和有些遠親的製圖所的徒弟。但，他在那裏所學的不是製圖，而是燒飯，買菜，跑腿，當差，抱小孩的工作。

一八八〇春，高爾基不堪虐待，從製圖所逃出，獨自的逃到伏爾加河邊，做了一個輪船上的廚子的徒弟。這廚子叫做史慕利，性情很好，從他，高爾基最初的知道了讀書的滋味。聽着史慕利的指示，他讀了仲馬的傳奇，戈郭里的小說。

一八八三 高爾基十五歲，從讀書的興味，使他感到了該有一些有統系的學問的必要。

因此，他獨自的流浪到喀山，想到喀山大學去讀書，可是這種理想立刻在現實前面幻滅。大學是培植哥兒小姐的地方，決不是高爾基一般揀破布的赤腳孩子所能隨便進去的所在。因此，他就在喀山當了一家點心舖的伙計，月薪三羅布，這是高爾基少年時代最苦痛的時代。

一八八八 二十歲，高爾基投考一個小歌劇班的合唱團，入選，在這個流浪巡業期內，他認識了他同事的謝利耶平，他就是現在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獨唱家。

在尼斯尼·諾伏格拉城時代，高爾基已經對於浮浪漢的心理和生活感到了非常的興味。在喀山，他又得到了和知識階級中人接近的機會。他參加了讀書會的組織，對於馬克思、車爾奴依雪夫斯基，得到了很多的知識。同時，他開始了革命的實際活動。有一次，在克拉斯諾維爾地方，爲着做農民運動，差不多被擄取農所嗾使的農民們打死。在麵包製造所工作的時候，也曾做過煽動工人們起來反抗主人的工作。晚上，他常常坐在工人們的中間，徹夜的誦讀杜思退益夫斯基的「窮人」一般

的作品。

這一年，他從湯薄夫縣流瀆到杜勃林克車站，在那兒當了車站貨棧房的更夫。在此，他親身的經歷了現在社會組織下的一切的苦痛。有一次秋天晚上，風吹得很大，他被風吹倒在鐵路線上，因此喉嚨得了毛病，使他從前和謝利耶平比賽過嗓子的音調永遠的帶了沙音。毛病好了，他幹着清道夫一類的工作，從這站那站地徒步的走回了他的故鄉。在此，他加入了稱爲「被監視着的人們」的團體。這些人們裏面，現代俄國文壇上的大作家科洛連科也是其中的一個。當時據諾伏格拉憲兵隊長長的報告，科洛連科的住宅是「危險思想者」的機關，所以高爾基也受了當局的監視。

一八八九 二十一歲，高爾基經驗了第一次的家宅搜查，被捕，監禁一月。這一年受了徵兵檢查，因爲體弱，不會合格。此後，常了啤酒廠的伙計，又做了律師拉甯的幫手。這律師對於高爾基的將來，有了很大的影響，高爾基從他那里讀了很多的書，認識了很

多的朋友。在此，他也像在喀山一樣的參加了讀書人的集會，認識了詩人費特洛夫，還在開會時即誦了在雜誌「蜻蜓」上發表的自作的詩句。

一八九一—二十三歲，高爾基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有時候坐車，有時候步行，一路的幹着找麵包的工作，無目的地開始了大範圍的漂泊者的生活，最初，從尼斯尼·諾伏格拉出發，沿着頓河南下，經過南俄烏克蘭，Bessarabia，在沿着Crimean半島的南岸，一直到了高加索平原的Tiflis；這一年秋天，到了外高加索的第夫里斯 (Tiflis) 在那兒從新找了一個鐵路工廠的職事。

一八九二—二十四歲，他依着一個朋友的勸告，寫下了最初的小說「馬加爾·周達」這篇作品發表在九月二十五日（舊曆九月十二日）的第夫里斯的地方新聞「高加索」報上。這，就是高爾基文學生活的開始！這兒應該記住，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是俄羅斯社會生活的一個最黑暗的時代。這是俄羅斯帝國最後的君主和他的忠實的走狗們的治世。尼古拉·羅馬諾夫，被當時的地主和布爾喬亞的一定層看

中，認定了他是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的最忠實的擁護者。所以，他們將撲滅一切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的，進步的份子的可能性和職權，交給了他們的最後的皇帝。

當時的俄羅斯文學，完全是非社會的，和現實離開了的作家們，拚命的沈潛於自己的感情，和探討着所謂自己的「心理」，宗教的，神秘的情調，開和「爲藝術而藝術」的主張，支配了文壇的全體。對於現實表示失望的人們，都將他們的眼光移向了虛無的天國，在高爾基的處女作發表的當時，和在九十年代，這十年裏面，最爲一般的傳誦的作家是神祕主義的梅賴裘考夫斯基，巴利蒙特，梭羅古勃，蒲留索夫，安特列夫等等。聰明的梅賴裘考夫斯基，閉着眼睛在等待着「第三的帝國的到來」，悲觀的詩人巴利蒙特，儘是在哀吟着世界的「黑暗和死亡」，世紀末的最優秀的作家安特列夫，同樣地不能將他的創作的力量適用於現實的生活，而陷於惡夢一般的精神狀態。和布爾喬亞奇密地結合着的這些作家，很明白地不能理解當時的時代。一八九〇年時代，在俄羅斯的社會下層，已經掀動着一種強有力的波動。

在知識階級的詩人們歌詠着他們的充滿了哀愁的詩歌的時代，俄羅斯的產業已經有了異常的成就。一八八七年，俄羅斯已經有了三萬多單位的企業，和一百三十萬的工人，一八九七年，企業單位從三萬加到四萬，產業工人增加到二百萬的整數。正當那些詩人們尋求着什麼神和惡魔的時候，正當那托爾斯泰主義有力地影響着大眾的時候；正當那被一般人叫做「柴霍夫劇場」的莫斯科藝術劇場創立的時；正當那俄羅斯的美術家們爲着要和藝術上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基調爭鬥而組織了「藝術世界」的時候；正當那以賈基萊夫爲中心的一派藝術家們對「反藝術的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宣戰，而將東爾奴依雪夫斯基們罵做冒瀆藝術之神的野蠻人的時候——新時代的支配者，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已經以巨大的姿態，帶着洋溢着未來的笑容，而儼然地站立在他們的前面了！

同年冬，高爾基重新回到了他的故鄉。在這里，他又在喀山和別地方的報上發表了幾篇小說。科洛連科，在這兒對於這位新進作家有了很大的幫助，此後，他的作

品不斷的在都會的大雜誌上發表。

一八九三——一八九五 發表的短篇有「Amelciu Pihai」「祖父 Arkhip 和 Lauka」
「伊色吉爾老太婆」「秋夜」「錯誤」「在鹽場」「童話」「小神仙與牧羊者」
「在黑海」等。

一八九六 在科洛連科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了 Chelkash，這一篇作品，對於現今的勞働者文學上還留下了很大的影響。同年，發表了「在筏上」「旅伴」「鷹之歌」「結論」等。

在這些作品裏面，「旅伴」和「結論」最值得注意。前者是一個和作者曾經共過旅途之困苦的哥爾迦人的素描，雖則這單是一個插話一般的作品，可是作者從這兒發見了人生的必要的一切，他描寫了這個旅伴的性格，很真實地表示了使這種性格成長的條件。對於這個插話的結論，是研究高爾基的作品的最有興味的材料。他說：「我常常以善良的感情和愉快的微笑，去回想這位旅伴。他所教我的一切，有

許多是聖賢人所寫的書裏也找不到的事情。因為實生活的獻智，常常是比人類的獻智還要深刻，還要廣汎。」這幾句話，很明白地決定了高爾基的藝術的風格。「結論」比「旅伴」還要出色。當作者經過一個村落的時候，他看見了許多人跟一輛大車的後面，車子前面，縛着一個很年青的，差不多可以叫做少女一般的裸了體的女人，她的鈍濁的視線，模糊地望着遠方，她的眼光，簡直很像一只瀕死的野獸。身上的皮肉，沒有一寸不是打得烏青爛紫，胸口，淌着一條條的血跡。車上，站着一個正在鞭打她的大漢。看熱鬧的人們和小孩，對她發出了一切卑鄙下流的言語。小說的結尾寫着：「這不是對於正義的迫害和拷問的譬喻的描寫，不幸得很，這也不是一個寓言。這叫做結論。丈夫用這樣的手段，來懲罰他的妻子。這是實生活的情景，這是一種風俗，這是一八九一年七月十五日，我在海爾遜州，尼哥拉哀夫郡剛薄依卜夫村上看到的情景。」

一八九七 發表了「沃樂甫夫婦」，「曾爲人的動物」，「傲慢的人」，「草原上」，「瑪

爾伐，」等等。

一八九八 高爾基三十歲，最初的單行本小說集「馬加爾周達」出版。

同年五月，因為第夫里斯憲兵派的要求，高爾基第二次被捕，不由分說地押送到外高加索的中央部的地方。他的罪名，祇是漠然的所謂「革命的活動。」但不久，即無罪開釋。

一八九九 高爾基三十一歲，發表了最初的長篇「福瑪·哥蒂耶夫。」這篇作品不僅是使作者確實地占有了世界文壇最高位置的傑作，而且還是作者在創作活動上開始了一個新的轉變的紀念的作品。這作品之前，高爾基所寫的大部分都是浪漫的個人主義的作品，他用童話和傳說等等的形式，描寫了零落的流浪漢的生活，讚美了異常的事件和卓越的力量，可是在這部長篇，作者方才深刻的開始了現實的社會學的解剖。當然，這作品的對於社會勢力的估價，仍舊和許多過去的短篇沒有多大的差別，可是在高爾基的許多前期的作品裏面，可以說在這兒方才明白地看

到了互相衝突，互相爭鬥着的兩個不同的階級。

一九〇〇 三十二歲，第二個大長篇「三人」發表。

這時候，高爾基的聲名，已經傳遍了西歐各國，同時，憲兵和警察，也格外嚴重地注意了他的行動。同年，第三次被捕，被押送到 Alzamas 地方。

一九〇一 聽了醫生的勸告，至南俄克里米亞半島的耶爾泰地方療養。在那兒，與托爾斯泰，柴霍甫這兩大文豪會面。依柴霍甫之勸，寫了戲劇的處女作「小市民」和戲曲上的傑作「下層」。

同年，巴黎舉行羅俄一百年紀念，高爾基以俄羅斯代表者的資格，接受招待。同時，俄羅斯帝國學士院，也推選他為學士院的名譽會員，但是這種推薦，也因為守舊派的反對而取消。

一九〇二 從耶爾泰回到故鄉，又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走了一趟。

「小市民」在莫斯科藝術座上演，博得了異常的成功。接着就是俄羅斯演劇

史上劃時代的「下層」的上演。

從「福瑪」到「小市民」和「下層」，在高爾基的作品中，漸漸的因為他自己的政治的乃至社會的生活的圓熟，和他自己的思想的發展，使他認識了祇有工人羣衆才是建設新社會的主人。從此，他以藝術家的誠實的熱情，終生的做了一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擁護者。「下層」裏面的工人克萊西企，「小市民」裏面的尼爾，就是高爾基最初所描寫的工人的典型，克萊西企雖則不能代表工人所特有的心理和傾向，可是尼爾却已經比較的確地表示了工人階級的性格。

一九〇三 三十五歲，「高爾基著作集」(六卷)出版，半年之內銷了五版，單行本「下層」(即「夜店」)這一年內重版了十四次。

這時候，高爾基收買了一個出版機關，出版「知識」雜誌，他用「知識社」的名義，出版了許多祇賣一兩個銅子的書本，這些書本，深深的浸透了廣大的俄羅斯的下層，而被在下層的大衆認識了這是他們「自己的作品」。

一九〇五 俄羅斯革命史上大筆特書的一九〇五年，這時候，高爾基開始了異常的活動。站在文壇上和社會革命家的前衛，對屠殺示威羣衆的當局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以「一月九日」爲題名的使人戰慄的短篇，永久的傳下了沙皇和他的走狗們屠殺民衆的真實的情景。同年，高爾基起草了一篇「企圖顛覆俄羅斯現存制度的宣言」，又被拘捕，在世界各國的文化界，暴風似的捲起了「反對處死高爾基」的示威和抗議。

一九〇六 春，高爾基爲着募集援助俄羅斯革命運動的基金，在美國各地開了多次的演說大會，可是美國政府受了俄羅斯保安警察局的囑托，很快的用一切下流手段，將高爾基趕了出去。

從美國的歸途，肺結核復發，就在意大利的卡帕兒島小住。但是他的援助革命的活動，並未中止。

這時期內發表的主要作品有「太陽兒」，「蠻人」，「美國印象記」等等。

一九〇七 參加有名的社會民主黨的倫敦大會。

發表了戲曲「敵人」和長篇「母親」。

「敵人」是高爾基最初描寫真實自覺了的工人的作品，這兒，方才開始展開了產業勞働者與資本家爭鬥着的情景，在這戲曲的結末，同情工人的工場主的妻子很自信地呼喊：「看着！勝利一定是他們的！」這是高爾基文學活動第三期的開始。

「母親」是高爾基全作品中最廣泛地受全世界勤勞大眾愛讀的傑作。這兒，高爾基有了更偉大的前進，他用自己的新的經驗，描寫了工人運動的廣泛的光景。

一九〇八 高爾基開始了和列寧的通信，他在意大利卡帕兒島組織了社會民主黨（後，改多數黨）的支部，對黨供給了他大部分的版稅。

在這時期之內，高爾基替「下層」的人們批改了四百篇以上的作品，當時，主

張無產階級文學的論戰還不會展開，但是他已經很早地擁護了被當代的文壇人（也許是現代中國的第三種人吧）認為「沒有藝術價值的」「粗俗的詩歌」和「拙劣的散文」。他最初用唯物辯證法觀察了文學，他知道祇有這種文學才有他的將來，他絕不將正在進展的過程裏面的一點認為固定的東西。

這一年發表了長篇「沒用人的一生」（「好細」）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件為焦點，顯明地描寫了舊社會的崩壞，和新勢力的出現。

一九〇九 發表了以反宗教為主題的「懺悔」和以農民運動為中心的「夏天」。

一九一〇 中篇「烏古羅夫鎮」這是高爾基創作生活上值得注意的作品，以這篇作品為契機，高爾基開始了創作的第四個時期。這篇作品精細地描出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浪潮如何的激盪着一個邊鄙的小鎮，他用透徹的寫實主義的手法，表現了這個村鎮的全般，和以烏古羅夫鎮為代表的「烏古羅夫式」的俄羅斯小市民層的生活。在這裏，高爾基無情地批判了自己的小市民性，而明顯地接近了無產階級。

「高爾基是一個很好的解剖者，他解剖了烏古羅夫鎮式的，手工業的，小市民的俄羅斯，溶解到無產階級的俄羅斯這個複雜的分子的過程。」（哥爾薄夫）

一九一〇 發表了長篇「莫德惠·庫資梅亞金的生涯」

一九二三 這時候起，高爾基陸續的寫成了回想錄體裁的自敘傳「我的童年」，「在世界上」，「我的大學」和許多關於俄羅斯文豪的回憶。

一九一四 羅馬諾夫皇朝三百年紀念大赦，高爾基從意大利回國。

一九一七 俄羅斯大革命後，高爾基曾經有過思想上的動搖，在他發行的「新生活」上，曾經批評過多數黨的行動，但是列寧和他的友情，毫不容情的終于使他回到了本來的營壘。他參加了蘇聯的文化事業，對於「世界文學叢書」的編輯和發行，對於學生生活的改善，傾注了最善的努力。

一九二一 舊疾復發，再到意大利蘇連德養病。除出準備他學生巨著「四十年」之外，依舊繼續着保護蘇聯和指導新作家的工作。

一九二三 「我的大學」發表。在這篇回憶的自敘傳裏面，高爾基描寫了一八八〇年代的智識階級的革命團體，工人農民的生活，學生智識階級出身的革命家的非實行性，托爾斯泰博愛主義的破綻，以及工人和農民團體間的隔離。這部作品最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過去的一切回想錄自敘傳之類，大都以自己爲中心，最大的評價也不過是作者個人的發展的記載，可是在高爾基，他所寫的却是產生他的環境——社會之發展的歷史。在這作品裏面，作家自己祇是認識和觀察這種社會的媒介。這一方面可以顯示出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的非個人主義的——集團主義的態度，他方面也就是作品的重要的社會的意義。

一九二四 發表「日記斷片」「安特列夫回想記」等等。

一九二七 蘇聯十月革命十週紀念，高爾基從意大利發表了「我的祝詞」確信着蘇聯的政權已經確立，事實上在蘇聯已經打定了建設新世界的基礎。

一九二八，三，十九，高爾基六十歲生日，同年，也是他創作生活三十五年的紀念，在蘇聯，

從這一天起的一禮拜之間，全國的舉行了盛大的祝賀，當日，蘇聯的一切新聞雜誌，都發行號外，將全紙面供獻給紀念這位大文豪的文字。從莫斯科起，到全國的公會堂，工人俱樂部，圖書館，都舉行了關於高爾基的演講，晚上，各劇場都上演了高爾基的戲曲。

同年同月，從意大利回莫斯科，被舉為蘇聯的中央委員。

同年，三部作「四十年」第一部「克林·查姆金的一生」出版。這是以一個知識階級查姆金的生活記錄的中心，而描寫了從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二世被刺起，至十月革命完成蘇維埃政權為止的四十年間的作品。主人公是高爾基根據了他自己過去的體驗而創造出來的一個俄羅斯革命前期知識階級的典型，在這作品面裏，作者毫不留情地摘發，嘲笑，和打擊了知識階級的缺點，可是在其他一面，高爾基依舊用他溫暖的同情和憐憫，來替知識階級辯解，來對他們鼓勵的。

一九三〇 產業黨事件發生，高爾基發表了「給人道主義者」的公開信。

一九三一，夏，重新以一個正式黨員的資格入黨。

一九三二，從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日在「高加索」報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以來，到本年九月二十五日，高爾基整整的繼續了四十年的文學生活，蘇聯和全世界的進步的作家，思想家，科學家……爲着紀念高爾基的偉大的功績，在這一天的舉行了世界上從來不曾有過的盛大的祝典。九月二十六日，塔斯社莫斯科電說：「尼斯尼·諾伏格拉城今後將以高爾基爲名」，此爲昨夜高爾基著作生活四十年紀念盛大慶祝會中所發表的決定，會中同時發表以蘇聯政府最高榮譽之列寧勳章，授諸高氏，並改莫斯科藝術劇場爲高爾基劇場，並在各級學校設立高爾基獎金。到會參加慶祝者，有蘇聯政府的領袖，黨中央委員，蘇聯文學界，藝術界，戲劇界，各公共團體及各工廠代表，外國使館人員，外報記者，主席團爲史太林，加里寧，摩洛託夫，蘇聯及國外文壇代表，法國大文豪巴比塞亦遠道親來參加。當高氏入場時，會衆發熱烈之歡呼，先由加里寧代表政府及黨行開幕禮，向高氏致正式賀詞，嗣黨代表斯台茲基演

講高氏之生平及著作，稱高氏爲「代表大衆奮鬥而創造新世界的最偉大的作家」，人民教育委員波勃諾夫代表蘇聯之全部文化勞働者及百萬學生，向高氏致敬，謂高氏爲社會主義文化之奮鬥，乃工人階級全解放鬥爭之一部，演說完畢，乃發表上述之決定，高氏于會衆再度熱烈之歡呼中，起立致詞，先向會衆肯切致謝，嗣勸勵蘇聯青年，努力研究知識，謂「惟知識能堅固青年對真理之信仰，而此種信仰，爲改造舊世界之必要之工具」云云。

同日起，一週間，全國劇場競演高氏戲劇，各影戲院放映以高氏歷史爲題材而攝製的影片「我們的高爾基」及其他高氏作品電影化的新片，國內各地，街道，建築物，圖書館……改以高爾基命名者，指不勝屈；世界各國文學團體，均舉行高爾基夜會，發行高爾基專號……等等。

馬加爾周達

巴 金譯

一股潮濕的寒風帶着擊岸的波浪和水邊叢生的矮樹二者的悒鬱的私語吹過了草原。時而一團團枯黃的落葉被風趕着，捲進了營火堆裏，煽旺了火勢，於是一線火光侵入了那包圍着我們的黑暗，穿透那秋夜，顯出來左邊的無垠的草原和右邊的無涯的海洋，馬加爾周達背向着海踽踽着，他是一個年老的吉普色人，被派來看守馬的。他的營帳離我們有五十步遠近。

他似乎全然不覺得寒風的吹打，風吹開了他的吉普色的外衣，露出他的毛蓬蓬的黃銅色的胸膛，毫無憐憫地鞭打牠。他一點也不在意。他斜倚着身子，他的自由，強壯而美

麗的臉掉過來對着我，沉思地狂吸他的那管大煙斗，從口裏鼻裏噴出濃濃的煙霧來。他的那一雙不動的眼睛凝視着我身後那一片草原上的死沈沈無邊的黑暗。他不歇口地和我談着，毫不躲避暴風的無情的打擊。

「法爾康，你果然加入我們這一夥來嗎？好極了！你選了一條很好的路。我們大家都逃不掉各人的命運。去到各處走走，見見世面，等到你看得夠了時，就躺下去死——不過如此而已。」

「生活別的人？」他繼續說，「哼！這和你有什麼關係？你自己不就是生活的一小部份嗎？至於別的人呢，他們沒有你已經過得很好了，他們以後沒有你，也會繼續活下去的。你以為有什麼人需得着你嗎？你不是麵包，又不是木棒；人家要你來做什麼？」

「你說，去學習，去教導嗎？你能夠學習得怎樣使人們快樂的方法嗎？你不能够。只有漸漸變老了，那時候你便要說你應該教導別人。然而你拿什麼來教導人呢？每個人都知道他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聰明的人把什麼都拿去了，愚蠢的人雙手空空，每個人

都會自己學習的……

『人類真是可笑的东西，世界上本有這麼多的空地地方，而他們却擠在一堆，擠得大家都快要死，』他說着把手伸出去指着那廣闊的草原。『他們永久不歇地工作爲什麼爲的誰沒有一個人曉得？你看見一個人在耕田，就會想起先揮汗耕田耗費了他的精力，然後就兩足一伸，把自己的屍體睡在這塊地裏，聽其腐爛。沒有一點東西留着，他連自己下的種也不會收穫，他死了恰和生下來的情形一樣，是一個呆子。』

『難道他生下來就是爲了這個嗎？——爲了在土地上挖來挖去，甚至於連自己的墳墓也來不及預備好就死去的這麼一回事嗎？他懂得自由嗎？他知道草原的廣闊嗎？他會聽見海洋的喁喁私語，而感到欣喜嗎？！他生下來便是一個奴隸，他一輩子都是一個奴隸，如此而已！他不能夠幫助他自己，縱然他後來稍微變得聰明一點，也不過是把一個活套放在自己的頸上罷了。』

『然我呢——你看我活了五十多年，看了不少的事情，如果我要把牠們通統寫下

來寫在紙上，那麼像你的那個口袋，就是裝滿一千個口袋也還不夠。不錯，而且一定還有一些會被遺忘的。看你能不能指出我沒有到過的國家；哈，我所到過的國家，有的你連名字也沒聽見過。飄游，飄游，在一個地方只住短短的時期——這就是生活的方法。爲什麼不呢？你看白日與黑夜彼此爭逐環繞着地球，永久向前，沒有一刻停止。我勸你也學牠們那樣，永久動着，如果你不願爲生活煩悶，你就不要去想念生活。因爲你愈想到生活，你便愈不喜歡生活，事實常常是如此。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法爾康，是的，我都經歷過來的。

『我坐過監牢；這是在加里西亞，在監牢裏我有很多的工夫深思冥想。我生在這世界上來做什麼？我常常這樣地問我自己。我把這些思想裝進我的頭腦裏去，只爲的是藉此可以破一破孤寂——因爲在監牢裏面真是孤寂得很！在這種時候，我每從鐵窗裏望出去看見那綠的田野，我的心好像是被壓緊在鉗子裏一般……不錯，法爾康，我們活在這世界上就是了。誰知道是爲什麼沒有一個人知道的。而且問也沒有用處。你只要儘量

去生活就好了，你只管飄游，只管到處看看，見見世面，那你就不会再渴望你不會得到的東西了，決不會的，那時候我真可以用我的腰帶自縊。法爾康，是的，這我都經歷過的。

「哼！記得有一次我曾和一個人講過話……他是一個嚴肅的人——他是你的同鄉，一個俄國人。他說：「你不該隨你自己高興去生活。你當遵從上帝的旨意。你只要跪倒在上帝腳下，上帝就會把你所要的東西通統給你。」然而這位朋友自己穿的永遠是一套滿了孔的破衣服。我告訴他要他用他的禱告去弄一套新衣服來穿。他却發起脾氣來，罵我，把我趕開。他以前素來是宣傳愛和寬恕的。那麼我說話傷了他的驕傲的時候，他也應該寬恕我才行。他真正配得上你的一位好教師！他們教你不要多吃，而他們自己每天大吃十次……」

他向着火裏睡了一口痰，過後就不作聲了，重新裝滿他的煙斗。風勢已經微弱成了一種微和而憂鬱的悲泣，馬羣在黑暗裏長嘶，從營帳裏送出來一陣柔婉而悲哀的歌聲，唱歌的是美麗的嫩加，這是馬加爾的女兒。我認得她的聲音的柔潤圓滑，不管她在唱一

曲歌或者單單說一句『早安』她的聲音總是非常令人傷感，而且還充滿着渴望和不安。在她的無光澤的褐色面貌中有一種壓抑住的皇后的驕態，在她的常罩着愁雲的一雙暗棕色的眼睛裏閃耀着她的嬌媚的魔力，和她的美麗的迷人，同時還顯露出她的那種看不起一切非她一類的東西的態度。

馬加爾把煙斗遞給我。

『吸煙罷！這女孩唱得不好嗎？你不這樣想嗎？你喜歡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女郎來愛你嗎？你不喜歡那真好極了！你很有理。不要相信女人，遠遠避開她們。固然和一個姑娘親嘴是比吸我這隻煙斗好得多，快活得多。但是你一旦親了一個女人的嘴，你的心的自由就死去了。一個女人縛住了你，她的帶子是看不見而且扯不開的。你失掉了你的全個靈魂，可是得不着一點東西做代價。聽我的勸，要謹防着女人。女人常常說謊，像蛇一樣：』她說：『世間我最愛的就是你。』然而你如果偶爾用針戳她一下，她就會要你的命。我知道的！天曉得，我知道得多麼清楚！法爾康，你如果肯聽，我便給你說一段故事。但是最要緊

的是你應該當心，那麼你才可以做一輩子的自由鳥兒。

『從前有過一個吉普色的少年，他的名字是佐拔兒，洛伊可·佐拔兒，凡匈牙利、波希米、斯拉窩尼亞以及其他沿海各國的人都知道他，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孩子。在那一帶地方每一個鄉村裏至少有十多個人會常天發誓要殺死佐拔兒。然而他依舊活着。如果他看上了一匹馬，要打牠的主意，那麼縱使有一隊兵在看守着，也會被他把那畜牲騎走的。哼！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便是魔王帶了他的全隊地獄的兵來打他，他也會獨力來抵抗的，而且我相信魔王的牙牀也會嘗到拔佐兒的拳頭的滋味。

『凡是吉普色營帳，無論是聞名或見面，個個人都知道他，他只愛馬，旁的東西他都不愛，便是馬，他也不過是愛牠一會兒。得了一匹馬騎牠跑了一趟，他就不要牠了。賣了馬所得的錢，無論誰向他討，他都肯給。他沒有一件東西是不可以拿來和別人分享的。便是你向他討他的心，他也可以把牠從胸膛裏挖出來給你，只求討你的歡喜，法爾康，他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記得大約在十年以前，我們那一夥人當時正飄游過布何維納。有一次在春天——這事情我還記得清清楚楚，就彷彿是昨天的事一般。——我們正在休息；我，鄧尼拉。——這是那個曾經跟着噶蘇士打過仗的老兵。——老魯爾，還有其餘一切的人。鄧尼拉的女兒娜達也在那裏。

『你認識我的嫩加，是不是？她不算是一位女中皇后嗎？然而嫩加可能與娜達相比，否則未免太抬高嫩加的身份了。世間實在沒有語言可以把娜達形容出來的。我們也許可以用提琴來比喻她的可愛，然而事實上只有那個懂得提琴如懂得他自己的靈魂那樣的人，只有他才能夠奏出那種調子來，比喻她的可愛。

『許多青年人的心都給她毀壞了，天曉得，不知有多少哩！有一次一個年老的富翁看見了她。他的眼光一落到她身上，他就不能動彈了，好像患了癱瘓一般。他坐在他的馬上，注視着她，身子戰抖起來，像患了熱症似的。他生得很漂亮，他的外衫上繡着金線，當他的馬用蹄子頓着地的時候，他的佩刀便在他的腰間閃耀着，像電光一般。……佩刀的全

身都嵌着寶石，他的帽子上的發亮的藍天鵝絨正好像一片青天……他真正是一個高貴的貴人！他把娜達望了又望，然後便對她說：「給我親一個吻，我拿一袋滿滿的金錢作報酬！」她只把身子掉開，就完了。他又說：「原諒我。就算是我得罪了你，你也應該給我一個微笑，是嗎？」他這樣貶低了他的身份，把一袋金錢擲在他的腳下——老弟，這真是滿滿的一大袋！然而娜達只用腳把牠踢到滿是灰塵的路上去，這樣就完了。

「啊呀！你是這樣的一種女子嗎？」這富翁喃喃說，一面鞭他的馬。他去了，剩了一陣灰塵在他的後面。

第二天他又來了。——「她的父親是誰？」他高聲叫道，他的聲音響徹了營帳。鄂尼拉走上前去。「把你的女兒賣給我，讓你自己定價錢。」然而鄂尼回答道：「這種風俗只是在大人先生們中間纔有的；他們什麼東西都肯賣，從他們的豬賣起，一直賣到他們的良心為止。但是我會跟着噶蘇士打過仗，我是什麼東西也不肯出賣的！」那位貴人大發脾氣，伸手握着他的刀柄，然而說時遲那時快，我們的一個夥伴馬上把一根燃着的火

柴放進他的馬的耳朵裏，馬於是跳起來載着他一起跑開了。我們便收了營帳，往前面飄游。我們飄游了兩天，可是他依舊趕上了我們！他說：「喂，朋友們，我對着你們，對着上帝，良心是很明白的，把這姑娘給我做妻子，那麼我的一切東西都可以拿出來與你們分享。我很有錢呢！」他激動得很厲害，他坐在馬鞍上身子抖個不住，恰像一片草葉在狂風暴雨中顫動那樣。

「好女兒，你說！」鄧尼拉叫道。

「要是一隻老鷹的女兒甘願走進一隻烏鴉的窠裏，那麼她會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娜達問她的父親道。

「鄧尼拉笑了，我們大家都笑起來。」

「乖女兒，說得好先生，你聽見沒有？這是做不到的。你還是去找一隻小鴿兒罷——她們倒是比較柔順得多。」

「我們又向前走了，這位貴人揭下他的帽子擲在地上，便打起馬去了——他跑得

那麼快，連土地也震動了。法爾康，她便是這樣的一種女子！

「是的，有一晚上我們大家都坐着靜聽。草原上盪漾着音樂。這是一種奇妙的音樂。牠使得我們的熱血沸騰起來，好像喚我到什麼地方去似的。我們每個人都覺得這音樂好像給我們喚醒了一種空泛的渴望，渴望着不是死，就是活着爲全世界之主，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愈過愈近。忽然間一匹馬從黑暗裏走出來，馬上坐着一個男子，在奏胡琴，一面向我們走來。到了營火旁邊，他便勒住馬停止奏琴，對我們微微一笑。」

「呀！佐拔兒，原來是你！」鄂尼拉快活地叫起來。

「那人便是洛伊可·佐拔兒。他的鬚髯下垂到肩上，和他的鋼褐色的頭髮混在一起；他的眼睛明星似的閃耀着，他的笑容非常光輝美麗，他和他的馬像是一塊兒鑿出來的。他坐在馬上，熊熊的火光照着他，好像全身塗着血，他笑的時候，露出一排發亮的牙齒。縱使他不曾和我說一句話，或者他竟然不知道世上還有我這麼一個人，我一旦遇見

他，我也會馬上愛上他的！

『是的，法爾康，這種人我們有時候也會在世上遇見的！他的眼光一旦看入你的眼睛裏面，他就捉住了你的靈魂。你自己不但不以此爲辱，反而會以此驕人。你和這種人接近以後你自己也會變好的，朋友，世界上像他這樣的人是不多見的！而且也只應該如此。如果世間好人太多，人家也就不會以爲那是好的了。情形就是這樣！然而你且聽我講以後的事罷。』

『娜達說：「洛伊可，你奏得很好。誰給你做的胡琴，有這麼圓的音調？」』

『佐拔兒笑起來。』「是我自己做的。這胡琴不是用木料做的，是用我所熱愛的一個青年姑娘的酥胸做成的；琴絃是用她的心絃練成的。然而這胡琴還不見得十分完全，可是我知道怎樣用我手裏的弓去奏弄牠。你明白嗎？」』

『你們知道我們吉普色人起初就要蒙着女人的眼睛，免得她們引動我們的心，反而該她們自己的心裏充滿了愛慕我們的心思，佐拔兒也是這樣做的。可是他却看錯了』

人。娜達掉過身子打個呵欠，一面說：「哼！人家告訴我說洛伊可聰明伶俐。原來他們是對我說謊！」她說畢就走開了。

「哈哈，美人兒！你的嘴真厲害！」佐拔兒眼光灼灼地叫道，他一面跳下馬來。「喂，夥伴們，我來了！」

「啊，鷹兒，我們歡迎你！」鄧尼拉回答道。我們互相擁抱了過後，又閒談了一會兒，於是大家都去睡了……我們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我們看見佐拔兒頭上綁着縛帶。什麼事？他說他的額角被馬蹄踢傷了。

「哼！我們知道這是一匹什麼馬，我們大家忍不住在暗笑。鄧尼拉也微笑着。爲什麼？難道佐拔兒配不上娜達嗎？決沒有這樣的事！一個女郎雖然可以長得十分美麗，可是她的靈魂還是一樣地卑下拘束，縱使你掛了一袋金子在她的頸上，她還是不能夠變得比本來好一點。這不會錯的。」

「我們就這樣子地在那地方過活下去。生意很好，佐拔兒還是和我們在一起，法爾

康，那個人真是你的好夥伴呢！他的聰明比得上老年人，無論什麼事他都精通；他還懂得俄文和匈牙利文，能寫能讀。當他說話的時候，你便連睡也不想睡了，只要來聽他談話！他又會奏琴——我敢發誓說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奏得像佐拔兒那樣好的。當他把他的弓在琴絃上拉第一聲的時候，你的心不禁跳動起來，等到拉到第二聲時，你的心又會停止跳動了。可是他依舊會奏下去，一面還對我們微笑。我們聽着他的琴調，不覺同時想笑又想哭。時而你可以聽見一種拖長的呼救的禱告聲，牠的悽楚像利刀似的割着你的心。時而琴上又奏出那對着天空敘述童話（啊，這些童話是多麼憂鬱的啊！）的草原的曲調。然後是一個少女訣別她的情人時的低泣。過後又是她的勇敢的情人呼喚她同進草原的笑聲。突然間一陣自由活潑的音調像一道瀑布似的從他的弓上流出來，這時候便是太陽也似乎按着這音調的節奏在天空中跳舞起來了！法爾康，就是這樣的一種音樂！

「這音樂把你身體裏的每根神經都震徹了，你完全成了牠的奴隸。這時候如果佐拔兒叫道：『夥伴們，拿起武器來！』那麼只要他隨便指定一個人，我們大家都會聽他的

話把刀刺進那人的心窩。他可以隨便叫我們做什麼事，我們愛他，我們十分愛他。只有娜達一個人不去理他。這並不算是壞事，然而她却常常玩弄他，她好像把佐拔兒的心囚禁在一把鉗子裏面。佐拔兒敲他的牙，扭他的髻。他的眼睛比深淵還黑，然而却也時時閃着兇猛的光，使得我們的心充滿了恐懼。到了夜裏，他這個不怕一切的佐拔兒深入了草原，讓他的胡琴悲鳴到破曉時分。這胡琴悲鳴着，因為他的自由已經死了。我們躺在營帳裏睡不着，心裏想道：「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深知這兩塊岩石滾撞在一處，其間必有死傷的。法爾康，情形就是這樣！

「有一天我們大家聚坐在一處，談論我們的生意。我們談得乏味，鄂尼拉便說：「佐拔兒，給我們唱一首歌！拿你的曲調給我們開心！」佐拔兒向娜達看了一眼，娜達這時候仰臥在地上，離我們不遠，她的臉向着天。於是佐拔兒便拉他的弓。胡琴開始訴着，好像牠真是一個少女的心，佐拔兒唱道：

「我飛馳過廣闊荒涼的草原，

我的心燃燒着強烈的火焰。

駿馬兒奮起那追風的蹄子，

奔騰着像穿雲的羽箭一般。」

娜達掉過她的頭，用肘支起她的身子，望着佐拔兒的眼睛微微一笑。他的臉馬上變得像朝陽那樣的緋紅。

「亥！我們要飛馳而去，

從黑夜去到白日之門！

我們衝開薄霧的衫兒，

見朝陽正與羣山親吻。

我們伴着太陽終日飛奔，

在天空中散佈牠的光明；
我們又從正午飛到午夜，
去休息在那明月的上層。」

「他就是這樣子唱的！如今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這樣唱了！然而娜達只是像在瀉
出一個篩子裏面的水似的說道：「洛伊可，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願意飛得這樣高。你會
跌下來，把鼻子陷在泥潭裏，弄髒了你的鬍鬚。你還是當心些！」
佐拔兒睨視着她，過了一
會兒，不說一句話。然後又捺住他的怒氣繼續唱道：

「亥何！明早晨光來臨，
照見我倆酣睡未醒。
我們將雙雙地死去，

在那烈日紅光裏。」

「這才配稱爲一首歌！」鄧尼拉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聽見這樣的歌，我發誓我說的是真話！」老魯爾在撫鬚聳肩。佐拔兒的這首歌把我們大家都深深地感動了。然而娜達却不喜歡牠。

「她說：「一隻蒼蠅想學老鷹叫的時候，也會嗡嗡的這樣吵過，」我們大家都覺得好像她給我們當頭潑了一盆雪水。」

「娜達，你許是想吃一頓鞭子罷，」她的父親說。然而佐拔兒却把他的帽子擲到地上，眼睛裏冒着光，叫道：「鄧尼拉，不要這樣！一匹怒馬是需要啣一片鋼鐵的。我請你答應我娶你的女兒！」

「鄧尼拉微笑着回答道：「說得好。只要你願意而且你有本領討她的話，就討去罷！」
「很好，」佐拔兒回答說，便轉身向娜達說：「喂，我的漂亮的姑娘，好好聽我說，不要

那麼驕傲。我認識不少你的姊妹們，真的，我認識不少的女子。可是她們中沒有一個能像你這樣引動我的心。唉，娜達，我的靈魂已經被你囚禁了……那麼我怎樣辦呢？要實現的事終久會實現的。不錯，世間沒一匹馬能夠把你從你自己手裏載起走的！我當着上帝，當着你的父親，當着所有這些人的面前求你嫁給我。但是你當心不要干涉我的自由——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人，我高興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說畢他緊閉着嘴唇，向她走去。他的眼睛光閃閃的，他走上前去抱她……「哈哈，娜達終於把馬銜放進那匹草原的駿馬兒的口裏了，」我們這樣地自言自語。但是突然間我們看見他伸手向空中一揮，便挺直地跌倒在地上……

他跌下去，好像中了鎗彈一般。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娜達幹的。她早把一條鞭子纏繞着他的腿，狠命地拉過來，於是佐拔兒就跌倒在地上了。

「她又躺下去，微笑地望着天。我們等着看佐拔兒怎樣辦。然而他却坐在地上，雙手壓緊着額角，好像怕他的頭會炸裂一般。過後他又平靜地站起來，慢慢走入草原去了，

並不向我們這方面看一眼，老魯爾對我低聲說：「跟着他！」我便暗暗地跟着佐拔兒走入草原，走進黑夜的黑暗裏去了。法爾康就是這麼一回事……」

馬加爾敲出了烟斗裏的灰，另外把烟裝進去。

我縮在我的大衣裏面，看着馬加爾的被寒風和烈日弄黑了的老臉。他嚴肅而深凜地搖他的頭。喃喃說一些我聽不見的話；風吹他的蓬蓬的頭髮，他的灰白的濃髯也在風裏戰抖不已。他這個人好像是一株老橡樹，雖然受了雷電的打擊，依舊巍然立着，帶着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海和岸在一塊兒不住地私語，寒風便把牠們的語聲送過草原。嫩加已經不唱了，滿天的黑雲使這秋夜變得愈是黑暗，愈是怕人。

「佐拔兒慢慢兒一步一步地走着，頭俯下來，兩手垂着，沒有一點氣力，沒有一點生趣。他走到河邊的一個灘上，在一塊石上坐下，悲嘆起來。他悲嘆得那麼傷心，使我的心裏也充滿了同情。然而我却不走近他的身邊。我知道話語是不能夠安慰一個人的煩惱的……他這樣子地坐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他坐在河邊動也不動一動。」

『我躺在離他沒有多遠的地上。是一個很明亮的夜，月亮把牠的銀光照遍了整個草原，無論什麼東西都看得出來。』

突然間我看見娜達從吉普色的營帳裏走出來，向着佐拔兒急急地走去。我那時真是十分快樂！娜達畢竟是一個很不錯的女子！她走近他的身旁，可是他却没有聽見她的腳步聲。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佐拔兒驚了一下，把手從臉上放下來，抬起他的頭。可惜你不會看見他那時跳起來抓住他的刀柄的樣子！我自語道：「他要殺死那女郎了！」我正要向營帳跑去呼救，忽然聽見說：「丟開牠！不然我打碎你的腦子！你看這是什麼？」原來娜達拿一支手鎗指着他的頭。法爾康，她真是一個魔鬼般的女子！我想：「現在他們倆勢力相等了。不曉得以後會有什麼花樣？」

『娜達把手鎗放進她的皮帶裏，一面繼續說：「聽我說！我不是來殺你，是來和你講和的。把刀子丟開罷！」他果然丟了刀，兇惡地望着她，不說一句話。老弟，真奇怪！這兩個東西互相望着正像一對猛獸，然而他們又是兩個多麼勇敢出衆的人物。只有明月和我看

見他們……此外再沒有別一個人。

「娜達又說：『洛伊可，聽我說。我愛你』他只管了聳肩，好像手脚都被人縛住似的。

「我見過了不少的少年，然而你比所有其餘的更勇敢，更漂亮。別的人只要被我看了一眼就會馬上剝光他們的鬍鬚，只要我叫他們跪下，他們就會立刻拜倒在我的脚下，但是這有什麼用處呢。他們的這一切行爲都不能夠使我歡喜，只使我把他們看作婦人一般。洛伊可，世界上勇敢的吉普色人真正少得很。我以前並不會愛過一個，可是現在我却愛上你了。然而我還愛我的自由，洛伊可，我愛這東西還比愛我更甚，但是沒有我又不能夠生存，猶如你沒有我也不能生存一樣。因此我願意你來做我的人，把你的全個心，全個靈魂都給我。你聽見嗎？」

「他微笑道：『我聽見了。我很高興聽你的話。再說下去！』」

「洛伊可，我還有很多話對你說：總之，不管你怎樣，我一定要強迫你做我的人。所以我勸你不要耽擱時間，因為我的接吻和擁抱都在這兒等着你——洛伊可，我的接吻和

擁抱是最熱烈的呢！在我的溫暖的懷中你會忘記你的勇敢的生活，你的那使得吉普色人個個喜歡的美麗的歌兒再不會在草原上迴響了……你只會唱溫柔的情歌兒給我聽，給你的娜達聽……不要耽擱了，照我的話做罷。明天你就會順從我，像順從長官一樣。你會當着全營帳的人俯身到我的腳下，吻我的右手——那時候我就會做你的妻子！」

「這就是那個魔鬼般的女子的要求。這真駭人，這樣的事只有古時候在門的內哥羅人中間有過，可是在吉普色人中間却從來沒有這種事情。順從一個女人，法爾康，告訴我，你能夠想像出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嗎？你就想一百年也不會想出來的，不會的。」

「佐坡兒跳起來，發出一聲叫喊，響徹了全個草原，好像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胸膛。娜達戰抖着，然而並不驚慌。」

「明天再會罷，明天你就會做我所吩咐你做的。洛伊可，你聽見嗎？」

「我聽見的！我照樣做就是了！」佐坡兒悲聲叫着，向她伸出兩手，可是她掉過身子走了。他的身子搖擺着，像一株被暴風拔起的樹木，他倒在地上，發狂似地同時哭笑俱作。

「那個美麗的悍婦把這可憐的人折磨到了這樣子。我費了許多力纔使他清醒過來。」

「我不明白魔鬼看見人們悲哀到這種地步於他自己會有什麼好處？我不明白魔鬼聽見世間男男女女傷心斷腸的悲聲，會有什麼快樂？不知道那般哲學家對於這一層是否懂得一點。」

「我回到營帳裏，把所看見的一切都告訴了那般老年人。他們商議了一些時候，最後還是決定靜候着，看事情怎樣發生。事情這樣發生了：第二天傍晚我們大家圍坐在營火旁邊，佐拔兒來了。他似乎在想什麼，他的面貌瘦得多了，他的眼睛注視在地上，周圍各有一道黑圈。他並不看我們一眼，只是說：「夥伴們，聽我說。這晚上我把我的心搜檢了一遍，我在那裏面再找不出一塊地方來容留我的昔日的自由了。娜達一個人盤據在我的心裏。再沒有別的東西。她來了，這位美麗的娜達，她微笑着好比一個皇后。她愛她的自由比愛我更甚，然而我呢，我却愛她更甚於愛我的自由，所以我決定拜倒在她的腳下了。她

吩咐我這樣做。使你們大家可以看見我這不怕一切的洛伊可·佐坡兒，平日像老鷹玩鴨子一樣地玩弄婦女的人，現在竟然屈服在她的愛力之下做她的奴隸了。但是從此以後她就做我的妻子，用她的接吻和擁抱來撫愛我，使我不再想唱歌給你們聽，也不痛惜我的自由的喪失！娜達，我沒有說錯嗎？——他抬起眼睛，憂傷地望着她。她不回答一句話，只是用力點了點頭，用手指着她的腳。我們大家又愁又驚，完全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我們很想遠遠地避開，免得看見佐坡兒拜倒在一個女人的腳下，縱然這個人就是娜達。我們看見這可悲的情景，大家心裏都充滿了羞恥，憐憫和憂愁的心情。

「好嗎？」娜達對佐坡兒說。

「啊，你不要這樣忙。時間還多着呢。總之今天夠你榮耀就是了！」佐坡兒笑起來。他的笑聲好像銅板撞擊的聲音。

「夥伴們，這故事的原原本本我都說了，我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呢？我想，我應該看看娜達的心是否果真這樣地硬。我現在就要看看了……親愛的夥伴，原諒！」

「我們還不曾明白佐拔兒的意思，便看見娜達已經倒在地上，她的心窩裏刺着佐拔兒的彎刀，只剩了柄兒在外面。我們竊立不動像癱了一樣。

「娜達自己把刀子從心窩裏拔出來擲在一邊，把她的黑髮塞一縷在傷口裏，微笑了一下，高聲朗朗說：「洛伊可，永別了。我早知道你會這樣做的！」……

「法爾康，你現在該明白她是什麼樣的一種女子了罷？我敢發誓說她是魔王的親生女兒！是的，朋友，不會錯的！」

「啊，我的驕傲的皇后，我要拜倒在你的腳下了！」他，這個佐拔兒高聲叫着，他的叫聲響徹了草原。他伏倒在地上，把他的嘴唇緊緊地壓着死了的娜達的腳。他躺着不動彷彿也死去了一般。我們都揭了帽子，默默地環立在他們倆的周圍。

「法爾康，你對於這個故事有什麼感想！」

「後來魯爾似乎要說「我們應該把他縛起來！」但是事實上不會有人肯去縛洛伊可。佐拔兒的魯爾也知道這層。然而還是鄧尼拉去拾起了娜達擲在一邊的刀子，把

牠細細看了一些時候。他的嘴唇不禁戰抖起來。刀子上面的娜達的血還有熱氣，刀子又彎又利！鄧尼拉走到佐拔兒的身邊，把刀子插進佐拔兒的背，正刺在心上，因為鄧尼拉這老兵畢竟是娜達的父親。

「佐拔兒回頭望着鄧尼拉，聲音朗朗的說：「做得好！」說罷便倒在娜達的身邊，他的靈魂跟着她的離了這世界。」

「在我們的面前躺着娜達，她的手握着一縷黑髮，她的圓睜着的眼睛望着天空，在她的脚下臥着佐拔兒的美麗的身軀。他的頭髮蓋着他的臉，所以我們看不見他的面目。」我們站着，大家都沈溺在深思裏。老鄧拉尼的灰白鬚鬚顫抖着，他的暗黑的眼睛裏發出可怕的眼光。他凝視着天空，不說一句話。然而那年老衰弱的魯爾却把臉俯在地上，孩子似地哭起來。

「法爾康！這事情很值得一哭呢？是的，朋友，不會錯的……」

「朋友，好了，願上帝與你同在。你日後只管一直向前，不要轉變。你如果在一塊地方

停留下來，你不過讓你自己的身子腐爛罷了，法爾康，我的話盡於此了。」

馬加爾住了口，把他烟斗放在煙口袋裏，又把外衣拉過來遮住他的胸膛，雨不住地落，風勢比先前更加猛烈，波浪帶着一陣怒吼擊着海岸。馬匹次第走近這快熄滅的營火旁邊，用牠們的聰明的大眼睛望着我們，繞着我們站着，形成了一個大圈子。

「哈卜，哈卜，愛何！」馬加爾親密地喚牠們；他用他的手掌拍着他的愛畜的頭頸，一面回頭對我說：「該是睡覺的時候了。」他把大衣蒙着頭，身子往地上一伸，不多時就睡熟了。可是我不想睡。我隔了這黑暗的草原望着那怒吼的海洋，我彷彿看見了那驕傲而可愛的娜達的皇后般的風姿。她手裏握着她的那一縷黑髮，緊緊地壓在她的傷口上，她的胸上的血緣着她的細長的褐色的手，滴下來，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像紅色的火星。在她的身後，緊跟着她的脚跟，出現了那勇敢的洛伊可·佐坡兒，他的臉被他的濃密的黑髮遮掩住了，在頭髮後面他的冷淚流下來，像一股洪流……

雨落得更急，寒風唱着一曲悲哀而莊嚴的輓歌，哀悼這一對驕傲的青年男女——

洛伊可·佐拔兒和老鄧尼拉的女兒娜達。這兩個影子在黑暗中旋轉地默默追逐着，是那歌人佐拔兒永遠追不上他所鍾愛的驕傲的娜達……

(一八九二年作)

(選自草原故事)

馬加爾周達 (Makar Chudra) 是高爾基在四十一年前——一八九二年——第一篇發表的處女作。

高爾基自小沒有好好兒受過學校教育，從九歲進了鞋子舖當學徒之後，已爲暗黑的運命纏繞着，在長期間中過着流浪與勞動的生活，不絕地和窮困與飢餓作戰。他和一班貧苦的勞動者一同勞動，挽木，搬運貨物，但同時他卻偷暇讀書，達到種種疑問，深加思索；他在這社會的大學中混了許多年，嘗盡了無限的苦楚，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物，走遍了全俄國好幾次，他由此就養成了銳敏的觀察力，並在這流浪

困難的生活中取得了豐富的文學材料。

在一八九一年秋天，他飄泊到外高加索的第夫里斯，找到一個鐵路工廠的職務，便趁暇讀了許多名著。更利用假日與禮拜日，記述他自身所遭受的經歷與見聞。於是在翌年九月漸漸寫成了這篇馬加爾周達，他便親自將這篇作品送至當地的外高加索日報館去。

「沒有署名罷？」那位報館主筆略略的通讀了一遍，對在那裏等待着的無名青年作家這樣問。青年當即答道：

「還沒有，請您隨便寫上一個罷——那麼，就用高爾基——馬克辛·高爾基這個名字罷。」

「那可是你的名字？」主筆驚訝地蹙着眉毛說。

「什麼，那不是真名字，我想還是用個假名的好，因為我不想把真名字給人知道。」

於是這篇用馬克辛·高爾基著名的小說，就在九月二十五日與世人見面了。這是高爾基文學生活的開始，而這開始的第一篇小說卻已爲人注意和讚賞了。

高爾基出現於文壇時，正是俄國八十年代的幻滅時代告終，俄國在馬克斯主義影響之下，從新向社會覺醒的機運，欲求生之充實，並高唱自己的理想的這種要求，在各個人間發動的時代。這實在是俄國社會心理的一大轉機，結果增高了自我意識，認識了個性的力量與價值，遂至產生了高爾基的文學。所以高爾基實是近代個人主義的思潮之有機的產物，同時也是其藝術的結晶。

蘇俄的批評家吉爾波脫 (Kirpov) 說：『高爾基對於人類，對於羣衆，對於被壓迫者和被榨取者的憂愁，這是從第一篇小說起就隱蘊在高爾基作品中的原動力。在用有力而壓倒的熱情的描寫人物時，高爾基所實實在在放在心上的，是一種真正的人間，那是和默默地接受一切的暴壓和壓迫的卑怯者，俗物們對立着的。』至於高爾基最初之所以從流氓無產階級的隊伍裏或古舊的吉普色的傳說中去

選取他的這些「真正」人間的人物，那不外是他自己的生活的特殊性的結果。

我們由這篇馬加爾，可以看出為高爾基的特色的，是尊重男性美，熱愛勇氣和自由，與粗放而有力生動的描寫。如這篇羅曼的悲劇中所描寫的勇敢的人物，他們熱愛生命本身的自由，甚至勝於愛運命愛快樂，爲了那熱望便不惜奮身苦鬥，在這醜污的現實生活中那裏去找求這種人物呢。不論在怎樣被壓迫的境遇中，爲了這熱烈的要求與要求實現，依然不失勇氣與力量，唯有這樣的人，纔能獨自嘗受真實的生活。高爾基在有篇小說中會說：「不要嘆息，不要多說話，極力挑戰，戰到身倒而後已。」這便是高爾基最高生活的信條。

高爾基在早期作品中有一篇叫伊色吉爾老太婆 (The Old Woman Izergil, 1895) 寫一個吉普色老婦人伊色吉爾，講一個專爲滿足自己而濫用自由和權力的不能死的人的故事，可和本篇對看。那一篇也有巴金先生的譯文，改名爲不能死的人，收在草原故事中。

拆爾卡士

宋桂燴譯

插話

南方蔚藍的天空，因碼頭上灰塵的飛揚，已成爲朦朧的光色了；如火般的太陽黯淡地照射在碧海之上，就如隔着一層灰色薄幕一般。水面上尋不出反映的地方，原來不停地被漿的划搖，汽船的螺旋輪，土耳其式的三角帆船的尖長的龍骨，以及其他船隻的行動打散了。這些船隻從各方駛向這雜沓擁擠的港岸來。在那里的自由的海浪被圍在花崗石的牆裏，被上面駛過的重載船壓碎了；因而不住地擊着船身和海岸；一面擊着，一面哀訴着，於是激成泡沫，並且糾纏着各種的雜物。

鏽鍊的叮噠聲，上貨的載重車的刮辣聲，鐵片落在鋪石上的鐘鏘聲，木料相擊的骨碌聲，貨車求僵的軋軋聲，尖脆而響亮的輪船汽笛聲，碼頭工人，船員，和海關職員的呼喊聲——這些響聲通同融化而成工作日的震耳的諧音，在港岸上盤旋着，一似若再上浮，就要消失似的。新鮮的聲浪又不停地從地上升起加入；深沉，陰慘，如怨如慕的回聲使一切都在戰慄着。尤其是一種尖脆可怕的聲響，穿越人的耳鼓和炎熱穢濁的空氣裏。

花崗石，鐵片，木料，港邊鋪石，船，和人——一齊對着麥邱立（神名）奮力唱和這雜亂而且呆滯的讚頌歌。但人們的聲音微弱而可笑，不大聽得出。人們本身——這些一切喧嘩的第一淵源——也是可笑而且可憐的：他們細小的身軀，蒙着灰塵，衣服襤褸，而輕快敏捷，屈曲在他們背上的貨物重載之下，在驅使他們到這裏那裏的憂慮的重載之下，在灰塵的雲中，在酷熱和嘈雜的海裏。他們的身軀和那龐大的鐵怪物，如山積的貨包，隆隆的火車，以及他們所創造的一切比較起來，真是微小平凡得很。他們自己的創造物却役用着他們，把他們的個性生活偷走了。

他們一放汽，重而巨的輪船就噹噹地或吁吁地叫，或者似作長嘆，從輪船的每種聲音裏，總可聽得出對於灰色而且骯髒的人們的飄飄的嘲笑音調。這班人在甲板上爬來爬去，以他們牛馬般的勞苦，結果填滿了很深的船艙。可笑並且可憐的是這些一行一行的碼頭工人，背上馱着數千頓餬麵包，拋到輪船的鐵腹中，以取得幾個同樣的麵包投到他們自己的腹中——不幸的是這些不是由鐵製成的，却是易於感着飢餓痛苦的。這班人，衣履不潔，濕透着汗，因厭倦，煩擾，和炎熱而造成呆笨了；爲這班人所創造的強有力的機器，吃得很好，整理得很光潔，却在日光中閃爍着；追根究底說來，機器的行動，並非由蒸汽，却是由牠們創造者的肌肉和血——在這反比裏含着一篇完全的殘酷冷峻的諷刺詩。

鼓噪壓迫着精神，灰塵塞着鼻孔，眯着眼睛，酷熱燒枯了身體，一切事物——房屋，人，鋪石——都似乎緊張着，要破壞了，失去了忍耐力了，大難將臨了，有什麼崩潰的舉動急待爆發了，爆發之後，人就可以在那新生的空氣中自由地，輕便地呼吸着了。那時地上就

要變安靜了，那震撼耳鼓，刺激神經，驅人癡狂的喧擾就要消滅了；在城市裏，海岸上，和天空中就成爲靜明的，爽快的了。但這祇是假象而已。所以似乎如此者是因爲人們對於較良事物的希望還未倦怠，求自由的盼望還未死滅。

有規則的音樂般的鐘聲鳴了十二下。最後的鐘聲消散時，那野蠻的勞工樂人隊已少去了一半。一分鐘後，已成了喪志的怨謗聲。現在人聲和水聲更加分明可聽了。原來午膳的時刻到了。

第一章

這些碼頭工人拋開了工作，就在這碼頭上散成了一堆一堆的雜沓人羣，從叫賣食物的婦人手中購買了各種的食物，坐到石地的牆角裏蹲着吃。他們當中忽然走來了格列士卡·拆爾卡十，他是一個追踵的痕，碼頭上的人都熟知他是一個老練的酒徒，是一個勇敢而機警的賊子。他光着頭，赤着腳，穿着一件披着紗的舊絨短褲，和一件斑痕點點

的髒短衫，配着一個破領子，露出他那活動的，乾枯的瘦骨，上面緊包着櫻色的皮。從他那黑而微帶灰色的頭髮的皺紋形狀，和他那敏銳而強梁的臉上的昏眩態度，可以知他是剛從睡夢中醒來的。有一根草枝黏在他的櫻色上鬚上，又有一根草枝黏在他那剃過的左頰的硬毛叢上，他的一隻耳後插着一根新折下來的香櫟樹小枝。他那高瘦，尤其屈曲的身子在鋪石上慢慢地走來走去，把他那如鈎般的貪得的鼻子掉到這邊，掉到那邊，以他那兩隻銳利嚴峻的灰色眼睛向四面亂閃，依次地查點着衆碼頭工人。他那厚而長的櫻色上鬚不住地顛擺，像貓嘴上的鬚鬚一般，一面把手背在後面搓着，敏感地緊握着那捏着的長而曲折的手指。在這裏，有數百個和他自己一樣的衣服襤褸，奇形怪狀的流氓，而他却能登時吸引了衆人的注意，這是由於他像荒野中的一隻貓頭鷹。由於他的飢餓狀的枯瘦，以及由於他那種奇異的步態，好像在攫取掠奪物件似的，外表是非常平和穩健，內部却是智巧敏捷的，和一隻銳敏的鳥兒在空中飛翔一樣。

有一堆襤褸工人正斜倚在一堆煤窠底下，他走到了那里，就有一個短胖的青年工

人來迎接他，那青年呆板的臉上和頸上有許多紫痕，顯係剛被鞭打了的。他跳起來走到拆爾卡士身旁，低聲說道：

「碼頭職員已查出少了那兩箱貨物了，他們站在守望處。你可聽見，格列士卡？」

「還有呢？」拆爾卡士問時，兩眼打量着他。

「怎麼「還有」？我說他們站在守望處。就是如此。」

「他們曾求我替他們找嗎？」

拆爾卡士帶着苦笑，看着義勇輪船公司的貨棧。

「你到魔鬼那裏去吧！」

他的朋友掉頭走開了。

「喂，等一等！誰把你裝飾得這個樣子的？他們把你的招牌上弄得這什麼形景呀！」

你看見密士卡在這裏嗎？」

「我有許多時沒有看見他了！」另一個人答着，並且馬上回到他的友伴們那裏去。

了。

拆爾卡士去得遠了，一路上個個都和他點首，當作熟人看。他平時本是非常活潑談諧的人，但今天却發怒了，有問他的，他都簡短急促地答着。

從一個貨堆的後面，走出了一個壯勇的海關職員，身上穿着暗綠色而帶灰塵的衣服。他攔着拆爾卡士的去路，立在他的面前帶着挑戰的態度，左手握着刺刀的柄，右手去抓住拆爾卡士的衣領。

『不許走向那裏去！』

拆爾卡士退後一步，舉目看着那職員，乾枯地笑着。

那職員的愉快而詭譎的紅色面孔想做出威嚇的態度來，於是噓着氣，把面皮漲成紫色，皺着眉頭，眨着眼睛，結果是很可笑的。

『教你不許到這碼頭上來，來就拆開你的肋骨！你又來了！』那人恫喝着。

『你好，寒麻尼赤！我們多時不會了，』拆爾卡士從容不迫地迎上來，伸出他的手。

『謝謝你不要再來見我滾開，滾開！』

但塞麻尼赤却去和那伸出的手相握。

『請你告訴我，』拆爾卡士繼續說，他握着的手指仍不放开塞麻尼赤的手，親熟地搖着，『你看見密士卡嗎？』

『密士卡，誰是密士卡？我絲毫不知道密士卡。滾開，朋友！不然，稽查員就要看見你了，他要——』

『上回我和他在科斯盧馬一齊做工的那位紅髮朋友？』拆爾卡士堅問。

『你到不如說老實話，你和他在一齊做賊的。他已被送到醫院裏去了，你的密士卡；他的腿子給鐵棍打斷了。走開，我對你說，客氣些，走開，不走開，我要劈去你的頭了。』

『啊，教，教你這樣！你說——你不知道密士卡！我也要說，你爲什麼這樣橫暴，塞麻尼赤？』

『我告訴你，列格卡士，不要向我露齒。走開——啐！』

職員發怒了，左邊一看，右邊一看，想把手從拆爾卡士的緊握中抽出。拆爾卡士將那蓋着厚眉毛的兩眼閉靜地看着他，露出笑着的嘴，不肯放開他的手，仍是繼續說着。

「不要催我。我要和你談夠了才走呢。來，告訴我們，你是怎樣過活法的；妻子和兒女很好嗎？」眼中發出毒意的閃光，露着牙齒冷笑，繼續說道：『我久已就想會你一會，但是我不會有空，我是常喝酒的，你要曉得。』

「現在——那麼——你講好了，你——不要說笑話，你這瘦鬼。我是誠實的，我的朋友。你是說你要到人家和街上去偷東西嗎？」

「做什？這裏的東西已夠我們一生享用啦——你和我兩人，有上帝為證，這些已夠了，塞麻尼赤！你偷了兩箱貨物，是不是仔細着，塞麻尼赤，你到要小心呢！你總有一天要被抓住的！」

塞麻尼赤惱着拆爾卡士的侮慢，於是臉上轉成了青色，掙扎着，嘴唇亂顫，想要說出話來。拆爾卡士却放開手，裝出完全無慮的態度，仍走進了碼頭的柵門。那海關職員跟着

他怒罵拆爾卡士却更顯得歡快了；他從齒間呼出尖銳的聲音，把手插在袴袋裏面，裝出無事人的閒逸態度，向四面張望，露着無所關心的笑容，同時也有遮着同類假面具的反應。

『我說，格列士卡，他們是怎樣注意你呀！檢查過你沒有？』有一堆工人中忽有一人叫喊，他們剛吃完了午飯，這時正臥在地上休息。

『我是赤脚的，所以塞麻尼赤在注意我，不要有什麼東西戮了脚呢。』拆爾卡士回答。

他們都走到了柵門。有兩個兵士把拆爾卡士周身摸了一回，讓他擠出，到街道上去

了。

『不要讓他走！』塞麻尼赤從碼頭上走來號叫。

拆爾卡士斜過了馬路，在一個旅館門前的石柱上坐下了。從碼頭柵門裏，有陸續不絕的裝着貨的車子隆隆然走出來。刮喇的空車子又向裏面應接着，車夫在車上一顛一

顛地播搖。碼頭上噴着轟鬧的叫喊和黏人的沙塵，地面爲之戰慄。

拆爾卡士對於這種喧嘩吵嚷已習慣了，這時因想起剛和塞麻尼赤所談的一席話，祇覺精神上非常舒暢。在他的面前，有一叢叢滿載的壯觀，只需要一些奮力和許多的機巧；拆爾卡士深信他於後一樣是很充足的，於是半閉着眼睛，夢想明晨把這交易做成了，鈔票在袋中絆纏作聲，那時他是多麼快活呀。繼又想到他的友伴，密士卡，若不是折了腿子，這一夜到是很有用的了；拆爾卡士私下發恨，想着孤零零地一人，沒有密士卡，也許很難把這一著辦妥。這一夜該是怎樣的一夜呢？拆爾卡士仰望著天空，遠望着街道。

離他五六步光景，舖石上坐着一個少年，倚着一個石柱，上身穿着一件粗麻布的短衫，下身穿着一件同樣的短袴，腳上穿着一雙樹皮編成的鞋子，頭上戴着一頂破穿的紅色帽子。身旁放着一個袋子和一個無柄的鐮刀，上面纏着一束草，用線緊緊縛着。這少年闊壯方肩，頭髮披散着，面色顯示着是受過風浪的，以兩隻大藍眼睛凝視着拆爾卡士，露出天真的坦白。

拆爾卡士對着他冷笑，伸出舌頭，裝出可怕的面孔，瞪着兩眼釘視着他。

這少年起初兩眼亂轉，後來突然發出哄笑聲，由笑聲中喊出道：『啊！你這有趣的漢子！』一面半起半坐地慢慢地移到拆爾卡士的石柱旁，把袋子翻滾到沙塵中，以鏟刀尖碰着石面。

『啊，朋友，你剛狂飲了來的，看得出！』他對拆爾卡士說着，一面牽着他的袴子。

『是的，小兒，確是如此！』拆爾卡士坦白地承認；他登時愛上了這健壯而天真的少年，睜着他的童稚的清明眼睛。『你剛割完了草的嗎？』

『正是！』阜斯得才能得十戈比！真是一個可憐的營業！人們又非常之多！他們是從災區來的。他們隨處都到，沿途喊出工價求人家僱用。他們在庫班能賺六十戈比。他們說，許多年以前，有三戈比的，四戈比的，五戈比的。』

『許多年以前！許多年以前，祇要看見了俄羅斯人的影子，他們就要拿出三戈比的，十年以前，我總是依定期做這種營業。一個人要是到了殖民地——祇要說，「我是俄

「國人」——他們就要立刻走來注視着你，撫摩你，對你驚訝——你就可以得到三戈比了。他們還要給你飲食——你要住多時，就可以住多時！」

這少年靜聽着。起初嘴是張着，他那圓臉上現着非常得意的態度；後來想到這衣服襤褸的漢子是在信口杜撰，於是噤着嘴，忽然大笑起來。拆爾卡士保持着嚴肅的態度，強制着不露出笑容。

「你這有趣的漢子，你祇是說着，倒像真有這事似的，我還當一套新聞聽呢！不，委實是的，許多年以前——」

「怎麼，我不會這樣說嗎；的確的，我是告訴你怎樣多年以前——」

「你說！少年搖着手，『你是一個補鞋匠？還是一個裁縫？你究竟是做什麼的人？』」

「我？」拆爾卡士疑問着，思索了一會兒，然後說道：「我是一個漁夫。」「一個漁夫？真的嗎？你捉魚嗎？」

「怎麼捉魚？這裏的漁夫不光是捉魚。他們另外還捉淹死的人，舊的錨，沉了的船！」

「一切的東西！捉這些東西，各有特別的鉤子。」

『你說這種漁夫也許可以自己歌唱自己道。』

『我們撒着我們的網』

在乾的海岸上，

在儲藏室和伙食房上！』

『喂，你見過這樣的漁夫嗎？』拆爾卡士問，一面輕蔑地看着他，想着這天真的少年是很傻的。

『不，看見我是沒有！我倒聽人說過的。』

『你歡喜他們嗎？』

『歡喜他們？也許歡喜他們是很對的，是很勇敢而且自由的人。』

『你對於自由的意見怎樣？你還想求自由嗎？』

『是，我是這樣想！做你自己的主人翁，到你所願到的地方，做你所愛做的事。一定要如此！假使你自己想到要怎樣做，你不知有別的東西壓在你的身上——這就是第一等快樂，你享所能享的樂，但是祇要記着上帝。』

拆爾卡士藐視地表示不贊成，掉頭向着旁邊，撇開這場對話。

『這就是我的境遇了，』少年突然振起精神說。『我的父親一死，我的田產很少，我的母親又老了，所有的田產又旱荒了，我怎麼辦法呢？我不得不生活。但如何生活呢？沒有人可以告訴。』

『我到一個富家去做女婿嗎？假使他們肯分給他們女兒一份財產，我就很願意去。』

『不成的，丈人魔鬼是不承認的。所以我不得不做他的奴隸——永久做——年年做。你曉得的，這是一樁漂亮的事呀！』

『但是我假使能賺到一百盧布或是一百五十盧布，我就可以自立成家了，那時也』

可以斜視着安迪普，直接對他講話了！你肯單給瑪發一份家產嗎？不嗎？那麼，也好！謝謝上帝，這莊上並不是祇有她這一個女兒。我想我還是很自由，很獨立呢。

『唉，是！』少年嘆息着。『祇要能夠住到我的丈人家裏，在那里結婚就好了，並沒有什麼揀好嫌醜，你可曉得，我想着要到庫班去，好賺得二百個盧布的光景——直接去！好好做一個有體面的人！但是不去，我還是不離開這裏的好，我打算我祇替我的丈人做工！做一個日工，我橫豎不能爲着自己——永久不能。唉！』

少年很不喜歡這種束縛於他未來的丈人的觀念。他的臉上絕對變成黯淡了，他遲鈍地在地上移動，把拆爾卡士從夢想裏拉醒過來。

拆爾卡士覺得這時不願和他說話，但問他另一個問題：『你現在向那裏去呢？』

『哼，我到那裏去呢！到家裏去是無疑的。』

『唉，朋友，這我不敢斷定，你要到土耳其去吧！』

『土耳其去！』少年囁嚅地說，『啊，基督教徒到那裏去過的有甚麼好處！我絕對不』

去。

「啊，你這傻子！拆爾卡士歎息着，仍掉頭別向，覺着這時實無心和他多談。這鄉村的野少年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種感情，那是一種空漠的煩擾感情，不由自主地發生的，正在他心的深處攪亂着，使他不能專注在這一夜如何做法的考慮上。」

被他這樣罵了的這少年嘴裏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不時以狐疑的眼色對着拆爾卡士。他的兩頰鼓漲得很可笑，兩脣張着，兩眼扭着，並且極快地亂閃。他顯然不會想到他和這長鬚的鱉腳人的談話有這樣快速和侮慢的終結。這鱉腳人不再注意他了。他如夢地信口噓着氣，坐在石柱頂上，用那裸露着的，不潔的足跟在石柱上擊着拍子。

這農家少年想要離開他了。

「喂，你這樣漁夫！你可時常像這樣酣醉？」他開起口來了，但同時這漁夫急速地掉頭對他問道：

「喂，小兒！你今夜肯伴我做一工嗎？喂！快快告訴我！」

「那一種的工？」少年懷疑問他。

「什麼！我教你做的工，我們一齊去打漁你划船。」

「好。是很好。我不問什麼工。祇要有我不願和你宿在一起。你是非常可怕的。你簡直是陰沉沉的。」

拆爾卡士胸中起了火燙般的感覺，帶着冷峻的惱怒低聲說道：

「你有什么思想，倒是不做聲爲妙，不然，我要打你這肉球，甚麼事情都輕鬆了。」

他從石柱上跳起，以左手掙着鬍鬚，那有勁的右手握着如鐵的拳頭，兩眼閃着光。

少年驚怕着，連忙向四面張望，不快地閃着眼，也從地上跳起來，他們都靜止着，四眼對射着。

「好嗎？」拆爾卡士發着怒問。他內部正在沸着，他因見這小孩對他這樣無禮而戰抖起來了，他對他說話時，他是藐視着他的，現在却立時仇恨起來了，因爲他有這樣清明的藍眼睛，這樣的康健，一個火紅的面龐，和兩隻肥壯的手；因爲他在什麼地方有一個村

莊，村莊上有他的家；因為有一個富庶的農夫要他做女婿；因為他生命中的過去和未來的一切；尤其因為他——這小孩和拆爾卡士相比較——膽敢愛自由，而這自由本是他所不能領會，也不覺需要的，大凡一個人看見他認為下於他自己的人愛同樣的東西，或憎惡同樣的東西，並且把他和自己放在同一水平線上，總是不適意的。

這農家少年呆看着拆爾卡士，已認他是一個僱主了。

「好，」他說，「我不管，我很願意，我找的祇要是工作。我不問替誰工作，你也好，別的人也好。我祇是說，你不像一個做工的人的模樣——到有些——襪襪。啊，我想到這是人常有的情形。好主，我祇當沒有見過醉漢吧！這種人很多呢！比你壞些的還有呢。」

「很好，很好，那麼，你承認了！拆爾卡士比較和靚地說。」

「我是的，很願意！你把你的條件說出來。」

「那要看我的工而定。看工的出息如何。就是說，看我們捉得多少。你總可以得到五盧布。你懂嗎？」

現在是金錢的問題了，在這方面，少年要求有確定的數目，並要求他的僱主的守信。他的不信任和懷疑又恢復了。

『那不是我做生意的方法，朋友！你現在是我手中的一隻獵鳥了。』
拆爾卡士拿出僱主的架子來了。

『不許辯白，等一等！跟我到飯館裏來。』

他們並着肩向街上走去，拆爾卡士裝出僱主的威嚴態度，捋着鬍鬚，少年是絕對預備讓主人先行的態度，但充滿了不信任和不安。

『你叫什麼名字？』拆爾卡士問。

『格甫立羅！』少年答。

他們既走進了這煙塵迷漫的飯館，拆爾卡士就走到賬檯旁，以老顧客的慣熟口調定一瓶酒，菜湯，一刀腿子和茶，計算着菜單，然後對侍僕簡短地說了一聲『一齊辦得來！』侍僕答應着去了，——格甫立羅立刻對這窮漢，他的僱主，起了尊敬心，初不料他在此

能得着如是的款待。

『好了，我們現在可以用一次飯，好好談談。你坐好了，我去一會就來。』

他走出去了。格甫立羅向四面張望着。這飯館是在一個地下室裏；潮溼而黑暗，充滿了酒，煙，樹脂，和什麼酸物的悶塞氣味。在另一個桌上，對坐着一個醉漢，身上穿着水手的服裝，嘴上是紅鬍鬚，身上滿是煤灰和樹脂。他在低吟着一首歌兒，不住地打噎，那歌兒全是破字和不和諧的字組成的，那是奇異的喉齒音。他想這決不是一個俄羅斯人。

在他後面，坐了兩個摩爾達維亞婦人，衣服襤褸，黑髮紅面，也正在唱着一種破聲的歌兒。

另一邊黑暗中有好些人影，都是蓬頭散髮，半醉半醒，吵嚷不休。

格甫立羅孤坐在這裏，覺得悽慘。他盼望他的僱主趕快回來。飯館裏的吵嚷愈見高亢。吵嚷聲每一秒鐘尖銳似一秒鐘，融化成一個和音，就像什麼怪獸的咆哮，這怪獸有千百種的喉嚨，心裏感着不快，所以急欲掙扎出這潮濕的小屋，可恨不能脫出而得自由，格

甫立羅覺有一種昏亂而壓迫的東西爬到了身上和四肢之上，使他的頭眩暈，使他的兩眼昏花，別人在這飯館裏却都欣欣然移動着。

拆爾卡士進來了，於是他們吃着，喝着，並談起來了。到了第三杯，格甫立羅喝醉了。他活動起來了，想對他的僱主說出一種快意的話來，這僱主——真是好人——他雖尚未對他有什麼服勞，他的款待已如此的周到。但字音剛流出了他的喉間，却因什麼緣故不能到舌面上來。

拆爾卡士看着他，臉上現出冷笑的態度，說道：

「已經醉倒了！喂——落湯雞——不過五瓶你怎麼做工呢？」

「親愛的朋友！」格甫立羅現出了一種醉意的和笑。「不要害怕！我尊敬你！喂，向着這里！讓我吻你好嗎？」

「來，來！再喝一口！」

格甫立羅喝着，最後覺得一切的東西都似乎在他的眼前依着規律上下搖擺。這使

他很不舒暢，並且覺得有病，他的臉上現着一種幼稚的昏亂和愚昧的熱烈態度。他顫着嘴唇，並且吼着，有什麼話想說。拆爾卡士懇切地注視着他，一面揉着鬚鬚，好像有所回想似的，仍對自己微笑着，但現在是粗暴和毒狠的態度。

飯館裏吼着醉酒的吵嚷。那紅頂的水把手臂放在桌上睡着了。

「來，那麼，我們走罷！」拆爾卡士說着立起來。

格甫立羅也想立起，可是不能夠，於是發着嚴厲的誓，發出了一種無意義的醉笑。

「格外糊了！」拆爾卡士說了，仍對着他坐下。

格甫立羅仍是笑着，無神的兩眼呆視着他的僱主。拆爾卡士也懇切地，謹慎地，並且細心地注視着他。他看見在他面前的人的生命是落入他狠性的掌握中了。他覺得他有自由處置他的生命的權力。他可以把他當一個紙牌撕裂開，他也可以幫助着把他置於一個農家的穩固基礎上。他胡思亂想着他是另一個人的主人，並且想着這農家少年所飲的一杯酒不會和運命給他自已飲的一杯酒一樣。他嫉妬這少年的生命，又憐憫牠，藐

視他，並且又爲他而煩悶，自己對着自己描想這生命怎樣要再落入如他這樣的手裏。最後這種種感覺在拆爾卡士心中融成了一個——一個爲父的保愛心。他覺得爲這少年擔憂，這孩子是他所需要的。於是拆爾卡士把他拉到手彎裏，用腿輕輕的抵着，把他扶到飯館的天井裏去，放到一堆木柴的旁邊地上，然後就他身旁坐下，燃起了煙管，格甫立羅稍稍動了一點，嘴裏喃喃着，已沉沉入睡了。

第二章

「喂，預備好了嗎？」拆爾卡士低聲問着格甫立羅，格甫立羅正在處理着槳具。

「一分鐘就好！這裏槳柱鬆了，我可以就用槳把牠釘緊了嗎？」

「不——不！不要有聲響！用你的手用力向下揪，牠自然會緊的。」

他們兩人正在偷偷地解一隻船，這船繫在全船隊的一隻船艙上，那船隊是裝着橡木的小駁船，和一半已經卸貨，一半仍滿裝着棕油，檀香木，和柏樹幹的土耳其式的大三

角帆船

夜色深沉，層層的密雲在天空中移動着，海面平靜濃黑和油一般。水面上飄浮着潮濕的鹹氣，水浪輕濺着船身和岸堤，使拆爾卡士的船稍稍搖盪着。他們的周圍都是船隻。遠遠地望見海上有船隻的黑影，牠們的桅桿高聳在黑暗的天空中，上有各種顏色的燈光。海面上反映着這些燈光，祇見點點的黃影浮動着。在這深黑而且柔細的水上，在這水的天鵝絨般的懷抱裏，在這有韻律的水聲分明可聽裏，這可算是極美麗的景色，原來海也像一個工人，日間工作疲倦以後現在沉睡了。

「我們開吧！」格甫立羅說着，把槳放到水裏。

「是！」拆爾卡士極力掉轉船舵，把船駛到了兩隻三桅船之間，三隻船一齊飛速地在平靜的水波上馳着，船槳划過的地方，就有青色的燐光閃着。船艙的後面，也隨着一道顫動的燐光的寬帶。

「喂，你的頭怎麼樣，還痛嗎？」

「可怕得很，很像鐵器響一樣，我即刻用水潤濕牠了。」

「爲什麼？不潤濕你的內部，那麼牠就可以好了。這是你可以立刻辦到的。」他遞出

一個瓶子給格甫立羅。

「啊？上帝賜福給你！」

一下子祇聽得有飲東西的微聲。

「呵！呵！歡喜牠嗎？夠了！」拆爾卡士說着禁止他。

這船又飛馳起來了，沉寂地，輕輕地跟在那兩船之中。剎那間牠們已從衆船的空隙中鑽出，那不知所止，默然無言，而發着微光和律韻的海張開在牠們前面，那遠處浪濤之上現着各色的雲塊，有的是淡紫色而有黃色的巨齒，有的深綠如碧波，還有鉛色的愁雲投射着沉重的暗影，壓迫着人們的心靈。這些雲塊一個迂緩地跟隨着一個，一個融合上一個，一個追過了一個，這種無心靈的物質的迂緩前進，似有一種使命存在其中。似乎在那大海之濱，牠們是不知其數的人羣，牠們要永遠地這樣懈惰地在天空中爬行着，帶着

惡意想阻礙着天空，使牠不能以牠那數百萬金眼，各色活潑的星，窺視這睡着的大海，那些星迷醉地照耀着，並且激動着凡是愛牠們聖潔光芒的人們的希望。海水的空漠柔細的鼾聲正在空中盤旋着。

『這海景還很美麗嗎？』拆爾卡士問。

『很是美麗！不過我覺得害怕，』格甫立羅答着，一面用力而平穩地划着槳。水在那兒潺潺流着，那長槳播弄處激成一種放射溫暖的青色燐光的水花。

『害怕真是一個傻子！』拆爾卡士不滿意地低語着。

他雖是一個賊子並且是一個兇悍之徒，却愛着海。他那種貪慕印象，如沸而且過敏的使他始終不疲於凝視這廣漠無際，自由而且有力的深嚴的大海。他坐在船艙上以槳劈着水面，沉靜地向前望着，心中充滿了趕緊划過了這天鵝絨般平面的欲望。

在這海面上，他心中常起一種溫暖的感覺，這感覺控制着他的全部靈魂，並且多少澄清了靈魂中日常生活的俗氣。他寶貴這種感覺，愛在這水波和空氣的中心，玩味這種

感覺，在這里生命的顧慮往往要失其敏銳性，生命本身往往要失其價值。

「索纜在那里呢？」格甫立羅突然懷疑地問，一面窺視着船內。

拆爾卡士驚訝着。

「索纜？我拿了放在船艙上。」

「啊，你說的是什麼索纜？」格甫立羅又以驚疑的口調問。

「什麼？什麼？——」但拆爾卡士感覺到對這小孩子說謊的可羞，不該隱藏他的本心計劃，他又惋惜他心中所想的被這農家少年的發問打散了。他立時忿怒起來了。他所視以為常的烈火般的暴怒在他胸中和喉中生起了，他嚴重地，兇狠地，並且惡意地對

格甫立羅說道：

「你好好坐着——我對你說，你是安坐着為妙。你不要管你不必管的事。我是僱你來搖槳的，你祇顧搖槳好了。要是你的舌頭收不住，那就是你的一個凶兆。你可知道？」

船震顛了約一分鐘，停了。槳安放在水中，激成泡沫，格甫立羅不適意地在座位上移

動着。

『搖！』

祇聞有嚴厲的咒詛聲飛起在空中。格甫立羅搖播着槳。船急烈而不規則地向前推移着，喧鬧地排着水。

『穩重些！』

拆爾卡士從船艙上跳起，手中仍抓着槳，以他那冷峻的兩眼窺視着格甫立羅蒼白苦皺的面孔。拆爾卡士蹲伏着像一隻貓預備遠跳的樣子。這時有因怒而切齒的聲音。

『誰在呼喊？』海中發出了一種喊叫聲。

『啐，魔鬼，搖槳！輕點！我要殺你的，你這賤人。祇顧搖！一，二！祇要你稍微有一點聲響！我就要割斷你的喉嚨！』拆爾卡士沉抑着聲音說。

『上帝的母親——聖母呀——』格甫立羅喃喃地禱告，因恐怖和奮力而戰抖着，並且渾身麻木了。

船身輕輕地掉轉頭，回向港邊進行了，那里的燈光吸引着許多不同的顏色，愈行愈近，並且有許多直直的桅桿可見。

『噢！誰在喊叫？』又是聲響馳過。這次的聲響較遠。拆爾卡士又覺着平靜了。

『朋友，那是你自己在喊叫！』他對着聲響來處說，繼則掉轉頭對着正在默禱的格甫立羅。

『好，朋友，你真是運氣好！假使那些魔鬼追着我們，那你就完了。你可知道我就要登時把你葬到魚肚子裏去了！』

這時格甫立羅見到拆爾卡士說話平靜些，並且溫和些，因而一面戰慄着，一面懇求他。

『聽着，請饒恕我！爲着基督的緣故我求你，讓我走！把我放到岸上什麼地方！噯呀！噯呀！我登時完了！來，念着上帝，讓我走開！我做了你的什麼了？我不能做這樣的事呀！我不會習慣這樣的事業。這是第一次呀！主呀！我要完了！你怎麼騙我的呢？朋友啊！這是你的羞恥！』

呀！你在犧牲一個人的性命呀！這樣的行爲！

『什麼行爲？』拆爾卡士惡狠狠地問。『啊？什麼行爲？』

他覺得這少年的恐怖很有趣，他享受這種趣味，並且感覺着他是一個令人害怕的人，很爲得意。

『曖昧的行爲，朋友。讓我走，爲着上帝的緣故，我做了你的什麼了？啊？好的——親愛的——』

『不許做聲，敢要是你不願意，我也不帶你來。你可明白趕快閉起口來！』

『主呀！』格甫立羅歎息着，嗚咽着。

『來，來！你要仔細着！』拆爾卡士阻止他。

但這時格甫立羅不能自制，竟號哭起來了，鼻子抽着氣，在座位上扭轉，但一面仍用力無可奈何地搖槳。船身前行如箭。船隻的黑影又現在面前了，船又闖入這些船隻之中了，跟隨在這水港中像一隻狼一般。

「這裏，你聽着！假使有人問你什麼事——假使你要上岸，你就要閉着口不做聲！你可知道？」

「唉——！」格甫立羅絕望地歎息着，答覆這惡狠的忠告，接着苦苦地說道：

「我是無望的人了！」

「不要號！」拆爾卡士嚴重地低語。

這低語剝奪了他執物的一切能力，使他成了一個無感覺的自動機，全身寒戰，好像預知大禍將臨似的。他機械地將槳埋入水中，自己的身子向後一仰，把槳提起，隨又埋下，兩眼始終凝視着他那樹皮編成的鞋子。水浪帶着一種威嚇衝擊着船隻，似以牠們的鼾聲警告着，使他非常驚怕。船抵碼頭了。碼頭的花崗石牆上發着人們的呼叫聲和浪濤的澎湃聲，從中又聽得歌唱聲，和尖銳的汽笛聲。

「停止！」拆爾卡士沉着聲音說。「停止搖槳！用你的手抵着牆！輕點，你這魔鬼！」

格甫立羅用手抵着那光滑的牆，使船身與牆面平行。船無聲無息地依傍着那有光

彩的綠色石面前進。

「停止！把槳拿給我！拿來放到這裏。你的護照在什麼地方？在袋子裏嗎？把袋子給我！來，快拿到這裏來！我的好友，這樣你就不能逃走了。沒有槳，你還可以逃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沒有護照，你就不敢逃走了。在這裏等着！但仔細着——假使你說話——把你送到海底去！」

拆爾卡士隨即用手挽着一樣東西，升到牆上不見了。

格甫立羅聳着肩。不想事實變化得這樣快。他覺得鬍鬚在這有鬍鬚的瘦賊之前，把他壓碎了的可惡的重量和恐怖登時鬆解了，滾着去了。現在逃去吧！他自由地呼吸着空氣，向四面張望着。在他的左方，起了一個黑的船影，沒有船桅，好像是一個大棺柩，內面空無所有，悽慘荒涼，默無聲息。水波每衝擊着船身，內面就起一種空洞的回聲，好像是在深深地嘆息。

右方是碼頭上的潮濕的石牆，一路向前，蜿蜒如長蛇。在他的後面，也有什麼黑色的

影像可見，在他的前面，石牆和那棺柩的中間，他又見得那空曠無際的海面，一塊一塊的黑雲在天空中爬行着。一切事物都是寒冷的，黑暗的，惡意的。格甫立羅惟覺驚懼襲身。這種恐怖比那拆爾卡士給他的恐怖尤為利害；這種恐怖如冰般深入他的心竅，使他圍縮着釘坐在他的座位上，不敢稍動。

周圍全都是寂靜。除海的歎聲外別無影響；這種寂靜似乎時時要為一種可怕的，兇猛的東西所打破，那東西要震撼全海的海水，要震裂全天空中的雲，要打散全海面上的船隻。雲仍在天空中移動，慘淡一如從前；還有許多相繼從海中湧出，一個人仰視着天空，不免要相信天空也是一個海，不過是一個騷動着的海，會由騷動而至平靜，這海覆蓋在下面安睡着的靜海之上，雲塊好像是海浪，那些海浪激成蜷曲的灰色浪頭，向大地上和水心中衝撞着，剛要衝到，又為風所擊散，轉回到剛欲升起的雲般的波濤裏，那些波濤正待泛成碧沫上噴呢。

格甫立羅覺得心膽被這幽暗的寂靜和美嚇碎了，又覺得他盼望他主人趕快回來。

怎麼他逗留在那裏這樣久呢？時間過得很慢，比那些雲在空中的移動還慢些。一面寂靜越過越似惡毒。時有澎湃聲，沙沙聲，和喃喃聲從碼頭的牆上發來。在格甫立羅看來，這時他就要死了。

『噢！睡着了嗎？抓着仔細點！』這是拆爾卡士的粗聲。

有一種立方體的重東西由牆上墜下了。格甫立羅拿來送入船內。接着又有同樣的東西墜下。繼則拆爾卡士的長影從牆上爬下來了，槳也從什麼地方出現了，格甫立羅的袋子拋在他的足旁，拆爾卡士呼吸沉滯地坐到船艙上去了。

格甫立羅以一種歡快的，畏縮的笑容凝視着他。

『疲倦麼？』

『怎得不疲倦，小牛！現在你儘力搖吧！轉頭向那邊！你賺得很好的工錢了，朋友。一半工程成功了。現在我們祇須從那些魔鬼的鼻子下面溜過，你就可以拿到你的錢，往你的馬士卡那裏去了。你已經賺得一個馬士卡了，我想，小羔羊，是不是？』

「不——不！」格甫立羅渾身極力伸張着，胸膛就像一個風箱，兩臂如鋼條一般。水在船底下潺潺地流着，船後的青色條紋更加闊了。格甫立羅登時渾身濕透着汗，但他仍拚命地划着。這夜他既經過了兩次這樣的害怕，所以現在又恐更要經過第三次的害怕，他祇希望一事——趕快了結這個可咒詛的工程，好爬上岸去，逃開這人，免得真的被他殺了，或把他囚禁起來。他決計不對他講說什麼，也不違抗他，他吩咐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若能達到逃開他的目的，他明日定當至尼科來神前行謝禮。一種真誠的祈禱就要從他口中衝出了。但他却自制着，吹着氣，不發一言，一面偷看着拆爾卡士。

拆爾卡士屈着他那瘦長的身軀，像一個鳥兒預備起翅高飛的樣子，以他那兩隻鷹眼凝視着船頭前方的黑暗，他那貪得無厭的鈎形鼻子掉到這邊，掉到那邊，一手緊握着舵柄，一手撚着鬍鬚，他每一微笑，鬍鬚就隨之而動。他正得意他的成功，得意他自己，並且得意這少年，因為這少年會那麼地畏懼他，已做了他的奴隸了。他幻想着他明天可以任意揮霍，現在又覺得他的權力已能奴役這少年。他注視着他的工作，又可憐他又想鼓勇

他。

「喂！他露着齒輕輕地說：『你十分疲倦嗎？』」

「哦，不！」格甫立羅歎息着說。

「但你現在可不必這樣用力搖！現在祇有一處地方要通過了。休息一會兒。」

格甫立羅依言停止，以衣袖拭着面上的汗，仍把槳放到水中。

「現在更加搖慢些，不要划起水泡來。我們祇有闖門要通過了。輕些，輕些。因為有利害的人駐在這裏，朋友，他們可以發時射擊你。他們可以教你額上被打起瘤來，你叫喊也來不及。」

現在船在水上慢行着，幾乎聲息全無。祇有槳上滴着青色的水點，落到水裏，便成有光的青色斑紋，約一分鐘後消滅。夜氣更加溫暖而寂靜了。天空中已不似騷動着的海了，雲已四方分散，成了一層平滑的重幕遮在天空中，靜着不動。海上較前更加沉靜黑暗，鹹氣也較前更為強烈。

『啊，天下雨吧！』拆爾卡士喃喃地念着。『那樣，就如在一頂帳幔裏，我們就可輕便走過了。』

船的左邊和右邊，立着不稍動搖的黑色駁船，像房屋從那黑水中升起似的。內中有一個駁船上有燈光行動着；想是什麼人帶着燈籠在行走。海浪擊着船身，發出一種懇求的空聲，船身以一種冷峻的回聲答應着，好像表示不願有所施捨似的。

『緝私兵！』拆爾卡士以極低微的聲音說。

自從他吩咐格甫立羅慢些搖那時以後，格甫立羅又爲那種盼望的痛苦所制服着。他把頭伸到那黑暗中，覺得他已長大些了；他的骨和筋肉已動作得呆痛起來了，他的腦中充滿了一種單純的觀念，也疼痛起來了，他背上的皮已有些癢癢了，他的兩腿似乎有尖銳的芒刺和針刺着。他的兩眼因專力凝視黑暗，也作痛了，他無時不盼望從那黑暗中有什麼東西跳出。對他們叫道：『不許走，賊子！』

這時拆爾卡士說：『緝私兵！』格甫立羅祇是聳着肩，一面有一種強烈的，烈火般的

觀念闖入了他的腦中，使他的過於緊張的腦筋震顫着；他想出聲哭起來，好求人來救援。他張開了嘴，從座位上半身立起，舒張着胸膛，吸着一大口的新氣——張開他的嘴——可是突然地來了一種恐怖，如鞭般把他打得坐下來了，於是閉起兩眼，連忙向前離開了他的座位。

遠在那船前的地平線上，從這黑色的海水中升起了一道很大的藍色火劍；牠升起來劈開了這夜的黑暗，刀口從天空中黑雲裏馳過，隨又向下，把海面上造成一道寬大的藍色條紋。牠橫放在那裏，從那閃光條紋中可以由黑暗裏現出了船隻，這些船隻在以前是藏在這夜色深沉中未嘗被人看見的。髣髴這些船隻是在許多時以前被強有力的暴風推到底底去了的，現在却被這藍色火劍的權力又復曳到水面上來了——這劍是海中產品，這時提上來是照察天空和這水面上的一切的。船隻的索纜纏在桅桿上，看去好像是黏着在那上面的海草，這些海草就是從海底上絆着那些黑巨人到水面上來的。這奇怪的藍劍又從海面上舉，把這黑夜又劈開了，繼則又掉轉方向下落了。牠所落在的地

方，從黑暗裏又有以前未見的船影出現了。

拆爾卡士的船停止了，在水面上搖蕩着，似乎主意未定。格甫立羅躺在船底下，臉藏在兩手中，直待拆爾卡士用槳觸着他，忿怒地，但輕輕地對他低語道：

「傻子，這是海關巡洋艦。那是電光起來，笨伯！喂，電光就要掉到我們這邊了！你要害你自己和我了！來！」

最後，被槳的尖端重重地擊着頭，格甫立羅才跳起，仍不敢睜開眼睛，坐在座位上，摸着槳向前搖。

「輕點！我要殺死你！我沒有說過嗎？輕點？你這傻子，該死！你怕的是什麼？啊，豬臉？不過是一個燈和一個反射望遠鏡。搖輕點！魔鬼！他們用反射望遠鏡在海上向這邊照照，向那邊照照，就是要看水上可有像你和我這樣的人的。他們是拿私販子的。他們不拿我們了，他們已走遠了。不要怕，孩子，他們不拿我們了。現在我們——」拆爾卡士得勝地四面張望了一回，「已過去了，我們逃過了！呵——呵！來，你有了好運了。」

格甫立羅靜靜地坐着；一面搖着槳，一面喘着氣，斜視着那火劍仍在一起一落的地方。他絕對不能相信拆爾卡士所說那不過是一個燈和一個反射望遠鏡的話。這淒涼的藍色光彩能穿過黑暗，使海上發着銀光，其中必有一種神秘不可思議的東西，格甫立羅就因之沉入一種催眠的，無可奈何的恐怖裏了。有一種空漠的預覺伏在他的胸中，使他覺得疼痛。他機械般搖着槳，帶着悽慘的臉色團縮着，好像有什麼東西要落到他頭上似的，他此時心中已沒有思想了，也沒有慾望了，他已空枯而無靈性了。這一夜的情緒終把他內心所有的一切人性都吞下去了。

但拆爾卡士又現出得勝的狀態來了；完全成功呀！登時達到吧！他的神經慣於先緊張，後鬆弛，繼又回復常態。他的鬚鬚浪漫地顫着，眼中現着一種熱情。他自覺壯快，從齒間吹出聲響，深深地吸着海上的潮濕空氣，向四面黑暗中張望着，視線轉到格甫立羅身上時，則溫和地笑着。

清風吹拂着，海面上陡起了一陣美麗的漣漪。天上的雲雖較前更美麗，更明徹，但仍

是布滿着。風輕輕地，自由地吹過海面，雲則平靜不稍動，好像已入了夢鄉似的。

「來，朋友，你靜一靜心！成熟的時候到了！噢，你這是什麼形景；到像所有的氣息都被壓出了你的皮膚，祇剩了一個骨皮囊！我的親愛的朋友！現在什麼都過去了！呵！」

在格甫立羅，祇要是人聲，都很願意聽。也不管是拆爾卡士所說。

「我聽見了，」他輕輕地說。

「來，那麼，獸子。來，你來管舵，我來搖槳，你想必疲倦了！」

格甫立羅機械地調換了位置。調換位置的時候，拆爾卡士注視着他的臉上，見他兩足蹣跚不穩，因而格外可憐他，拍着他的肩。

「來，來，不要害怕！這一次你賺着好錢了。我要重重賞你，朋友。二十五盧布，你願意得嗎？」

「我——不要什麼。我祇求能上岸。」

拆爾卡士揮着手，拍着，坐下搖起來了，以他那長臂用力地搖着。

海已從睡夢中醒了。細浪已漸漸翻起，不住地向前推擠，泛成了無數的泡沫，時又散成小的旋渦。泡沫嘶嘶地嘆息着，而一切東西都充滿着音樂般的諧聲。黑暗似較前更生動了。

「來，告訴我，」拆爾卡士開始說，「你將來可以到鄉村去了，你可以把老婆娶來，做耕田播種的生涯，你的老婆會替你生孩子，食物不要弄的太多了，你就可以這樣終身了。好嗎？這裏面也有甜蜜嗎？」

「甜蜜！」格甫立羅畏縮地，戰慄地答，「真的嗎？」

雲間被風吹成了一條裂縫，從那裂縫中露出了蔚藍的天空，點綴着一兩個星辰。星彩反映在這洶湧的海面上，便隨波上下跳舞，時現時滅。

「向右邊點！」拆爾卡士說。「不久我們就要到那里了。好好，工程完畢了。真值得一拖網！看這裏。一夜我竟得了五百盧布啊！你意下何如？」

「五百盧布？」格甫立羅不信任地啞嘴着，但他登時害怕來了，隨即用他的腳觸着

船內的捆紮，問道：『喂，這是一種什麼東西？』

『那是蠶絲。一種貴重的東西。這麼多，假使照實價賣，要得一千盧布；但是我要撿賣。這是苦交易嗎？』

『我——說？』格甫立羅懷疑地囁嚅着，『那些都給我就好了！』他歎息着，立時回想起那村莊，他的一點微薄的田產，他的窮困，他的母親，一切遠或近的事實；就因此才被逼着出外做工，就因此他才遭受這一夜的痛苦。他心中如潮水般憶起他的村莊，那村莊沿着斜坡而至一條河道，村莊的盡處是柳樹林和高山。這些回憶使他心中起了一種溫暖的感覺，鼓勇了他。『啊，那要多麼闊綽呀！』他悲哀地歎息着。

『靠得住的！我希望你搭火車回去！你到家不有許多姑娘媚你嗎？你可以揀你願意的！你要自己建造一座宅子。不，這麼多錢也許不夠建造一座宅子。』

『不錯——這不夠建造一座宅子。因為木料很貴。』

『好，不要緊。你可以把舊舊宅子修一修。買一匹馬呢？你有馬嗎？』

「馬啊是我有的，但是一匹老朽的。」

「那麼，你就買一匹馬，一匹頭等的牛——羊，各種的家禽啊？」

「不要空口談！我巴不到啊！主呀！我將來要有怎樣的一種生活呀！」

「是，朋友，你的生命將來是頭等的，這些事我是有些懂的。我自己從前也曾有一個家。我的父親是一莊的首富。」

拆爾卡士慢慢地搖着槳。船身在翻弄着的浪頭上舞蹈，差不多不向前進；浪濤似翻弄得非常得意。兩人在水上如醉夢般播盪，靜默地四面張望着。拆爾卡士把格甫立羅的思想引到了他的村莊上，本意是要鼓舞他，保證他的希望。起初他一面懷疑地由髭下露着牙齒，一面說着，但後來爲着答覆他的友伴，並且使他憶起農家生活的快樂——他多年以前曾經厭倦，已經淡忘了。至今才回想起來的快樂——他的心思就漸漸的被轉移了，不復更問這農家少年關於他的村莊和村莊上的工作了，祇是無意識地自對自描述着：

「農家生活中最偉大的一事，朋友，是牠的自由。你是你自己的主人翁。你有你自己的家——縱祇值一文錢——但那是你自己的啊！你有你自己的財產——縱祇有方寸之地——但那是你自己的啊！你有你自己的母雞，你自己的雞蛋，你自己的蘋果！你是你自家基地上的王啊！其次就是有常規。你早晨起身，你有工作可做，在春季是一種，在夏季又是另一種，到了秋季，冬季——又是各有不同。你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你總有家可歸！那是溫暖的！那里是和平的！你是一個王。你想你果然是如此嗎？」拆爾卡士熱情地結束了他長篇的統算農夫的利益和特權，已不忘记他的職守了。

格甫立羅好奇地注視着他，自己對這問題也很有興趣。在這段對話中，他已忘記他所相與周旋的是什麼人了，他已覺得他也是和他自己一樣的一個農夫了——終年以汗汁拌和着泥土，他兒時回憶中總不能脫此——他曾故意把農家生活拋棄了，至今仍因這種拋棄而負担着不可避免的罪罰。

「不錯，老哥啊，委實不錯！現在祇要看你，你丟了田產，却變成了什麼樣子呢！啊啊！田

產，老哥，就譬如一個母親，你是不能長久忘記牠的！」

拆爾卡士從他的夢想中醒了。他心中覺有一種疼痛的刺激，每當他的驕傲——怠惰的流浪者的驕傲——受人妨礙時，尤其是受了他眼中認為無價值的人的妨礙時，這種疼痛的刺激就隨時發生。

「他的舌頭歡喜得飛起來了！」他兇暴地說，「你也許當我說的都是誠實話。不要怕！」

「但是，不相識的朋友！」——格甫立羅一面說着，一面又被嚇着了——「我是說的你嗎？像你這樣的人多得很呢！唉！人們中不幸的人多麼多啊！漂泊者——」

「小牛，你來搖槳！」拆爾卡士發出這簡短的命令，想是有一道的怒氣全被吸回喉中去了。

他們調換着位置；拆爾卡士一面向船艙爬行着，一面覺得急欲把格甫立羅踢到水裏去，同時又沒有一看他面孔上的勇氣。

這簡短的對話終止了，但這時格甫立羅的靜默在拆爾卡士看來正是鄉村的雄辯。他回想着過去，已忘却把舵了，船已被衝流到水心中了。波濤似乎明白這隻船已迷了方向，因而輕輕地戲弄牠，使牠在浪頭上顛播着，在牠的槳下激成了無數的藍色水花。但在拆爾卡士的眼前，却浮現着過去的形影，久遠的過去的形影，這過去和現在的中間，阻隔着十一年的流浪生活。他看見他是一個小孩子，他的村莊，他的母親，一個紅頰的肥胖婦人，帶着兩隻和藹的眼睛，他的父親，一個腐色的紅鬍巨人。他看見他在定婚，看見他的妻子，黑暗的安非沙，長髮，肥體，溫和，柔雅；又看見他自己是一個衛隊中的漂亮兵士；他的父親這時髮已蒼白，駝腰曲背了，他的母親臉上已有皺紋，已俯身而行了；他又看見他從軍中回家，村中歡迎的情景；看見他父親在衆人前多麼以他的格列哥里自驕呀，如此敏捷而且漂亮的一個勇武兵士。記憶是失意者的鞭策，能給過去的石塊以生命，傾注蜜汁於舊日所飲的毒汁中，使一個人要悟起他的錯行，使他愛着過去，而剝奪了他對於未來的希望。

拆爾卡士覺得有溫柔的家庭空氣擁抱着，回憶起他母親的溫言和他老父的喊聲；許多已不能分明記憶的聲響，和許多故鄉田野中的濃郁氣味。他覺得心碎了，若有所失，可憐而孤獨，依戀着那已經拋棄的舊日生活。

「噫！我們向那裏行呢？」格甫立羅突然問。

拆爾卡士驚訝着，現出驚鳥的狀態四面張望着。

「呵，魔鬼把船拉去了！不要緊的。用些力搖。我們一直向那裏行。」

「你在做夢嗎？」格甫立羅笑着問。

拆爾卡士驚奇地看着他。這時這少年已完全恢復了安寧；閉靜地，歡快地，並且有些得勝的狀態。他是很年輕的，前途之遠大，正未可限量。他不曉事。這是不對的。也許大地是願意愛護他的。拆爾卡士就這些思想在腦中盤旋着，所以更覺悲哀，於是悽慘地對格甫立羅說道：

「我疲倦了。船又顛簸着。」

「並不顛簸，委實的。但我想，這不見得就可以賣錢吧？」格甫立羅用腳推着那網紮。

「不。你儘管放心。我馬上就直接送去，拿着款子是！」

「五百？」

「一個不少，我敢說。」

「啊哨——總數那麼多！我這可憐蟲能弄到那麼多就好了啊，我要過好日子了。」

「在你自家田地上嗎？」

「不消說！我何必到別地去——」

格甫立羅沉入夢鄉了。拆爾卡士似乎心碎了。他的上鬚下垂着，身子的右方濺着水浪，他的兩眼似乎深陷着，已失去光明了。他是一個可憐而失志的了。他身軀上一切如鷲鳥的狀態，都為一種屈服的憂悶所遮蔽了，祇團團地縮在那破衣衿中。

「我也疲倦了——沒精神了。」

「我們一直向那里。望着那里。」

拆爾卡士急陡地掉着船，對着那聳立在水面上的東西駛着。

天空又復密布着烏雲，溫雨正在下着，雨點落在浪頭上浙瀝有聲。

『停下！輕點！』拆爾卡士下着命令。

船頭正撞在那大船的船身上。

『他們都睡着了嗎？這些魔鬼！』拆爾卡士埋怨着，一面用船鉤勾住掛在那大船旁的繩索。『把梯子放下來。這兩真討厭。到像以前沒有下過似的！咳，這些飯桶。咳！咳！』

『是拆爾卡士嗎？』他們聽得從頭上發來一種柔細的語聲。

『來，把梯子放下。』

『卡力麥刺，拆爾卡士。』

『把梯子放下，你這黑魔！』拆爾卡士大聲喊叫。

『啊，他今天真會生氣。向這裡來！』

『起來，格甫立羅！』拆爾卡士對他的伙伴說。

剎那間，他們已立在艙面上了，那裏他們三個黑鬍的人在喋喋不休地攀談，作一種奇怪的停頓，一面俯首窺着拆爾卡士的船內。那第四個少年穿着一件長衫，走到他的旁邊，握着手不做聲，繼則懷疑地看着格甫立羅。

「把款子預備好了，我到早晨就來拿，」拆爾卡士對他急促地說。「現在我們睡了。格甫立羅，跟我來！你餓嗎？」

「我要睡了，」格甫立羅答，五分鐘後他已在那不潔的艙內呼呼地睡着了。這時拆爾卡士坐在他的身旁，試穿不知什麼人的一雙靴子。他忿怒地，悲哀地從齒間吹着氣，一面隨意地向一旁唾吐着。繼則就格甫立羅身旁臥下了，把靴子仍然脫去，把兩臂枕於頭下，然後凝視着艙面，撫着鬍鬚。

那隻大船在這洶湧的水上輕輕地顛簸着，惟聞有木料相擊的煩躁聲，雨點落在艙面上的浙瀝聲，和水浪衝着船身的澎湃聲。一切東西都在哀怨着，發出的聲響就如母親的催眠歌，對她的小兒的快樂實在已沒有希望了。拆爾卡士已沉沉入睡了。

第二章

他是第一個醒的，不舒適地四面張望着，但立時恢復了鎮定，凝視着睡着的格甫立。格甫立正在甜蜜地發着鼾聲，他那緋紅而健壯的童稚的臉上露着睡裏的笑容。拆爾卡士歎息了一會，然後攀上了那狹窄的索梯。從船窗中他可望見鉛色的天空。晨光已現出了，但是帶着陰慘的秋色。

拆爾卡士於兩點鐘後回來了。他的面色是紅的，他的上鬚不住地顫動，嘴唇上露着和悅的笑態。他穿了一雙寬大的高筒靴，一件短衫，一件皮袴子，看去好像是一個獵人。他全身的服裝都是破的，但有雄壯的氣概，並且很和他相稱，使他看來好像闊大了些，掩蔽了他的骨角，使他倒有一種軍人的氣度。

「啐！小牛，起來！」他一脚踢着格甫立。

格甫立被驚起了，一時不能認識他，祇驚懼地瞪着兩眼呆看他。拆爾卡士不禁笑

起來了。

「是，你到像——」格甫立羅終也張着嘴冷笑起來。「你的確是一個紳士！」

「我們就要調換位置了。但是，你最容易害怕啊！夜裏你有幾次預備死的呢啊？告訴我！」

「是，但是你想，這是我從小第一次做這樣的工！一個人怎能把靈魂失却，犧牲一生呢？」

「那麼，你願意再做嗎？」

「再做是——我怎麼說呢？有什麼酬報？就在這一點！」

「好，給你兩個虹好嗎？」

「你是指二百盧布，是嗎？好——也可以。」

「不對！你的靈魂，可以嗎？」

「哦，是……一個人是不肯失去牠的！」格甫立羅微笑着。

「一個人不肯——那要教一人爲衆人犧牲。」

拆爾卡士和悅地笑着。

「好吧！也說笑得夠了，我們向岸邊開吧，預備！」

「我沒什麼要預備。我是停當的。」

他們立時在船上動作起來了。拆爾卡士管着舵，格甫立羅搖着槳。天空中是灰色的，輕雲均勻地蓋着。瀾綠色的海水戲弄着他們的船，使牠在浪頭上上下下顛簸着，光亮的鹹水點不住地向船中飛濺。船頭的前方，遠遠地看見一帶黃色的沙岸，船的後方，望去盡是洶湧澎湃的波濤浪頭前後推擠着，間着成條的泡沫。遠遠望去，看見許多的船隻在海心中簸盪着，左方呢，是全部的牆林和城市的人家。從那一方，有一種宏大的聲響自遠而來，混着水浪的澎湃聲而成一種複雜的音樂，全海面上都籠着細密的朦朧的霧幕，使各物間的距離似乎變遠了。

「啊，今晚要有一番壯美的跳舞！」拆爾卡士向海中點首說。

「是暴風嗎？」格甫立羅一面問，一面拼命地用漿糊水浪相搏戰，他已自頂至踵濕透了。

「噫，噫！」拆爾卡士表示承認。

格甫立羅呆看着他，眼中表示着某種熱望。

「喂，他們給了你多少的？」他終至問起來了，一面等着拆爾卡士開始談論這事。

「看！」拆爾卡士說時從他的衣袋中掏出了一種東西，拿着給格甫立羅看。

格甫立羅眼見那虹彩的鈔票，於是一切東西都現着燦爛的虹彩在他的眼前跳躍了。

「啊！我還祇道你誇口的呢！那是——多少？」

「五百四十！一件苦工！」

「苦是的！」格甫立羅囁嚅着，貪婪的兩眼追視着那向袋中藏匿的五百四十盧布。

「是，我不多大的一筆款子啊！」他沮喪地嘆着氣。

「我們要痛飲一場，我的少年！」拆爾卡士狂喜地叫。

「啊，我們儘夠了。不要怕，朋友，你的份子我要給你的。我要給你四十，好嗎？滿意嗎？假使你願意，我這時就給你！」

「祇要你——真肯肯嗎？我決不說個不字的！」

拆爾卡士躊躇得戰抖起來了，又有另一種的銳利的情感在心中志志着。

「哈——哈——哈！哦，你這魔鬼的傀儡！我決不說個不字！」拿去，朋友，請你，我求你，真的，拿去這許多錢，我不曉得怎麼處置法！你必得幫着我，拿些去，那里！」

拆爾卡士拿出幾張紅色的鈔票給格甫立羅。他手顫着去取，一面放開槳，把鈔票塞到懷中，貪婪地翻着兩眼，吁吁地吸着氣，好像喝了什麼熱東西似的。拆爾卡士以譏刺的笑容注視着他。格甫立羅又復拿起槳來用力地，急促地搖着，兩眼下視水中，好像害怕什麼似的。他的兩肩和兩耳都不住地顫着。

「你存着真心。這是不對的。但是，無足怪，你是一個農夫，」拆爾卡士有趣地說。

「且看一個人把錢怎麼處置法！」格甫立羅叫着，突然起了熱情，猶如追逐他那已經飛去的思想和言語一般，很匆促地開始談起在村莊中有錢和無錢的生活來了。尊敬，富足，獨立的快樂！

拆爾卡士以慫恿的態度傾聽着，眼中充滿了一種夢想。間或發出滿足的笑容。「我們到了！」拆爾卡士後來打斷了格甫立羅的語聲叫喊起來。

一陣浪頭擊着船身，船身輕輕地抵着岸邊。

「喂，朋友，工程完了。我們還要把船向前拉一拉，才不致被風飄去呢。他們是要來卸貨的。我們就要分別了！這裏離城市八阜斯得。你打算做什麼呢？還回到城市裏去吧？」

拆爾卡士的面龐上，現露着和悅的好笑，看他的態度，似乎內心中有一種快樂，並且驚訝着格甫立羅。他把手插到衣袋中，摩擦着鈔票繃繃作聲。

「不——我——不來。我——」格甫立羅喘着氣，喉中似塞着東西似的。他心中有烈火般的慾望，言語和情感在互相吞食着。

拆爾卡士煩惱地看着他。

『你怎麼了？』他問。

『啊——』但格甫立羅的臉上紅漲着，繼又現着灰暗色，忙亂地移動着，好像半身要投到拆爾卡士的胸前，半身又爲一種不能達到的慾望分裂着。

拆爾卡士見這少年這樣的興奮情景，不勝詫怪。他急欲看他變成什麼樣子。

格甫立羅奇怪地笑起來了，笑聲好像哭泣。他的頭低垂着，他臉上的態度，拆爾卡士不能看見；格甫立羅祇有兩耳露着可見，起初赤色，繼又變成蒼白。

『喂，可詛的東西！』拆爾卡士揮着手，『你難道戀愛着我嗎？不然，怎樣的呢？人倒要當你是一個女子了！和我相別，爲什麼現出這樣怪態呢？啊，小孩子告訴我，你怎麼了？不然，我動身了！』

『你就走吧！』格甫立羅高聲喊。

岸邊的泥沙好像因他的叫喊聲而驚起了，被水衝擊着的黃色沙脊似在震顫着，拆

爾卡士也驚起了。不料格甫立羅突然跳起，投到拆爾卡士的足下，以兩手抱着他的兩足，向身邊拉着。拆爾卡士立得不穩，重重地坐到了沙上，磨着牙齒，舉起他的長臂，緊握着拳頭在空中。他正要打格甫立羅時，忽聽得他羞愧的懇求聲道：

「朋友！把那筆錢——給我吧！給我吧，爲着基督的緣故！那在你算得什麼呢？一夜之中——祇要一夜——在我要一年——給我吧——我將爲你祈禱！不停止——在三個教堂中——祈禱你的靈魂得救！你爲什麼要把牠投到風裏——我却要把牠投到土裏。哦，給我吧！在你算得什麼呢？你會費力的嗎？一夜——你就發財了！可憐我點吧！你是一個無望的人，你看——你不能做什麼事——我呢——啊，給我吧！」

拆爾卡士驚惶着，惱怒着，坐在沙上，兩手支着地仰着；他坐着不發一言，兩眼對着這農家少年害怕地亂翻，少年則俯首到膝上，喘着氣對他默禱。拆爾卡士後來將他一推，連忙跳起，伸手到衣袋中把那虹彩的鈔票投到格甫立羅的身上。

「這里，賤東西！吞下去吧！」他一面咆哮，一面戰抖着，對這貪婪的奴隸有強烈的辯

憤和仇恨。當他投擲鈔票的當兒，他覺得自己是一個英雄。他眼中發着淡淡的光芒，渾身現着英雄的氣概。

「我本想把我自己的也給你。我昨天很憐見你。我想起鄉村，我當時想：來，我要幫助這少年。我正在等着看你有什麼舉動，看你是否討飯。那知你——唉，你這化子，你這乞丐！你竟會——自苦得這樣——來聚錢！你真是傻子，貪得的魔鬼啊！他們都是自棄——爲五戈比而賣身，是不是？」

「親愛的朋友！基督憐憫你呵，我現在有了多少啦！幾千！我是一個富人了！」格甫立羅快活得渾身戰抖起來了，一面把鈔票塞到懷裏。「啊，你這好人！我永久不忘你的恩！永不！我的妻子和兒女——我要教他們爲你祈禱！」

拆爾卡士靜聽着他的因狂喜而發的哀號苦叫，凝視着他那爲貪得的歡快所累的发光的面龐，覺得他自己雖是一個賊子和浪人，雖已拋棄了生命中的一切，却不願如此貪婪，如此卑賤，也不願忘却自己。他不願像那樣的！這種思想和情感使他充滿了獨立和

慷慨的感覺，使他在這孤寂的海岸上，呆立在格甫立羅的旁邊。

「你使我快活起來了！」格甫立羅一面喊叫，一面探着拆爾卡士的手，壓到自己的臉上。

拆爾卡士不發一言，露着牙齒像狼一般。格甫立羅仍繼續着傾訴他的衷曲：

「你可知道當時我心裏想的什麼？當我們正在划船——我看見——那筆錢——

我想——我要給他——你——用槳——一推！這錢是我的，把他推下海——就是你——

——啊！誰還想起你？我說。若是他們發見了他，他們一定也不問怎樣死的——被誰弄死的。我想他不是有人過問的人！他在世界上是沒有用的！誰來爲他說話呢？不，真的——啊！」

「把錢拿出來！」拆爾卡士狂叫着，以一手緊握着他的喉嚨。

格甫立羅一再掙扎。拆爾卡士另一隻手臂緊抱着他的腰，像蛇一般——同時有裂

衣之聲——格甫立羅仰在沙上，兩眼野蠻地瞪視着，兩手握拳豎在空中，兩腿亂蹬。拆

爾卡士穩立不動，面上作兇猛狀，惡意地露着牙齒，現出一種怪戾的惡笑，他的鬍鬚在他

那峻瘦的臉上急顫。

他一生中從未這樣受傷過，也從未覺得這樣痛心過。

『好，你現在快活嗎？』他一面笑，一面問着格甫立羅，然後背着他對城市的方向走了。但他還未走到兩步，格甫立羅就一膝屈起，像貓一般，拾着一個圓石塊，用力向他擲來，同時叫喊道：

『啊——一下子！』

拆爾卡士大叫一聲，兩手撫拍着他的頸項，一面向前蹣跚着，繼則轉頭對着格甫立羅，立時伏倒地上了。格甫立羅的心使他失望了，他祇是注意着他。格甫立羅見他一脚震動着，想舉起他的頭，繼又伸直頭足，顫着像箭頭一般。於是格甫立羅飛奔而去，那里黑雲垂掛在朦朧的原野之上，原來天色已黑。水浪在沙上來回衝擊着，聲如密語。泡沫嘶嘶作響，水花在空中飛濺着。

天下起雨來了，起初是微雨，但立時就大雨如注，空中滿布如網的水線，原野和海面

立時被遮起了，格甫立羅藏匿在雨的後面。過了許久，除雨和那臥在沙上的長人外，無物可見。但突然地格甫立羅從雨中奔出了。他如鳥一般飛跳而來，踉蹌到他的身旁，把他翻轉過來。他的手浸染着溫暖的，紅色的泥沙。他戰抖着，蹣跚着，面上現着蒼白色和忙亂。

「老哥，起來！」在這兩聲浙瀝中對着拆爾卡士的耳邊細語。

拆爾卡士因雨水打在面上而甦醒了，把格甫立羅推開一旁，粗聲說道：

「滾——開！」

「老哥！饒恕我——原來魔鬼引誘我的。」格甫立羅一面吻着拆爾卡士的手，一面半吞半吐地低語。

「不要在這里煩！滾開！」他發出怨怒聲。

「把我靈魂中的罪惡拿去！老哥！饒恕我罷！」

「還在這里煩！到魔鬼那裏去！」拆爾卡士突然怒喊，一面坐起在沙上。他的臉色是蒼白的，怒狠的，他的眼中閃着光，眼簾低垂着，好像欲睡似的。「你還要什麼？你已經做完

了——你的工作——滾開吧，快走！」他一面想踢走格甫立羅，但因他是跪在他的旁邊，他不能踢他，他又想在地上滾轉，但爲格甫立羅用兩臂抱住他的兩肩。這時拆爾卡士已和格甫立羅齊平了。兩人面部蒼白，可憐而可怕。

「噁！」拆爾卡士輕拍着他友伴的張大着的眼睛。

格甫立羅用衣袖輕輕拭着他的臉，同時喃喃道：

「噁！聽你偷多少！」拆爾卡士一面鄙夷地叫喊，一面從他的襯衫上撕下一塊布條，不發一言，祇是咬牙切齒，原來他已收束起他的頭腦了。「你拿起那鈔票的嗎？」他從牙齒間噓着氣說。

「我不會礙到牠們，老哥！我不會想要牠們！要惹起晦氣來！」

拆爾卡士把手伸到他的襯衫裏，取出一束鈔票，拿回一張虹彩的鈔票仍放到衣袋中，把其餘的統送給格甫立羅。

「拿去好走！」

「我不要，老哥。我不能饒恕我吧！」

「拿去，可聽見！」拆爾卡士狂喊。一面害怕地瞪着眼。

「饒恕我吧！那麼，我就拿起來，」格甫立羅畏怯地說，輪到拆爾卡士在泥沙上被雨水浸濕了的脚上。

「你說謊，你要拿去的，哭寶兒！」拆爾卡士誠信地說，抓着格甫立羅的頭髮用力上提，一面把鈔票貼到他的臉上。

「拿去！拿去！我想你做工不肯白做的。拿去，不要怕！不要因為險些兒殺了人覺得可恥！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人來過問的。真的，要是他們知道了，他們是要謝謝你的。這里，拿去！沒有人會知道你所做的事的，並且你是應得酬報的，來，喂！」

格甫立羅見到拆爾卡士在笑着，才覺心寬了。他緊緊地把鈔票握在手中。

「老哥！你饒恕我嗎？肯嗎？啊？」他哭着問。

「我的兄弟！」拆爾卡士一面立起，一面模仿着他。「饒恕什麼？沒有什麼要饒恕。今

天你幫助我，明天我幫助你。」

「哦，老哥，老哥！格甫立羅悲哀地嘆着，搖着頭。」

拆爾卡士對着他立着，面上現出奇怪的笑態，他頭上的破帽子已浸得更加發紅，像土耳其式的紅帽子了。

雨在傾盆而下，海在咆哮着，水浪兇猛地，暴怒地衝擊着岸堤。

兩人靜默着不做聲。

「喂，再會！」拆爾卡士冷笑着說。

他蹣跚着奇怪地抱着他的頭，好像怕要失掉似的。

「饒恕我，老哥！」格甫立羅又懇求他。

「是了！」拆爾卡士冷峻地答着就起足走了。

他兩足仍是蹣跚着，仍以左手抱着頭，同時以右手掙着他的上鬚。

格甫立羅凝望着他許久，直等他在雨中消滅了。雨仍是密密地下着，把一切東西都

包藏在一種無隙可入的灰色密霧裏。

於是格盧立羅脫下他那已被浸濕的帽子，畫着十字，看着他手中的鈔票，發出一聲寬慰的歎聲，把鈔票塞到懷中，然後沿着海岸大踏步向前走，正和拆爾卡士所取的方向相反。

不久，雨和水花已洗盡了拆爾卡士臥着的地方的紅色印痕，洗盡了拆爾卡士和那農家少年在這沙灘上所遺的足印。這兩人所演的這一齣短劇，未曾有一點痕迹遺留在這海岸之上。

拆爾卡士 (Chelkash) 是高爾基在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間寫成的作品，爲其初期代表傑作之一。他自從發表了馬爾加周達以後，博到了各方面的讚譽，漸有聲

強的自信與自覺，遂決離去高加索，重赴愛戀的伏爾加河。此後他就捨棄了勞動生活，爲喀山「伏爾加使者」之記者，但並不引起人注意，報酬也很少，依然過着貧苦的生活。這時候他因有某文人的介紹，得識當時文豪科洛連科（Korolenko）。科洛連科那時候正在高爾基的故鄉尼什尼·諾甫哥羅，他是當時著名文學雜誌『俄羅斯之富』（Russkoye Bogatstvo）的主筆。他對於這年輕無名的放浪詩人，頗感興趣，常不吝作其文學上的指導。高爾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自一八九三年至九四年之間，我得接近科洛連科；我之被介紹到「大」文學界，全賴他的提掖，他爲我十分盡力，且不時加以指導。』科洛連科的感化對於高爾基的文學發展上，究佔多大的地位，在高爾基給他的傳記作者阿斯特瓦德（H. Ostwald）的信中，有最恰當的話：『我希望你把這話也寫在傳記中，一字不要更動：教高爾基創作的是科洛連科，若是那教導在高爾基得益不多，則罪全在高爾基一身。』

這篇拆爾卡士就是登在科洛連科主編的俄羅斯之富中，高爾基由這一篇作

品，受到了陀思妥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出現以來所未有的大衆的熱烈的歡迎。其後他接着發表了珂諾華洛夫 (Konovolov 1896)、瑪爾伐 (Malva 1897) 等作，遂一躍而爲文壇之新星了。

俄國社會經過了長期準備的變革，自一八九〇年代的中葉起，漸漸地起了一種轉變，即由農業的田園的俄羅斯，轉變到產業的都會的俄羅斯。爲這時期之特徵的，乃是社會覺醒之意識的勃興與激烈的要求生之充實，而把這兩者反映於文藝創作中的，乃是高爾基。當時俄國馬克斯主義的特徵，是打破民情派對於農民的崇拜，這也是貫流高爾基初期作品中的支配精神。憧憬於無限自由的高爾基，最嫌惡小資產階級對於土地的執着。在本篇中他借了拆爾卡士之口，直接侮蔑農民。他寫浮浪漢拆爾卡士之大胆、自尊、侮蔑金力、感情堅決、意志熱烈，以與農民格甫立羅之胆怯、卑鄙、貪婪、相對照。

高爾基在初期作品中所寫的浮浪漢，都是社會的典型，他們是由衷地憎惡現

存制度的。在這一點上，他的浮浪漢，乃是既覺悟到新生而還沒有做到攝取一定的形式之新俄羅斯平民的自覺之象徵。

高爾基在這小說中，更表示咒詛且反抗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近代科學所造成的偉大的物質文明，自機械發明以來，工作加於人類肉體的壓迫，更形慘酷，無產階級的勞動者，爲了一口麵包，在機械文明的鞭策之下，不得不幹超人力的工作。所以高爾基一方面雖則對於現代文明的力與熱，感到其鳴，但結果還是一個現代生活的咒詛者，反抗者，是想以靜寂，透明，原始的生活代替現代複雜多岐的文明狀態的那種人。『拆爾卡士』時代的高爾基，一方面是歌詠都會之雄壯的都會詩人，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是愛戀田園山林之靜寂的田園詩人。他是一面歌詠現代文明之勝利的詩人，一面又是咒詛現代文明之狂暴威力的消極的羅曼主義者。這種讚美與咒詛的矛盾，怕要直到勞動者不是爲資本階級而勞動，而爲建設無產階級國家而勞動時才得解決罷。

本篇對於都會的碼頭描寫，實是一幅最好的印象畫。高爾基對於荒漠大陸的描寫，能夠使讀者嗅到鱗鱗草的香氣；但他也能寫南方的海，本篇中對於海的描寫，是多麼有聲有色！但是他的描寫自然，與其說描寫自然本身的狀態，不如說是描寫自然本身的心理與動作。他不堪作自然的摹寫，而欲藉自己的主觀，創造自然的本身。

秋 夜

徐懋庸譯

一個見識豐富的人底記述

(一八九五)

……秋天的一日，我陷在非常狼狽的境況中；我剛到一個城市，在這里，相識的人，一個也沒有——我的口袋裏已找不出一個銅板了，住所也無着。

起初幾天，是賣掉了外套，纔得勉強混過去了，以後，我離開那城市，走到一處稱爲「河口」的地方。這里有從多的碼頭；當航運興盛的時節，本是沸騰着一種因勞動而鬧熱的生活的。現在，則寂寞荒涼，因爲在十月的後半月，一切生意都已結束了。

沈重的脚步，在潮濕的沙上走着，我的兩眼固執地向下注視，希望發現一些殘餘的食物，不論那一種都好。我伶仃瘦弱，一面想像着肚子吃飽以後的趣味。

在現代文明的狀況中，滿足精神的飢餓比滿足肉體的飢餓容易得多。你在街上走，許多的高樓大廈包圍着你，他們的外表是華麗的，內部的設備當然也不壞——這會啓發你的許多很好的意見，如關於建築法，衛生法，以及其他種種優良高貴的事物；你遇見許多穿得溫暖舒適的人們——他們是很有禮貌的，永遠讓開你，不願看到你們的生活的困難的情形，以免引起不快。老實說，饑餓的人的靈魂時常是比飽暖的人的靈魂更衛生地滋養着的。——這是一個問題，從這問題，我們很可以爲那些飽暖的人們作一番很玄妙的議論的……

……夜來了，雨下着，從北方，風粗暴地吹來，在空虛的堆棧中，低陋的小店中，號叫着；打擊旅館的窗子，破的船板。河中的波浪在牠的打擊之下，吐出泡沫，喧嚷着，沖散到河邊的沙上。白色的浪頭高聳着，一個一個的沒入迷濛的遠處，一個越過一個的飛奔……河

似乎感到冬將到來，懼怕冰塊的壓迫，逃到別處去，但今夜北風，很會得將冰塊擲在靴上面的。天空沈悶陰晦，日力不易辨清的細雨不倦地落着；兩株畸形的殘柳，輪在柳樹旁邊的一隻船底朝天的破船，這些形象，給我的周圍的自然界，作成一首淒絕的輓詩。

七洞八穿的小艇，被寒風剝了皮的可憐的空心樹……一切全是殘破，周圍全是荒涼，死寂，天空流着無盡的淚。陰鬱，孤獨，——似乎萬有都已死亡，似乎只賸我一個人還活着，而且，似乎我也在等待那冷酷的死。

我其時是十八歲的青年！

在寒濕的沙灘上徘徊了許久，我的牙齒因為飢寒交迫而奏出顫音的曲子。在徒然的食物搜尋中，不覺走到一所板屋的後面，我看見一個人身蹲在地上，穿着女人的服裝，已經被雨打濕，緊緊地貼住彎曲的肩頭。我在她的背後立定，就近注意她的舉動。原來她用兩手在沙間挖洞，通到那板尾的地洞。

『你在做什麼？』我也蹲下去問她。

她發出一聲絕叫，倏地直立起來。於是她站着，張大了她的灰色的眼注視我，充滿了恐慌。——我看清這是個和我同等年齡的少女。在令人愛憐的臉龐上，不幸裝飾着三塊大烏青，這把她變醜了，雖然這些烏青是對稱地排列着的——兩塊同樣大的，分配在每隻眼下，第三塊稍大一點，在額上，適當鼻子的根部。從這對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臉部的傷痕，實在是一件精心結撰的藝術品。

那個少女注視了一會，恐慌逐漸地在她眼中消失……她拂去手上的沙，整一整包，在頭上的棉布手巾，縮緊了整個身體說：

『我看你也餓了……那末，也來挖一下……我的手乏力了。那邊——她做了一個頭部的動作，向着小店——一定有麵包，說不定還有腊腸呢。這店還在做生意的。』

我動了挖，她看了我一會兒，等着，隨即蹲到我身旁來幫忙……

我們靜默地工作着……現在我不能說在那時候我會記得刑法、道德和私產及其他種種東西，據許多統治者說來，這些東西是應該一生中時時刻刻記得的。但是我願意

老實說，那時候，我是完全被挖一個通到小店的洞的動作所吞噬了。除了希望在這店內找到一點東西以外，我什麼都忘掉了。

夜在進行着，濕的，微的，冷的黑暗，儘管在我們周圍凝結起來。波浪的聲音似乎比先前更震耳了，雨打在小店的木板上，愈響愈緊……在某處，守夜的木鈴已經響了……

『裏面有沒有地板？』我的助手低聲問我。（我不明白爲什麼她說了一句隨即又沈默了……）

我說：『小店裏有地板麼？如果是有的，那麼我們白挖了。等我們挖好洞時，也許還有一塊大地板，怎樣弄得掉呢？弄斷了這洋鎖不是更好點麼……這是一管頑強的小洋鎖。』

好的理想是不大到女人們的頭腦中來的，但是，你看，她們也一樣的不大去找好的理想……我常常重視好的理想，而且我常常努力充分利用這些理想。

找到了洋鎖，我就把牠連鐵環一同拔出，我的同謀者立刻彎下身蛇行到方形的入

口，掩進小店裏而去，從那里發出她的讚詞：

「好孩子！」

一個女人的微小的招呼，在我是比一切男子奉獻於我的諛詞還可貴，而且和古今大演說家的演詞一樣的使我感動。可是，在那時候，我的態度比現在要差一點，我並不注意我的鄰人的招呼，只是簡捷地帶着一點憂鬱地問她：

「找到什麼東西沒有？」

她用了單調的聲音，開始歷數她所發見的東西：

「一籃瓶子……空袋子……一把雨傘……一隻鐵桶……」

這一切都不是可以吃的，我覺得我的希望是落空了……但是忽然間，她高興地喊了上來：

「啊，看這個！」

「什麼東西？」

「麵包……大饅頭……只是已經濕了的……拿去！」

大饅頭滾到我的腳邊，接着，我的勇敢的女伴也出來了。（我已經扯了一小塊饅頭，送進口中開始咀嚼……）

「喂，分點給我……現在，應該離開這里了。可是，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她在黑暗中彷徨四顧……四週是黑暗，潮濕，喧嚷。

「看，那邊，有隻破船……趕快到那邊去罷……」

「走！」我們就動身，一路上扯碎我們的獲得物，塞到口中去……雨加倍了力量，河在咆哮，從某方，傳來一種悠長的嘲笑似的風的呼嘯，鬚鬚是一個不畏一切的巨人，在騷擾天地萬物的秩序，詛咒這個可厭的秋夜以及我們——秋夜中的兩個英雄……聽了這呼嘯，我的心覺得痛苦了；但是我依然貪婪地吞食着。那個少女毫不讓步地，在我身旁走。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她，莫明其所以地。

「奈姐霞！」她輕淡地答覆我，一方面大聲咀嚼着。

我看着她，忽然我的心劇烈地跳起來了，我望着前面的黑暗，而且……似乎看見我的運命的猶惡的面貌，露着一種冷酷的謎樣的微笑在笑我。

……雨不倦地陸續打擊着船板，抽抽噎噎的聲音，引起悲哀的情緒，風呼嘯着，闖入破洞中來——一條破縫中，有一片小木片在翻滾，同時發出不安的哭泣的聲音。河中的波浪衝着河岸，也發出一種單調的淒慘的聲音，猶如他們在訴說一些討厭不堪的，困難的，沒趣已極的事情，又如既想隱忍而又不能不說。雨聲夾雜了浪聲，歎息一般地，傳到船上來——這是一種悠悠不絕的長歎，是大地厭倦了從晴明炎熱的夏季變到潮霧陰冷的秋季的這種不絕的轉變，而發出來的憤懣的長歎。風不住的在荒涼的河岸以及奮激的河面上飛來飛去，一面飛着，一面悲歌。

船中的住處，是毫不舒服的。既狹隘，又有冷的雨點化作細的雨絲從破洞中鑽進來

……風的梢頭也裁出來……我們默然對坐，凍得發抖。我想睡覺了，奈姐霞背靠船邊，縮得像一個小絨球。兩臂緊緊地抱住膝頭，下巴靠在膝頭上面。她固執地注視河中，兩眼張大着，在她的留着白粉的痕跡的臉上，由於那些烏青的關係，兩眼顯得更大了。她一動也不動。這靜止和這沈默——我感到——漸漸引起我對於我的鄰人的恐怖……我想同她說話，但不知從何說起。

她自己間斷了這個沈默：

『這樣一種狗的生活……』她的發音很清楚，每個字都分明。在音調中，還含着一種深刻的確信。

然而，這不是一種痛苦，在她的這句話裏面，說是含着痛苦，那是大不然的。完全只是一個人思索了創造了某種理論，於是高聲地發表出來罷了。這理論與我毫不衝突，我不能反駁她。所以，我只是不開口。她呢，似乎並不注意我，依然不動。

『這樣子，人會得死去的……』奈姐娜又發言了，輕輕地，夢囈似的。但在她的話裏，

依然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現，這顯然是一個人想起了自己的身世，而鎮靜地得了結論：自己既毫無能力反抗生活的迫害而保護自己，那自然只有「死去」了。

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厭煩，被這種議論的明確性所傷，我覺得如果再沈默下去——我一定要流淚了……但在一個女人前面，腕淚是可恥的，而況她自己還不哭呢，她決定同她談話了。

「是誰害得你到這地步呢？」我這樣問，找不出別的更適宜的話來。

「這都是巴卡……」她高聲直捷地回答。

「他是誰呀？」

「我的愛人，此間的一個麵包師。」

「他常常打你麼？」

「當他酣醉的時候——他打我……時常……」

突然，她靠近了我，開始講述她和巴卡的歷史以及兩人之間的關係。她——「供人

取樂的女人」之一。他——一個有鬍子的麵包師；他玩得一手很好的手風琴，他到她的住處來看她，她很歡喜他，因為他是一個愉快的男子，而且服飾很漂亮。他穿着一件值十五個盧布的外套，又有一雙螺旋形的長靴……因此她就墮入戀愛中，他就成為她的情郎了。一到他成為她的情郎之後，他就設法偷了別人給她的買糖菓用的錢，自己去買醉，而且開始打她了——這還一點不要緊——而且他開始當她眼前同別的女人胡調起來了……

「我不是吹牛罷？我不見得比別人醜陋些……他却嘲笑我，這畜生。前天，我得了老板娘的允許，出門散步。我就到他家裏去。他家裏有一個藤卡，爛醉着在，他也躺着。我對他說：「你這蕩子！壞！你真是個騙子！」他起來把我周身打遍，用腳踢，又用種種方法扯我的頭髮。——這還不打緊呢，他還把我全身的衣服撕碎了……現在怎麼辦呢？叫我如何回到老板娘家裏去呢？他把一切都撕碎了，長袍，短衫，都是全新的，是出了五個盧布買來的……我頭上的包巾也被他扯下了……我的天呀！叫我現在怎麼辦呢？」她忽然用一種

狂亂的憂慮的聲音喊了起來。

風的呼聲一陣一陣加強，寒冷也……我的牙齒又跳舞起來了。她因為冷而瑟瑟着，而且逐漸同我接近，至於從黑暗中，我能夠看見她眼中的光彩了……

『你們難道都是畜生麼，你們別的男子！我把你們一個個踐踏過去，假使你們之中有一個死了，我要在他的醜陋的面上涕唾，一點不與以同情！卑鄙的畜生……你獻媚，你搖尾乞憐像一隻瘋狗，要是有一個獸子讓你一點，這就完了，你立刻把他蹂躪在你的腳下，卑鄙的癩皮狗呀……』

她各式各樣的詛咒着，但在她的詛咒裏沒有力量，我聽不出這裏面有什麼憤惋，對於「癩皮狗」也不見得有恨意。照常，她的演說似的腔調的鎮靜和聲音的憂鬱，與她所說的內容是不相稱的。

然而，這一切對於我的影響，却比我一向所讀過的許多書籍和聽過的許多最雄辯的厭世家的演說更為巨大。這因為，親眼看到一個臨終的人的痛苦，總比一切最精細最

藝術的死的描寫更爲自然，更爲強烈。

我陷在悲慘的心境中了——自然，寒冷的原因比我的鄰人的演說的影響更大。我輕輕地歎着氣，我的牙齒互相碰着。

差不多是同時，我覺到兩隻小手到我的身上來——一隻摸着我的頭，另一隻放在我的臉上，一面發出一句關心的，輕緩的，嫵媚的問話：

『你怎麼了？』

我幾乎要相信這是另一個人在問我，不相信是奈姐。她是剛才宣言過一切男子都是畜生的，而且她是希望一切男子都死亡的。然而她馬上對我說話了，這一次含有一點興奮：

『你怎樣了？你冷麼？你凍僵了麼？你太奇怪了！老是不開口，像一隻貓頭鷹。但是你應該告訴我你早已覺得冷了，說罷……好……你躺在地上……你伸直……我也躺下來……這樣子，現在用你的兩臂抱着我……再緊一點……這樣子，你現在應該熱了……』

「過一會，我們背對背睡好了……我們將就點過一夜……你遭遇了什麼事情呢？因為喝酒，他們把你辭退了？這不要緊。」

她安慰我……她鼓勵我……

我是該被加倍詛咒的！這事情給我一個譏諷！想想看——這時候，我正關心着人類的命運，我夢想着社會組織的改造，政治革命。我讀過各種連著者自己有時也費解的淵博的書籍。我竭力用種種方法，使自己成爲某種偉大的社會活動的一個力量，而且似乎我已經成就了我的工作的一部分了。在這時期，在我個人的活動中，我自以爲已經具有生存的特權，已有於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種力量，而且自以爲完全能夠擔任歷史的事業了。

然而，我如今却取暖於一個出賣肉體的婦人，一個不幸的生物，完全被迫害的，一切被剝奪的，在生活中沒有地位也沒有價值的。並且，在她來救助我之前，我還想不到去救助她，雖然，假使我想到了，也難說真的能夠救助她的。

啊！我希望這一切是在夢中過去，在一個混亂的痛苦夢中。

然而，我不能這樣想，因為，在我身上，冷的雨點密密地打着；我的懷中，緊緊擠着一個女人的溫熱的胸脯，在我的面上，她的溫柔的呼吸吹拂着，雖然有點微微的燒酒氣——但是很令人興奮……風在號叫呻吟，雨打在船上，波浪洶湧，我們兩個緊緊地擁抱着，仍然冷得發抖，這一切全是真實，而且，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做出和這真實同樣痛苦同樣討厭的夢來的。

奈姐繼續說了一些話。她說話的時候，態度是這樣的妖媚，這樣的動人，似乎是女人獨有的腔調。在這些誠實妖媚的言語的感動之下，有一星小小的火焰在我心中慢慢地燃燒起來，而且這火焰將我心中的某些東西熔化了。

於是，從我眼中，淚珠洋溢出來了，這淚珠，洗去了我的心中的憤怒，憂慮，愁苦……這些，在今夜以前，是像泡沫一般地堆積在我的心中的……奈姐使我明白許多道理了……

「喂，我的小心肝，不要儘管歎氣！靠上帝的幫助，你安靜點罷！你鎮定點罷……而且
要永遠……」

她時常吻我……許多許多……數不清了……熱烈地……

這是生活所賜給我的第一次女人的接吻，而且是最甜蜜的。自從這次以後，每次接吻，對於我都是費了絕大的代價，而且是絕對沒有什麼報酬的。

「喂，不要再歎氣了，你真可笑！我明天要給你找一個地位，如果你無法可想。」——
我聽見她在夢中發出來的一陣藝語，輕輕的，迷人的。

我們一直擁抱着睡到天明……

……天明了，我們從船裏出來，一同到城裏去，後來，我們友誼地告別。從此以後，我們
不會再見過，雖然已經半年多了。我會經到每個賭場中去找過這個善良的奈姐霞，我會
經同她過了一個秋夜的。

假使她已經死了——這對於她是好的——祝她在和平中安息！要是她還活着呢

——和平安她的靈魂！曾經墮落這意識，不要在她的靈魂中回憶起來罷……因爲這對於人生，是一種無益的痛苦。

如題下所注，本篇係一八九五年所作，這年高爾基在撒馬拉新聞上連載短篇數篇，總題目曰水彩畫，本篇即其中之一。這時期的高爾基，物質生活固然窮迫，而精神上的煩悶，尤其使他痛苦。他置身於黑暗愚昧的社會，所接觸的人物，都是爲世人所蔑視的困苦顛連的人物。但是他發見，在這種人物中，蘊藏着強烈的生之慾求，以及純真的人情愛。高爾基對於這類人物，懷着無限的同情，而這同情，愈加使他痛苦。他一方面顯示這隱匿在深刻沈痛的貧困下面的人類的光明面，一方面對社會發出反抗之聲。同時又對自己作苛刻的分析，所以異常煩悶。本篇中的奈姐霞是一個都會中的卑微的賣淫婦，但被高爾基寫來，便成爲一個有很高尚的人格的人。

尤其是她對於社會所加的迫害，雖然意識着，卻不作感傷的（*sentimental*）的哀訴。這一點，讀者當加以注意。高爾基的結語說：「她曾經墮落過，這意識，不要在她的靈魂中回憶起來罷——因為這對於人生，是一種無益的痛苦。」確實，被壓迫階級，往往不免有許多「無益的痛苦」，若要作爲一個社會活動的力量，那是應該竭力抑制的。

我的旅伴

耿濟之譯

一

在渥台薩的碼頭那裏我遇見了他。他那短小強幹的身材和東方人模型的臉龐，鑲着美麗的鬚鬚，連着三天引起我的注意。他常在我面前閃來閃去；我常看見他在碼頭邊上好幾點鐘的站立着，把手杖的頭伸入嘴內，兩隻像杏仁般大小的黑眼睛沒精打彩的望着渾濁的水；一天總有十次他跨着那無掛慮人所走的步伐，在我面前經過。他是誰？

：我不由得留心偵察他起來了。他彷彿故意逗我似的，更常在我眼前轉着。他穿着有格淡色的時髦衣裳，戴着黑帽，走起路來懶洋洋的，眼神遲鈍而且煩悶。他一走過來，我遠

這裏就辨出他來了。在這碼頭上，輪船和機車呼呼的嘯着，鐵鍊錚錚的響着，工人大聲的喧鬧，震人腦筋的忙亂狀態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在這種地方出現這種人簡直是無從索解。在這裏大家都煩惱而且累乏，大家都跑着，滿身是塵土，滿頭是汗，喊嚷着，對罵着。在這忙亂的工作裏，這奇怪的人物，卻舉起死愁的臉，來回慢慢的走着，對一切都冷淡，看一切都不相干。

在第四天吃飯時候我又遇見了他，決定無論如何打聽出他是什麼人來。離他不遠地方我坐着吃西瓜和麵包。一邊望他，一邊想怎樣和他和氣氣談一下子。

他靠立在一大堆茶葉包旁邊，毫無目的的向四面看望，手指擊叩着手杖，像吹簫一樣。

我穿着一身苦工的衣裳，背上繫着槓夫用的皮帶，滿身被煤灰所染污，在我要同他穿漂亮衣服的人交談是很難的事。但是使我奇異不止的，我看見他不住的望着我，兩眼裏發着使人難受的，貪饞的，獸性的光芒。我纔決定我的觀察物必定十分飢餓，便迅速向

四圍望了一下，輕聲問他道：『要吃點嗎？』

他抖索了一下，很貪饞的露出兩排堅硬的牙齒，也遲疑着向四圍望了一下。

但是誰也沒有來注意我們。我就遞給他半隻西瓜和一块黑麵包。他抓着這些東西，就隱到貨物堆後面坐着去了。他的頭，戴着頂在後腦的帽兒，露出發黑而流汗的額角，有時還伸出來望一下子。他的臉含着微笑，光采煥發。他一湧朝我閃着眼睛，一邊一刻不停的嚼着食物。我示意讓他等着我，便去買點牛肉，買了來遞給他，自己站在木箱旁邊，叫旁人的眼睛完全看不見那穿漂亮衣服的人。以前他吃的時候，總是貪饞的向四面望着，彷彿怕有人來搶似的；現在他卻安心吃起來了，卻總吃得極快，並且露出那種饞相，叫我看這餓透的人有點心痛，不由得背轉身去了。

『謝謝！多謝！』——他推着我的肩膀，隨後又抓住我的手，握緊着，用力搖起來。

再過五分鐘，他便將他的爲人告訴了我。

他是格魯慈亞人，公爵沙克落·布達再，庫達地方富田主的獨生子，在後高加索鐵

路車站上做辦事員，和一個同學同住著。這同學忽然席捲沙克落公爵一切銀錢珍物跑了，於是公爵就去追他。他偶然打聽出他同學是買票到巴圖姆去的；於是也趕到那裏去。在巴圖姆又知道他同學到渥台薩去了。沙克落公爵便取了萬諾·斯萬尼采的護照，（是理髮匠和他同年，也是同學，可是相貌並不相像）動身到渥台薩來了。他當時向警察廳報告失物情形，警察廳答應替他尋找。他等了兩星期，把身邊帶着的錢全都用完了，現在已有兩晝夜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

我一面聽他這篇擾着罵聲的談話，一面向他打量，不由得相信他的話，可憐起這孩子來。——他纔十九歲，可是瞧那副天真爛漫的神氣，年歲見得還要少些。他時常帶着深惡痛疾的神氣，提起他如何同他的賊同學親密要好，現在偷了他這些東西，要是找不回來，他嚴厲的父親一定要用刀子砍死他。——我心想如不援助這孩子，無情的城市必將他吞滅了。我知道有時一點不值注意的偶然事情足使游民階級憑添人數；現在在沙克落公爵方面顯然很有投入這高貴而不被尊敬的社會裏去的機會。我極想幫助他一下。

我勸沙克落到警察廳長那裏去請發免票，他笑了笑，說不能去。爲什麼呢？原來他住在客棧裏，沒有付錢；客棧主人問他要錢，他打了人家一下；後來他就跑走了，心想現在他既沒給錢，又打了人家，警察方面是決不會因此反向他道聲謝的；並且他還不記得他打了一下，兩下，還是三下四下呢。

情形變得複雜起來。我決定讓我做工，掙下錢來，好打發他到巴圖姆去，但是可嘆連這也不容易快快兒辦到，因爲那餓得半死的沙克落要吃去三個人以上吃的食糧。

那時候因爲「飢民」來得極多，碼頭上短工工價給得極少，八角錢一天的工錢我們兩人要吃去六角。而且在未同公爵相遇以前，我決定到克里米亞去，所以不願意在屋台薩留得太久。我便勸沙克落公爵和我一同步行前去，還提出條件：如果到帝夫里司以前找不到同伴，就親自送他到家，如果找到，兩人就此分別。

公爵看了看自己漂亮的皮鞋，帽子和袴子，又摸了摸衣裳，想了一下，嘆了幾口氣，這纔答應了。於是我同他便從渥台薩到帝夫里司去了。

二

我們到了黑爾遜城的時候，我知道我的旅伴是個童真而且蠻野的小子，知識很不發展，他的時候高興得很，一餓就愁容滿面，確是個心地坦白，頑強有力的動物。

一道上他同我講述高加索的情形，格魯茲亞田主的生活，還有他們玩樂的光景和對農人的關係。他的談話很有趣味，特別的美麗，可是給我對談話的人生出不好的印象。譬如，他曾講過以下的一段故事：

一個有錢的公爵家裏請了許多隣人聚飲；喝了不少的酒，吃了麵餅和香腸等等高加索特有的食品。後來公爵領衆客到馬廐裏去。備好馬；公爵騎了最好的一匹，便趕到田野裏去。那馬性子是激烈的。衆客稱讚馬的姿勢如何好，跑得如何快，公爵就騎上去跑了，忽然一個農人騎着白馬在田野裏馳騁着，趕過了公爵的馬，一邊趕着，一邊還傲然笑着。公爵在衆客面前害臊得面子下不過去了！……便皺緊着眉頭，揮手叫農人過來；等那人一走過來，公爵揮起佩刀來一下子把他的頭砍下來了，又用手鎗朝那馬的耳旁打去，

打死了牠，隨後自己向官廳去自首。後來判決把他流放出去了……

沙克落講給我聽的時候，帶着憐惜公爵的口氣。我給他反復辯說，這事用不着可憐，可是他用教訓的口氣對我說道：「公爵少，農人多。爲一個農人不能定公爵的罪。農人是什麼東西？就是這個！」——沙克落指着一團泥土，——「公爵——那是天上的星！」

我們辯論起來，他生氣極了。他生氣的時候，露着牙齒，像狼一般，臉兒成爲尖銳的了。他對我嚷道：「瑪克西姆，住嘴！你不懂得高加索的生活！」

我的理論敵不過他的直觀力；凡事在我是明顯的，在他覺得可笑。等到我用各種證據證明我眼光的正確，把他駁到頂頭的時候，他它不想一想，還對我說道：「你到高加索住去，你就知道我說的，是實話。既然大家這麼辦，那就是應該這樣的。你一個人說這不對，可是好幾千人說這是對的，叫我怎麼能信你呢？」

那時候我不言語了，因爲明白對這類深信現有的生活十分合法和合理的人，是不能用言語，卻須用事實去駁倒他的。我一不言語，他卻高興起來，吮着嘴唇，又談起充滿着

野蠻的美麗，充滿着火燄和別致的高加索生活來。這些談話使我感着興趣，同時那種殘忍的態度，那種崇拜財富和蠻力的心思，又使我生氣。有一次我問他：『知道不知道基督的教義？』

『自然知道，』——他回答我，還聳了聳肩。

可是以後纔曉得，他所知道的祇是一個基督因為反抗猶太的法律，猶太人便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上帝，所以在十字架上並沒有死，卻升上天去，給了人們新的生活律則……

我問他：『那樣的生活律則呢？』

他帶着訕笑的疑惑態度，看了我一下，問道：『你是基督徒麼？唔！我也是基督徒。世界上人差不多全是基督徒。你問什麼沒有看見，大家都這麼活着麼……這就是基督的律則。』

我興奮起來，把基督的一生講給他聽。他起初很注意的聽着，後來慢慢兒鬆力，終於

打了呵欠纔完。

我看他用心並沒有聽我的話，便重又朝他的智慧方面說去，給他講互助如何有益，知識和有律則如何有益，講的都是如何有益的事……但是我的理論撞在他人生觀的石牆上，不由得碎爲灰塵了。

沙克落公爵懶洋洋的駁我道：「誰有力量，誰自身就是律法！他也不用念書，哪怕是瞎眼，也能找得到道路！」

他有自信極深的本事。這使我起恭敬他的心思；但是他的性子又野蠻，又殘忍，我覺得我有時又生出嫉恨他的念頭來了。不過我終未失去找出我們中間間接觸點的希望，——找出我們兩人能互相說得來並且互相了解的立足點。

我們走過了波萊司考伯地方，快到耶意拉了。我幻想着克里米亞南岸的地方，公爵卻在齒縫裏哼出奇怪的語調，精神不很痛快。我們的錢全已用完，一時又無處去掙錢。我們直奔到費渥道西地方去，因爲那裏正在動工建築輪船碼頭。

公爵對我說，他也要做工，如果掙了錢，可以坐海船到巴爾姆去。在巴爾姆他有不少熟人，可以立刻給我找到掃院人或看門的位置。他拍着我的肩膀，吮着舌頭，帶着照顧人的態度說道：『我要給你好好兒安排一下！噍，噍！你要喝酒，——喝多少都行，吃羊肉，——吃多少都行！娶一個格魯慈亞女人，一個肥胖的格魯慈亞女人。噍，噍……她要給你煮飯，生孩子，好些個孩子，好些個孩子，噍，噍！』

這個『噍，噍，噍！』的聲音起初使我奇怪，後來叫我討厭，最後簡直惹起我狂怒了。在俄國是用這種聲音叫喚豬的，在高加索卻用來表示高興，憐惜，快樂和悲愁的意思。

沙克落已把自己時式的衣服穿得十分破爛，他的皮鞋破了好幾個洞。手杖和帽子已在黑爾遜賣去了。他買了鐵道上職員用的舊制帽，代替自己的帽子。

他初次戴上這舊制帽的時候，——戴得很歪斜，——曾問我道：『我戴着合式不合式？美不美？』

我們已經在克里米亞，已走過新飛洛波里，動身到耶爾泰去。

我一邊走着，一邊在靜默裏賞覽海邊的美景。公爵嘆着氣，在那裏發愁，用悲慘的眼光向四面看望，採些奇怪的野菜充實自己的空腹。他嘗試這類野菜的滋養質時，並不能時常順適的過去，他總帶着惡毒的滑稽態度對我說道：『要是把我的皮反剝過來，叫我怎樣往下走呢？』——『怎麼樣？』

我們簡直沒有法子去賺錢；沒有錢買麵包，祇好以水菓和對於將來的希望果腹罷了。沙克落直在那裏責備我懶惰。他越來越討人厭了。他不斷的對我說自己食量如何浩大。他說他十二點鐘早飯時吃一大塊小羊肉，喝三瓶子酒，兩點鐘中飯時可以毫無勉強的吃三盆子菜，一大碗湯，一鍋子香腸，無其數的甜東西，並且還要喝無其數的酒。他整天給我講自己關於食物的嗜好和知識，一邊講着，一邊吮着嘴，眼睛發光，露出牙齒，互相碰得很響，噁着吐沫，還禁不住從他那愛說話的嘴裏濺出許多的沫絲來。

有一次在耶爾泰附近，我被雇到菓園去收拾已砍下的樹枝，預先支了一天的工錢，

用一半錢買了點麵包和牛肉。等我買好了來的時候，花匠正在叫喚我；我把買的東西交給沙克落，（因為他托辭頭痛不去同我做工，自己就走了。我過了一點鐘回來時候，纔知道沙克落誇他食量好，真是言行相符的：原來我買來的東西他吃得一點也沒有剩。這不是同伴間應有的舉動，可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以後纔知道這一著是錯了。

沙克落看我一句話也不說，便利用起一點來了。從那天起竟發生出十分說不下去的情形。我自己做工，他卻多方藉口，不去做工，竟吃着我的，喝着我的，還要督促着我。我看着這年壯力強的小夥子，不由得又可笑，又可嘆；等我做完工，累得要命，回來的時候，他在陰涼裏等候我，總用眼睛貪饞的釘着我。尤其叫人見着可嘆可氣的：他還與笑喪去做工。他所以笑的緣故，因為他學會了討飯的勾當。起初他行乞的時候，還避着點我，後來等到我們走近韃靼村落的時候，他簡直當我面前預備討飯了。他故意撐着一根棍子，在地上，一屈屈的走着，彷彿腿有病似的，因為韃靼人很吝吝，決不肯給康健人錢。我同他辯論，同他反復說這種舉動是極可恥的……

他簡單的駁我說：『我不會做工呢！』

他討來的錢很少，恰巧我那時候常有病。路程一天天的難走，我同沙克落的關係又一天令人難堪了。他現在簡直要求我贖養他。

『你領我走路麼？』
『領罷！』
『道我能步行走得這麼遠麼？』
『我是不惜的。我也許要走死呢！』
『你是要磨折我，弄死我麼？』
『要是我死了，那怎麼辦呢？』
『母親要哭，父親要哭，朋友們也都要哭！』
『這是要流去多少眼淚呢？』

我聽了這類話，並不去生氣。那時候我心裏發生一種奇怪的思想，這種思想使我忍耐着這一切。有時他在睡覺，我坐在他旁邊，看着他安靜而不動的臉，彷彿有所悟似的，反覆的說着：『我的旅伴……我的旅伴……』

有時候我的意識裏糺糊的發生一個意思，以為沙克落這樣自信而且勇敢的要求我幫助他和照顧他，也不過是享用自己的權利罷了。在這要求裏見得出他的性質和力量。他要奴使我，我卻自己上鉤，要去研究他，觀察他面部的一舉一動，看他在這侵犯別人

的行動裏究竟達到如何程度。他卻精神很好，又唱，又睡覺，還任意的笑我。有時我同他分開兩三天，往兩條路走去；我給他錢和麵包，叫他在某處等我。離別時他總是疑心重重，懷着忿恨的意思，到了重又相遇的時候，便很快樂，喜形於色，老是笑着說道：「我以爲你一人扔開我走了呢！哈哈……」

我當時給他吃東西，敘述所遇的美景，有一次講起巴赫其沙拉地方，偶然提出普希金（註）的生平，並引出他幾首詩來。他一點也沒有感到如何的印象。

「詩這是曲兒，並不是詩！我知道一個人，他會唱曲！這是曲……唱起來——啊，啊，啊……很高聲……很高聲的唱着彷彿他嗓子裏有一把尖刀在裏面轉呢……他殺死了一個酒館掌櫃的，現在發到西伯利亞去了。」

每次重遇後我的身分在他眼睛裏更加顯得低卑了，他也並不會把這眼光隱瞞一下。

註

普希金是俄國著名的詩人，曾被遣戍到克里米亞——譯者

我們的境况大不好。每禮拜我勉強找到一兩個盧布的工作，自然兩個人是不夠吃的。沙克落雖討飯，些東西仍是不經濟。他的肚腹等於一個小坑，什麼葡萄，甜瓜，醃魚，麵包，乾菓，都毫無選擇的裝得下去，而且那小坑彷彿時時擴大範圍，犧牲物越來越要求得多了。

沙克落催促我離開克里米亞，並且很有理性的說現在已經秋天，路程還遼遠得很。我非常同意，況且業已把克里米亞這一部分遊完了。我們就直奔涅道西城去，希望多掙幾個錢，因為我們早已囊空如洗。

我們離開阿魯司泰，走了二十俄里路，便住腳歇宿。我勸服了沙克落打海邊走，這雖是最繞遠的路程，可是我願意多吸些海邊的空氣。我們燒好柴堆，便躺在旁邊。晚景是極美麗的。深綠色的海水擊着我們脚下的岩石；蔚藍的天在上面驕勝的靜默着，四圍樹葉輕聲的微語起來。月亮升上來了。帶樣的楓楊樹葉垂陰在地上。一隻鳥啼得很響。牠那銀器相擊般的鳴聲融化在充滿着波浪和藹的微聲的空氣裏。鳥啼聲一停，隨着送來一陣

昆蟲噪急的噉鳴聲。些堆燒得很旺，火光很像紅黃色鮮花紮成的香豔花把。柴火堆也有影兒，那些影兒高高興興的在我們四周圍跳躍着，彷彿要在月亮懶洋洋的影兒前表示活潑之氣似的。海心廣灘上空無一物，天上又無雲彩，我感着自己處在這地邊上，觀察着廣闊的天空，這真人心魄的謎兒……一種與偉大之氣相接近的恐懼的，情感充滿了我的心靈，使心胆震悸得沉死過去了。

忽然沙克落哈哈大笑起來。

「哈哈，哈哈！……你的傻嘴臉多麼難看呀！簡直是隻羊！哈哈，哈哈！」

我害怕起來，彷彿一聲霹靂雷直向我頭上打過來似的。但是這情形還要壞。這是可笑，卻同時是何等可氣呀！……沙克落笑得流淚哭了；我覺得自己也差不多要為別種原因而哭。我的嗓子裏哽着一塊石頭，我不能說話，祇瞪着兩眼望着他，因此更加使他笑得利害了。他拱着肚腹，在地上滾着；我受着他這樣的恥辱，簡直不能回過氣來……這恥辱叫我受得太重了；有些人我想必能明白這恥辱的意義——因為也許自己會親受過，——

在自己心靈裏量出這恥辱如何難受呢……

『停住！』我狂怒地喊嚷起來。

他害怕起來，抖索了一下，卻總不能抑止自己，笑的狂力還在控制着他；他鼓着兩頰，突出眼睛，重又哈哈大笑起來。那時候我站起來，就離開他走了。我走得很久，毫沒有思想，而且還沒有意識，內心充滿着恥辱的毒藥。我擁抱着自然的全部，默聲裏用全心靈向那自然訴敍愛情，正好比一個中愛的男子，微帶點詩人氣……可是那女子（沙克落做代表）因為我這樣情熱，竟朝我哈哈大笑起來！我一邊走着，一邊正在對自然，沙克落和一切人生秩序編造起訴狀，聽見後面起來匆促的步聲。

『不要生氣，』沙克落輕輕觸我的肩膀，很不安的說着，『你在禱告，我並不知道呢。』他說話時的聲音像頑皮過分的小孩的那樣怯生生的。我雖然還極興奮，總不能不看見他那種可憐的面目和充滿着不安和恐怖的那種可笑神氣。

『我再也不惹你。真的再也不這樣了！』

他堅決的搖着頭。

「我看你靜得很：你一人做工。不叫我做。心想——爲什麼呢？必是很傻——像羊一樣……」

這是他安慰我呢！這是他對我道歉呢！自然，在這樣安慰和道歉以後，我也祇好饒恕他，不但饒恕現在的一切，還饒恕到將來去了。

過了半點鐘他沉沉睡着了。我坐在他旁邊看着他。強有力的人在睡夢裏都成爲軟弱無助的了，——沙克落的樣子十分可憐。寬闊的嘴唇，加着聳起着的眉毛使他的臉成孩子臉一樣，還露着畏葸的驚奇色。他的呼吸平正而安靜，有時還翻身，說夢話，用請求的神氣，很快的說着格魯慈亞話。四圍佈滿着緊湊的靜默；在這靜默裏總要發生些什麼事，如這情景繼續很久，永遠是完全的安謐，四面闐無一聲，連行動的影兒都沒有，那末真能把人弄瘋了。波浪的微語達不到我們耳邊，因爲我們恰巧臥在長滿小樹棵，並且形如僵獸之嘴的土坑裏面。我一面看着沙克落，一面想道：「這是我的旅伴……我能夠在這裏

扔棄他，卻不能離開他，因為他的名字有無其數的……這是我全生的旅伴……他要伴送我直到入墳墓為止……」

費渥道西仍使我們失望。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已有四百多人，同我們一樣來尋工作，卻不能不以做建築工程的旁觀客自慰。工作的人有土耳其人，希臘人，格魯慈亞人，斯莫連省人，波爾塔夫人等等。灰色臉容，垂頭喪氣的「饑民」，加着阿作夫和搭夫里奇各處的游民，在滿城裏（城裏和城外）成羣結隊的游蕩着。

我們動身到開爾奇城去了。

我的旅伴非常守約，再也不惹我了；但是他餓得利害，一看見別人家吃東西，簡直像餓狼似的擊起牙齒來，一邊還描寫他想吃的各種食物，談得津津有味，卻使我聽着害怕。有時他想起女人來。起初偶然說着，唉聲嘆口氣罷了，後來越說越利害，帶着東方人貪饞的微笑，到末後簡直放不過一個女性人物，無論年歲多大，面貌長得怎樣，他總要同我用一種實際哲學的僻話議論那女性身上的任何一部份。他議論女人是很隨便而且內行

的，還帶着一種直接了當的見解，簡直使我聽着要嘔吐……有一次我對他說，女人這東西並沒有一點比他壞的地方。他聽着不但說我見解不對，朝我生氣，還說我侮辱了他，要同我拚命——我祇好聽他去，等到他吃飽後再說。

我們到開爾奇去，爲省減路程起見，不打海邊走，卻在平原裏走，那時我們背囊裏祇剩一塊黑麵餅，有三斤重，是用最後五個戈比的韃靼人買來的。沙克落向各村討飯吃的舉動一點無所成就，各處簡單的回復：『你們人太多了……』這倒是實在的話：這艱難的年頭尋找麵包吃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我的旅伴最愛所謂「饑民」——他討飯的競爭者。我們所走路程雖極艱難，吃得又不好，可是他的生命力儲得十分豐富，所以尙未取得那些「饑民」引爲自傲的面色萎黃，行動可憐的形相。他遠遠地一看見他們，就說道：『又來了！啊喲喲！幹麼來？難道俄國還窄麼？真不明白！俄國人是真傻呀！』

我給他講所以使俄國人到克里米亞來找麵飽吃的原因。他極不信任的搖了搖

頭，說道：「不明白那怎麼行呢！……我們格魯慈亞地方沒有這樣的傻事！」

夜裏我們到了開爾奇地方，不能不在岸旁輪船碼頭橋下住宿。我們所以躲藏的緣故，因為知道在我們到這裏不久時候，會把所有游民驅逐出境，所以很怕也要被拘到警區裏去；並且沙克落用的是別人的護照，或許因此使我們的命運生出嚴重的變化來。

潮水的浪花寬容大量的濺了我們整夜，黎明我們從橋下爬出來，滿身又濕又髒。我們在岸旁走了一天，纔掙得一角錢，是一個神父太太給的，因為我替她從市場背一口袋甜瓜回家去。

我們想渡過海灣到塔孟地方去。但是船戶中誰也不肯雇我們搖槳，無論我們怎麼求他們。大家都反對起游民來，因為在我們未到以前曾幹下了不少英雄的勾當，現在一定也把我們歸入他們一類人裏去了。

晚上我氣極了，把全世界恨得入骨，決定做冒險的行爲；入夜後就去實行。

四

夜裏我同沙克落兩人靜悄悄走到海關的望船那裏去。船旁放着三隻小船，有鍊條繫在釘進岸旁石牆的鐵圈上面。天色黑暗得很，風吹得極烈，小船互相撞着，鐵鍊鏗鏘的響着……在這種情形下把鐵圈搖鬆，從石縫裏拔出來，是再方便沒有的了。

在我們頭頂上，五俄尺高的地方，海關的守衛兵正來回走着，齒縫裏透出呼嘯的聲音。等他站在那裏，離我們極近的時候，我便止住工作；但是這種謹慎未免是多餘的，他決不能想到，底下有人會浸在水裏到頸子那樣深。並且鐵鍊自己不住的響着。沙克落已經伏在小船底裏，輕輕給我說話，浪聲太大，我簡直一點聽不出來。鐵圈已在我手裏了……波浪抓住小船，就扔出岸去。我握住鐵鍊，同小船並排泅着，後來就跳進船去了。我們取下兩根木板，放在船沿上代替櫓槳，就順流而去了……

波浪遊戲着，沙克落坐在船尾，一會兒看不見他，同船尾一塊兒沉下去了，一會兒又高升起來，幾乎要跌落在我身上，還不住的喊嚷着。我勸他不要嚷，別給站崗兵士聽見了。他纔不言語了。在他臉面的部位方面我祇看見一團白的。他一直撐着舵。我們沒有掉換

的工夫，而且還不敢在船上移動位置。我喊着叫他怎樣定船的方向，他立刻就明白所以然，很快的照辦，彷彿生來是老航海家似的。代替櫓的木板沒有多少用處。風吹在船尾那裏。我也不管波濤要漂我們到那裏去，祇竭力叫船頭與海灣成交叉形。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還看得見開爾奇的燈火。波浪從船舷外兀自看望我們，很生氣的噓着，漂離海灣越遠，波浪越來的高了。遠遠地祇聽見蠻野的，威嚴的吼聲……船漂流得越發快了，簡直很難斷定方向。我們一會兒墮落到深坑裏，一會兒又飛到水山上去；夜越來越深黑，烏雲也越降越低了。船尾後的燈光沉入深黑裏去，越發令人覺得可怕了。我們覺得怒潮的範圍是無邊的大。除從黑暗裏飛來的波浪外，簡直毫無所見。波浪把一塊木板從我手裏奪去了，我自己把另一塊板打到船底去，兩手緊緊的抓住船舷。每次船往上聳跳的時候，沙克落總是野聲號叫着。我在這黑暗裏被怒潮所圍，被波浪的喧聲所震，自覺是可憐而無力的人。我心裏一無希望，全身為惡毒的失意所包圍，四面看見的祇是那些波浪帶着四處亂濺的白髮絲，我們頭頂上烏黑的雲也像波浪一樣……我明白的祇是一念：就是

我四周所有的現象可以更加利害些，可怕些，可是還按捺着，不願如此做，這是使我極可恨的事。死本是逃免不了的。但是這無情而普及一切的律法必須有所修飾纔好，——因為牠是太嚴重而且粗暴呀。如果我注定要在火裏燒死，或是在湖海裏淹死，——那末我竭力願意選擇第一個死法——總是比較的好些……

沙克落喊道：『我們裝上帆罷！』

我問：『帆呢？』

『用我的襯衫做……』

『扔過來罷！不要放下舵……』

沙克落一聲不響的在船尾上忙了半天。

『喂，接着……』

他把襯衫扔給我了。我在船底裏爬了幾爬，又抽出一根木板來，穿在襯衣袖裏，放在船的坐板那裏，用兩脚支直着，剛把別一隻袖子拿起來，立刻就發生了出人意料的現象。

：：船速得更加快了，後來又飛往下去，我全身浸在水裏，一手持着襯衣，一手抓住船舷外面伸出的繩子，沙克隨船從我頭上跳過，我嚙了一口鹹苦的水。我滿耳，滿嘴，滿鼻孔都是水。……我緊握着繩子，在水裏升浮着，頭撞在船舷上，後來把襯衣扔在船底下，竭力想跳到岸上去。我經過十幾次的努力，纔騎在船底上，當時就看見沙克落在水裏打筋斗，兩手抓住我剛纔放鬆的那條繩子，那根繩繫在船舷的鐵圈上，正繞着船的全身。

我對他嚷道：『還活着呢！』

他在水上高高的跳了幾下，也撞在船底上了。我一把抓住他，兩人面對面坐着。我坐在船底上，像騎馬似的，腳伸入曳船繩裏，像跨入腳踏似的，——不過這樣並不妥當：任何一個浪很容易把我摔出鞍外去。沙克落兩手抓住我的膝蓋，頭釘入我胸懷裏。他全身抖索不止，我覺得他兩腮擊動得很利害。必定要想什麼法子！船底滑得很，像是抹着油似的。我叫沙克落重新下水去，執着一邊船舷的繩子，我再在另一邊船舷同樣的辦去。他不但

不回答，反用頭撞我的胸脯。波浪蠻橫的從我頭上打過來，我們簡直要支持不住了；我一

雙脚被繩絞得異常疼痛。眼線裏從四面生出高水山。一會兒又驚張的消滅了。

我帶着命令的口氣重又說了一遍。沙克落的頭撞着我胸脯更加利害了。不能再遲延一點了。我摔開他兩手，推他下水去，還竭力叫他的手抓住繩子。於是發生了這一夜裏最使我害怕的一件事。

『你要淹死我麼？』沙克落輕聲說着，望着我的臉。

這實在是可怕得很！所怕的是他的問話，尤其可怕的是那問話的口氣裏帶着畏懼的服從，請求饒恕他，和已喪失避免末路的希望的人的最後嘆息，種種神情。而最可怕的卻是那死白的濕臉上的兩眼……

我對他喊着：『好好兒把住了，』——自己就抓住繩子，下水去了。我的脚觸着什麼東西，在覺得奇痛的當兒起初一點也沒有明白。後來纔明白了。我身裏發出一股子熱氣；我醉了，再也不比現在那樣覺得自己是如何有力的了……

『土地！』我喊嚷起來。

那開闢新地的偉大航海家在看見土地時說這話的感情也許比我大。但是我不信他們能喊嚷得比我更高聲些。沙克落狂吼了一聲，我們兩人都投到水裏去了。兩人立刻又心冷了；水深直到我們胸部方面，還未見到一點關於陸地的確實些的徵象。這裏的波浪稍弱些，已不跳躍了，祇是懶洋洋的滾過來。虧幸我未把小船放手。我同沙克落便各自站在船兩旁，抓住救命的繩子，慢慢兒帶着小船，往前走。

沙克落喃喃說着，還笑起來了。我很煩惱的往四周看望。天還是黑得很。後面和右面浪聲喧鬧些，前面和左面卻輕靜些；我們往左面走去。土地是堅硬的，都是沙子，坑壑極多；有時我們腳達不到水底，便用兩腳和一手泅着，另一手抓住那隻船；有時水不過到膝蓋那裏。在深處沙克落號哭着，我卻害怕得抖索不止。忽然——救星來了！——我們前面看得見火光了……

沙克落拚命的喊嚷着；但是我還記得船是官家的東西，立刻吩咐他記得這一點。他不響了；但過了幾分鐘他忽然嗚咽的哭泣起來。我不能去安慰他，——也無從安慰呢。

水越來越淺……到膝蓋那裏……又到腿肚子那裏……我們還拉着那隻官船；不過到了這裏沒有力量再拉了，祇得扔在那裏。道中橫着一棵烏黑的樹木。我們跳躍過去，兩隻赤腳撞在一種刺人的草上去了。我們覺得很疼，而且在土地方面未免太不盡地主的公濟，但是我們不去注意，直奔向火光處去，那火光離我們有一俄里路遠，正很高興的熾燒着，彷彿笑着迎接我們呢。

五

……三隻大狗從黑暗裏跳出來，奔到我們面前。沙克落兀自抽抽咽咽的哭着，忽然號叫起來，倒在地上了。我用濕襯衫扔到狗身上，還彎下身去，用手去抓石子或木棍。什麼也沒有，祇是草扎刺着手，狗很親善的跳近身來。我用兩指插進嘴內，用力的嘯叫起來。狗跳開了，頓時聽見人奔跑的步聲和語聲了。

過了幾分鐘我們已在四個反穿羊皮的牧羊人一夥兒的火堆旁坐着了。

兩人坐在地上抽烟，還有一人身材很高，黑鬚極濃，穿着哥薩克的衣裳，站在我們後

面，支着一根手杖，杖頭上有一個大根痘痕；還有一個棕色頭髮的青年在那裏給兀自哭泣不完的沙克落脫衣。雖這裏五俄丈遠一大片土地上看得見一團濃厚，灰色和浪形的東西，極像春天剛要融化的雪。用力看了許久，纔能分別出互相緊挨在一起的羊的面目來。羊共有幾千頭，被睡夢和深夜壓成一塊覆蓋着野地的濃密，溫和並且巨厚的東西了。有時候那些羊還發出可憐和畏懼的鳴聲……

我一邊在火上烘乾襯衣，一邊同牧羊人從實的講述一切，連如何取得小船的方法都說出來了。

『那隻船在那兒？』一個態度嚴厲的斑髮老人問我，還不住釘望着我。
我說了在那兒。

『米哈爾去看一看……』

米哈爾（就是那長黑鬚的）把手杖背在肩上，走到岸那裏去了。沙克落冷得打戰，求我把烘得很暖却還潮溼的襯衣給他，老人卻說道：『等着！先跑一跑，活活血。繞着火堆跑』

一跑，聽見沒有！

沙克落起初不大明白，後來忽然跳起身來，赤着身子，跳起野舞來，像皮球似的在火堆周圍跑着，又在一處盤旋着，腳蹬着地，拚命的喊嚷，揮着兩手。這是一幅笑斷人肚腸的圖畫。兩個牧羊人在地上轉側着，大聲笑起來，老人卻帶着嚴正不可侵犯的臉色，拍着手掌去合跳舞的節奏，卻總捉不住節奏所在，祇得注視着沙克落的跳舞，搖着腦袋，鬍子不住的動起來，洪聲喊嚷着：

「唉，唉！對呀！對呀！唉，唉！布刺，布刺……」

火光照耀在沙克落臉上。他像蛇似的彎着身子，一會兒用一隻腳跳，一會兒用兩腳跟着碎步，他那在火光裏閃耀的身子已蒙上粗大的汗珠，紅得和血一般。

現在三個牧羊人部拍起手掌來了，我卻冷得發戰坐在那裏烘火，心想這次遭受的冒險行爲在崇拜庫貝爾和儒爾凡龍（註）必引爲奇幸：又是沉船，又是好客的土人，又是

（註）這兩人都是有名的冒險小說的作家

火堆旁野人的跳舞……

沙克已披上襯衣，坐在地上，在那裏吃東西，一雙眼兀自望我，眼睛裏露着引起我不快之感的一點神情。他的衣裳掛在插進火旁土裏的木棍上烘着，已經乾了。人家也給我點麵包和鹹豬油吃。

米哈爾來了，坐在老人旁邊，一聲也不言語。

『怎麼樣？』老人問。

『船有的！』米哈爾簡單的回答。

『水衝不掉麼？』

『不會的！』

他們大家都望着我，不說話了。

『怎麼辦呢？』米哈爾問着，卻並沒專門對着誰說話，『送他們到村裏地保那裏？——或是——一直送到海關上去呢？』

誰也沒有回答他。沙克落安詳的吃着東西。

『可以送到地保那裏……也可以送到海關去……這也行，那也行。』老人停了一會，纔說着。

『老丈，你聽……』我開頭說。

但是他並沒有注意我。

『是啦！米哈爾船在那裏麼？』

『不錯，在那裏……』

『怎麼……水不會衝走麼？』

『不……不會衝走的。』

『那就放在那裏罷。明天船戶有到開爾奇去的，讓他們帶走。那空船他們還不能帶走麼？』
『啊是啦……現在你們……破爛的窮玩意兒……怎麼……怎麼說……你們兩人』
『不害怕麼？不麼？嚇！……再有半俄里，你們就到海裏去了。要是把你們衝到海裏，你們怎』

麼辦呢？啊？要淹死，兩人都像斧子似的……淹死了——也就完了。」

老人不說話了，鬍子裏帶着微淡的訕笑，望着我。

「小夥子，你爲什麼不說話？」

他這種理論我起初不明白，認爲對我們取笑，所以覺得討厭。

「我不在這裏聽見了麼！」我很生氣的說着。

「怎麼樣呢？」老人很有興趣的問着。

「不怎麼樣呀。」

「你生氣做什麼？我年紀比你大一把，可以給我氣受麼？」

我不說話了。

「你還不想吃點什麼？」

「不想吃。」

「好子，不吃罷。不想吃——就別吃。也許想拿點麵包在路上吃麼？」

我喜歡得抖索起來，却不露出一點形跡。

「路上吃倒好多些……」我安然說。

「好了……給他們點麵包和豬油到路上吃，在那裏……也許還有點什麼？連那個也給他們罷。」

「他們還得走路麼？」米哈爾問。

別的兩個人也舉眼望着老人。

「我們做什麼要他們？」

「我們不是要送他們到地保那裏去……或是送海關呢……」米哈爾非常失望的問着，

靜。
沙克落在火堆附近忙亂了一陣子，很經心的從襯衣裏伸出頭來。他的態度十分安

「他們到地保那裏去幹什麼？他們到那裏沒有什麼可幹的。他們以後可以去……」

要是願意的話。」

「船怎麼辦呢？」米哈爾不肯放鬆下去。

「船麼？」老人轉問一下，「船怎麼辦呢？在那裏放着麼？」

「放着呢……」米哈爾說。

「讓牠放着罷。早晨伊瓦司卡把牠帶到碼頭那裏……有人帶牠到開爾奇去。船再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我十分注意的望着那老牧羊人。火堆的影兒跳躍在他爲風雨所蝕，爲太陽所燒炙的皺皮的臉上，始終瞧不見他臉上有一點兒神色。

「不會鬧出什麼錯兒來，也許……」米哈爾帶着退步的意思說着。

「祇要你不多嘴，決不會出什麼錯兒的……要是送他們到地保那裏去，我想，他們不安，我們也不會安靜。讓我們辦我們的事，他們走他們的路。喂！你們還走得遠不遠？」老人重又問着，雖然我業已告訴他走多少遠。

「到帝夫司里去……。」

「你看，路還很遠呢！地保一定要扣住他們；他們一被扣住，叫他們怎麼往下走呢？他們要往那裏去，也就讓他們走去罷。好不好？」

「沒有什麼，讓他們走罷！」老人的同伴們都答應了。老人慢慢兒說完話後，把嘴唇緊咬了一下，手指撚着鬚鬚，帶着疑問的神氣向同伴們望着。

「孩子們，走你們到上帝去的路罷！」老人擺了擺手，「小船我自己會送去。好不好？」

「老丈，謝謝你！」我把帽子戴上了。

「做什麼謝？」

「謝謝你，謝謝你！」我惶急地反覆說着。

「謝什麼——這真是奇怪！我說——走你們到上帝去的路罷！你可對我說——謝謝你！難道我怕我送你到魔鬼那裏去麼？」

「做了錯事所以很害怕呢……。」我說。

「噢……」老人抬着眉毛，「我幹麼送人到壞路上走？我不如送人到我自已走的路上去。也許我們後會有期，對不對，我們就可以相識了。也許互相還要幫助呢……再見罷……」

他脫下羊皮帽子，對我們鞠一躬去。他的同伴們也鞠了一躬。我們問好到阿那迫地方去的路徑，就動身走了。沙克落在那裏笑將起來……

六

『你笑什麼？——我問他。』

我對於這老牧羊人和他人生的道德異常的欣賞。黎明的微風直吹在我胸懷上面，黑雲一散，太陽將在晴明的天上升出，必有一美麗的白日降臨，我心懷裏尤爲高興……沙克落狡猾的把眼睛眯了一下，更加笑得利害了。我聽着快樂和健全的笑聲，也微笑起來。牧羊人火堆前所消磨的兩三個點鐘和美味的麵包和豬油，使累人的旅行裏僅祇遺留下骨節裏一點兒微酸痛罷了；但是這樣的感觸不能阻止我們的快樂。

「你笑什麼？還活着，所以喜歡，是不是？又活着，又吃飽了，是不是？」

沙克落搖頭否認，用肘子向我腰部推了一下，扮了個鬼臉，重又哈哈大笑起來，後來纔說道：「不明白，爲什麼可笑？不明白麼？現在就告訴你。要是他們把我們帶到地保那裏去，你說我要怎麼辦？你不知道麼？我一定要告你，說你要淹死我！還要哭起來。那時候他們必定可憐我，也許不把我下獄！你明白麼？」

起初我以爲是說笑話，但是他一直給我說這個意思是十分正經的。他說得十分明瞭，而且大有根據，竟叫我對他這種童真的可惡思想無從生氣，卻祇充滿着深憐惜他的情感。這類人用高興的微笑和極誠懇的語氣，告訴你說他有如何殺死你的意思——對這類人還能有別樣的感觸麼？他看這類的舉動如同極有趣，極聰明的玩笑，叫你對他怎樣處置呢？

我竭力對沙克落證說他這種思想未免太不道德。他隨隨便便的駁我，說我不明白。這於他很有利益，而且他用的是別人的護照，這一點也待顧忌一下……等等語。

我忽然發生一個殘酷的思想……

『你聽着，』我說，『你信不信我實在要淹死你呢？』

『不信！……你瞧我下水的時候我很信，等到你自己下水，——我不信了！』

『這真是謝天謝地！』我喊起來，『就這一點，也該謝謝你！』

『了，不要說謝的話！我要謝謝你呢！在火堆那裏，你身上冷，我也冷……襖衣是你的，你自己不穿。你烘乾了給我。自己並沒有穿。這真是要謝謝你！你是好人，我明白。到了帝夫里司，——會得給你錢。我領你到父親那裏去。對父親說——這纔是好人呢！你給他吃，給他喝，把我送到驢廄裏去罷。一定要這麼說！你可以在我家裏住，當花兒匠，喝酒，隨便吃什麼東西都行……哈哈……你！你一定可以過好日子！這是很容易的……可以同我用一隻碗吃喝……』

他把想替我在帝夫里司安排好如何安適的生活詳細的講了半天。我一面聽他的談話，一面心想那些具有新道德新願望的人孤寂的往前走，在道中遇着的儘是些與

自己相異，不會了解自己的旅伴，那是如何的大不幸呢……這類孤獨人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他們是超於地上，在空中的……但是他們在空中飛散着，像善良的穀物種子一樣，而且在豐肥的田地裏是很少會腐爛的……

天發亮了。海的遠處照耀出玫瑰紅的金色來。

沙克落說：『我想睡覺呢。』

我們止着步。他睡在離岸不遠，乾沙土爲風所蝕的小坑裏面。頭裹着襯衣，立刻就睡熟了。我坐在他旁邊，望着海景。

海的生命是寬闊而充滿強有力的行動的。一大堆波浪喧聲的滾到岸上來，擊打在沙上；沙子吸着水，微聲發起嘆息。前排的浪兒噴着白色的鬚絲當胸擊打在岸上，被岸一推，立刻就退走了，跟着就迎來別的浪兒維持着前頭的浪。這些浪兒互相緊擁着，噴着水沫，重又滾到岸上，竭力的攻擊，希望擴張自己生命的範圍。從天際到岸邊，在整個海的區域裏，不住的產生着彎曲而有力的浪兒，老是成羣結隊的走來，爲同一的目的互相維繫

着……太陽在浪的背脊上越發照耀得鮮明，在天際遠浪那邊顯得是血紅色的。在這洋洋大觀的行動裏沒有一滴水無影無蹤的消滅；那成羣的波浪彷彿被一種有意識的目的所衝動，作出牠們寬闊而有節奏的打擊達到目的不去。那前排的浪，帶着挑戰的態度跳到靜臥的岸上，牠那美麗的勇氣令人神往，同時那整個的海，強有力的海，被太陽染成紅彩，並且充滿着美麗和強力的自信力的海，隨着又安靜，又親密的往前擁走起來……

一隻巨輪從海角那裏破浪洩來，在驚擾不安的海面上尊嚴的搖着身子，在波浪的背脊上行走，那波浪却發瘋似的奔到船舷上去。這船美麗而且有力，鐵實的全身在陽光裏閃耀，在別的時候或許能使人想到那征服自然的人類所有的創造如何的足以驕傲……

……但是在我身旁還躺着一個人，他本身就是「自然」呢。

七

我們在鐵爾斯卡區行走着。沙克落頭髮散亂，衣服破爛得可憐；雖然所得工錢十分充足，不再挨餓，但是他的脾氣仍舊壞得很。他什麼工也不會做。有一天他站在打麥機那

裏撮麥桿，過了半天下來，被犁耙磨得手掌上生出帶血雞眼。第二次他拔樹根，被長斧削下頸子上一塊皮來。

我們走得很慢——做兩天工，走一天。沙克落吃東西仍舊無節制，就因為他貪吃，我怎麼也積不下幾個錢去給他購買一兩件衣裳。他的衣裳簡直就是各種窟窿集合成的，不過用各色各樣的補釘勉強縫湊着罷了。

有一天在某村裏他從我的麻袋裏把我好容易背着他積下的五個盧布偷走了，晚上纔回到我在菜園做工的那家去，喝得很醉，還帶着一個肥胖的哥薩克女人。她同我見面時，開頭就說：『可惡的背教的人，你好！』

沙克落站在她身旁，點頭表示贊成的意思。他爛醉如泥，走一步路，身子就搖蕩起來。他的下嘴唇搭在下面，暗淡無神的眼光無意思的釘在我身上。

『你還瞪着眼睛看我們做什麼？把他的錢拿來！』勇敢的女人喊嚷起來。

『什麼錢？我奇怪起來。』

「拿來，拿來！要不然我帶你到兵房去。你在滬台薩取他的一百五十塊錢，快拿來！」

我有什麼辦法呢？這醉鬼女人做得到要到兵房去；村長對待一切游民素來十分嚴厲，必將我們逮捕起來。誰知道，這一逮捕對於我和沙克落要出什麼事呢？我不得不用外交手段騙那女人，自然這是很費力的。借了三瓶酒的力量我纔算把她鎮服住。她倒在西瓜地裏熟睡了。接着我又把沙克落弄睡，第二天清早就同他走出村去，把那女人交給西瓜去了。

沙克落中了酒毒還是病洋洋的，臉兒又腫又腫，不住的唾吐沫，深深的嘆着氣。我試着同他說話，他不回答我，惟有搖着頭像羊一般。

我們走的是狹窄的小路，小紅蛇來回的爬着，常被我們的腳所踐踏。四周圍完全靜默，一切都沉入幻想和朦朧的境界去了。一層黑雲慢慢兒在天上隨在我們後面走着，漸漸併合在一起，把我們身後的天全都掩蓋住了，但是前面還是十分明朗，不過有一兩塊雲彩往前奔跑，趕過了我們。遠處已聽見雷響，牠那暴怒的聲音越發的臨近了。兩點零落

的下來，草響得像金屬物的聲音。

我們沒有躲藏的所在。天漸漸的黑了，草的響聲也越發洪大而且帶着害怕的神氣。霹靂一響——黑雲被藍火所襲擊，不由得震動起來。傾盆大雨像一道小河流似的倒將下來，雷聲接續不已的在空曠的田野裏發起威令。草受風雨的打擊，全都彎倒地下了。一切都抖索，都震動。電在那裏撕裂黑雲，撩着人的眼睛……在電光閃耀裏挺出一座黑山，帶着銀灰色，冷氣森然，電一滅，那黑山跟着消隱了，彷彿墜入深黑的淵谷裏似的。一切都響了，抖索了，生出巨大的聲響來。怒氣勃勃的天彷彿在那裏用火力掃除地上升起來的一切灰塵和骯髒事；大地眼看天的怒氣，彷彿害怕得抖索起來了。

沙克落喃喃聲在那裏說話，像受驚的狗一般。我卻十分高興，觀察着野地裏雷雨時莊嚴悲慘的圖畫，彷彿自身已超越在尋常的一切之上。那奇妙的狂亂狀態吸引着人，叫人感出英雄的氣概，使全個心靈充滿着威嚴的與宇宙和諧之氣……

我也想要參加進這和諧的局面裏去，表示出充滿在我全身裏的，讚賞這偉大力量

的情感來。滿天裏發出的藍火光彷彿也在我胸懷內熾燒着，但是用什麼來現出我偉大的騷擾心和我的喜悅呢？我用全力高唱起來。雷響着，電閃着，草兒微動着，我卻高歌起來，感着自己同一切的聲音是完全合諧的……我簡直瘋狂起來；但這並不要緊，因為除我以外，並不妨害別人。海裏的風浪和田野裏的雷雨——我再也不知道自然界裏比這還偉大的現象了。

我一邊喊嚷着，一邊深信這種行爲不會使人不安，而且不會使人嚴正的批評我這種行爲。但是忽然有人絆我的腿，我不由自主的倒在水塘裏了……。

沙克落張大着嚴正和生氣的眼睛，直向我臉上看。

『你瘋了麼？不是瘋了？沒有別說話了！不許喊！我把嗓子給你撕掉了！聽見了沒有？』

我驚訝起來，先問他有什麼妨礙他的地方……。

『你嚇人！明白了麼？雷響着——那是上帝說話，你竟叫喊起來……你想做什麼？』

我對他說，我有隨我意歌唱的權利，正和他一樣。

『我不願意！』他堅決的說。

『那你就別唱好了！』我答應他。

『你也不許唱！』沙克落厲聲說。

『不，我自己不如……』

『你聽——你想做什麼？』沙克落怒聲說着，『你是什麼人？你有家麼？你有母親麼？』

父親麼？有親戚麼？有土地麼？你在地上是什麼人？你是什麼人？——那是我！我什麼都有！

……他擊着自己的胸脯，『我是公爵……你……你是什麼也不值！你什麼也沒有！庫達

司人，帝夫里司人，全都知道我……你明白麼？你不要反對我！你不侍候我麼？——必定叫

你滿意！我給你十倍錢！你能這麼辦麼？你不能不這麼辦！你自己說過，上帝叫大家侍候人，

不求獎賞……我一定賞你！你爲什麼老磨折我？爲什麼教訓我，又嚇我？你願意我也像你

這樣麼？這是不行的！咳，咳……真是，真是……』

他說話的時候，吮着嘴唇，打着響鼻，並且連聲的嘆氣……我向着他的臉，驚訝得張

着嘴合不攏來。顯然他在我面前把旅行來積蓄下一切對我生氣和不滿意的意思全都倒出來了。爲得着確信力起見，他用手指推我的胸，搖我的肩膀，在說得最有力的地方簡直全個身體壓到我身上來。兩傾倒在我們身上，霹靂在我們頭上不斷的響着，沙克落拉着嗓子喊着，要叫我聽出他的話來。

我顯然覺得我所處的地位又可氣，又可笑，不由得叫我使勁兒哈哈大笑起來。

沙克落睡了一下，背過身去了。

八

……我們越走近帝夫里司，沙克落的態度越發嚴重，而且終日若有所思。在他瘦小，不好動的臉上現出一種新的神氣。離佛拉地高加索不遠地方，我們走到柴爾開司人種所住的村落裏去，被雇去收取玉蜀黍。

我們在柴爾開司人那邊做了兩天工。他們簡直不會說俄國話，不住的笑我們，還用自己的話語罵我們。村人對我們的仇感不住的增長，使我們十分害怕，便決定離開他去。

走了離村十俄里的地方，沙克落忽然從懷裏抽出一捲萊慈金人織的紗布來，極其得意的給我看，還喊道：『再也不必做活了！把牠賣了，——再買吃的！——到帝夫里司夠用了！好不好？』

我氣急了，把紗布搶來，扔在一旁，還向後面看望了一下。柴爾開司人是不愛鬧着玩的。不久時候我們曾聽見哥薩克人講過一段歷史：一個游民在柴爾開司人村做工，臨走的時候，偷了一隻鐵匙去。柴爾開司人追上他去，搜檢他的身體，找到了匙子，用刀子破開他的肚腹，把匙子深插入傷處，就扔在田野裏，安然走了。等到哥薩克人遇見他時業已半死的人了。他把這事講給哥薩克人聽，竟死在到別村去的路上。哥薩克人講着這類可資教訓的歷史，屢次告誡我們，要留神柴爾開司人，——我沒有根據不信他們的話。

我對沙克落提起這件事情。他站在我前面聽着，忽然不發一言，露着牙齒，瞪着眼睛，像貓似的撲到我身上來。我們互相撲打有五分鐘的時候，沙克落纔怒喊道：『得了……算了……！』

我們兩人都累了，面對面坐着，不說話了半天……沙克落很可憐的往我扔紅紗布的那地方望着，說道：『幹什麼打架？唉，唉……真是傻。難道我偷了你的麼？你可憐做什麼？我可憐你，所以偷了一下……你做活，我不會做……叫我怎麼辦呢？也想幫幫你的忙……』

我竭力給他講偷竊是怎麼樣的行爲……

『請你，別說話了！你的腦袋像木頭一樣……』他很輕蔑的對我說：『你要死了，——你也偷不偷？唔！這樣活着幹什麼別說話了！』

我怕重又惹氣他，祇好不說話了。這已是第二次的行竊。以前在黑海地方的時候，他曾偷去希臘漁戶一座石秤。那時我們也差不多要打起來。

兩人稍爲安靜一下，講好和，休息了一會。他說道：『怎麼樣，——往下走罷？』

我們往下走路。他的神色一天天憂愁起來，時常很奇怪的望着我。我們已走過達里亞山峽，從古達烏爾山下下降。有一次他說道：『再過一兩天我們就到帝夫里司了。噢，噢！』

他吮着嘴唇，滿臉的笑容，「走回家去——你到那裏去了？旅行去了！一定先到浴室去洗個澡……嚇！多多的吃一下子！對母親說——很想吃東西！對父親說——你恕了我一遭罷！我遇見了許多憂愁，大開世面——各種的世面！游民是很好的人！以後要是遇見游民，必給一盧布，還領到酒店去，說——你喝酒，我也曾做過游民呢！要對父親說你的好話……說這纔是一個人呢——簡直是我的老大哥……教我好，還打我，這東西……還養我。我對他說現在你也養他罷。養他一年！養一年——這多長遠啊！馬克西姆，你聽見麼？」

我極愛聽他這樣說話；在這種時候他的性子彷彿成爲普通而且童真的了。並且我在帝夫里司沒有一個熟人，但是冬天已近，——在古達烏照山上已降過一陣雪，——所以他這類話自然是很入我耳的，我對於沙克落總是多少有點希冀。

我們走得很快。已走到伊白里亞的古都木慈赫特了。明天就可到帝夫里司。

遠遠裏離五俄里遠的時候，已能看見偏促在兩山間的高加索京城。旅行的終點！我覺得很快樂，沙克落却冷淡得很。他用模糊的眼睛向前望着，直睡着餓饞的吐沫，時常帶

着病痛的神勢，捧住肚子，這定他不謹慎吃了道間採的生胡蘿蔔了。

『我是格魯慈亞的貴族。我衣服這樣破，身上這樣髒，你以為我能白天進自己的城裏去麼？不……我們等到晚上再進城。等一等罷！』

我們坐在一座空樓的牆旁，掏出最後的兩根香烟，各自抽起烟來。冷得不由得抖索。寒冽的風從格魯慈亞軍道上吹過來。沙克落坐在那裏，低聲哼着悲慘的山歌……我卻想着暖屋子，和居家生活比游蕩生活的各種優點。

『走罷！』沙克落帶着堅決的臉色站起身來。

天黑了。城裏滿是燈火。看那小火光在包圍着城的黑暗裏漸漸兒一一跳躍起來，確是極美麗的景致。

『你把絨帽子給我，讓我蓋着臉。……要不然熟人認識我也許……』

我把絨帽子給他了。我們在渥里金街走着。沙克落吹嘯出一點堅決的調兒。

『瑪克西姆！你看見那停馬路站，——伏黎橋麼？你在那裏坐着等一會兒。請你等一

會兒！我走一家去，朋友家去，問問自己母親父親的情形……」

『你長不長遠麼？』

『立刻就來！一會就來！』

他很快的躡進一條黑暗的胡同裏去，就此永遠消滅無蹤了。

我再也沒有遇見這個人，他和我差不多做了四月之久的旅伴，可是我還時常帶着善感和喜笑憶起他來。

他教會我許多為聖人所著的巨冊中尋覓不到的東西，——因為人生的智慧總是比人們的智慧深厚而且闊大呢。

還自東方雜誌

本篇是高爾基一八九六年的作品。

沈端先先生做的高爾基年譜中對於本篇有這樣的話：『旅伴是一個和作者曾經共過旅途之困苦的格魯茲亞人的素描，雖則這單是一個插話一般的作品，可是作者從這兒發見了人生的必要的一切，他描寫了這個旅伴的性格，很真實地表示了使這種性格成長的條件。對於這個插話的結論，是研究高爾基的作品的最有興味的材料。他說：「我常常以善良的感情與愉快的微笑，去回想這位旅伴。他所教我的，一切有許多是聖賢人所寫的書裏也找不到的事情。因為實生活的獻智，常常是比人類的獻智還要深刻，還要廣汎。」這幾句話，很明白地決定了高爾基的藝術的風格。』

高爾基的藝術，有一大特色，便是他的藝術活動，即是他的豐富的生活經驗之自然的繼續。他在青年時代曾經和所謂「會爲人的動物」一同生活過來，所以他能研究這班人物。所謂「會爲人的動物」者，乃是指這樣的一班人而言，他們都是有相

當的教養的人，在過去各有一定的職業，過着豪華的生活，但一朝遭受運命的激變，便陷於坎坷不遇，次第沉落於下層社會。他的作品，中寫這種人物的，除本篇外，更有曾爲人的動物、阿諾華諾天等，這些都是作者個人經驗的實錄，一面且有自敘傳的價值。由這類作品，不但可以理解高爾基的外面生活，且可理解他的內部生活。

筏上

徐霞村譯

—
黑色的雲彩愈低愈厚了，緩緩地騰過這沈靜的河流。在遠處牠們的邊緣似乎接觸了那急流的，多泥的，滿溢春水的河面。在牠們接觸的地方，好像有一塚牆高聳天空，攔住了河路。

水流嗚咽地向那塚牆衝過去，似乎又被衝回來，向那瀰漫着春夜的濃霧的兩岸流去。

筏子向前浮動着，前面展着佈滿了黑雲的天空。兩岸被黑暗籠罩着不能看見，好像

已被春水的波濤冲入了天空了。

下面的河流向大海流去；上面的天空充滿了澀重而潮濕的密雲。

在這幅滿佈灰色的畫裏，沒有新氣，沒有顏色。

當筏子迅速無聲地冲下時，由黑暗中忽然駛出一隻汽船，煙突裏冒着火星，推進機撥得水花四濺。

汽船愈近，那上面兩個探路燈也愈大愈亮了，桅燈慢慢地搖來搖去，好像正在怒視着黑夜。這時空氣中充滿了激水聲和機器聲。

「抬頭！」一個聲音從筏子上發出來。發聲的是一個胸部寬厚的人。

在筏尾上立着兩個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根長槽，管着筏子的進行。米夏是船主的兒子，有二十二歲，一個漂亮，柔弱，面帶愁容的少年。謝該是一個鹵莽有力，被雇在船上做工的紅髮的農人，他帶着嘲弄的冷笑，露着大的牙齒。

「右靠！」又有一個喊聲從筏前的黑暗中傳出。

「噢什麼！我們用不着你告訴。」謝該吼道；用他那寬大的胸部推着櫓。「啊！使點勁吧，米夏！」米夏用腳踏住木板，用他那瘦小的手掌把櫓柄拉了一下。接着劇烈地咳嗽了一陣。

「使點勁，右靠！你們這倆可詛咒的飯桶。」主人又喊了，他的聲音裏含着憤怒和焦急。

「得啦！謝該喃喃道：『看看你這好兒子吧。連一根草都折不斷，你還叫他掌舵！』這麼喊是要叫全河都聽見嗎？連一個掌舵的都捨不得雇。喊破你的喉嚨才好呢！」

末幾個字他說得聲音很大，好像故意要使別人聽見。

汽船很快地駛過筏子，使牠在泡沫很多的水上搖蕩起來，筏上的木板忽上忽下，木板的柳枝發出淒涼的潮濕的響聲。

汽船上有燈火的窗孔在駛過時映在激動的水上，有如萬點閃閃的金星。但不久就消滅了。

汽船激得水波在筏底動蕩起來，因此木板也都跳舞起來。米夏被這種動蕩所搖，拼命地抓住了櫓柄，使自己不致跌倒。

「好好，」謝該笑着說，「你還要跳舞呢！你父親又要罵你了，也許還要打你兩下。那時你便要換一個樣子跳舞了！左靠呀啊！」

謝該用他那鋼鑽似的胳膊重重地把櫓柄搖了一下，使牠深深地伸進水去。他是一個高大有力，愛嘲弄人，滿懷惡意的人。他赤着腳牢牢地站在那裏，有如鑲在板子上一樣的。兩眼直釘在前面，時時預備掉轉船方向。

「你看，你父親在親瑪迦的嘴哩！他們倆真是一對魔鬼。沒羞的，沒良心的！你爲什麼不離開他們呢？」米夏——離開這兩個叛道豬爲什麼？你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米夏用一種窒塞的嗓子說，並不去看那謝該在暗中指給他的地方——在那邊可以看出米夏的父親的外形。

「我聽見了，」謝該故意地學他道，冷諷地笑着。「你這可憐的弱鬼！你們這種情形

真不錯！他接着說，見米夏毫不動心，他的膽子更壯了。『那老頭子是什麼東西？他給兒子找了一個女人，又把她從他手裏奪去，至終連一點事都沒有！老禽獸！』

米夏沈默不語，祇向上游望着出神——上游也有一堵霧牆豎起，這時四方的雲彩都集到中央了，筏子好像正在絲毫不動地停在水中。灰黑色的密雲重重壓在水上，似乎要攔住牠的去路。

全河像一個無底的漩渦，四面圍着參天的高山，山頂又罩着迷霧。

這時的寂靜使人覺得非常氣悶，微波輕輕地打着筏底，好像正在焦急似的。河水發出如泣如訴的聲音——黑暗中唯一的聲音——愈發顯得寂靜可怕了。『我們要一點風才好，』謝該說。『不，我們不光要風，——要有雨的風才好。』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裝上他的烟袋。一根火柴劃着了。接着是點烟袋的聲音。這時有一點紅光發出來，照謝該的肥大的臉。等火光消滅了的時候，他也隨着隱入黑暗。

『米夏！』他喊。他的聲音雖不如以前那麼粗野，却更帶嘲笑的意味。

「什麼事？」米夏回答。他仍舊目不轉睛地遙望着遠處，好像正在找尋什麼。

「怎樣會弄到這步田地呢，伙計？怎麼會弄到這步田地？」

「什麼？」米夏不高興地說。

「你怎麼會結了婚呢？這是多麼奇怪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把你的妻子娶過來——以後呢？哈哈！」

「你們咯咯什麼？喂！」這個是由河前發出來的吆喝。

「罪惡的禽獸！」謝該嘻嘻地喊道；於是又回到剛才的題目：「喂，米夏，告訴我吧；立刻告訴我——爲什麼不告訴我？」

「不要麻煩我吧，謝該。」米夏懇求地小聲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一次了。」

但是他由長久的經驗，知道謝該一定不能饒他過去，於是他便連忙說：「唔，我把她娶到家裏——我向她說：『我不能做你的丈夫，瑪迦，你是個健壯的姑娘，我却是個多病的人。我實在無意娶你，但我的父親却強迫我同你成婚。』他整天對我說：『結婚吧！結婚吧！』」

吧！」我不喜歡女人，我說尤其不喜歡你，你太粗野了。是的——我不願意同你有夫婦的行動。這種是非常討厭的，是一件罪惡。至於兒女——兒女正是上帝給人的懲罰。」

「討厭的，」謝該一面笑一面喊道，「好瑪迦回答什麼呢？什麼？」

「她說，」我應當怎樣辦呢？」接着她便哭起來了。「你同我爲難有什麼好處呢？我便這麼醜嗎？」她是沒羞的，沒道德的，謝該！「有這樣的身體和氣力，我還得找公子去嗎？」我回答說：「祇要你願意，你愛到什麼地方便到什麼地方。總之我不能違我的良心做事。如果我愛你，那就好辦了；但是像這種樣子，那怎麼辦呢？伊凡老爹說，這種事是一項不可赦的罪。我們不是禽獸，是不是？」她仍舊哭着說，「你把我平生的唯一的機會耽誤了！」我很憐憫她。「不要緊，慢慢地就好了。再不然你也可以進尼庵去。」說到這裏，她便罵起我來了，「你是個混蛋米夏，——一個小胆鬼。」

「叫我真高興！」謝該嘻嘻地小聲說，「那麼你會叫她入尼庵嗎？」

「是的，我叫她到尼庵去，」米夏簡單地回答。

「她罵你是混蛋嗎？」謝該提起喉嚨問。

「是的，她這樣罵我。」

「罵得對，我的朋友，是的，罵得對！你真該打。」接着，他忽然換個腔調，帶一種嚴厲的神氣說，「你有什麼權利違犯法律？可是你竟違犯了！凡事都是有定例，違犯是無用的。連討論都沒有餘地。但是你做的是什麼事呢？你腦袋裏有了邪念了。一個尼庵！愚蠢的傻子！她所願意的是什麼？願意入尼庵嗎？那裏而都是昏頭昏腦的傻子！想想這是什麼事！你既不是魚類，又不是禽獸，爲什麼把那姑娘毀了？她現在竟和一位老頭子同住！你使老頭子犯罪了！你破壞了多少法律呀！你這混蛋！」

「法律是在人的靈魂裏。這個法律是人人所應守的。只要不違着靈魂做事，你便做不出壞事來。」米夏點着頭，用一種平和而低沈的聲音回答。

「但是，你已經做了壞事了。」謝該憤然說，「在靈魂裏！多麼好聽的話呀！靈魂裏有許多東西。還有幾種是應該禁止的呢。靈魂，靈魂！你必須先要明白她是什麼，我的朋友，然

後——

「不，不是這樣，謝該。」米夏熱情地說，好像很起勁似的。「靈魂永遠是朝露般的透明。牠的聲音藏在我們心靈的深處，很難聽見；但如果我們總聽從牠，我們便永不會錯誤。憑着靈魂行事正是遵守上帝的意旨行事。上帝是在靈魂裏，所以法律也必在靈魂裏——靈魂是上帝造的，上帝把牠吹入人體裏。我們必須曉得如何省察自己的靈魂——我們必須毫無情感地省察牠。」

「你們這兩睡鬼！抬頭！」這個聲音由筏子的前面發出，沿着河岸來。由牠的力量就可以斷定發聲者是一個強健有力而自喜的人，一個生命力很旺的人，他之所以叫喊並不是因為他必要給掌舵者以指導，乃是因為他的靈魂裏充滿了生命和力量，而這種生命和力量又要自由地表現出來，所以牠們便借着這如雷的聲音一湧而出。

「你聽，那老流氓又在喊哩，」謝該嘻嘻地接着說。他臉上帶着笑容，用刺人的目光向前方釘着。「你看，他們在那一塊噤咕噤咕地真像一對鴿子！你不嫉妬他們嗎，米夏？」

米夏漠然地望着前面那兩個搖動的前櫓。那兩個掌櫓者時前時後，常常交叉成一個黑影。

『那麼說你不嫉妒他們嗎？』謝該又說了一遍。

『那與我有什麼關係呢？那是他們的罪惡，他們必有報應。』米夏坦然地回答。

『哼！』謝該冷諷地發了一聲，裝上他的烟袋。

在黑暗裏又發了一次紅光。黑暗更密了，灰雲更近河面了。

『你怎會有這麼一種性格呢，自然而有的嗎？但是你可不像你的父親，我的孩子！你父親是個很不錯的老貨。你看他！他已經五十二了，還能御這麼強壯的女人！雖說如此，她總比穿皮鞋的時髦女子好得多。她愛他，這是不能否認的！她愛他啊，我的孩子！誰也不能不羨慕他，他真是一條好漢——他是好漢之王！當他工作的時候，那真值得一看，再說，他又很有錢。你看別人多麼恭維他！他真是十全的人。是的，你呢？你一點也不像你的父親和母親吧？老安尼菲莎設若還在世，米夏，你想你父親該怎麼辦？那一定要鬧個大笑話呢！

我很想看看她怎樣處置他！你母親是一個正當的婦人，有胆量的婦人！她和你父親真可以說是一對！

米夏仍舊不語，只倚着櫓凝視河水。

謝該也不說了。從筏子前部傳來一陣女子的尖銳的笑聲，接着是一陣比較低沈的男子的笑聲。他到極的形狀被霧所隔，謝該幾乎看不見了，但是他仍舊好奇地瞅着。那男子的身量很高，兩腿叉開立着，手裏拿着一個櫓，半面向着一個女子！那女子也倚着一個櫓，立在幾步遠的地方。她用食指指着他，嗤嗤的笑。

謝該嘆了一口氣，轉過頭來沉默了一會。但不久又說起來了。

「別的先不用說，祇看他們倆在一塊夠多麼快活，——這是很值得一看的！爲什麼我不能有這種事呢？我簡直成了喪家之犬了！假若我有這樣一個女人，我一定永遠不離開她！我要整天的攬着她。若是說我愛她，那一點也不錯！我向來沒有過這種豔福！婦女們可是不喜歡薑呢！她是個善於體量人的女人！她是個詭計多端的女人！她想尋味人牛啊！你

「睏了嗎，米夏？」

「不，」米夏鎮靜地回答。

「你將來怎麼過呢？說句實話，你簡直同木椿一般孤獨！這真是點難事！什麼地方是你去的？在人地生疏的景況中，你一定不能營生。你太荒唐了！一個人若不能自立，將成個什麼人呢？一個人有一張嘴，這是個夠受的重擔。你站得住腳嗎？你怎麼辦呢？有鬼，什麼地方是你去的？」

「我嗎？」米夏突然立起身子來說，「我要走開。今年秋天我要到高加索山中去，那麼，什麼事都完了。我的上帝！我若能離開你們就好了！沒有靈魂，沒有上帝的人們！離開你們是我唯一的願望！你們生在世界爲什麼？何處是你們的上帝？他不過是個虛名罷了！你們是算基督活着嗎？你們都是豺狼，一點也不假！但在高加索那地方却有許多信靠基督的人。他們存着愛心，渴欲救世。但是你們呢——你們都是齷齪的野獸。幸而在那邊還有好人；我看見過他們；他們叫我去，所以我必須去。他們給了我一本聖書說：「讀吧，信上帝

的人，我們親愛的弟兄，讀一讀真理吧。」在我讀了牠以後，我的靈魂已被上帝的言語洗刷一新。我要走開，我要離開你們這些貪婪的豺狼。你們整天光會吞吃弱者！讓我詛咒你們。」

米夏熱情地低聲說出以上的話來，似乎滿心懷着狂喜的感情，滿心對於這些肉食野獸含着憤怒，滿心要到那些熱心救世的人們那邊去。謝該受了這下打擊，張着嘴，噙着烟袋，半天說不出話來。想了一會，他才向四圍看了看，用一種粗暴的聲調說：『有鬼！怎麼忽然變壞了？你爲什麼念那本書呢？那一定是本壞書，唔，死心吧！如果執迷不悟，你的結果一定不堪設想！趁你還沒完全變成野獸，快死心吧！在高加索的都是些什麼人？僧人嗎？什麼人？』

米夏的怒火起得快，滅得也快；這時他祇用力使動他的柁，在喉嚨裏喃喃自語。

謝該等候他的回答，却候不出來。他那健壯的身體被黑夜的可怖的沉靜罩住了。他很想回憶起從前的美滿的生活，很想用聲音打破這時的寂寞，很想擾動這藏在水中的

和那陰慘可怖的雲中的沉靜。——在筏子的前部有一種生命力使他欣然欲動。

在前而，他時時聽到一陣陣的歡笑聲和呼聲，這些聲音好像帶着春天的暖氣，與黑夜的沉靜抗衝，惹起人的情緒蠢動。

『祇要你抓得緊，米夏，你一定可以再從老頭子那邊把她奪回！』謝該接着米夏搖着橈說，他在沉靜中實在忍不住了。

米夏倚着橈立着，擦一擦額上的汗。

『今天晚上汽船很少。』謝該接着說，『我們這麼半天才過了一個鐘頭。』他見米夏沒有意回答，便自語道：『這是因為還不到時候。這季也不過剛起頭。……我們快到加贊了。……伏爾迦河水真急，可以冲走一切東西。……你爲什麼還這樣站着呢？怒了嗎？』

米夏！

『什麼事？』米夏用惱怒的口氣說。

『沒事，奇怪的東西；但是你爲什麼不說話呢？你總是尋思。不要做這種事吧！尋思是

有害於人的。你真自做聰明！你整天尋思，不知你其實是個傻子。哈哈！

「謝該很得意自己的高見，咳了一聲，沉默了一會，嘯了一個曲子，然後又接續發揮他的主旨。」

「尋思那是賣苦力的人的事嗎？看看你的父親，他一點也不尋思，但是他仍舊活在世上。他愛你的妻子。他們倆都看你好笑，你這自做聰明的傻子！這是真的！你聽聽他們！撕碎他們！我相信瑪迦已經有了小孩子。不要怕，小孩一定不會像你。他一定是個健壯的孩子，同西蘭一樣！但是仍舊是你的兒子呢！哈哈！他要叫你父親！其實你不是他的父親，他是他的哥哥；他的真父親乃是他的祖父。這真有趣！怎樣一個失倫的家庭啊！但是他們倆實在是一對高大的夫妻呢！對不對，米夏？」

「謝該」米夏帶一種悲哽的聲音說：「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請你不要撕碎我的靈魂，不要烙我！不要管我吧！千萬不要再說啦！看在上帝和基督的面上，我求你不同我說話：不要揭我啦！不要吸乾我心裏的血！否則我便下水去！那便是你的罪，一項大罪，我幾

失掉我的靈魂了；不要逼我了吧！因上帝的緣故，我請求你！

黑夜的沈靜被這尖銳而不自然的悲哽擾動了；米夏倒在筏上，好像被雲彩裏發出來的霹靂打倒了。

『好好！』謝該吼道，看着他的伙伴在筏上打滾，如同被火燒了一樣。『怎樣一個奇怪的人！你應該早告訴我呀，如果有什麼！有什麼十分！』

『你已經苦痛我半天了。這是何苦呢？我是你的仇敵嗎？』米夏又嗚咽起來了。

『你真是個奇怪的孩子！一個古怪的人！』謝該聽了又怕又氣，叫嚷着說，『我怎麼知道呢？我萬想不到你會這樣。』

『那麼你要明白，我要忘掉這件事！永遠忘掉！我的羞恥，我的苦痛。你真是個殘忍的人！我一定要走開，永遠不回來！我實在忍不住了！』

『是的，不要胡想了吧！』謝該喊，又帶着蔑視的口氣大聲罵了一句，以加重他的話。但不久便氣餒了，好像不敢看見他面前將要發生的慘劇；雖然如此，他仍舊不得不去看

明白牠……

「喂！我在叫你們！你們聾了嗎？」西蘭發出了叫喊了。『你們在那裏說什麼？你們在那裏？什麼？往前！往前！』

西蘭似乎很喜歡叫喊，很想用他那充滿力量和健康的低沈的嗓子，一聲一聲地打破河上的沉靜，擾動溫潤的空氣，傳到米夏身旁。米夏站起身來，把胸部靠在槽上。謝該一面用盡平生的力量回答他的主人，一面在喉嚨裏咒詛他。

這兩種聲音打破了黑夜的沉靜，佈散於空氣之中。有的時候牠們合在一處，同角聲似的，但不久又尖銳起來了，在空中振蕩着，漸漸地向遠處傳佈，——終於消失。

沉靜又上來了。

日光穿過雲彩，瀉在水面，映出如鱗的光芒。但不久就被雨氣所掩了。

筏子仍舊在沉靜中順流而下。

西蘭像鐵砧似的站在櫓的一旁——他穿着紅色的襯衫，敞着領子，露出他那粗圓的頸子和有毛的胸脯。一撮灰色的頭髮掛在他的額下，頭髮下露出一雙灼灼的黑眼，他的袖子捲到肘上，每當握櫓的時候胳膊上便露出青筋。他微微地彎着腰，注意地望着前方。馬迦站在數步遠的地方，帶一種自滿的神氣，瞅着她的愛人的魁偉的身量。他們倆都在想自己的心事。他遙眺着遠處，她的一舉一動都按着他那多鬚的臉上而定。

『那一定是個漁火，』他轉過頭來說。

『對了，我們也正在走哩，啊！』她滿滿地吁了一口氣，使勁搖了一下櫓。『別累壞了自己，小馬迦，』他說，看見她也弩起櫓來，熟練地搖了一下。她是一個又圓又胖的婦人，一對黑而亮的眼睛，一雙紅色的頰部；赤着足，祇穿着一件緊貼在身上的濕裙子，露出她的身體的外形，她轉過臉來，歡然微笑地說：『你太留心我了，不要緊的！』

『我只會吻你，不會關心你，』西蘭聳了一下肩說。

「那可不行。」她漫然地回答。他們倆都沉默了，用一種慾望的眼神互相瞅着。

河水在筏子下面潺潺地響着。在右岸上，遠處傳來一聲鷄鳴。筏子輕輕地搖擺着向前走動，前面的黑暗已有點亮了；連黑雲都顯出牠們的輪廓，不像那麼陰慘可怖了。

「西爾，你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嗎？我知道，我敢打賭。米夏正向謝該抱怨我們哩，謝該正咒詛我們哩！」

瑪迦焦急地觀察西爾的臉神，——在聽了她的話以後，他的臉變得頑硬可怕了。

「好！」他簡單地說。

「好，算了吧。」

「如果算了吧便沒有可說的了！」

「別生氣！」

「同你生氣嗎？我倒很想同你生氣，可是我辦不到。」

「你愛瑪迦吧？」她小聲說，誘惑地靠在他的身上。

『胡說！』西蘭加重說，向她伸出兩臂。『得啦，別同我開玩笑吧！』

她同貓似的捲了捲身子，重新倚在他的身上。

『我們又要錯方向了，』他小聲說，吻着她的嘴唇。

『起來！他們從那邊可以看見呢！』她把腦一仰，掙扎着要脫身，但是他用一隻胳膊摟住她，一隻胳膊搖船。

『他們可以看見我們？讓他們看見吧！我唾他們！我犯罪了，是的，我也知道。我在上帝面前必有報應。但是你仍舊不是他的，你是自由的，你屬於你自己。他在苦痛，我知道。我怎麼樣辦呢？我的地位是快樂的嗎？真的，你不是他的妻子。但是都無關緊要，在我這種地位，我可覺得好受嗎？在上帝面前這不是個可怕的罪惡嗎？這是罪惡啊！我都知道，可是我都做了！因為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們一生祇有一次戀愛——我們說不定那天就死。哦，馬迦啊！倘若我晚一個月叫你和米夏成婚，這些事便不會發生了。倘若在安尼菲莎剛一死的時候，我便向你提婚，那就妥當了。在法律上也妥當，不犯罪，不丟人。這是我的錯處，這

錯處要損失我五年，或十年的壽命，這種錯處使一個人早早地變成老人。」

他堅決而鎮靜地說出以上的話來，臉上帶出果敢的神氣，好像預備要為戀愛的權利交戰。

「唔，現在沒有了，不要自尋苦惱吧。我們把這事也說過不止一次了。」瑪迦微語說，輕輕地從他手中脫身，回到她的槽旁。

他起始很快的用力前後使動他的槽，似乎要借此除去胸上的重担，忘却自己的煩惱。

天慢慢地亮了。

雲彩都失去了牠們的重量，慢慢向四方散去，好像要勉強地給日光留出地方。河面不像那麼濃重了，已發出鋼鐵的寒光。

『前幾天他向我說到這事，「父親，」他說，「這不是我倆的絕大的羞恥嗎？放棄了她吧！」他指的是你。』西蘭微笑着解釋說。『「放棄了她吧，」他說，「回到正道上來。」』

「我的親愛的兒子，」我說，「如果你想留住你那張皮，趕快給我滾開！否則我非把你扯成碎布不可！否則，我就要你的命！我想起我是你的父親就發愁！你這弱鬼！」他戰慄起來了。「父親，」他說，「我有什麼錯嗎？」「你有錯，」我說，「因為你礙我的事，女性的東西你有錯，因為你不能自立；沒生氣的東西，腐敗的東西！如果你真有錯，別人還要害死你呢，但是你還做不到。光會受別人的憐憫，可憐的畜生！」他祇是傻哭。啊，瑪迦，這是多麼沒有出息的事！假若別人處在這種活套裏，他們一定會脫身，可是我們却說不定反把牠弄緊呢！」

「這句話怎麼講？」瑪迦說，害怕地瞅着他。他却冷冷不動地站着。

「沒有什麼！他死了就好了！沒有別的意思，如果他死了，——那是多麼好的事啊！那時什麼事都好辦了！我要把我所有的田地都送給你娘家，堵住他們的口，我們倆便可以到西伯利亞或別的地方去。假若有人問我：「她是什麼人？」「我的妻子！」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弄一張執照，我們要在鄉間開一個小舖，一塊過日子。我們要在上帝而

前贖我的罪惡。我們需要輔助別人，這可以安慰我們的良心。不是這樣嗎，瑪迦？」

「是的，」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她閉着雙眼，好像正在沈思。

他們沉默了；河水潺潺作聲。

「他很多病，也許不久就會死的。」過了一會，西蘭說。

「請上帝叫他快點吧！」瑪迦禱禱似的說，在胸前做着十字。

春天的日光破開一層一層的雲彩，在水面照出美麗的五色。微風一吹，整個自然界都感動了，活躍了，微笑了。雲間的青空遙對着被日光照暖的河水。筏子向前走着，把雲彩留在背後。

雲彩都聚在一塊，不動地懸在天空。好像要逃脫春天的暖日；因為日光滿含着熱烈的歡喜，正是牠們這些風雪的徵候的仇敵。

在前面，天空變得更淨潔明亮了。沒有什麼暖氣的光輝耀目的朝日穩穩地美麗地從金紫的河波中升起，騰至澄藍的天空。左右顯出褐色的高岸，沿岸都是綠林，以及露珠

閃爍的青野。在空中盪漾着土地的氣息，青草的香味，和松樹的清香。

謝該和米夏黏在橋上似的站着，但他們臉上的表情還不能被在筏上的人們看見。

西蘭直直地瞅着瑪迦。

她彎着身子冷冷地倚在她的橋上。她用做夢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一種神秘而有魔力的微笑露在她的脣邊——這種微笑能使一個醜陋的婦人可愛。

『抬頭，孩子們！向前，向前！』西蘭用全肺的力量喊，他覺得在胸中有一個強烈的衝動。

四周的一切經他這麼一喊都震動了。由兩岸發出很長的回聲。

(一八九六年作)

(選自《瑪迦》)

這是高氏一八九六年的作品。

本篇所描寫的河流係俄國有名的伏爾迦（Volga）河，當初春時期連貫的木筏在這河上順流而下。情形一八八頁中所說的「在高加索那地方却有許多信靠基督的人，」這是指被迫害的都克霍布利人（Doukhobori）而言，他們被俄國當局驅逐離家，逃至加拿大。

爲欲了解高爾基這篇小說的社會背景，有一點必須說明：在古代俄羅斯民族習慣中，青年農夫在很早的年齡就結婚，新郎的父親有支配其媳婦的種種權利。其後這種習慣在農民中雖間或有之，但總被認爲可鄙；不過這種習慣直到高氏寫這作品時尚未完全消滅。

高氏的這篇作品，很受柴霍甫的讚賞。在一八九八年，高爾基最初的兩卷小說集出版了，他送二本給前輩作家柴霍甫，請其批評，後來柴霍甫復他一信，其中有這

樣的話：『……說到粗率，這却是很能說出你的特點；你的感覺是很聰明靈敏而易受感觸的。你的最有精彩的文字是在草原上和複上裏而……這兩篇小說是佳品，傑作；這兩篇小說表示作者是一位曾進過一個極好的學校的藝術家。我深信我的這種見解是不會錯誤的。』（見韜奮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二五八頁）

二十六個男子和一個少女

張友松譯

我們共總是二十六個人——二十六架活機器，在一個潮溼的地窖裏，從早晨到晚上，我們都在那裏搓生麵團，並且把牠作成糕捲。我們這地窖的地下窗戶對面有一塊鋪了磚頭的地方，那上面潮溼得發綠而生霉了。窗戶上是用一道很密的鐵窗格與外面隔開的，陽光不能從那玻璃窗外穿進來，因為牠們是蔽着一層麵粉的。

我們的東家還在窗戶前面裝置了柵欄，爲的是使我們不能遞一點麵包給過路的乞丐，或是我們的同伴中沒有工作挨着餓的人。我們的東家把我們叫作流氓，他給我們作午飯菜的是一些腐爛了一半的肚腸，肉是沒有的。我們關在那石砌的地下室裏，在那

低而厚的煤烟燻得漆黑，佈滿了蜘蛛網的天花板底下，簡直塞得悶死人。我們夾在這地窖的厚而髒的，發霉的牆壁中間過着的生活真是沉悶而令人作惡啊。

我們總是早晨五點鐘就起來，精神恍惚的，心頭總是覺得還沒有睡得夠；六點鐘以前，我們已經就無精打采地坐在桌前，捲我們的同伴們在我們睡覺的時候預備好了的麵團。整日裏，從清早十點直到夜裏十點，我們當中有些人圍着桌子坐着，手裏弄着那柔軟的麵團，將牠捲來捲去，以免牠變硬；同時其餘的人搓着那很大一堆的生麵。整日裏那個煮糕捲的鍋裏慢慢煮沸的水總是低沉而淒切地叫着；掌烘爐的人把那滑溜溜的小塊麵團從鍋裏撈出來拋到那些燒熱了的烘磚上的時候，他的鏟子便噪耳地在爐面上刮得發響。

自早到晚，爐中總有柴火燒着，火的紅光在這麵包房的牆上閃射着，跳動着，好似是默然地嬉笑我們一般。這巨大的爐竈好像一個童話裏的怪物，那醜惡的頭的樣子；牠在地上聳立着，張開着寬大的嘴，滿嘴都是熊熊的火，將那熱氣噴在我們身上；牠好似是永

遠在那裏從牠那黑的氣孔裏面往外望，監察着我們那永無盡期的工作一般。那兩隻深深的氣孔就像是一雙眼睛——一隻怪物的冷酷無情的眼睛。牠們總是以那種陰暗的目光望着我們，彷彿是看牠們面前這些永遠的奴隸看厭了的神情，因為牠們不能指望這些奴隸有一點人性，於是就以那智慧的冷酷的輕蔑眼光鄙視他們。

在那麵粉當中，在我們的靴子從院子裏帶進來的污泥當中，在那悶熱的空氣當中，日復一日地，我們將那些麵團作成糕捲，那裏面潤着有我們自己的汗。我們懷着熾火般的憤恨恨惡我們這種工作；由我們過手的東西，我們從來不會吃過，我們寧肯吃黑麵包，而不要吃這種糕捲。我們在一條長桌子兩邊相對地坐着——九個對九個——在許多無盡的老長的鐘點中，大家像機械般動着手和手指，直到後來我們完全習慣於這種單調的工作，簡直就一點也不對牠用心了。

我們時常都互相察看，因此各人把他的同伴們臉上的每條縐紋都看清楚了。我們不久就把所有的談話資料都談盡了；這就是我們之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守着沉默，除

非是我們互相笑弄；但是是一個人并不能時常找到原由去取笑別人，如果這人是他的伙伴，那就更加不好取笑了。我們也不喜歡互相找別人的錯處；老實說，我們大家同是半死的人，好像是變成了石頭一般，像這樣的可憐蟲，那一個會有資格找別人的錯處呢？那沉重的勞作似乎是把我們的情感完全摔出去了。但是在那些把所有的話都說完了，再沒有別的話可談的人們，沉默簡直是可怕極的事情；反過來說，若在一些彼此不曾互相交談過的人們，那就很容易了。

有時候我們也唱一唱歌；我們開始唱起來的情形是這樣的：衆人之中有一個在我們勞苦地工作着的時候，深深地嘆一口氣，像一隻驅策過度的馬一般，於是我們就要開始唱一首歌，這種歌的悠然飄動的音調似乎是常足以鬆解唱的人心上的苦悶。

起初是一個人獨自唱着，我們其餘的都靜默地坐着聽他獨唱的歌，這歌聲，在那沉重的地窖穹頂下面，漸漸地消失，終至完全消滅，好似在一個秋天的夜裏，灰色的天像一塊沉重的大東西罩在地上的時候，草原上的一把小火一般。然後另一個人又和着初唱

的人唱起來。於是兩個柔和而悽切的聲音便在我們這狹窄而沉悶的獸穴一般的地窖裏發爲歌聲。忽然間別人又和唱起來，這歌聲便像一個波浪似地向前滾去，聲音愈來愈大，向上膨脹，直到後來，我們那石頭牢獄的潮溼而骯髒的牆好似是向外擴大和開了口一般。這時候，我們二十六人便一齊唱着；我們那響亮而和諧的歌充滿了全窖，我們的聲音傳到外面，傳到遠處，好像是碰在牆上，成爲呻吟的悲聲和嘆息，感動我們的心，使之起一種輕輕的惱人的隱痛，揭開舊有的創傷，喚起新的期冀。

唱歌的人總是深深地大聲地嘆氣；忽然便會有一個人靜默下來，聽着別人唱，然後又讓他的聲浪捲在這一陣共同的大潮裏合流。另一個人便要用那鬱悶的聲音喊道：『呵！』同時閉起他的眼睛，那一陣深沉而響亮的聲浪便好像是指出一條大路在他前面——遠遠的一條光明而寬闊的路，他在幻想中便沿着這條路向前走。

但是爐中的火焰又閃動起來，麵包匠拿他的鏟子刮個不住，鍋裏的水徐徐的煮沸，照在牆上的火光還是像以前那樣冷笑似地跳動着。同時我們藉別人的話唱出我們那

種無處發洩的苦悶來，這是被剝奪了陽光的活人所受的痛楚，是奴隸的痛楚。

我們就是這樣地過日子，我們這二十六人，在一所石頭的大房子底下，墓穴般的地窖裏；我們各人都很吃苦，好像是一所房子的三層樓都要叫我們措在肩上一樣。

但是我們除了唱歌，另外却還有一點好東西——我們所愛的東西，那大約就替代了我們的陽光。

我們那所房子的二層樓上設着一家繡金花的舖子，在那許多繡花女子當中住着的，有一個丹尼亞，一個十六歲的小女工。每天早晨那玻璃門外總有一個玫瑰色的小面孔，和一雙活潑的藍眼睛，向裏面窺視，同時還有一個響亮的柔和的聲音向我們喊道：

『小犯人！你們可有一點糕捲給我嗎？』

這清朗的聲音我們聽得很熟了，我們一聽這一聲，便大家都轉過身來，含着一種心地單純的愉快定睛望着那向我們微笑得非常可愛的天真而帶稚氣的小面孔。那緊擠在玻璃上的小鼻子和那在半開的嘴唇中間閃閃放光的白牙齒呈現在我們眼前，便成

了我們每天快心之事。我們總是爭先恐後地跳過去開門，她便走進來，滿面喜色，牽開她的圍裙，頭歪向一邊，嘴上含着微笑。她那豐富的棕色長頭髮披在她的肩上，垂到胸前。我們這些人，又驚訝，又嫉妒，又難看，却都抬起頭望着她，——門口離地面高出四級階梯——大家頭向後仰地望着她，問她早安，同她說一些專為留下來給她說的奇怪而不慣的話。我們的聲音一到向她說話的時候就變得柔和起來，笑話也說得文雅些了。有了她——我們一切都不同了。麵包匠從他的竈上取一鏟最好最黃的糕捲，敏捷地拋入丹尼亞的圍裙裏。

『你趕快走罷，否則頭兒要抓住你！』我們每次都警告她。她便羞澀地笑起來，高興地喊道：『再會罷。可憐的犯人們！』隨即便像一隻老鼠似地溜跑了。

只是這樣完了。但是她走了之後，我們過許久還津津有味地互相談論她。所說的總是那幾句話，昨天也是這樣，前天也是這樣，因為我們四周的一切，連我們自己和她都算在內，都是沒有變化的——和昨天一樣——和一向都是一樣。

一個人繼續地活下去，而他四周却什麼都毫無變化，那真是苦痛，真是可怕；這樣的生存如果始終沒有把他的心靈殺滅，那麼這種單調便經時愈久而痛苦愈甚。平常我們談到女人，總是不大文雅，我們那些粗鄙無恥的話，有時候自己聽了都覺得不堪入耳。我們所認識的那些女人也許不值得說更好的話罷。但是關於丹尼亞我們却從來沒有說出一句壞話；我們中從來沒有一個敢於拿手去碰她一碰，連極普通的玩笑她都不會聽見我們向她開過。其所以如此，也許是因為她從來不會和我們長久在一起罷；她只在我們眼前一閃，像天上的流星一般，隨即就不見了；或者也許是因為她人小而很美，因為凡是美的東西總要引起尊敬的心，即令在粗人前也是一樣。並且呢——我們這種刑罰般的勞役生活雖把我們弄成了呆笨的畜生，弄成了牛，但我們終究還是人，所以像所有的人一樣，不管什麼總要有所崇拜才能生活。比她更好的我們沒有，而我們住在這地窖裏，除了她便沒有誰理會我們——一個也沒有，雖則這所房子裏有幾十個人。還有一點——這大概就是主要的一點——我們都把她看作屬於我們自己。好似她是專爲了我們

的糕捲而生存的一般。我們輪流擔任拿熱糕捲給她的職務，這在我們好像成了每天對於我們的偶像的供奉似的，這幾乎成了一種神聖的禮節，一天一天地使我們與她的關係更深了。除了糕捲以外，我們給丹尼亞許多勸告的話——衣服要穿溫暖些，上樓不要跑得太快，不要措大捆的柴。她微笑着聽着我們這些勸告，再答以一聲大笑，從來沒有依過我們的話，但是我們也並不因此生氣；我們的目的只是要表示我們對她是如何的關心罷了。

她常是拿種種的要求來找我們，譬如，她要我們替她開那地窖儲藏室的笨重的門，要我們劈柴；我們替她作了還覺得心裏高興而且有些榮幸，隨便她要我們作什麼別的事也是一樣。

但是我們當中若有人要求她給他補一補那僅有的襯衫，她却要發出輕視的笑着說道：

「還有什麼別的事呀！真想得不錯啊！」

這個怪物竟牽起這種念頭，我們便對她大鬧了一陣玩，並且——再也沒有要求她作什麼別的事情了。我們愛她——一切都說在這裏面了。人總是要將他的愛加於別一個人身上的，雖則有時候他的愛足以毀人，有時足以玷污人；他因為不尊重被愛的人，便不免毒害對方的生命。我們是非愛丹尼亞不可的，因為我們再沒有別的人可愛。

有時候我們當中有一個人便要忽然這樣理論起來：

『可是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丫頭當作了不得呢？她又有什麼希奇的地方？[？]我們爲了她弄得多麼大驚小怪啊！』

敢於說出這種話的人，我們馬上就粗聲地把他喝住了——我們總要有點什麼愛一愛：我們找着了，而且愛了他，既是我們二十六個都愛了的，那就在各人都要算天經地義，當作神聖的東西，無論誰在這一點與我們相違反，他便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所愛的也許並不真正的好，但是你要知道我們一共是二十六個人，所以我們時常都要使大家所視爲寶貴的東西被其餘的人當作神聖不可侵犯。

我們的愛之厭人實不亞於恨，這也許就是有些驕傲的人們之所以說我們的恨比我們的愛還要叫人好受些罷。不過如果是這樣，他們爲什麼不跑開我們呢？

*

*

*

*

*

除了我們這一部分之外，我們的東家還開了一個麵包房；那也是在這一所房子裏，與我們這個窩只有一道牆隔開着；但是那些麵包匠——他們有四個人——却不屑與我們爲伍，他們覺得他們的工作比我們的高一等，因此他們自己也就比我們好；他們從來不肯到我們的工作房裏來，每逢在院子裏遇見我們的時候，便要輕蔑地笑我們。我們也不去看他們；這是我們的東家所禁止的，怕的是我們要偷那精緻的麵包。我們不喜歡那些麵包匠，因爲我們嫉妬他們；他們的工作比我們的輕鬆，他們得的酬報比我們多，他們吃的比我們好；他們的工作室是一個光亮而寬敞的，他們通通都是清潔而健康——這些都使我們覺得他們可恨。我們都顯得灰黃色；我們當中有三個人是害楊梅毒的，有幾個是害皮膚病的，有一個因爲風濕病完全成了一個殘廢人了。逢着假期和那些麵包

匠得閒的時候，他們便穿起厚絨的外衣和咯吱咯吱地會叫的皮靴，他們當中有兩個還有手風琴，他們大家都常到城中花園裏去散步——我們却穿着骯髒的破衣服，腳上穿着木底皮鞋或是皺褶的鞋，警察是不許我們進花園裏去的——我們難道還能喜歡那些麵包匠嗎？

後來有一天我們聽說他們的師傅頭兒喝醉了酒，東家把他斥退了，並且已經另外請了一個人，這個人是當過兵的，穿着一件緞背心，戴着一隻錶和金鍊子。我們很想要看一看這麼一個花花公子，於是爲了希望看他一眼，大家便一個一個地先先後後往院子裏跑。

但是他却自動地到我們這屋子裏來了。他在門上踢了一下，便把牠踢開，讓牠開着，站在門口微笑，一面向我們說道：

『祝老天幫助你們的工作罷！好呀，伙計們！』

冰冷的空氣從那開着的門外攢進來，繞着他的腳捲成一道一道的氣團。他站在門

限上，打我們上下打量。他那鬚曲的美鬚下面有一排大而黃的牙齒發着閃光。他的背心實在是一件超乎尋常的東西，那上面有藍花，配着紅寶石小鈕扣，燦爛發光。此外他還帶着一條鍊鍊。

他是一個好漢子，這個當兵的高身材，好體魄，緋紅面頰，他那雙明亮的大眼睛有一種和善的愉快的閃光。他頭上戴着一頂漿硬的小白帽，從他那純白無瑕的圍裙底下微露出一雙時髦的刷得很黑的靴子的腳尖。

我們的麵包師傅恭敬地請他把門關上。這個兵不慌不忙地照辦了，隨即就開始向我們詢問一些關於東家的話。我們大家齊聲地對他說明我們東家是一個十足的畜生，混蛋，流氓，驅使奴隸的惡棍；總而言之，我們將所有對於一個雇主所能說的，非說不可的話都重說了一遍，這些話只是不便在這裏再說罷了。這個兵聽着我們說，捏一捏鬍子，以一種親善而坦白的神色看着我們。

「可是你們這裏不是有許多女子嗎？」他忽然問道。

我們當中有幾個人便謙恭地笑起來，有幾個露出一種意味深長的神情，同時有一個人向這個兵說明這裏有九個女子。

『你們都拼命地拿她們關心罷！』這當兵的瞬一瞬眼睛問道。

我們笑了，但是笑得聲音不很大，並且同時還有點覺得不自在。我們當中有很多人，都想要向這個兵表示我們也是很能和那些女子勾搭的好漢，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把這個意思表達出來；後來有一個人供出了老實話，他低聲地說道：

『這種把戲不是我們內行的。』

『是呀，不行；這種事於你們是不十分相宜的。』這當兵的把我們打量了一番之後，很肯定地說。『你們大家都還缺少一點資格。你們不像是能作這種的人。你們一點樣子也沒有；女人家呢，你們要知道，她們喜歡一種大方的外表，她們要生得一個很好的身材。一切都要頂講究，她們才行。這就是她們之所以看得起體力。她們要這樣的胳膊！』

這當兵的從他衣袋裏抽出他的右手來，襯衫袖子是捲起的，他便把他那裸露的臂

勝給我們看。這臂膀又白又強壯，上面長着放光的黃毛。

『腿和胸膛，通通都要強壯才行。再就是一個人非穿得最時式不可，這樣才能使他的外表特別顯得好。不錯，所有的女人都愛和我勾搭哩。或是我喊她們，或是向她們招一招手，她們便一齊地同時五個向我頭上倒過來。』

他在一隻麵粉袋上坐下，詳細地述說女人們如何地愛他，他對她們又是如何的大膽。於是他走了，門隨着他咯吱一聲關了之後，我們坐了許久沒有說話，心裏想着他和他所說的話。然後我們忽然一齊打破了沉寂，於是表明了我們都是同樣地喜歡他。他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坦白的人；他來看我們，一點架子也沒有，坐下來暢快地談話。此外再也沒有別人這樣來找我們，再也沒有別人肯這樣要好地和我們談話。我們便不斷地談論他和他在那些繡花女子當中的未來勝利，這些女子每逢在院子裏看見我們的時候，總是輕蔑地響一響鼻子走過去，或是一直由我們身上望着遠處，好像我們是空氣一般。但是我們在外面遇見她們的時候，或是她們在我們窗戶外面走過的時候，我們總是羨慕她

們；冬天呢，穿着毛背心配着小圓帽；夏天呢，戴着插花的帽子，手裏拿着彩色的傘。但是我們談到這些女子的時候，如果她們聽得見我們的話，那真要使她們羞怒得發癩哩。

『只要他不弄到小丹尼亞啊！』麵包匠忽然用一種擔心的聲調說道。

我們大家都不做聲，因為這句話使我們不安了。丹尼亞完全不在我們心頭了，她被那個兵的強壯而漂亮的形影所排擠，推到一邊去了。

隨後便開始了一番起勁的討論；我們當中有幾個人認爲丹尼亞決不會這樣下賤；有些人却以爲她恐怕沒有力量拒絕他，第三部分的人便提議如果他打算惹丹尼亞，就要抽他一頓鞭子。最後我們終於決定監視那個兵和丹尼亞，並且警告這姑娘提防他。這樣就把這番談話結束了。

從那以後又過了四個星期；在這期間裏，那當兵的烘烤着白麵包，和那些繡金花的
女子四處走；也常到我們這裏來，但是再也不談到他的情場勝利了；他只捏一捏鬍子，穢
褻地舐一舐嘴唇。

丹尼亞還是照常地每天早晨來找我們要「小糕捲」，還是像一向那樣活潑，那樣可愛，那樣要好。我們當然也有一兩次對她談到那個兵，但是她把他叫作一個「凸眼牛」，並且十足地拿他開玩笑，這就使我們放心了。我們看見那些繡金花的女子怎樣地和那個兵勾搭，同時以我們的姑娘自豪；丹尼亞的行爲給我們大家表現出光榮來；我們也仿倣她，談話中也就把那當兵的看得不值什麼了。她成了我們更親近的人兒，我們每天早晨向她招呼時，更加表示親善和好意了。

有一天，那個兵又來看我們，他有一點醉了，一坐下就笑起來。我們問他笑的是什麼事，他便對我們說明：

「哈，她們有兩個——利得加那姑娘和格露施加——爲了我的緣故互相打起來了。你們若是看見她們相鬥的樣子才好玩哩！哈哈！這個揪住那個的頭髮，把她推倒在過道裏的地下，坐在她身上！哈哈！她們互相抓，把臉面都抓破了。那真是可以把人笑得死！爲什麼女人總不肯規規矩矩地打架呢？她們爲什麼常是互相抓呢？咳！」

他坐在長凳上，強健，有精神而愉快；他坐在那裏不住地笑。我們都不做聲。這一次他給了我們一個不快的印象。

「呵，這真是一樁有趣的事哩，我對於女人怎麼這樣運氣好呀？我簡直笑都笑病，只要一眨眼，她們就完了！這真是有鬼——啊！」

他舉起那雙白而有毛的手，在膝上一拍，他眼睛裏似乎是表露出那種坦白的詫異神情，好像他自己都爲了他對女人的好運氣而大爲驚訝一般。他那肥胖發紅的臉上含着歡喜和自足而發光，他舐嘴唇也比一向更加舐得厲害了。

我們的麵包師傅將鏟子猛烈地惱怒地在爐板上刮，忽然他譏諷地說道：

「拔一拔杉樹苗是用不着多大氣力的，試一試真真的松樹罷。」

「喂——你和我說這話是什麼用意呢？」那當兵的問道。

「啊，唔……」

「怎麼回事？」

『沒有什麼——信口說出的！』

『不等一下什麼意思？什麼松樹？』

我們的麵包師傅沒有回答，只是不住地拿鏟子在爐上急忙地工作；把那些弄好了一半的糕捲拋到裏面，把那些烘好了的取出來，很響地把牠們撒在地上，給那些孩子們去穿在繩上。他似乎是忘記那個兵和他的謔話了。但是那個兵却忽然陷入了一種不安的狀態。他站起來，走到爐前，那鏟子的柄在空中癡癡似地擺動，他也不怕碰着。

『不行，告訴我罷，一定要——是誰呢？你侮辱了我，我沒有那一個能拒絕我的，沒——！有你却對我說那種侮辱的話？』

他真的好象是很委曲了。他一定是除了勾引女人而外再沒有別的事情可以拿來自豪罷；也許如此而外，他就根本沒有什麼活的成分了，他之所以能夠覺得他自己是一個活人，大概就是因爲有了這點本領哩。

有些人生命中最寶貴和最好的似乎就是他們的心靈或身體上的某種病。他們過

度一生，就是爲了這個，他們只靠着這種病而生活，由牠而吃苦，自己便依賴着牠，將牠向別人訴說，這樣去引起人家對他們自己注意。爲了那個，他們引得大家的同情，除此而外，他們就一無所有了。替他們去掉那種病，醫好他們，他們就要難過了，因爲他們已經失去了惟一的生命之源泉——他們弄成空的了。有時候，窮人的生活可憐極了，以致他自然而然地不得不將他的罪惡看得寶貴，而賴此以生活；我們可以說，事實上人之所以惡每每是由於無聊所致哩。

那當兵的生氣了，他走到我們的麵包匠面前，大聲吼道：

『不行，你要告訴我，一定要說——誰？』

『告訴你』麵包匠突然轉臉向他。

『怎樣？』

『呵，就是了！你試試看。』

『我？』

「你！」

「她哈，這在我算不得什麼——嘆！」

「我們看罷！」

「你們看罷哈哈！」

「她——」

「給我一個月的工夫罷！」

「你真會誇口呀，丘八爺！」

「兩個禮拜罷！我要證明給你看是誰丹尼亞！嘆！」

「好罷，滾出去。你礙着我的事！」

「兩個禮拜——就弄好了呵，你——」

「滾出去，我告訴你！」

我們的麵包匠突然大發脾氣了，他把鏟子舉起來。那個兵驚駭地蹣跚地離開了他，

望着我們，又停住脚步，低聲地惡意地說過：『啊好罷，到那時候看！』於是就走了。

他們爭執的時候，我們都坐着不做聲，一心聽着。但是那當兵的走了之後，我們當中就有一番關切的高聲的談話與喧聲起來了。

有一個人對麵包匠說：『你惹起這一場事情，弄得不好啊，培弗爾！』

『作你的事情罷！』麵包師傅野蠻地回答道。

我們覺得當兵的大大地受了委曲，危險就要臨到丹尼亞了。我們覺到了這一點而同時大家心裏充滿着一種火熱的好奇心，這是我們非常愉快的。結果將要怎樣呢？丹尼亞會不會堅持不屈於這個兵呢？差不多全體都堅信地喊道：『丹尼亞！她會堅持的！你莫想拿你那雙赤裸的胳膊引動她！』

我們切望得要命，急於要試一試我們的偶像的力量；我們着力地互相證明我們的仙人，是一個強有力的仙人，結果一定能從這一場嚴重試驗之中獲得勝利。最後我們還覺得我們沒有把那個兵激勵得夠，惟恐他忘記這一番爭執，所以我們應該更加厲害地

激動他的自負心。從那天起，我們便開始過着一種不同的生活，我們一向沒有嘗過的一種神經緊張的生活。我們整天地在一起爭論；我們都好像是變得口才銳利些了；話既比以前說得多，而且也說得好些了。我們好似覺得自己是在和魔鬼鬥什麼戲法，我們這一方面的賭注就是丹尼亞。我們聽見那些麵包匠說那個兵已經開始『追隨我們的丹尼亞』的時候，大家便感到一種快意的恐怖，那時候的生活真是有趣，竟至我們的東家利用我們心不在焉，每天增加了我們十四磅生麵團的工作，而我們却沒有注意。實在的，我們好像連工作都不覺疲乏了。一天到晚，丹尼亞的名字老是掛在我們嘴上。每天我們都盼望她來，心裏有一種特別的急切情緒。有時候我們自己心裏描摹她會到我們這裏來，而她却不和從前那個丹尼亞一樣，却有些不同了。但是我們並沒有把我們關於她的爭執向她說。我們也不問她什麼問題，還是像從前一樣地對她和善而親愛。但是即令在這一點上也有一種新的成分攙進來了，這是我們一向對丹尼亞的感覺中所沒有的——那個新的成分就是銳利的好奇心，銳利而冷酷，像一把鋼刀一般。

說。

『伙計們！今天限期滿了！』有一天早晨我們的麵包師傅開始工作之時候對我們

無須他提起，我們也都知道；然而我們聽了還是爲之悚然。

『望着她罷。她馬上就要到這裏來了。』麵包師傅提議道。

我們當中有一個用不安的聲調喊道：『咳！好像是看得出什麼來似的呀！』

於是又有一番擔心的嘈雜的議論在我們的當中發生了。今天我們就要證明我們一切寶貴的東西所傾入那個器皿是如何的純潔無疵。直到這天早晨我們才第一次明白我們是在玩着一個很大的賭博；才明白我們爲了求得真潔的證明，也許會根本把我們的神聖失去了。

在那中間的兩個禮拜期內，我們常聽說丹尼亞被那個兵斃命地追隨，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想到問她如何對付她。她也每天早晨來拿她的糕捲，對我們的態度也是和向來一樣。

這天早晨，我們也聽見她在外面的聲音：『你們這些可憐的囚犯啊！我來了！』

我們把門打開，當她走進來的時候，我們却改了平常的習慣，大家都不儘聲，我們的眼睛凝視着她，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對她說話，也不知道拿什麼話問她。我們就是那樣站在她面前，苦悶而沉默的一羣。她似乎是對於這種異常的接待爲之驚訝了；忽然間我們看見她臉色轉白，神情不安，隨後她用一種滯寒的聲音問道：

『你們爲什麼——是這樣子呢？』

『你呢？』麵包師傅猶惡地譏諷她，眼睛始終沒有移開。

『我怎麼樣？』

『沒——沒有什麼。』

『那麼，好罷，快點把些小糕捲給我罷。』

她以前是一向不會叫我們趕快的。

『工夫多得很哩』麵包師傅說着，還是不動，眼睛也不離開她臉上。

隨後她就突然就回轉身，跑出門外不見了。

麵包師傅拿起他的鏟子，鎮定地轉身向着爐竈，說道：

『完了，這就沒有問題了！可是一個當兵的呀！像那樣的一個平常的畜生——一個下流狗種！』

像一羣羊似的，我們大家擠到桌子周圍一聲不響地坐下，無精打采地開始工作。但是過了一會，我們當中終於有一個說道：

『也許罷，到底——』

『不要說！』麵包師傅大聲喊道。

我們都相信他是個有判斷力的人，他對於一切事情，都比我們知道得多。我們一聽他說話的聲音，就相信了那個兵的勝利，於是我們的精神便變為沉悶而沮喪了。

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們正在吃着午飯——那當兵的進來了。他還是和向來一樣的清潔而標緻，望着我們——也和平常一樣——一直望着眼睛。我們一見他都覺得

不知所措了。

『現在呢，敬愛的先生們，你們願意要我顯一顯軍人的品格嗎？』他說着，一面得意地咯咯地笑。

『出去站在過道裏，從壁縫裏去望——明白罷？』

我們便走到過道裏，站在那裏大家互相推擠，擠到那可以望見院子裏的過道木間壁縫隙那裏去望。我們沒有等候多久。一會兒丹尼亞便面帶愁容地急步地走過院子，跳過那些融雪和污泥的潭：她走進那儲藏的地窖裏不見了。隨後那當兵的口裏吹噓着，不慌不忙地跟着往同一方向走去。他的手插在衣袋裏；鬍子顫動着。

天正在下雨，我們看着雨點落在那些污水潭裏，那些污水潭便因此而起了一微波。天氣潮溼而灰暗——是很沉悶的一天。屋頂上還有積雪，地下却有一塊一塊的黑泥了。屋頂上的雪也蓋上了一層棕黃色的污穢。雨慢慢地地下着，有一種低抑的聲響。我們在那裏等着，未免又冷又不痛快。

首先走出那儲藏地窖的是那個兵；他慢慢地走過院子，他的鬍子掣動着，雙手插在衣袋裏——還是和平常一樣。

忽然——丹尼亞也出來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放着歡悅和快樂的光，她的嘴唇——含着微笑。她好像在夢中似地走着，蹣跚地，脚步不穩。

我們看着這種情形，不能安靜地忍住。大家馬上就一齊奔向門口，跑到院子裏——向她作嚇嚇的聲音羞她，惡狠地，高聲地，狂野地罵她。

她一見我們便吃了一驚，突然站住，好像在她脚下的泥裏生根一般。我們站成一個圈圍住她！惡毒地，肆意地拿許多下流的話罵她，向她說些可羞的話。

我們這樣罵她，並不大聲，也不急忙，因為看見她不能逃脫，被我們圍困了，所以我們儘可以稱心滿意地拿她取笑。我們不知是怎麼的，我們沒有打她。她站在我們當中，一面聽着我們的侮辱，一面把頭向兩邊來回地轉。我們呢——愈來愈激烈地把我們那些醜態和毒狠的話辱罵她。

她臉上的顏色退去了。她那雙藍眼睛，片刻之前還是那麼快活，現在却睜得很大，她的胸膛一起一落，嘴唇發顫。

我們一個圈子圍着她，向她雪恨，好像他搶劫了我們一般。她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把最寶貴的東西浪費在她身上了，雖則所謂最好的東西只是一個乞丐的餘屑，然而我們終究是二十六個，她只是一個，所以我們沒有什麼痛苦可加於她，可以相當於她的罪過！我們如何地侮辱她啊！她始終是啞口無言，始終是睜開大眼睛凝視着我們，一陣戰慄襲透她的全身了。

我們大笑，大吼，大叫。別的人也從旁的地方跑過來擠在我們一起。我們當中有一個拉了一下丹尼亞的外衣的袖子。

忽然間她的眼睛放出閃光；她徐徐上把雙手舉到頭上，掠一掠頭髮，直對着我們大聲而又鎮定地說道：

『呵，你們這些倒霉的囚犯！』

她便一直向我們走，一點也不轉變。好像我們沒有在她前面，好像我們並沒有攔住她的路一般。

因此也就沒有人當真攔住不許她走。

她走出了我們那個圈子，頭也不回，以那形容不出的輕蔑口氣大聲說道：

『呵，你們這些下流東西——畜生！』

於是——走了。

我們被她丟下在那院子的中央，淋着雨，在那沒有太陽的灰暗天空之下。

隨後我們便啞口無言地回到我們那潮溼的石頭地窖裏。依然如故——太陽從來不向我們的窗戶裏面窺視，丹尼亞也永不再來了。

(一八九九年作)

(選自歐美短篇小說集)

「麵包師時代的痛苦的印象，永遠留存着。這兩年中的生活，實爲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生活。」這是高爾基在一篇回憶錄中所記着的話。

高爾基向做麵包師，是在進大學的野心幻滅之後。

他嘗到了讀書的趣味，知識慾充進，爲內部的激動所驅使，不顧前後地到喀山去，想進大學。然而在生產商品的社會中，知識也是一種商品，沒有錢的人，是不用想跨進「大學」這商店中去的。高爾基的妄想，終於打破了。於是只得抱着「傷痛的心」再去爲食物而勞動。這回，他做了麵包店的工人。每日做十八小時的苦工，而月薪只有五個盧布。這樣的過了兩年。在這情形中，他一方面，對於不准無錢的人問津的教育，既感懷疑，一方面，又從悲慘的麵包店的生活，忍受難忘的痛苦，於是，以熱烈的同情之淚，把種種世人的目光所看不到的人生的不平和在地獄似的人類生活，暴露於白日之下，而在恣意享樂的文明社會之前，發出了絕叫。

然而，高爾基是能夠奮鬥的人。他的奮鬥，不是徒爲衣食，不是徒爲維持生存。他

是把超脫奴隸的生活，創造自主的人生這希望，作為黑暗的勞役中之唯一的慰藉的。他手中捏着麵粉，腦中思索着人生的意味，「想到人類運命之歸趨，想到社會組織之改造，想到政治革命。」所以，他實在是一個熱心的人生之思想家，峻嚴的現實之批評家。

這篇二十六個男子和一個女人，即其麵包師時代的悲慘生活的描寫。在他的我的大學中，有一段可與此篇參看，茲附錄於下：

「差不多每天清晨六點鐘的時候，在這麵包作坊的一面原有一個窗戶是向街開着的，有一個身體矮小的形似西瓜口袋的少女，赤着腳站在窗戶前面的水窪中，高聲叫喚着：

「萬尼亞！」（是魯都林的名——譯者）

她頭上頂着一塊雜色的頭布，在頭布下面露出縮捲的發光的頭髮，紅而又小的面孔，好像一個吹脹了的球蛋樣，偏狹的額部，睡眠式的眼睛，披在臉上的許多頭

髮，她使用小手去弄在一邊，手指張揚的姿勢，完全同方生下來的嬰兒一樣，有趣得很——同這樣一個少女，怎樣能夠說得上是很好很好的少女？我把他叫醒來，他立刻問她：

「來了嗎？」

「你看呢。」

「睡覺了嗎？」

「咯，怎樣呢？」

「夢見一些什麼？」

「不記得了……」

這個時候在街上很寂靜的，祇能聽見清道夫掃地的聲響，在屋簷下有許多小鳥兒飛着唱着歌，玻璃窗上透射着初出來的溫暖的陽光，這樣美麗的清晨，我是很願意看見牠。魯都林從窗戶口伸出他那有毛的手撫摸着她的短腿，她很服從的讓

他撫摸，也不微笑，祇是將一雙羊兒似的眼睛擠一擠。

「皮西考夫，把牛奶麵包弄來，已經烤好了！」他向我喊着。

我從爐子裏，將烤麵包的匣子拿出來，魯都林立刻拔了十幾個小白麵包拋在她那張起的衣襟裏，她不斷用兩隻手調換着，將那熱的麵包送到口內去，用她綿羊似的黃牙齒大吞大嚼着。

「愛吃這樣的麵包，」麵包師說。

「衣襟放下來，不害羞的東西……」

她走了以後，他向我很自滿的誇讚她：

「你看見沒有？她像個小羊兒樣，一切一切都是很美麗的，老哥！我是很純潔的，不願同婆娘們住在一起，祇歡喜同這些姑娘們一塊兒生活着。她是我第十三個教女！」（引用杜畏之譯文。）

等待渡船

黃 源 譯

當我那有蓬的雪車顛簸着穿過了森林邊境，來到空曠的路上時，一條廣漠憂鬱色的地平線便展開在我們眼前了。依莎站在車廂上，伸出了頸頸，絕叫着：

「見鬼！江湖好像已經發動了！」

「發動了麼？」

「是的，那樣子好像已經在動了。」

「趕上去，那麼儘快的趕上去，你這無賴漢！」

那強壯短小的馬，耳朵像驢子，皮毛像兇狗，受着咄咄的鞭打，便向前躍去；接着突

然又停了一下，蹄兒在地上頓着，搖搖頭，顯出受傷的樣子。

「噲，我會教你玩把戲兒！」依莎大喝一聲，拉着韁繩。

那書記依莎·邁庫尼可夫，年近四十，面貌極醜，他的左頰上和額上，長着一叢沙色的鬍子，右頰上長着一個很大的瘤，那個瘤上端攏至右眼，下面掛到肩膀，彷彿一隻起錨的牝牛的乳房。依莎原是個沒辦法的酒徒，又可說是一個什麼哲學家和諷刺家。他這次帶我去看他弟弟，他那弟弟曾和我同在一個鄉村學校裏當過教師，不過現在卻患了肺病，躺着快死了。我們趕了五點鐘的路，還祇走了二十里，一半是因為道路壞，一半是因為我們那匹奇怪的駿馬，原是一匹頑強的牲畜。依莎可隨口喚牠各個名字，什麼「笨畜生」，「日子」，「磨石」等等，每一個名字，似乎都能表示那畜牲的內外性格的這一種或另一種。人類也是一樣，有時碰到有些人有相似的複雜的性格，任你喚他什麼都覺得是適當的。倒只有一個「人」字，似乎不適於他們。

我們的頭上，掛着沉重，灰色而陰暗的天空。我們四周展開了廣大的蒙着白雪的田

野，點綴着許多黑色的空間，顯出那兒的雪已經融化了。在我們前面，約三里路的光景，聳着連綿不絕的青色山峯，伏爾加河便從那兒流過。那遙遠的山峯，在陰沉低暗的天空下顯得很低，倒好像那天空要把那些山峯壓碎，把那些山峯壓下去似的。江水的本身，被一道稠密紛亂的矮樹籬笆，遮住了我們的視線，看不見了。一陣南風吹來，把小池的水面吹起了一片漪漣，空中似乎充滿了陰霾沉重的濕氣；水在馬蹄下面激起水花。一種憂鬱的氣分似乎散佈在每件看得見的事物上，彷彿大自然等待那春天明麗的陽光等得倦了，又好像牠爲了久不見溫暖的陽光而不快，牠沒有陽光的時候，常是憂鬱沮喪的。

『我們將爲江湖所阻了！』依莎曠着，在車廂上跳上跳下。『傑可夫將在我們未到之前死去；那末我們這次旅行只算白吃了一趟苦頭。而且即使我們到時他還活着，那於大家又有什麼好處呢？誰也不該勉強他自己於臨終時到場；死者也該任他獨自在着，這樣，他的思想或許不至於因爲想到他需有靈魂而煩擾，他的心也不至於從他自己的心的深處轉念到瑣事的默想去了。至於我們這些活着的人，實在祇是混着，對於快要死的

人是一無用處的……真的，我們的慣例要我們留在他們身邊；但假如我們祇是在腦中盤算而沒有使用到我們的兩條腿，那末，我們馬上就會明白，這種慣例對於生者死者都無好處，祇不過給那顆心上一陣慘痛罷了。活的人不應該想到死，也不應該過慮到「死」在什麼地方等待他們，要是儘管想着，那就糟了，因為這要使他們的愉快暗淡起來。哈囉！你這個木頭腿兒快快兒跑啊！有生氣一點！」

依莎用一種單調含混的嘍聲說着，他的笨拙瘦削的身軀裹在一件粗劣、破爛、發黴的燕尾服中，坐在車廂上前後激烈的搖擺着。他時常從坐位上跳起身來，接着又左右擺動，點點頭，或把頭朝後抬起。他那闊邊的黑帽——這帽子是一個牧師送給他的——用帶子緊緊地繫在顎下，那一端空着的帶子，被風吹着，飄在他臉上。他的帽子覆在他眼睛上面，禮服的燕尾，被風吹出來飄在後面，他搖搖奇形怪狀的頭，且跳且咒詛着，在坐位上絞曲着。我注意着他，心裏卻在想有多少無故自擾的俗人在幹着最無意義的事！如果微小平庸的罪惡的可憐蟲對我們的勢力沒有那麼大，我們便可以把握我們精神極痛苦

的可怕的安人很容易地壓倒了。

「完了！」依莎叫道。

「你看得見麼？」

「我看見矮樹那裏有馬兒站着，並且還有許多人在那兒！」依莎在一旁吐了一口唾沫，顯出一種失望的神氣。

「那是說沒有機會渡河了？」

「唔，我們無論如何要設法渡過去！是的，當冰塊流過了河流的時候，我們自然要渡過去，但是我們直等着，有什麼事可做呢？現在的問題就在這一點。而且我的肚子已經餓了；我餓得話也說不來了！我說，我們應該有些東西吃才行。」不，趕上去，「唔，你看我又在趕着走了！」

「我也和你一樣的餓哩！你可曾帶了什麼可吃的東西？」

「如果我忘記了帶東西來又怎麼辦呢？」依莎反問道。

我從他的肩膀上，而向前邊望去，看見一輛四輪馬車，用並列三匹馬拖着，還有一輛用兩匹馬拖的展望馬車。馬頭都旋轉來朝着我們，有好幾個人站在馬兒近旁，有一個是高個兒的俄國官吏，生着一叢紅鬍子，帶着一頂有紅帶子的小帽，那是俄國貴族的標章。另一個穿了一件長的皮外套。

「那位是我們的地方官騷脫霍夫，還有一位是磨坊老闆瑪曼夫，」依莎喃喃的說，說話的聲音表示着尊敬之意。接着他對着那小馬，大聲喝道，「立停！我的恩人！」

於是他把帽子往頭後一推，就掉轉頭去朝着站在四輪馬車近旁的肥胖的馬車夫，說道：「我們似乎都太遲了，是不是？」

馬車夫顯出一副惱怒的神色，對依莎的蛋形臉看了一眼，就把頭掉開了，一個字也不回答。

「是的，你是遲了，」磨坊老闆說着，微微一笑。他身材矮胖，臉孔血紅，兩眼常眯緊着，顯出狡猾的樣子。

地方法官兩道眼光從他濃密的眉毛下射來仔細釘着我們看，那時候他身子靠在車子的踏腳板上，一邊吸着捲烟，一邊捻着鬍子。他們這夥中另外還有兩個人——瑪曼夫的馬車夫，一個高個兒，生着一頭卷髮；和一個可憐的拐腳農夫，緊緊的裹在一件破羊皮外套中。這農夫的身子，似乎彎成了俯身作揖的姿態，此刻顯然是對着我們的。他那小而畏縮的臉孔，生着一叢稀少的鬍鬚，差不多隱在滿是縐紋的容貌中，那薄薄的兩片蒼白的嘴唇，微笑時對人表示着尊敬、嘲笑、愚蠢、和狡猾。他坐的姿勢頗像人猿，兩腳盤曲在身子底下；當他的頭轉來轉去時，他的眼光緊緊地跟着我們每個人，可是又不顯出他自己的眼睛來。一塊塊的羊毛從他那襤褸的羊皮的許多洞中突出着。把他總和起來，產生了一個單獨的印象——一個從虎口裏脫出來，已被噬去了一半的印象。

『我去看看，那邊發生了什麼事。』依莎說着，就開始攀登那堤岸。

地方法官跟着他走，憂鬱的一聲不響，最後，商人和我自己，同那神色可憐的農夫（他是用兩手兩腳爬的）都跟在後面。當我們大家都爬到堤岸頂上時，我們大家又都坐

了下來，臉色又黑又憂鬱，好像一羣烏鴉。離我們約三四碼遠，在八九碼的下面，橫着一條廣闊的青灰色的江水，水面起着波紋，點綴着一堆堆的碎冰。那一堆堆小小的冰塊，樣子好像是見了令人不快的疥癬，靠了那種隱藏在那偷偷的行動之下的不可制止的力量，牠永遠向前慢慢地浮動着。陰寒潮濕的空中常常傳來一種磨擦之聲。

『克里爾卡！』地方法官喊道。

那生着一副可憐相的農夫跳起身來，順手拉下帽子在法官前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同時他站的地位和那副樣子，好像獻出他的頭顱去給斬首的一般。

『唔，那快到了嗎？』

『那不會使老爺久留的，立刻就會過去的。您看，老爺，牠是這樣子流下來了，可是要遵時趕到終來不及了。那高高聳起的小堆便是小海角；如果冰塊碰到海角，那就好了。那且看大的冰塊如何。如果海角把大的冰塊梗塞在水道中，那就什麼都完了，因為渡船在窄狹的水道中擠不過來，一切的行動都得停頓了。』

「夠了，夠了，閉嘴！」

農夫喇的閉攏了嘴，一聲不響。

「見你的鬼！」法官憤怒地喊道，「我不是早喊你派兩隻船在這邊等候麼？白痴！」

「是的，老爺，你是吩咐過我的，」農夫答道，顯出一副應受責罵的神氣。

「唔，那末你幹麼不照辦呢？」

「我來不及，因為那是驟然發生的。」

「笨貨，」法官罵道；於是回頭對瑪曼夫說，「那些笨驢甚至連普通話都聽不懂的！」

「誠然，誠然；不過他原祇不過是農夫罷了，」瑪曼夫冷言冷語的說，帶着獻媚的佯

笑。「他們是笨種——一班愚蠢的笨木頭；但讓我們希望那個吧，這種地方會議的改良

活動，學校的增設，這種文明，這種教育——」

「學校，唔，是的，誠然！教室，幻燈！好一個把戲！我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並不反

對教育，那是你也知道的。據我的經驗看來，一頓好好的鞭打比任何教育來得快，來得好。

藤條損害不了農奴什麼，雖然這種教育會抽去他們的皮，引起他們比任何棍子更烈的苦痛。但直到現在為止，教育所賜與了農民什麼呢，祇是使農民衰敗而已。我的意見是如此。可是我並不反對教育他們，我只是說必須再等一會兒吧了。」

「原是這樣的，」商人嚷着，那聲音表示和他完全同意。「真的，等一會要好多了，現在正是農人爲難的時候，收成既不好，疾病又多，不幸他們的身體又因喝強烈的酒衰弱下去，凡此種種，都使他們興旺不起來，而其中最不堪說的，是他們都聚集在學校課堂中！在這種環境之下，對農人有什麼事可幹呢？我相信對農人是無事可幹的。」

「是的，沒有人比你知道得更清楚的了，尼忒利塔·帕夫洛維基。」依莎說，他的聲調是堅定的，但他那樣子是循軌蹈矩的，他說話時認真地嘆息了一聲。

「真的，我也這樣想！我不是曾經在他們中間混過十七年嗎？至於說到教育，我的意見是這樣的：如果在適當的時候給他們教育，那是對的，那也於百姓有好處，但如果我的肚子空空如也，——恕我這樣說——也許除了怎樣偷盜之外，不想學別的了。」

「是啊，真的，教育實在有什麼益處！」依莎說着，一邊裝出一副善意尊敬的神色。

瑪曼夫對他看了一眼，兩唇緊閉。

「你是一個農夫，克里爾卡傢伙！」法官嚷道，一邊掉轉頭來朝着我們，他的臉色，他的聲調，都帶點嚴重的樣子。「請你們看他就夠了，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農夫吧了——他是一種珍奇的牲畜！富格列高里輪船上起火的時候，這個無賴，這個牛蠅，沒有別人幫忙，獨自救起了六個人。那還是晚秋時分呢！他冒了生命的危險，幹了四個鐘頭，渾身濕透，因為那時還下着大雨哩！他既救起了六個人的生命，卻靜悄悄地隱去了。他們到處找他，因為他們要酬報他，爲了他的奮勇，要給他一個獎章；他們終於找到了他，原來他是偷偷走去躲在那黑暗的森林中。他老把自己的事情辦得很好，他一向是很儉省的，他逼死了他的年輕的媳婦；他的老婆時常用樹幹來打他；他是一個酒棍，同時又是一個敬神的人。他在禮拜堂唱詩班裏唱讚美詩，他還有一個好的蜂房，蓄着幾羣好的蜜蜂，此外他還是一個大賊呢！有一次一隻駁船靠在我們這裏，他便上手偷竊，搬走了三袋葡萄乾。你看，他

是一個多麼奇怪的傢伙。」

這一場話把我們的注意力都轉到那個農夫身上去了，他站在我們面前，兩眼垂下，大聲地揪着鼻子。他的視線一逕釘在地方法官的端麗的鞋子上，兩條有意思的小綉紋，繞着嘴角伸縮着，雖則他的兩唇緊閉着，臉上一無表情。

「來讓我們拷問他一下。」克里爾卡，告訴我們吧，你讀了書，得了點什麼好處？克里爾卡嘆了一口氣，嘴唇動一動，但沒有說出話來。

「噲，你能讀書！」法官更用一種命令的口氣繼續說，「你一定知道讀了書是不是使你的生活容易一些？」

「那是要看環境的，」克里爾卡這樣說，把頭更低垂到胸口去。

「但是你應該說些比這更明確的話，你能讀能寫，那末你一定可以說讀了書究竟有沒有什麼好處？」

「或許是有好處的吧。但是不，我覺得還有一點，那是如果我們從好的一方面看來，

那些教我們書的，也許可以得到一點什麼吧！」

「他們能由此得到些什麼呢？並且你說的他們又是指誰呢？」

「唔，我是說那些教員。」

「你這笨貨！我問的是關於你自己的；是對於你個人有沒有好處？」

「老爺，那末隨你說罷！」

「怎麼叫我說呢？」

「那裏，這當然可以隨你說的。你是我們的主人啊！」

「滾你的！」

法官的鬍鬚尖頭顫抖起來，他的臉孔漸漸的漲紅了。

「噲，你看，他說得很少，但我覺得他回答的很好。不，諸位，這還未曾到教農民「天地玄黃」的時候哩！先應嚴加懲罰，農夫不外是些惡劣的兒童，他便是其中的一個。雖則社會的基礎是建築在他們身上的。你明白嗎？他是基礎，國家金字塔的根基哩，如果基礎一

且動搖起來，那末你不知道國家要發生什麼大紛亂嗎？」

「那實在是眞的，」瑪曼夫說道。「那基礎一定要保持得堅固。」

因爲我對於農民事件也有趣味，談到這一點，我便加進去談話了，不一會我們四個人，人都熱心摯誠地斷定農民的將來。每個人眞正的職務，似乎在爲着農民的行動制定規則。那些傳教師說我們都是自私自利的人，那是錯的，因爲我們以利人主義的精神去促進人類，我們不顧自己的收入些微；由此就可明白世界上有許多的罪惡是我們所看不到的。我們繼續着討論，那時候江水蜿蜒曲折地在我們眼前流着，將那冷而灰色的冰片一浪浪地擊着堤岸。

同樣，我們的談話也是蜿蜒曲折地，好像一條激怒的蛇，時而擲在這邊，時而擲在那邊，竭力要捉住牠那俘虜，雖則那俘虜在不息地逃避。那引起我們談話的農人，他自己也坐在離我們不遠的沙地上，一聲不響，臉上一無表情——他是誰，他是個什麼東西？

瑪曼夫又繼續着談話。

『不，他倒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笨，他並不是真正的愚蠢，要對付他恐怕不很容易吧！』

地方法官似乎發怒了。

『我又不說他愚笨，我祇說他是個敗類。』

『請你不要誤解我，我是說他沒有自制力，沒有像必須施之於兒童的那種管束——壞的就在這裏。』

『都是應該加以欽佩的，我懇求你這樣想，他並沒有幹錯什麼事情，他正像我們大家一樣，是一個製造小國民的人。但是我說到這個也許應該申說，他因為失去本性正感到苦痛。我的意思是，腐敗的政府，把他對於將來的希望都剝奪了。』

那是依莎說的；他操着一種溫雅的語調。他一邊柔和地微笑，一邊時時嘆氣，他半閉着眼睛，好像怕敢直視別人。但是他右臉上的瘤似乎充滿了笑，打算突然大聲歡笑，但是終於不敢笑出聲來。『至於我的主張，以為這種農民，祇要給他以足夠的良好食品，立刻

便什麼事情都會幹得如我們所願望的。」

「你相信他是在飢餓麼？」法官激怒着嚷道，「見鬼，你怎麼會這樣想的！」

「那在我看來卻似乎是很明顯的。」

「好，請問爲什麼五十年前他可不知道飢餓這回事呢？他那時候有好的東西吃，身體健全，態度謙遜，」我說的還並不確切呢！我的意思是——我自己此刻正餓着呢！說到飢餓——見鬼——爲的是他的愚蠢。那才，喂，你對這又有什麼意見呢？我會經吩咐他們把船靠到這邊來等我，哦，但是我到這裏的時候，克里爾卡坐在那裏，簡直好像沒有那回事似的，不，真的，他們一羣可怕的白痴，我最告訴你，我的意思是，他們是一點也不尊敬，或者是一點也不服從那些有權力及於他們的人的命令的。」

唔，如果我們能弄到點什麼東西來吃，那纔好哩，」瑪曼夫憂鬱地說。

「啊，那倒是真的！」依莎說。

我們四個人不在一會兒之前彼此都還在惱怒地紛紛議論着，這時候却突然靜默

了，突然覺得因大家都覺得的普通的飢餓的苦痛而打成一片了。我們大家掉頭去朝着可憐的克里爾卡，看他在我們的視線之下漸漸不安起來，開始拉起帽子來。

「噲，你把那隻船怎麼辦？」依莎責問他。

「唔，即使船在這裏，你們也沒有東西吃的，」克里爾卡答道，臉上露出一副卑賤的神色，使我們看了都掉回頭去。

「該死的，我在此地坐了六點鐘了！」瑪曼夫突然喊了起來，他把金錢掏出來，看了一下。

「現在你看！」法官憤憤地嚷着，一邊撓着鬍子。「這個畜生說江裏立刻要被冰塊擁塞着，要知道如果我們在這之前早渡了過去，又怎麼樣？」

這倒好像法官以為克里爾卡本有操縱江水的力量，並以為使我們耽擱了這麼久，便應該完全由他負責。無論如何，也許就是法官的這問題使克里爾卡動身起來。他爬到江岸的着邊，一隻手遮住了眼睛，臉上帶着一副迷惑的神氣，試要看着遠處的東西。他兩

鬆動着，他又時時伸出一隻腳來，彷彿他要對江水不是念一道咒文，便是發些聽不出的命令。

那塊冰慢慢地流下來了，始終是緊凝着的一團，一塊塊青灰色的冰塊，彼此碰撞着，當他們破碎了，裂開了和裂成小小的碎片時，發出一種軋軋的聲音來，有時把底下的泥水翻了起來，但一下子又看不見了。那條江彷彿是一個巨大的身軀，滿生着可怕的皮膚瘡，牠展延在我們眼前，身上滿是瘡疤，同時有隻看不見的手似乎要把這些損壞江而的美觀的污穢東西除去。那江水在我們看來，似乎可以看着那江水溢出牠的範圍，在陽光之下，波浪是跳躍閃耀着，又美麗又壯觀的在我們眼前流去。那時候陽光正穿過雲，眩耀而愉快的照在地上。

『老爺，冰塊立刻就要來了！』克里爾卡用愉快的聲音嚷着。『冰塊到了，那裏漸漸薄了，此刻正在海岬那兒。』

他用手裏執着的帽指着遠處，可是在那兒我看得見的，只是冰了。

「此地到奧洛夫夫遠不遠？」

「唔，老爺，打最近的路走，大概五里光景。」

「真是見鬼——呢，我問你，你究竟有沒有帶什麼東西？馬鈴薯或是麵包？」

「麵包？唔，是的，老爺，我帶了一塊麵包，至於馬鈴薯我可一點沒有，馬鈴薯還不會生
叫？」

「好，你帶了麵包麼？」

「是的，麵包放在這裏，放在襯衣裏面。」

「嘿！見鬼，你幹麼要放在襯衣裏面？」

「唔，麵包本來不多，——只有一兩磅，放在那裏溫溫煖煖。」

「你這個笨貨！我原想派個人到奧洛夫夫去；他可以到那兒帶牛奶或別的什麼東西來；但這個白痴老是說「快了，快了！」見鬼！這是多麼可惱啊！」

法官繼續憤憤地撓着鬍子，但那商人卻朝農人的襯衣那面投着渴望的眼光。那農

人低下了頭站着，慢慢地把手伸到襯衣前面。依莎同時向他打了一個招呼。當他看見了他們時，他便一無聲息的移近我的朋友，使他的臉龐朝着法官的背。

冰依然漸漸地在縮小，在冰塊之間早已自己顯出罅隙來，好像在無血色的青白臉上起了皺紋。那些皺紋的作祟，似乎給了江種種不同的表情，可是一切都像冰冷而憂鬱的，雖則有時是悲哀的，或譏諷的，或甚至因苦痛而損壞了美觀。陰沉的雲塊在頭上似乎用一種魯鈍無情的神情俯視着冰塊的移動。那冰塊抵着河灘發出軋軋的聲音，此刻響得好像駭人的耳語，驚醒那些聽了覺得落膽的人。

『給我一片麵包，』我聽見依莎用低微的耳語說。

同時那商人呻吟了一聲，法官卻含怒的大聲的叫了起來：『克里爾卡，把麵包拿過來！』那可憐的農夫一手脫去帽子，另一隻手將麵包從襯衣裏抽出來，放在帽子上，呈獻給法官，彎身屈背的，好像路易十五時代的一個朝廷從僕。法官一手接着麵包，顯出一副厭惡的樣子，像檢驗什麼似的看了一會，酸溜溜地微笑着，掉身對我們，說道：

「諸位，我石見我們大家都渴想得到這塊麵包，而且我們大家都有完全同樣的權利得到這麵包。」餓肚子的人的權利。唔，讓我們來平分這個小小的麵包罷！見鬼的！我們真是在一種可笑的情境！但除此以外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在我匆匆出發之前路途已經壞了。讓我分給你們罷——」

說罷，他遞給瑪曼夫一片麵包。商人斜目而視，他把頭側在一邊，用眼睛測量這片麵包，囫圇地吞食着他自己的一份。依莎拿了剩下來的，並把我的一份給我。於是我們又依次坐着，這時候我們都一聲不響地咀嚼着我們的——這我叫牠什麼好呢？因為缺少一個好的字來形容牠，我想我還是應該叫牠麵包，這麵包有泥土的密度，有羊皮的臭味，飽滲着汗水，並有腐敗的蔬菜的臭味；牠的滋味是沒有話可以形容的！可是我終於一邊靜靜望着江的污穢破碎的冬衣慢慢地流去，一邊嚼着麵包。

「這就是他們稱之爲麵包的！」我們的法官說，輕蔑地看着他手中的酸溜溜的一塊。「這便是俄國農人的食物！當別國的農人吃着乾酪，好的小麥麵包，喝着葡萄酒時，俄

國的農人卻吃着這種東西。在這麵包中有木屑，有不潔物；而這便是我國農民在二十世紀聖誕節前夜的食料！我倒要明白那是什麼緣故？」

這問題似乎是朝商人發問的，他便深深嘆息一聲，溫柔地答道：「是的，那食品是不大好的，不引動人的！」

「但是先生，我是問你爲什麼？」法官問道。

「爲什麼？我想也許是因爲土地枯涸了罷。」

「哼，胡說，沒有這回事：大家都說土地枯涸了便沒有用處，那只是統計學家的幻想罷了。」

克里爾卡聽見這樣說，深深嘆息一聲，把他頭上的帽子壓扁下去。

「現在你告訴我，我的好朋友，你的田地出產如何？」法官說。

「唔，那要看了。田地豐收——唔，你要多少就多少。」

「噲，此刻你不要扯遠了！可是給我一個直捷爽快的回答。你的田裏出產好麼？」

「如果——那是——那麼——」

「不要說謊。」

「如果由拿手的人播種起來，那麼出產是好的。」

「啊哈！你們聽見麼？拿手的人！那真是沒有人去種田哩！那麼爲什麼？我們看到些什麼？酒醉、怠惰、閑散、無理性。我們是沒有權力操縱農人的。他們如果碰着年歲不好，好，區長立刻就去幫他們的忙，說「這裏種子給你；你種你的田，我的朋友。這裏是麵包；你隨便吃，我的好朋友。」現在我告訴你們，這辦法是完全錯了！爲什麼那些田地直到一八六一年收成都很好？因爲在收成不好的時候，農人要被帶到主人面前，主人問他，「你是怎麼耕的？你是怎麼種的？」問過他這一類話，主人然後給他種子。如果收成還是不好，農人回答這問題時便要受着鞭打。這樣以後他的收成是一定好的。但是他們現在受着區長的保護，反而喪失了他們耕種的能力。那都是因爲沒有主人壓制着他們，迫他們用點心思！」

「是啊，那正是如此。主人很知道怎樣叫農奴工作！」瑪曼夫確信着說。「他們可

以叫農奴幹出什麼什麼來！」

「音樂家、畫家、跳舞家、演劇家！」法官熱心地插嘴道。「他們要他們成什麼就什麼！」

「那是非常對的。我很記得，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伯爵的家人，他聽到什麼聲音就學什麼聲音。」

「真的，本來是這樣的。」

「真的，他無論什麼，都學習摹倣，不僅是人聲，獸聲，而甚至鋸木的聲音，打破玻璃的聲音等等。他吹起臉頰，你吩咐學什麼就什麼。伯爵會說，「非奧特卡，作雌老虎叫！」於是非奧特卡就作雌老虎叫。他們是那麼受過訓練的。現在有了這種本領，可以好好兒賺一筆錢了。」

「船來了！」依莎大聲嚷道。

「終於來了！克里爾卡，我的馬呢？停一下子，我會自己對馬夫說的。」

「唔，我們希望不要再等了罷。」瑪曼夫說，安然微笑着。

『是的，我想，不必再等了。』

『我們的人生老是這樣的；一個人等着，等着；他所等的終於等到了。哈哈！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完了。』

『無論如何，那是件舒服的事，』依莎說。

兩個長長的物象可以看見在漸漸移近對岸了。

『牠們是浮過來了，』克里爾卡望着冰塊說。

法官從眼角上望着他。

『你還是照常喝得很多麼？』他問農人。

『如果有機會，我就喝一杯。』

『那麼你還到森林中去偷柴麼？』

『老爺，我爲什麼要去偷柴？』

『噲，老實說罷！』

「我從來不偷柴。」克里爾卡答道，不以爲然的搖搖頭。

「那末我爲什麼要定你罪呢？」

「真的，您定了我罪。」

「那麼，是爲什麼呢？」

「爲什麼，老爺，你知道，你有權力裁制我們；你自然有權利定我們的罪。」

「啊！我看你是個狡猾的流氓！那麼你沒有從駁船上偷過葡萄乾嗎？當駁船扣留的時候，有沒有呢？」

「老爺，我祇作過一次。」

「而那一次你就被捉住了！對不對？哈哈！」

「我們不慣做那種勾當。因此我被捉住了。」

「唔，你最好要稍稍練習一下；你不會練習過麼？哈哈！」

「嘻嘻！嘻嘻！」瑪曼夫和唱着，也樂的笑出聲來。

農人在船上，用很大的鐵棍子堆開阻礙船進行的冰，當他們漸漸移近時，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呼喊的聲音。克里爾卡用手按住嘴，站起來，大聲的響應着，『朝老楊樹進行！』於是他匆匆的從岸上跑到江灘去，跑得快要滾下去。我們連忙跟着他，馬上就到了船上；依莎和我走到一隻船上，同時法官和瑪曼夫走到另一隻船上。

『好，弟兄們！』法官說着，脫下帽來，劃了個十字。

他船上的兩個人也熱心地劃着十字，於是又推開擠在船邊的冰塊出發了。

但是冰塊繼續不斷的用一種激怒的啪啪的響音擊着船邊，波浪飛濺，空氣冰寒。瑪曼夫的臉色轉青了，法官蹙緊眉頭，顯出極焦灼的臉色，注視擁着巨大的青灰的冰堆擊着船隻的激流。輕小的冰塊擦着船底，發出一種牙齒嚼木板的尖銳聲響。

空氣潮濕，嘈聲喧天；我們的眼睛焦灼地注視着冷而污穢的冰上——那是那麼有力而又無法可想的。從種種圍繞着我們的聲音中，我突然辨別出一個從岸上飛過來的聲音，我朝着這聲音來處那面望去，看見克里爾卡禿頭站在我們後背。他那狡猾的青色

的眼睛中閃着光亮，一邊用一種奇怪而粗大的聲音嚷着：「安托尼老叔，你去拿郵件時請你千萬不要忘記帶些麵包來給我！那些先生們在等渡船時把我的麵包吃完了；而那
是我最後的麵包！」

（一八九九年作）

高爾基曾經說過：「我不愛農民，也不理解農民。我不喜歡那些爲了一點小事愛相打相罵的人。」高爾基的蔑視農民，我們從拆爾卡士便可看出。但本篇所寫的，卻是知識階級——不，官僚與農民間的關係，我們看那法官騷脫霍夫在聲勢赫赫之下，如何威逼嘲笑克里卡爾，最後竟把他唯一的麵包也奪下了；但克里卡爾的態度，卻是答非所問，敢怒而不敢言的，低頭於一班高壓者的權威之下。在這裏我們眼

見高爾基又轉而同情於農民了。克甲卡爾的答句都很妙的，他能避去騷脫霍夫的話頭，暗示着此中「是非」之理。高爾基雖不甚愛農民，但他對於「農民憎惡知識階級」這一點，是很理解的。

高爾基代表作

布格羅夫

陳勺水譯

在一九〇九年，當我出獄的時候，當局爲要預防並鎮壓犯罪，曾對我使用一種滑稽的手段：家裏拘禁。他們在我家裏，安置了兩個巡警，一個安在廚房裏，一個安在客廳裏，非和兩個巡警當中的一個一起，我就不能出門。

廚房裏的監視人，幫着女廚子搬柴火，擇菜，洗杯碟；客廳裏的監視人，替我開門招呼來客，接掛來客的大衣，並且，當他看見我的來客走了的時候，還把他的古板的面孔，靠在大門的小窗口邊，用一種像女人一樣的口調，對我說：『高爾基先生，對不住，讓我……』他向我問許多頂奇怪頂不合理的質問。

這個警兵的面孔上，有許多小麻子，一個好像一團海綿一樣的鼻子，鼻子下面長着一小叢漆黑的毛；他的左耳朵，已經裂成兩塊，他的左眼睛，向左耳朵方面斜視着。

『我歡喜讀那些殉教的聖徒的傳記；我們在那樣書裏面，可以找得着許多非常特別的語句。』他發着一種細長的聲音，用憂鬱的調子（誰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憂鬱）對我說。

他露着很小胆的樣子，問我：

『啊？請你告訴我：「純潔」這兩個字是不是有「沒被人征服過」的意思？舉例說，好像說「純潔的處女」，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簡單的對他說明了「褻瀆」（即不純潔）和「鞭撻」兩種東西的區別之後，我求他：

『我請你不要妨害我的工作罷。』
他做出很寬大的樣子，回答我：

「好的，你可以做你的文章……」

但是，剛剛過了五六分鐘，又有一種令人不快的小聲音，從新進我的耳朵。

「對不生，讓我問你……」

一天早晨，約莫在七點鐘的時候，他的聲音把我驚醒了：

「他還睡着覺，他到天要亮的時候才上床睡了的呢。」

「你在夜裏也監視着他嗎？」另外一個聲音問着。

「自然囉！因為種種怪事都常常在夜裏……」

「去叫醒他罷！對他說，查魯賓來了！」

過了約莫一刻鐘之後，查魯賓老頭兒，一面咳嗽，一面喘着氣，坐在我的面前。他直是搖着他那沈重的腦袋，他用一塊方格子花紋的小手巾揩鬍子，他用他那褪了顏色的眼睛，注視着我，用一種嘎了的聲音和我說話：

「我特地來和你做朋友的。我原先就很願意到獄裏去看你，不過那時典獄官却不

准我這樣一個和你不相識的人進獄裏去。」

『你爲什麼想看我呢？』

他帶着狡詐的神氣，把眼睛眨了一眨：

『應該使這些太守們，使我們的主人們發生不安啊！他們顯得好像誰也不敢反抗他們的兇暴似的。所以，我呢，我要向他們表示：他們所想的想錯了，人們是敢於抵抗的。』

他那隻半開半閉的眼睛，紅得像兔子眼睛一樣，只是在房內東張西望：

『你的生活很不富裕，你過着窘迫的生活啊。但是，許多人却說着，外國人因爲你寫了那本「歌爾笛夫」，把我們國內商人的醜態暴露了的緣故，給了你不少的錢呢。不過，論那本書的，確可以算得是一本值得注意的書；那真創造得好，裏面含着許多真理。他們讀那本書的時候，他們都贊成你的主張呢。他們說：「寫得好，我們的實際情形真是那樣。」巴哈其羅夫還以爲，那本書裏面的馬雅金就是他：「馬雅金的描寫是拿我做模型的，你看我這話對不對？」布格羅夫也念了那本書，他說：「實在，這本書太挖苦我們了。」我今

天到這裏來，也可以說是代表他來看你的。這自然是你的光榮啊！他想和你當面談談。你穿起衣服，我們一同到他家喝茶去罷！」

我那時拒絕他的要求，不肯到布格羅夫家裏去。老頭兒因此很生氣；他無精打彩的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搖着頭，濺着口水：

「真是愚笨的驕傲！布格羅夫並不是一個比你這樣的人。還壞的人。你現在不是被法律限制着，不和巡警一起，就不能夠出門一步嗎？要知道，他，布格羅夫却能夠從法律上左右這些限制呢。」

老頭兒也不和我說一聲「再見」，就氣沖沖的拖着沈重的脚，跑走了。巡警碰見他的時候，問他：

「你的交涉辦妥了嗎？」

查魯賓大聲叱答：

「你，你閉着尊嘴罷！」

布格羅夫富有百萬家資，又是麥子發行商人，又是蒸氣製粉工場的主人，又是十多隻輪船的主人，又是一大隊帆船船的主人；他在尼什尼市和尼什尼省，却占着一個和封建諸侯相等的地位。

他是所謂「無牧師派」的「老信徒」，他叫人在離尼什尼市約莫六里的地方的野外，建設一個墓地，四圍用很高的燒磚牆圍着。在這個墓地上，有一個教堂和一間秘密修道院，雖然在那時的刑律第一〇三條上面規定着，如果農人們在他們家院裏設立了秘密設教的處所，就應被處一年間的監禁之刑。布格羅夫又叫人在破破夫加村裏建了一一座大的房屋，以便裏面收容「老信徒」。一般人都知道，布格羅夫那時正在這個養育院裏面，叫人教育着一些博學的信徒。布格羅夫並且還公然的在克新森林當中和依爾幾斯湖邊，保護着一些秘密的修道院。他不單是積極的擁護各種宗派，並且他還是一根堅固的支柱，所有伏爾加河，烏拉爾，西伯利亞的一部分，等等地方的舊信仰，都靠這根支柱

維持着。

公認教堂管理局局長破壁葉，那個卑劣的虛無主義者，曾經——據我想是在一九〇一年——對皇帝上了一報告書，報告布格羅夫的反宗教的行動。但是那種報告並不足以阻止這個富豪去繼續他的事業。他對那個古怪的省長巴拉諾夫說話的時候也還是用平輩的稱呼。我在一九〇六年的全俄展覽會上，看見他用很友愛的態度，在財政大臣魏特的肚子上拍了一掌，並且還頓着脚叱罵那時的宮內大臣渥龍佐夫。

他是一個寬大的慈善家；他叫人在尼什尼建築了一個很好的免費住宿所，一間可以容納三百個寡婦孤兒的大房子。他在那裏組織了一個學校，他寄贈了一筆大款替尼什尼建設自來水管，他替同市的人們開了一個市政公所。他贈送地方團體許多木材，叫他們去建築學校。總而言之，他對於公益事件是一點也不吝惜金錢的。

我的祖父曾對我說過：布格羅夫的父親是靠私鑄貨幣發財致富的。但是不消說，那時城內一切大商人都是貨幣私鑄人，都是竊賊和暗殺犯。他們這種屬性，並不足以妨

礙一般人對他們表示尊敬和讚美。」從他這種故事的敘述，可以抽出一個結論：如果犯罪沒有好好的做完全做周到，這犯罪就會變成一個應該懲罰的過惡；反過來說，如果犯罪做得很巧妙，沒被人發現出來，這個犯罪就變成一個值得賞讚的成功。他們說，到了布格羅夫手裏，在一八八〇年薩馬拉發生饑饉的時候，他又把他父親的幾百萬塊錢，加了一個倍。

布格羅夫常常是由他自己一個人親自去指揮他的廣大的事業，支票和文據，常常都帶在他外套的口袋裏面。有人勸他設一個辦事處雇一個管賬的人。他答應了；他租了一所房子，鋪設了許多美麗結實的家具，由莫斯科雇入了一個管賬員，但是他也不把事務移到事務室去辦，也不把文件送到事務室去。事務員對地提議，願意替他裝一分財產目錄，他用指甲抓着下腮，想了一想，才對事務員說：

『這是一件麻煩的事呢。我有那樣多財產，一一去計算，未免太費工夫了。』

事務員在空洞洞的事務室裏面，過了三個月的閑日子之後，對布格羅夫宣言，他不

能夠不做一點事而白納薪俸，所以他願意到別處去。

『對不住啊！老朋友！布格羅夫回答着。』我沒有時候去管理事務室。那種事對我
是無益的。我的事務室都在這裏。』他說着，用手拍了一拍額頭和衣口袋。

我常常在城內的商人街上碰見這個人。他生得又高又大，穿着一件很長的通常禮服，兩隻皮靴用靴油擦得很光，戴着一頂呢便帽；他走路的時候，把兩隻手插在衣口袋裏，冷淡的向人叢中走去，好像他並沒有看見那地方有人一樣；大家都對他讓路，不單是用一種敬禮，並且還帶着恐怖。在他的帶着紅色的下腮上，生着一撮薄薄的灰色的莫端式下鬚，那下鬚的毛又直又稀，也遮不住枯瘦的小耳朵根子，也掩不住兩頰和頸上的縐紋，只把他的下巴襯得越發長瘦可笑。他臉上的輪廓不大分明，也不完整，我們不能夠在那裏找出一種可以使我們記在腦筋裏的特色。這種無眼睛的，不可捉摸的，扁平得好像圖畫一樣的面孔，我們本是可以在上伏爾加並中伏爾加地方的人們當中常常看見的，這些人們，靠着這種令人不能正確認識的面具，很巧妙的把他們的狡猾的精神，他們的見

識，他們那種古怪的不可思議的殘忍，等等東西，都蘊蓋起來。

我每碰見布格羅夫一次，我就感覺一種二重性的怪感情；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和一種本能的敵對心即刻結合起來。雖然差不多我常常都勉強叫我自己想起這個人所做的「公益事業」，然而同時也常常發生這麼一種感想：真也奇怪，在同一城內，在這樣一塊像帶子一樣的狹窄土地上面，居然會碰着兩個極端不相同的人——兩個像我和這傢伙的人。

他們對我說，當布格羅夫讀了我的「歌爾笛夫」的時候，曾經這樣稱讚我：

『這是一個有惡意的作家，他的書是專門寫來反對我們這個階級的。像那樣的人，應該送他到西伯利亞去……到世界的盡頭去……』

但是，我對於布格羅夫的惡意，却發生得比他對我下的這個判斷，還早幾年。我爲什麼對他發生敵對心呢？是這樣：這人常常把窮人家的女兒叫去和他同棲，直到他厭煩她的時候爲止。到了厭煩的時候，他就把她嫁給他部下的無數用人或工人當中的一個人，

送她一分約莫三〇〇〇到五〇〇〇塊錢的嫁資並且一定叫人替新夫婦建築一所小小的房屋——一個有三個窗戶，油漆着鮮明的色彩，蓋着鐵鉛板的房屋。布格羅夫那時在塞姆地方有一座巨大的蒸氣紡織工場，同時，他在那地方各條街上都有許多這樣的小房子。這些房子，又新，又有舒服的樣子，在窗戶上擺着花草，掛着毛絲綾的窗帘，外面帶着藍色或綠色的百葉窗——這種房子的烈強的色彩和有意做成的單調的形式，真可以叫人着惱。據我想，大概因為這些小房子可以激刺空想和貪欲，所以對於處女的肉的買賣，可以大大的給與一種幫助呢。

這個富豪的這種享樂，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市的近郊和村裏，女孩子和男孩子們都唱着這個陰慘的童謠：

「你愛的，一定是布格羅夫先生，

你一定是給了他罷，你那顆心。

但總有一天，老布要把你拋擲。

『只有我一個人，爲你苦得要命。』

我朋友當中，有一個技師，是一個年紀剛三十歲的鰥夫。他專愛打鳥，曾經寫了一本關於鴉鳥的書，寫得很好，在「天然和打獵」雜誌上發表過。這個人就是一個和這種已經被嘗試過的女子之一結婚的人。

這個正直溫良的人，曾經把這種結婚的動機，照下面這樣解釋過：

『我對於這個年輕女子，很表同情；她雖然被凌辱了，但是，她的確是一個良好的少女。我知道她有四千塊的嫁資和一座小房子。她的嫁資使我決了心和他結婚。我很安靜的生活着，我開始研究，我着手寫書……』

過了幾個月之後，這個人開始喝酒了，他在食肉祭期間，被一羣醉人打了一頓，不久就死了。在他死的前幾天，曾經送了一份新聞原稿。一分關於森林中狐狸捉拿鳥類的計策的俄文原稿——送給我。我還記得，那個新聞原稿是這樣下筆的：

『秋天的森林，從新穿起他的過年過節用的裝飾品了，但是，他呼吸的却是很悲愁

的，很腐敗的……」

*

*

*

有一天，一個女人跑來看我，露出非常激動，差不多要變成狂人的樣子：她對我說，她的好朋友在鄰近北極圈的流刑地內害了重病。她說，她應該立刻去看她的好朋友：所以她得需用金錢做路費。我知道她所說的那個人是一個有價值的，但是我那時手邊沒有充分的錢去供給她的旅行費用。

我跑去找陸嘉魏，一個稍微有點精神病的財主：這個駝背人的生活，恰恰和奚斯曼的小說的主人翁愛山特一樣，只是一個矯揉造作的生活，但是他自己却以為他的生活是很美很雅緻的。他在早晨睡覺，在平黑的時候起床；他在晚間接待朋友：如像中學校長，貴族幼女學校的教授，皇產管理局的一個官吏，等等的人。他們在全晚當中，又吃，又喝，又賭骨牌，有時甚至招待「自由生活」團體的地方美人，組織一個小小的宴會。

駝背人在一間陰沈沈的，佈滿了用牡牛角做成的家具的小房當中，坐在一個很穩

的椅子上，兩腿用小毛氈蓋着，臉上露出沈澁放縱的神氣。他用闊淡的眼光，好像害怕似的，直直的望着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聽我敘述關於借錢的要求。他默然的遞了一張二十五塊錢的鈔票給我。我還得需要四倍的數。我默然的離了他的家。

在三天當中，我爲找錢的緣故，把城內都跑遍了。我偶然碰見了查魯賓，我問他可不可以幫助我。

『去找布格羅夫幫忙罷！他一定借錢給你呢！我們去看他罷，他這時正在交易所裏面。』

我們一同去找布格羅夫。我在鬧吵吵的商人羣衆當中，立刻發見了布格羅夫的強健的面孔的側面。他正站着，他的背靠在牆上；一羣很激動的羣衆正圍着他一齊向他大聲喊叫，他却只是一會兒一會兒的，用一種安靜而不關心的聲音，說

『不行。』

這句尋常的話，到了他嘴裏，好像特別有力，令人想起那種可以令狂吠的狗羣忽

然沉默起來的叱聲，「不准叫！」

『這就是高爾基！』查魯賓毫不客氣的，用力分開商人們之後，這樣叫着。

從他那種被年齡消蝕了的面孔，從兩隻很疲倦的小眼睛，對着我射出一種不信任的眼光；一隻眼睛的眼皮已經失了彈力，向下面吊着，現出眼白上面的一些紅絲；離着鼻子不遠的地方，從一個眼角上，一直的流着一線眼淚。他的瞳人在最初好像露着爲難的樣子，但是，忽然一下，有一種小小的綠光在那裏燃燒起來，在一瞬間，這個莫端式的面孔上現出了一種柔和的微笑，他用又肥又強的手，握着我的手，對我說：

『我們全市的光榮……你願意和我一同去喝杯茶不願意？』

我們到了「交易所飯店」。在那裏，一切的人看見了布格羅夫，都鞠躬到地，連窗戶上的籠裏的雲雀，也恭恭敬敬的停止了喧叫。布格羅夫對茶房說：

『兄弟，你可以替我們拿茶來嗎？』

他很沈重的坐到一個椅子上去。

齊魯賓是一個高大身材，紅鼻子，蓄着軍隊式鬍鬚的人，攔住說了幾句話。這老頭兒嘖嘖唧唧的說：

『你害怕巡警，但是，你的良心並不怕他，不是嗎？』

『老頭子始終用他那不倦的舌頭和人爭鬥呢。』布格羅夫笑着說；他用一條藍手巾擦他的眼淚，他的眼睛忽然用一種尖銳的光線射着我。他問：

『我聽說，你是靠着自己的獨學，學成了你的職業，並沒有進過小學和中學，真的嗎？那末……這真是我們這市的名譽……你知道許多窮困，你曾經在我那免費住宿所過了夜？』

我告訴他，當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在一個星期三，送到他的院子裏去過；在那一天，他爲追悼他的父親的緣故，曾經對於每一個乞食的人，給與兩斤白麵包，一角錢。

『那種辦法一點成效也沒有呢。』他把他的灰色眼睫毛動了幾動，答應我。『因爲有一角錢的緣故，別人本來不窮的人，也爲貪心所驅使，跑來領錢了。但是，你能夠在免費

住宿所生活出來，真出我的意外。我常常想着，那個住宿所好比一個深關，只有入路，沒有出路呢。」

『人類是很結實的啊！』

『對的，對的，不過，我們還應該加一句：如果人類知道他所希望的是什麼。你看我這話對不對？』

他說話的口調很沈着，和他那樣地位的人很相適合，很用心選擇着語句，大概就是因爲這種用心的緣故，才把他的說話弄成一種又沈重又複雜的東西。他的牙齒很小，密密的擠着，湊成一根黃色的骨頭。他的下嘴唇很厚，蹙了起來，好像黑種人的嘴唇一樣。

『你在什麼地方和商人們認識的呢？』他問我，在得着我的答復之後，他接續說：

『在你的書裏面，不見得一切都是真的，你常常太過於認真了。但是，馬雅金却是一個可尊重的人物。你從那時起，還看見過一個和馬雅金同樣的人沒有？我在我的周圍，從沒有看見什麼和他類似的人，但是，據我想，那樣的人，應該存在着才對呢。馬雅金真是一

個完全的俄國人，一個具有精神和靈魂的俄國人。他有政治的精神……

他笑了一笑，然後很快活的加上一句：

『你對商人們所暗示的生活方法和思想方法，都是含有很好的教訓的意義的，很

……

查魯賓走來了，他做一種滑稽的樣子，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也不知道是問布格羅夫，是問我，只信口的問：

『銀子怎麼樣了他給了？』

他這個質問非常使我為難，我幾乎要罵了出來。布格羅夫看見了我的為難情形，立刻用一種快活的口調問着：

『誰給誰的銀子？』

我簡單的向他說明我的需要，但是查魯賓立刻又打斷了我的話，他說：

『他並不是因為他自己的緣故來找銀子，他的生活過得很貧窮……』

『那末，爲誰呢？可以告訴人嗎？』布格羅夫問我。

我那時心裏已經焦燥起來，並且也不願意造假話。所以我對他說了真話，以爲一定含着一個拒絕的答復。

但是，這個富豪只用手抓着腮，一面揩着眼淚，很注意的聽我說，他取出他的皮夾，計算了鈔票，問我：

『但是，這個數目就夠了嗎？路途是很遠的，也許途中遇着種種爲難的意外事故……』

我向他道了謝，寫了一張收據給他；他露出很親熱的樣子，笑着說：

『如果我收了這個收據，那也只不過是因爲我喜歡看你筆跡……』
他看了一看收據，又說：

『你用神聖的字體寫字，好像老信徒一樣，每個字母都是分離着的。真是一個奇怪的書體……』

『我是從一本聖詩集學來的……』

『這是看得出來的。但是，我請你還是收回你這收條罷。』

我拒絕他，我急忙把鈔票放好之後，立刻告辭。他用一種非常親熱的樣子，握住我的手，對我說：

『我們做朋友罷！讓我時時打發車去接你來，好不好？——你住得很遠。來看我罷，我誠懇的要你……』

*

*

*

過了幾天之後，約莫在早晨八點鐘左右，他叫了一個車來接我。過了一會，我和布格羅夫對坐在一個小房間當中，這房的窗戶臨着一個院子，這院子被一個石頭鋪占着，裏面雜亂堆着許多鏽廢鐵，菩提樹皮，灰麵口袋，等等東西。在桌子上正滾沸的燒着一把俄國式茶壺，旁邊放着熱麵包，一瓶魚子，一個裝滿了各色各種的小糖塊和粗糖的糖瓶。

『我不使用那種精製過的糖。』布格羅夫笑着對我說。『這並不是因為大家說這

種糖是用狗血洗過的緣故，是用種種…… Manipulations，我忘記這個字了，有學問的人們怎麼稱呼這個字？

『是 Manipulation(手工)罷！』

『大概是那樣一個字罷……不是因為那種緣故。我只是因為粗糖的味道好過精糖，比精糖爽口些……』

這間房間差不多可以說是並沒有陳設的家具：兩個被我們坐着的椅子，一張工場用的小桌子，在房角上還有一張小桌子，挨近窗戶地方，有一張椅子。牆上貼着一些淡藍色的廉價的紙；在門旁邊，掛着一個玻璃框子，裏邊嵌着客船的時間表。新近被油漆過的褐色地板，放着光亮；一切都發光，一切都帶着一種討人厭煩的清潔，令人看了只會覺得發生一股冷氣，和無人居住的印象。空氣浸飽了教會的燒香的香氣和洋燈的油氣；有一個藍色大蒼蠅，發着一種討厭的叫聲，到處飛着。在房角上，有一個聖女的聖像，周圍繞着翼珠，像上的圓光邊，裝飾着三粒紅寶石；聖像的面前，有一盞藍色玻璃燈。藍色的光線，慘

淡的搖動着，好像有無數滴的汗水或眼淚從聖像上面流下來似的。有時蒼蠅停在聖像的衣服上，伏在那裏，構成一個黑點。

布格羅夫穿着一件細呢的常禮服，這件常禮服很長，嚴密的扣着扣子，一直扣到頸項，結果，倒好像一件宗教上的長服一樣。布格羅夫一面嘗喝那個發着香氣的茶，一面問我：

『是不是，你曾經在免費住宿所過了夜？』

他的聲音帶着憐憫的調子，好像他正說着一種可以致死的，被我僥倖逃脫了一死的病似的。

『這很難令人相信。』他繼續說着，一面快活的擦着他頰上的眼淚。『我們俄國的流浪人，好像秋天的樹葉。簡直比樹葉還無用處，因為樹葉還可以當作肥料肥地……』

他和蒼蠅的叫聲，奏着合奏曲，對我說：

『在這地方的碼頭上，有一個企業家，養着一隊碼頭搬運伕子。他的名字叫做蘇馬

洛，他是一個名家的後裔；在俄皇加特林的時候，他的祖父曾經做過高官，但是，這個孫子却是一個粗野的人，是一個無賴，專和他的工人們一起瞎鬧，並且隱藏他們的贓款。你纔這就是俄國流浪者的運命！至於你，你的行爲却和他們完全相反。到底一個人的運命應該放在什麼樣的天平上去秤，這真是很難理解的……請再用一點魚子罷。」

他不慌不忙的咬着他的麵包，一面溜着眼光望我：

「我不讀書，但是，你的著作，我却讀過。有朋友勸我讀牠。你碰見了許多可以令人驚異的人呢。比方馬雅金走着一個奇怪的方向，你的「流浪人」却又走着另一個方向……那個流浪人叫做什麼名字？」

「叫做卜龍托夫。」

「是的，是的。一些人一點也不惜費神費力，專爲俄羅斯，爲我們的帝國的人們行着勞動；另外一些人却用他的毒舌，用他的小靈魂裏面的稀薄的皮針，破壞一切……至於你，你對於這兩種人，都同樣寫着……我不知道這句話應該怎麼講……好像從你看來，

這些人只是些外國人，並不是俄國人似的，但是，同時，人們看見你的書的時候，一定要說，這些人是你的親族呢，呃！我不十分懂得……」

我問他，他讀過我那本叫做「我的同伴」的小說沒有。

『讀過，很有趣。』

他把身子往後一倒，凭在他的椅子的背上，用一條有顏色花邊的大手巾擦他臉上的汗，隨後他舉着手巾搖動，好像搖着一個旗玩耍似的：

『那個人，那自然是一個野蠻人，不是一個俄國人。這個「流浪人」，他真有其人嗎？至於馬雅金，你說他完全不是一個實在的人？』

他搖着他那個被灰黃色頭髮緊黏着頭蓋的頭，用低聲對我說：

『危險就存在那地方。他們說，我們的國家好像一間需要修理的房屋，照俗話說，就是應該把他翻修一回。對的。但是，拿什麼力量去翻修呢？照你的意見說來，這個力量在那裏？在這種時候，有許多人咬着自由，好像在野外的家畜咬草一樣，一點也不想到別的事，』

我們怎麼可以把他們枷起來，叫他們担任這個工作呢？又如馬雅金，他是一個主人。他不僅費心費力，把他的全力量，全良心，都犧牲到公共的事業上面去，但是，別的人都輕蔑他，這怎麼講呢？

這個嚴重的談話，被那個蒼蠅打斷了；那蒼蠅盲目的向着洋燈的微弱的光線上飛去，呻吟了幾聲，跌到油裏去了。布格羅夫站了起來，跑到門背後去，叫了一聲「呃！」

一個滿面嬌態的年輕女子，好像一個教會的人一樣，穿着一身黑衣服，跑了出來，把她的雙手向肚子上放了一放，表示着她對我們的敬禮，向桌上放下幾封電報，默默的開始整理洋燈。過一會，她行了一個同一的敬禮，眼也不抬的，走開去了，只看見她用手指捻着那副懸在她的腰間的皮念珠。

「對不住，這是我的生意上的事務。」布格羅夫說着，他的眼光已經溜到那幾封電報上去了。他從衣口袋裏，掏出一截鉛筆，縐着鼻子，在電報紙上簽字。隨後他隨隨便便的把電報丟在桌上，對我說：

『我們從這裏過去罷。』

他引我到一個大廳裏面去，這裏廳的窗戶臨着伏爾加河，在畫着有種種樣樣的地板上，擺着一些用未漂白的布做成的路線，椅子都挨牆邊放着。每一垛牆的附近，有一張皮做的長椅子。到處都是那種令人生厭的空虛，和那種教會的洋燈的臭氣。但是在窗戶的玻璃外邊，却不斷的發着一種工程上的，暴烈的金屬的喧聲，在河面上，過往船隻響着汽笛……

『美不美，這張小畫？』布格羅夫一面問我，一面用手指着牆上；那裏掛着蘇里科夫畫的一幅「摩洛哥作夫」，在另外一垛牆上懸着一張很美的舊布，布的上而，畫着一些極細緻，極高貴的花草。下面有一個小小銅牌子，寫着字，說明這是博涅爾的作品。

『那個東西更中你的意嗎？』老頭兒笑着問我。

『那是我從巴黎買回來的；有一天，我從一條街上過路，我看見一家商店的窗子裏面，有一張價值一〇・〇〇〇的畫。「這是什麼畫？」我那時自己問自己。我走近一看：只

是一些花草，並未畫着別的東西。畫得不錯，但是，價錢却是價錢：換成俄國錢，要值三萬塊錢！我叫一個朋友去問，爲什麼那畫的價錢那樣貴。他跑去問賣畫的人說，那是一件稀有的畫。我從新回到畫舖裏去看畫。我對我自己說：「不買牠，那是吹牛的！」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却對我的朋友說：「去買牠回來罷！」

他笑起來了。

『明明的，這是一種輕率的舉動，但是，牠那時太使我歡喜，歡喜得叫我不能不買牠……』

在我們的周圍，一切東西，都發出一種冷酷的，寂寞的光輝，可以使人感覺到一個愁苦的，孤獨的存在……

『請恕我，現在我非到交易所去不可了，』布格羅夫對我說。『我們不能夠終結我們這個有趣的談話，我很抱歉。請准我再吵擾你一次罷……再見！』

*

*

*

後來他常常打發車子來接我，我也願意到他那裏去喝茶，用魚子和粗糖白麵包。我喜歡聽他那種謹慎的，試探對談人的心的話，我喜歡隨着他那聰明的，銳利的眼光去看，我喜歡調查他除他的生意之外，還幹什麼樣的生活，調查他除金錢之外，還有什麼樣的力量。

我覺得好像他想從我的身上找出一點什麼東西，他常常問我一些話，但是，明明的是他不知道怎樣去達他的目的，他自己還不明了的懂得他所希望的是什麼東西。

他常常回到他那個討厭的質問：

『你在走上了危險的道路，那種致命的道路之後，居然能夠從新歸回正當的勞力的路上來，那是怎麼做到的呢？』

這個質問，使我不快活。我對他談斯列普希金，蘇理科夫，庫里賓，並其他許多獨學成功的俄國人。

『有這樣多嗎！天哪！』他驚歎的說着，一面用一種空想家的態度，搔着手巾玩，並且

拼命的努力眨他那個病了的眼睛，他閉着那隻健全的眼睛，頑固的問我：

「因爲一個沒有根據的生活，一個不和無論什麼樣的職業相聯繫的生活，一定會有許多誘惑。不是嗎？那末，你怎麼會沒有墮落呢？你怎麼會固定在一個職業裏面呢？」

但是，他最後還是擱住了那個使他不快活的思想：

「你看見了嗎，最有趣的事，就是我們這一些人豐厚富裕的生活着，而在我們的底下，却又有一些想顛覆我們的生活的人們，一件事。那是一些惡人，一些不足令人憐惜的人們，恰恰和你的著作內所描寫的惡人們一樣。所以，如果這些惡人從下面推擠上來，我們一切生活恐怕都要滾轉到下面去呢。」

他雖然含笑着說，但是他那雙已經變成綠色的眼睛却對我放射了一個乾燥銳利的光線。我知道我對他說話是無益的，所以我只簡單對他說，一切生活都全然不公平的。因爲不公平的，所以同時也是很易變化的；所以或遲或早，將來總有一天發生生活上的大變動，在那時，人類不但會變更他們的相互關係的形式，並且還會變更他們的相互關

係的基礎。

「『容易變化的，』他只跟着我說，這一個字，髣髴他完全沒有聽見『不公平的』那個字似的。『不錯的——是容易變化的。容易變化的徵候，已經越弄越明顯了。』他不說話了。我更坐了約莫一兩分鐘之後，向他告辭，我以為，我們的關係已經告終了，我不會再到布格羅夫的家裏去喝茶吃熱麵包和魚子了。他冷冷淡淡的，握着我的手，一句話也不說，但是，到了客廳外的前室裏面的時候，他又開始輕輕的努力用低音說話，兩隻眼睛望着房間的一角——一個陰影特別濃厚的房間角。

「人類這東西，真是一個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令人可怕！他有時振作起來，熱心去幹當時的那些可驚可感的事，突然一下，他的靈魂動搖起來了，他不說話，只是想，上帝果然能夠使一切的人，至少也是使多數的人都生活那種暗雲——像你所經過的那種暗雲——裏面嗎？生活的旋風能夠像推你一樣，把他們推着走嗎？人們一想到一個過路的人，一個不相干的外國人，可以鑽進你的靈魂裏面去，懂得你的煩惱，人們就會戰

慄起來……」

他用一種唱歌的口音說着，他這種自白使我覺得非常奇怪。

『人類好像一粒被壓在磨子下面的穀粒，每顆穀粒都想逃避他的運命——這就是大家所以發生煩悶的理由，就是這種東西形成着生活的旋風……』

他不說了，他苦笑起來，在那時，我對他開始說了第一句從我靈魂裏迸出來的話：

『你抱着那種思想去生活，一定是一件很艱苦的事呢。』

他響了一下嘴唇，對我說：

『一個人坐上了船，就得隨着船長所引的路走去，順流也好，逆流也好，都是船長的事……』

過了不久的時候，他又打發車子來接我去。我和他談話的時候，我覺得他並不想從我這方面獲得什麼東西，他只不過是一個自己很煩悶，希望和某些環境不同，思想相異的人們接談，以圖慰安的人罷了。他和我越談越減少了虛禮，到後來，他居然使用一種父

執輩的口調，對我說話。他知道我曾經坐過監獄，特特對我說：

『那種事，那是無益的！你的事業，只是寫文章，不是「解決」。』

『你所謂「解決」，是什麼意義？』

『解決就是做革命事業。革命就是把那些逼迫人們去做工作的法律的結子，解開了去。或是你當審判官，或是你被判決……』

當我對他說，無論如何都難免有一個憲法的時候，他大笑着對我答辯：

『如果有一個憲法，恐怕我們這些做商人的，對於你們這些不安靜的人們，還要更加緊緊的抱着錐子呢。』

但是，他說到政治的時候，却只表示一種惋惜和嫌厭的態度，恰恰好像一個愛玩的人說着相棋的遊戲的時候的態度一樣。

『很明顯的，每個卒子都希望變成女王，只因這個緣故，所以才會失掉許多別的卒子。完全是一些兒戲！在相棋裏面，遊戲的根本，就是使國王失敗。』

他曾經和皇帝尼哥拉可見了幾次面。

『那個小炭團，並不甚熟。在他所說十句話當中，總有七句話是無益的，剩下的三句話却不是他自己的。他的父親並不是十分有惡意的人，但是，到底是一個結實的鄉下人，具有強烈的臭氣，是一個主人！這個人却只會表示親暱，露出一雙女人的眼睛……』

他加上一句淫穢的話，他歎了一口氣說：

『他們那些當帝王的，並不是在地面上走着，他們不知道人們怎樣在街上過活。他們在宮殿裏過生活，恰恰好像小鳥在籠子裏過生活一樣，但是，他們還不及小鳥，因為他們連捉蚊蟲的事都辦不了，他們只會開始提倡時髦。他們已經不能使別人害怕了。但是，要知道，一個國王，只有在他能夠使別人害怕他的時候，才能夠說是一個主人。』

他用一個倦怠的聲調和一些無氣力的語句，說着上面的話，一面用一個匙子，努力想舀一匙子茶到他的茶杯裏面去，舀了一陣，卻沒有成功。

但是，忽然一下，他扔下匙子，繃着眉頭，把他那雙菜綠的眼睛，大大的睜着：

「高爾基先生，你看，這是一件值得反省的事。如果失掉了恐怖，我們要靠什麼去生活呢？人民對於皇帝的恐怖，已經消失了。當尼哥拉司的父親到尼什尼來看我們的時候，人們因為幸得瞻仰了皇帝的天顏的緣故，還大大的舉行謝恩的祭典。是的，但是，到了小尼哥拉司在一八九六年來看博覽會的時候，我的門房密雪爾却對我說：「他並不高大，我們這個少皇帝！他的風采不好，他的身材配不上這樣大的一個帝國呢。外國的人們看見了他的時候，也許會說：怎麼大俄國會有一個那樣虛弱的皇帝呢？」這就是尼哥拉司的實在的樣子。並且密雪爾還是在皇帝的禁衛軍裏面服過務的人！在那時候，沒有一個人喜歡皇帝的來臨，好像一切的人都想着同樣的事。他並不高大，我們這個少皇帝！」

他向房間角上望着那盞洋燈的將滅的藍光，他站起來，他走近門邊去，開了門，叫着：「來把洋燈弄好啊！」

那個穿暗色衣服的小女孩，照平常一樣，輕輕的跑進房來，對我們行了了一個敬禮，爬在一張椅子上面，去整理洋燈。布格羅夫眼睛睜睜的望着她那雙瘦削的，穿着黑襪子

的腿，輕輕的說：

『爲什麼在這間房裏洋燈總是燃得不好呢？』

小女孩子走開了，她好像一塊黑色的雲片一樣，輕輕的在地板滑走了去。

『關於皇帝的事，恰恰和關於上帝的事一樣。』布格羅夫繼續的說。『在我們這裏，我們雖然比在你們那裏，比在尼科年人之間要格外敬上帝，愛上帝一點，但是，就是拿我們這裏說，拿過着森林生活的我們說，上帝的尊敬也漸漸動搖起來了。他們說，上帝的威嚴漸漸減少了。大家對於上帝，已經沒有情愛了，大家雖然還說着他，但是，只不過當作一個還沒有忘記的故事說罷了。上帝已經離開了人類，到處都是計謀策略。人們常常使用策略，去掩蓋上帝所創造的生活上的奇蹟。你聽我說，說這個歷史罷……』

他用一種又沈又重的反省的辭句，把一件故事說給我聽。在伏爾加的森林當中的一個孤村裏，有一個小學教員帶了一副留聲機器去；在一個過節的日子，他把這個留聲機器安放在學校裏，唱給鄉下人聽。當那個被放在桌上的小盒子發生一種人聲，唱着一

個被大家唱熟了的小調的時候，鄉下人却縐着眉頭，露出一種不穩定的神氣，站了起來；一個被村裏尊敬的老頭兒大聲喊着：

『關上那個東西！神聖的……』

小學教員停止了留聲機器。鄉下人們把小盒子和圓筒子仔細的調查了一回，最後決定：

『這種惡魔幹的玩意，應該燒燬了去！』

但是，那小學教員早已料到這一層，曾經帶來兩個裝着教會的讚美歌的筒子。他費了許多力，要求他們繼續聽一聽。現在那木盒子唱起神聖的讚美歌來了！聽衆驚嚇得要命。那個老人呢？他拿起帽子，離開學校，好像一個瞎子一樣，用手亂推着衆人；在老人的後面，默默的跟着一羣鄉下人，好像牧人的後面跟着一羣羊子一樣。

『這個老人』，布格羅夫鼓着他那雙緊縮了的眼睛，用嚴肅的眼光望着我，繼續說，『那個老人回到他家裏去，對他家裏人說：「前事都完了。替我準備罷，我要死了。」他穿

起他的死衣，睡在聖像下面，到第八天果然死了。他是故意不吃東西餓死的。從那個時候起，在那村裏，就發生了一些發狂的人們。他們狂叫着世界的末日到了，狂叫着反基督教的行跡，狂叫着那個木盒子裏面的魔鬼。許多人都開始喝酒。」

他用他的肥大的指頭，拍了一下桌子，用一種又若澀又不安靜的聲音，繼續的說：

『上帝本來是拿馬給人類，叫馬替人類做工的，但是，你看，現在滿街上却都是車輛跑着。這些車子被什麼東西推動呢？誰知道！我曾經問了一個博學家：「到底什麼叫做電氣？」誰也不知道，博學家也不知道。那末，鄉下人怎麼能夠懂得呢？大家不能夠對他說，這是上帝在街上推着車子走路。這些不從上帝那邊發出來的東西，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呢？問題就在這裏。關於電話和別的東西，也可以發生同一的問題。我這裏有一個工頭，一個知道念書的聰明的小夥子，他每次走到電話旁邊去，他必定要畫十字，在他說完了電話的時候，他一定用洋鹼洗手。你看，這就是實際的情形。到處都是方法策略。這些東西自然是有森林裏面的人們，怎麼能夠懂得這些東西呢？他們很懂得家畜，魚類，鳥類，蜜蜂，但是，

如果一個木盒子會唱聖歌，那末，那些教會，牧師，以及別的種種東西，還有什麼用處呢？恐怕將來大家會沒有教會的需要罷。關於這些事，上帝到底抱着什麼意見，做了些什麼工夫呢？難道是上帝自己放了一個天使在那個小木盒子裏面嗎？大家很想知道這件事。」

他嚼着一小片粗糖，大大的喝了一口茶，揩了一揩鬍子；他仍用一種要想說服別人的口調，低聲的說：

『我們生在一個危險的時期，一個含着大大的不安的時期。你們說，革命就是地球上的一切力量的反叛。一些什麼力量呢？那些力量是什麼？人民並不懂得這個。你們走得太往前，常常都是太往前走，常常走得太遠，鄉下人一天一天的越發落在後面了。你看，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才應該思想……』

突然一下，他用一種很快活的态度，對我做一個提議：

『同我到布噠德去玩，好把這些不愉快的觀念驅走，好不好？』

*

*

*

每個人，都好像地球被空氣圍繞着一樣，常常被他的「物力」(omercio)的無形的蒸發並他那種時時燃燒着的魂靈的無形的煤烟，兩種東西圍繞着。

布格羅夫常常被一種社會的煩悶圍繞着，不過，這個煩悶有時又會變形為一種黑暗暗的不安心的旋風，一種為期很長的旋風。在他那些空洞的房間裏，來回的旋轉着，好像一個久被無聊所征服的，被關在籠裏的野獸一樣；他有時停在博涅爾的畫的面前，用又大又黃的手指，觸着畫布，對我說：

「我覺得，在地面上，在園子裏，好像都沒有生長着同樣完全的花草。這些花草真好。我從沒有看見像這樣的好花……」

如果只看他的樣子，也許有人要說，他好像這樣一個人：一個因為懶於觀看世界的緣故，弄得眼睛都瞎了的人，但是在有種時候，他的周圍忽然有一種新的光線發生着光明，在那一瞬間，這老人又變得非常的有興趣。

「你說，馬雅金是一個想像上的人物，但是，巴哈其羅夫却斷然主張着，馬雅金就是

他。他說假話，他是有惡意的人，但是他沒有那樣聰明。所以他們說，發明一種花草是可能的，發明一個人却是不可能的。人類可以自己發明自己，不過，那種發明是可以使他受到不幸的。但是，你無論如何也不能夠發明一個人。你只看見過許多人，許多似馬雅金的人。在人類的生活上有許多類似他的人，這是不錯的。」

他常常回到這個問題上面來。

「在戲園裏，他們常常扮演着商人，認為是一些實有其人的商人，拿來開玩笑。這是蠢事。你曾經把馬雅金當作一個值得注意的人，正正經經的描寫他。這種辦法可以使你感覺幸福。」

他時時問我：

「這樣說，你實在免費住宿所過了夜？這真是一件不可相信的事！有一天，他問我：

『你在人和人之間看得出一種差異嗎？比方說，在我和海關巡艇的船夫之間？』

『差異不大。』

『我也是這樣想着。你以為人與人之間，不大有什麼區別。那是對的嗎？照我的意思，我覺得應該好好的區別着每個人所有的特色。應該把人類的個人的特色和身外的特色，明白的指示出來。你們決定人，好像徵兵檢查會議一樣，只決定着有能力，無能力。那末，我要問，他對於什麼事情有能力呢？對於打仗嗎？』

他用手掌拍着桌子，加上一句：

『在人類當中，只有一個能力：做工的能力。他戀愛，他知道工作：這就是有能力。如果他不^{知道}任他死了去罷！你看這就是一切的證明。只要有這個東西，此外更用不着什麼憲法了。』

『如果他們給我以權力。』他把那隻眯得好像一片刀口一樣的健康的眼晴，眨了一眨，對我說。『我一定要使我們的人民恢復元氣，德國人和英國人一定要因此驚慌起來呢。我要把鐵十字勳章和種種寶章給與木匠，機器匠，給與人民，給與勞動者。你在你們

的手藝裏面，成了功嗎？如果成了功，那末，光榮和幸福就是你們的了！你們要繼續用功做去。縱然你們因此不得不在別人的頭上走路，那也是不妨事的。我們並不是在一個沙漠裏生活着：如果我們不自己擠上去，我們就會過不去。到了我們把一切土地都使用了，把一切土地都工作了的時候，那時，我們的生活就一定會比較安適些。在我們國裏，人民是善良的。有了這樣善良的人民，我們真可以推翻山岳，填平高加索，但是，這裏有一件不應該忘記的事：在他的肉體發生要求的時候，你不引領你的兒子到娼婦家裏去，是不是？對於人民，也是一樣的，我們不能夠突然一下，把他拿起來，頭向上，腳朝上的，擠到我們的運動當中去。如果那樣，他就會斷氣，會在我們的辛辣的煤煙當中，氣絕身死。我們應該非常謹慎的煽動他。從鄉下人說來，理智那種東西，完全和一個娼婦一樣：她知道方法和策略，但是，她決不能安慰你的靈魂。鄉下人還是以森林的神並灶神為隣居的，但是，我們跑去拿着電話，打破了他們的頭！你不要忽視這一層：把那些被發明出來的東西和那些在實際上存在的東西，分別清楚，這件事，是很困難的。那些發明和假造，離我們越遠，越近古代，

他們就會越發具有多量的，和實際相同的力量。所以，那些森林神和灶神也許比我們這個時代的方法——電話——還要真實些……」

他站起來，向窗戶外面看了一眼，發出不平的聲音：

「真是一些蠢子！」

他用拳頭打了一下玻璃格子，隨後，搖着頭，顯出一種不歡喜的神氣，用手指威嚇着什麼人……

他那兩隻手放在衣口袋裏，站在窗子面前，對我提議：

「如果你願意聽，我可以說一個故事給你聽，那故事或許對你有用處。在姆羅木地方，曾經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少女，美得可以打動人的靈魂的少女。她是一個孤兒，她和她

的叔父一起住。她叔父是一個碼頭工夫，一個盜賊，一個貪鄙的人，一個養着許多小孩子的鰥夫。他的姪女當了他的婢女，煮飯婆，看家人。她已經有二十歲了，因為她生得很美，所以她常常被許多人找來求婚，當中也有很富的求婚人。但是，她的叔父却不願意使她結

婚：因為她的結婚，從他說來，就是等於喪失一個毫不花工錢的女勞動者。一個官吏愛上了她，因為失戀的緣故，大喝其酒，竟因此喪命。世人說，繼續這個官吏去愛她的，一個是牧師，他很想弄她到手，但是，結局也只是得着一些損害和痛苦。她很富於信仰心，她的唯一的歡喜，就是到教會去和念聖書。她愛花草，種了許多花草，在園子裏和房子裏。她很謙遜，溫柔得像一個修道的女人，她的眼睛放着一種令人感動的柔光。」

他弄着手巾，把那隻健康的眼睛，用古怪的方法，眨了一眨，繼續着說：

『像那樣的眼睛，凡是說故事的人，都愛把他特別敘述一番的。她的叔父的主人是一個老商人，曾經過了一輩子的淫蕩生活。這老人看見了她，他對她着了迷，發了狂。在一個冬季當中，他都跟在她的身邊；她並不讓步，並且還沒有露出一點懂得他的意思的樣子。無論用什麼手段，費什麼力量，都不能夠誘惑她。最後，他想了一個方法，叫他的叔父送她到莫斯科去辦事；到了那裏的時候，他居然說服了她，帶她到雅爾家裏一起居住。她一到了那種墮落的环境之中，看見了她的周圍的人的生活，好像世界和她自己都變了樣。

子，好像世界和她自己都是赤裸裸的了。她對老頭兒說：「我現在懂得，你對我要求着的那個東西了。我一切都可以答應，但是，你應該讓我也過一過華麗的生活，那怕是一個月也好。」老頭兒聽見她這種話，不消說是很歡喜的；他供給了她所要求的一切東西，立刻提議，要她跟着他去洗澡。她答他：「現在，我却不願意，因為明天是星期六，我要到教會上晚堂去。請你明天在晚堂以後來找我罷。」這個老頭兒後來不到五年死了，這個女人現在却是莫斯科的最可親愛的女孩兒……」

他慢慢的離開牆，坐向椅子上去，用一種低而沈重的口音說：

『不消說，像這樣的事，也並不算得是一件異常的事，如果我們忘記了這個年輕女孩兒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兒。但是，試看看，那一切的方法策略具有何等重大的誘惑力呀！請你把剛才我們說的這個故事仔細考察考察，試想一想：靈魂本來生活在一種大煩悶的黑獄之中，現在如果突然的對他顯示一些物件……你看這就是天國；不過，在實際上，這並不是天國，倒只是塵埃。這並不是對於一生涯的東西，倒只是對於一時間的東西。但

是，從這些方法和策略，回到森林神和灶神方面去，這件事，却是人們不願意的，那是不能的。你看，這就是一個靈魂被埋在地球上的塵埃當中了！』

關於這種埋沒，他知道許多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單調的，他懶懶散散的述說這些材料，好像他是一面述說，一面想着別的更重要更深奧的事件似的。他從窗戶往外邊看。窗戶玻璃上沾着許多由火船的煙筒飛來的煤灰；透過玻璃的混濁的表面，可以看見伏爾加河的暗黑的水，水邊的碼頭和艇子。在河岸上，到處都堆着山一般的商品，箱子，桶子，包，子，機，器，等，等，東，西。輪，船，叫，着，飛，跑；由煤煙形成的雲，在空中飛翔着；在碼頭的石板上，飛着一堆一堆的灰塵和渣滓；人們可以聽見響聲，鐵塊相碰聲，人類的喊聲，車輛的軋軋聲，生活的不斷的行進聲，工作上的頂大的喧嚷聲。

一個曾經在一生涯當中，創造過這種螞蟻式的喧嚷生活的人，一個在他生涯當中，年復一年的，把這種喧嚷生活的濃度，越發加大，越發加深的人，用一種毫不相關的人的冷淡眼光，透過稀薄的玻璃，注視他自己的事業。他露出沈思的神氣，繼續說：

「不是在同一個時候……也不是突然的……」

*

★

他屢次用一種有趣的態度，說到勞動，並且常常帶着一種宗教的，狂熱的音調去說。我覺得，他好像用非常敬虔的態度，敬重着勞動，好像他對於勞動，具有一個堅確的信念，相信勞動有一種內的力量——一種可以隨着時間的進行，把一切人類結合成一個不可目觀的一體，結合成一個統一的並有意識的物力（*energie*），以便把我們的可憐的世界變成樂園的力量。

他這種想法，和我原來那種對於勞動的想法，是一致的；從我看來，勞動只是一個特別的領土——一種不能由我的想像去找出他的邊界的領土；我相信，一切神秘，我們生活上的一切悲劇，都只有靠着勞動，才可以被解決，只有勞動才可以實現那種人類平等，生活平衡的好夢——那個可以感人的好夢。

但是，過了不久，我却知道了，布格羅夫不是一個「熱心行動」的人。他說到勞動

的時候，只是用一種獨斷的理論的方式，他那種態度，恰恰好像一個需要設法滿足他的生活上的深大的空虛，需要設法飽足他的精神上的煩惱的缺憾的人一樣。他太過於有價值了，太過於壯健了，所以他不能夠做喝酒博奕的事；說到淫佚和放蕩，他的年紀又未免太大了；雖然這些事情常常是那些和他同種類的人們拿來填補他們的空虛的道德的深的事情。

有一天，我到莫斯科去，偶然在火車上和一個車長接談。這個車長對我說：布格羅夫請我到他的車廂裏面去。我那時恰恰也有見他的面的必要，所以我跑去找他。

他披着一件不扣扣子的常禮服，頭靠在背後，坐在車裏，兩隻眼睛只望着車廂天花板上通氣洞。

『你好啊！你爲流浪人的事件，曾經寫信給我，我却全然忘記了……』

梭羅金，一個和信奧大利派的老船主，（後來他變成了牧師，）那時充當着尼什尼的市長，發行者雜誌「教會」這是一個又聰明，又有野心，又愛積極活動，又有寬大的

精神的人，他寫信給我，提議要替本地的失業者組織一個日間收容所。要想保護失業的人們，使他們不受酒店主人的剝削的，確有做這個事業的必要。在冬天，免費住宿所的客人，都是一到早晨六點鐘，就被驅逐到門外去，但是，在事實上，那時天還未亮，他們在街上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這些流浪人和失業者必不可免的會跑到深可痛恨的酒店裏面，被熱茶和火酒所誘惑，在一個冬季，吃喝價值六七十塊錢的東西。到了春天，當他們開始在泥卡並什爾加河上做工的時候，酒店主人就利用他們冬天所欠的債務，自由的處分這些工人們的勞動力。我們租了一間房子，叫失業者到裏面去取暖；我們賣一點熱茶和麵包給他們；每份只賣兩個銅板，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圖書室，安放了一個鋼琴，在逃節的日子裏面，我們還替他們開音樂會，舉行講演。我們這間收容所是設在一間有圓柱的大屋裏面的，所以又被人叫做「圓柱房」。圓柱房從早到晚都裝滿了流浪人和工人；他們感覺得他們是這間房的真正的主人，所以他們自己也很嚴格的注意着秩序和清潔。

這個事業自然要花許多錢，所以我非得向布格羅夫捐款不可。

『那卻是無益的事。』他一面歎着氣，一面宣言。『那些人有一點什麼好處呢？都是沒有一點用處的怠惰的人們。他們甚至於連享受一架鐘的能力都沒有……』

『一架鐘？』

『在免費住宿所裏面，他們沒有鐘，他們不知道時間。一架鐘被他們打壞了……』

『那末，叫人修整起來，或是另買一個別的……』

布格羅夫生氣了，他囁嚅唧唧的說：

『常常都是我的事。他們呢，他們不能去做嗎……』

我對他說，那些沒有錢買種子，有時甚至於連一個買麵包的銅板都沒有的人們，如果能夠挨着餓，節約幾個錢去買一架鐘，那未免太怪了。

這話使他大笑起來；他閉着口，閉着眼睛。一面嗚咽，一面用手按着膝頭，身體抖了幾分鐘。最後，他平靜了，他很快活的對我說：

『我說了些什麼蠢話！但是，你要知道，那種愚蠢情形却是事實！突然的我覺得我變

窮了，我變成節儉家，吝嗇家了。在我們當中，有一種人虛偽的把窮人看成是一些具有最容易的生活和最自由的靈魂的人們：人們和上帝，對於窮的人們，却比較沒有多大的要求。但是，在我自己，我却不是那樣：我的確忘記了我是有錢人，忘記了我有輪船，有製粉工場，有銀子，我忘記了運命已經把我駕在一輛大車子上面。在我的靈魂的深奧地方，我並不貪財，我並不受銀子的誘惑；有人問我要銀子，我就給他……」

他使勁用手巾擦他那隻濕了的眼睛，露出夢想家的樣子，繼續說：

『但是，在有的時候，我很希望跑到那種髒穢不堪的酒店去喝茶，吃黑麵包和種種小吃食。如果我曾經過了貧窮的生活，那種念頭還可以說明清楚，但是，我生下地就是有錢人。我是有錢人，同時我很願意向人告化，很想靠親自的經驗，知道貧窮人的生活怎樣艱苦。我不懂得他們的苦楚，恐怕你也未必知道罷。我曾經聽人說過，這種情形是會發生於懷孕的女人們……』

他往後倒在椅子的靠背上，閉着眼，用低聲輕輕的說：

「奇怪！人類是容易變化的！你看，捷諾夫拋棄了他的一切財產，一切事業，躲到修道院裏而去，更進一步，跑到阿陀山上去。那個富於信仰心的期里洛夫，很賢明的活到六十多歲，被人稱爲又謙和，又博學，却會開始要去結婚，像一個放蕩少年一樣，東跑西跑，對人們增加了許多話柄；他們說，一切都是虛偽的，不公正的；他們說，富者都是猛獸，貧者都是蠢子；他們說，皇帝是一個作惡的人；他們說，正直只能存在於克己的當中。是的。查傳賓還不是那樣。又如莫洛佐夫，那個極聰明的人，並拍爾姆的墨悉科夫，那兩個和你們這些革命家親近的人。此外還有許多！好像這些人都是在他們走了一生涯的錯路之後，突然的看明白了：那條才是正路。但是，到底這條路會走到什麼地方去呢？」

他深深的歎了一口氣，不說話了。在玻璃窗外面，在月影當中，樹枝很忙碌的隱現着。列車的金屬相碰聲，打破着野外的靜寂，不知把村莊上的破屋驅逐到那裏去了。月亮帶着恐怖的神氣，慢慢的運行着，時而藏進樹林的當中，時而突然的懸掛在田野的上邊，露出倦怠的樣子，在田野的茫茫暗海上，慢慢的航行着。

布格羅夫畫了一個十字，用一種悲愁的態度，對我說：

「我們俄國人，我們有一種特別的良心：牠是一個忿激了的良心。牠害怕，牠狂熱，牠躲進森林裏面去，躲到窪處去，躲到洞裏去，牠藏在那裏。人類跟着牠的路走去，突然一下，牠好像野獸一樣，跳在人類上面去：碰着了頭！牠在那個地方！一切生活都變爲灰塵而消失了……什麼好的，什麼惡的，一切都在同一的火葬場裏面……」

他從新閉着眼睛畫十字。我向他告辭。

「謝謝你來看我。告訴我，你明天一點鐘能夠到特斯托家裏來嗎？大家要在那裏吃午飯。請請莫洛佐夫。行不行？」

*

*

*

我和莫洛佐夫到了特斯托家裏的時候，布格羅夫已經坐在一間房裏面，挨近一張擺設好了的桌子坐着；兩個穿着一身像死人穿的葬服一樣的雪白的衣服的少年僕人，很恭敬沉默的，忙着擺設照例的飯食的杯盤。布格羅夫對其中的一個人說：

「你回頭替我斟萊茵河的酒罷，那酒已經……」

「知道了……」

「早啊！俄羅斯！」他和我們行禮，莫洛佐夫握着他的手，對他說：

「布魯羅夫，你越長越胖了，照這樣胖下去，恐怕不久就要死呢？」

「那不會很遲的……」

「你應該寫遺囑，送我百萬的……」

「這倒要看情形……」

「我要利用牠去做一個投資事業……」

布格羅夫點着頭答應：

「野心家，你一定做得成的。好罷，請坐罷。」

莫洛佐夫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很易生氣；他把他那副韃靼人的聰明面孔，斜對着他的碟子上面，急忙忙的，用一種零零碎碎的話，用一些生硬的語句，報告着下面的事：一個

阿斯特拉勒的實業家曾經對他說，在加斯頻的鱈魚工業製造場裏面，他們常常把多餘的鱈魚，成千成萬的埋到沙子裏面去。

『人們可以利用去製造一種極好的肥料，把魚鱗也變形爲膠水……』

『你什麼都懂得！』布格羅夫歎着氣說。

『像你一類的人們，自然只知道把自己當做一尊偶像，坐在自己的百萬資產上面稱王，那裏還想知道地方上的需要。』雖然他們在實際上是吸取這地方上的膏血爲業。我們的化學工業太不發達，我們沒有一個人肯去專門幹這種事業；我們應該設立一個化學研究所，我們應該有一個關於化學的特科大學……而你，你們野蠻人……』

『請看這個愛吵嘴的人！』布格羅夫用一種和睦的，富於友情的聲音說。『吃罷，吃飽了，你也許變得好些……』

『我們已經學會了吃東西，我們什麼時候學習做工呢？』

布格羅夫嘗着酒，嚙了一嚙嘴唇，眼睛看着玻璃杯子說：

『你向別人要求的東西太多了，莫洛佐夫，別人却沒有向你要求這樣多的東西呢。如果你任由他們自己去生活？』

『如果我們讓他們自由去生活，他們恐怕還在用四脚爬着走呢……』

『你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得！』布格羅夫露着憂鬱的樣子，大叫起來。『一些閑人討論着，人類是那裏來的。他們決定着：人類是從猴子變來的。他們還以此自喜呢。』

他用一種驚訝和憂悶的態度，問着：

『難道你能夠信這種蠢話嗎？但是，縱然這是一個真實，也應該瞞着這個事實，不拿他去訴世人，才對。』

莫洛佐夫半閉着眼睛，注視着他，並不答話。

『依照我的意見，我以為，在鼓動人類的時候，不應該對他說他從前是一個動物，倒應該對他說他從前比現在還好……』

莫洛佐夫突然的冷笑起來，答應他。

「難道一個老年的女人只因爲你對她說她曾經是一個少女的緣故，就可以變年輕嗎？」

我們吃得不大起勁，我們喝酒也喝得不多，莫洛佐夫的沈鬱的怒氣，把我們壓壞了。到了喝咖啡的時候，布格羅夫用一種同情的態度問他：

「莫洛佐夫，你怎麼樣了？你沒有什麼煩惱嗎？工場裏有不如意的事嗎？」

莫洛佐夫突然轉身向着他，用一種年長者的口氣，對他說：

「在那裏，沒有一件事情順利：在工場裏，在磨房裏，特別是在腦筋裏！」

他開始說鄉下地主的有害的頑固保守，說銀行的貪慾，說那些不懂得自己的使命的實業家們的教養的缺乏，說工人們的要求的合法，說革命的不可避免。

「革命一定會等不到成熟就爆發起來，他一定不會有力量去盡他的任務，一定會弄出一個大大的困難出來！」

「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布格羅夫露出沈思的樣子，說：「不久前，尼什尼

市的警察廳長，那個小小的蠢才，也會經使我吃了一驚。他說，在梭爾漠，在我這裏，在塞姆，工人們都發生了騷動。但是，你自己却主張，說這是合法的。我們且說說真實情形罷：在我們這裏，工人們是很不幸的，但是，他們却都是善良的工人。」

『不會到那個程度罷。』莫洛佐夫低聲說。

『但是，在事實上，却是那樣。我們的人民是善良的。他的靈魂裏面是有光明的。誰也不能夠輕易買收他，誰也不能夠拿瑣事去誘惑他……老朋友，他對於正直的生活和真理，抱有一種純潔的夢。不要笑，是的，純潔的夢。我們在塞姆地方，在年節的晚間時常和他們接談。我問他們：「孩子們，生活很艱難罷？」——「是的，很艱難。——」照你們想來，怎樣才能夠把生活弄得較容易些呢？」我對你說罷，他們很懂得生活。也許他們的見解並不是從心坎裏發出來的，但是，他們的確讀了小冊子，念過一些從梭爾漠拿去的種種書類……高爾基很知道這種事情。他為這種書籍的緣故，請我幫款。我給他一些錢……

……

『你自己替自己吹牛。』洛莫佐夫說。

『一點也不是吹牛。』老頭兒靜靜的答復着。

『他們做的事是反對我的，但是，我仍然給他們錢。自然只是一點子錢，但是，如果這點點小數目居然能在這些事情裏面，發生作用，如果變成我和你對於那些事業投了資本，那末，將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好罷，投資罷……』

『爲什麼不投資？這是很有望的事業。這是一種困難的事，但是，你要知道，凡是困難的事件都帶有幾分的希望呢。』

他用拳頭打了莫洛佐夫的膝頭一下，因爲那時莫洛佐夫斜靠在椅子上好像要跳起來似的。他繼續說：

『很明顯的，縱然人們奮不顧身的去幹，這件事也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是我懂得的；但是，人們去幹的時候，他們會以爲這種事是正當的，神聖的事業呢。我認識一些那樣的

人也許我還羨慕這些人的愚蠢的行爲。據我想，就是這個高爾基先生也曾經述過，連那個充當親王的克羅巴特金也……排除困難，這件事，到底算不算是一種有希望的事呢？……」

『都是些蠢話，那些話！』莫洛佐夫說。

我留心觀察布格羅夫。他喝了不多的酒，就有點醉意了，其實他只喝了一杯酒。但是，他的面孔却腫得非常難看，他那雙帶着池沼色的小眼睛，變成了一個淺綠色，又發光，又有活氣。他急急忙忙的說，好像他正苦於呼吸困難似的：

『從古以來，人類就常常只感覺着生活是容易變動的，從很久以前起，有錢的人們就變成了一個例外。你自己應該知道，富裕這個東西並不是一個愉快，老實說，甯肯說他是一個負擔和一個牢獄。我們大家都是我們的事業的奴隸。我爲要在每一天當中賺得三千塊錢的緣故，用盡了我的心靈，而工人們却能夠以三角錢自滿。機器慢慢把我們變成粉末，一直到死爲止。一切的人都在工作。爲什麼呢？爲誰呢？你看，這就是我們不能理解

的事。我們爲誰工作？我肯愛做工，但是，有時却會像夜裏燃着的火柴一樣，突然在我心裏發生一種思想：勞動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是的，我是有錢的人。謝謝上帝。但是，後來怎麼樣呢？縱然有錢，也難免具有一個令人討厭的靈魂……」

他歎了一口氣，用另外一句話，重複說：

「令人厭的靈魂……」

莫洛佐夫站了起來，一面說着一種譏諷的反語。一面走向窗戶邊去：

「我已經聽見過你這番議論了，從你自己，並且從別的人們……」

「神聖也許只是一種弱柔，但是，他對於靈魂却是很柔和的……」

困難的會話中止了；兩個人都不說話了。這個談話使我發生了種異樣的感情：好像有人對於我的嘴和我的腦筋，灌了一些蜜糖。我雖然毫無一點根據，去疑惑布格羅夫的不誠意，但是，同時我却並沒有等着去聽出他心裏真正想說的話。是的，他在這一天以前，早已對我顯出他是這樣一個人：他的生活缺乏內面的意義，只是不愉快的跟着一條暗

黑的路上走，常常被外部的憂愁和習慣的勢力所壓迫。雖然是這樣說，我仍然覺得，這位尼什尼市的領主却能感覺並讚賞人類勞動的價值。

真是怪事：我們一面知道這個人全靠成千成萬的人的勞動去繼續他自己的生計。同時在另一方面却聽他自己說，這些勞動在他的眼睛裏是一些無益的，無意義的東西。

我那時曾這樣想：

『恐怕只有俄國人才會同時過這樣的生活，並具這樣的感覺……』

*

*

*

有一天，我在伏爾加流域的森林中的一個小村裏又碰見了他。我那時本是到季特日湖去的，因為路遠，特地在那小村裏過夜。我知道他們正在那裏等布格羅夫，因為他那時到一個秘密的修道院去了。我坐在一張靠近最末尾的房子的板凳上，已經是旁晚了，家畜的羣集已經回家，從院子裏面透出一些剛剛擠出的牛乳的香氣。在天上，繞着西方，慢慢的生出一片藍色的暗雲，那些雲的形式，恰恰好像一根連根拔出來的樹子一樣。

……在村子的上邊，在卵石色的天空當中，飛着兩個禿頭鷹；從樹林裏面發出一種針葉樹和菌子的香氣；在我的面前，繞着一根白樺樹，有許多甲壳蟲叫着。一些疲倦了的人們，慢慢的在街上並院子當中走着做事。這些人的生活本來被森林的沈寂弄得半睡半醒，非常奇怪，但是，到這黃昏時候，這些不相識的人們的半睡式的生活也消滅了。

到了天色完全黑定的時候，一輛駕着兩匹黑馬的小車，進到街上；布格羅夫躺在車上，身邊放着包袱和箱子。

『你在那裏幹什麼？』他問我。

他立刻向我提議：

『同我一起來罷。你可以看見許多善良的少女呢。雖這裏不遠，有一座修道院。一個收容孤女的地方，許多少女都在那裏學習刺繡……』

車夫牽馬到井邊去喝水，我們向前出發，後面伴隨着農人們的無言的敬禮，他們鞠躬鞠得很低，低得和在教堂裏對着最被尊敬的神像行禮時一樣。老漢們和老女人們都

輕輕的說：

『保護人……給飯吃的人……希望上帝保佑你……』

就是母牛的叫聲，也好像充滿了感謝的柔情。

我們的馬，跑着快步，過了幾個村落之後，慢慢的轉進一個林子當中，在一條又暗黑又不平坦的路上走着；一面發散着牠們的汗臭，和樹枝及花草的香氣，混成一片。

『在這個地方，樹林很好，牠們很乾燥，沒有很多的蚊蟲。』布洛羅夫用手巾扇着他的臉，很高興的說着。『你是一個古怪的人；你看，你到今天為止，走到了一些什麼地方。到了你年紀高大的時候，你一定有許多回憶；目前你知道的事，已經和一個老年人所知的差不多了。至於我們，我們却只知道一件事：向那裏出賣，拿什麼出賣，要賣多少錢……』

他非常高興，他和車夫講笑，他把森林中的村莊的生活，講給我聽。

我們進到一個比較樹木稀少的地方了；有兩塊松木做的牆，交叉着成爲一角，在這

一個角裏，髮髻柔軟的，天鵝絨一樣的黑暗的底子上，蜷伏着一間具有五個窗戶的房子；在這房子旁邊，用新的木板做的柵欄，圍成一個圈子。

房子的窗戶上，照着一片黃色的粗的光線，好像裏面的人正燒一個大火盆似的。在馬車進出門的附近，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鄉下人；他手裏拿着一根好像矛子一樣的棍子，露出驚愕的神氣。這一切景象，都完全好像一個故事裏面所述的一樣。許多狗的叫聲，像一齊射擊似的，鬧得噪耳；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大聲喝着：

『伊望，喝住狗啊！我的上帝……』

『你看，她忙着跑出來了！』布格羅夫縐着眉頭，細聲的說。『她還沒有忘記他的主人們。對於主人的畏敬，在人民當中還很旺盛呢……』

一個矮小的老女人，突然像抽筋一樣，彎腰鞠躬，繼續的搖着頭，站在門旁邊；她嘴裏說着幾句話，伸手想和布格羅夫握手：

『老伯父……天使們把你帶來了……』

天使們跳躍着，用腳子踢着柔軟的地面，把他們的辮頭等等東西，摔得叮叮噹噹的響着。

在門口的台階上，站出來一個強壯的，穿着長衣的女人；她把兩手放在腰裏，深深的行了一個禮；在她的後面，排列着一羣小女孩子，像印度人一樣，又笑又鬧的噪着。

『好罷，你們就唱起來罷，蠢東西！』那女人用粗重的聲音喊着。

小女兒們密密的集中在一處，開始唱歌，唱的聲音很不整齊：

『天上的蛾眉月，好光明！』

『夠了！』布格羅夫揮着手說。『愛菲密亞，我不是對你說過，我不喜歡那個嗎？』

啊，我的女孩兒們！』

一個歡喜的叫聲的合奏，應着他這幾句話，約莫有十來個小女孩子，突然的由台階上向布格羅夫的肚子邊滾來。

那女人說了幾句不知什麼樣的話；他却用手摸着小孩們的頭，嘴裏說：

「行的，行的，安靜些，我的小老鼠們！我帶來許多糖果……好好的……你們別把我壓壞了……你們看，這是我的一個朋友，他將來要把你們寫到書裏去，要述說你們的淘氣……」

他輕輕的推着他面前的女孩子們，走上了台階，那女人一面叫着：

「對你們說，要安靜些啊！」

突然一下，那個老女人很奇怪的搖着雙手，吹起哨子來；小女孩子們都立刻不講話了，她們保持着很好的秩序，一點聲響也沒有似的，走向房子裏面去。

我們走進去的那個大房間，被兩個靠牆邊放着的洋燈照着；第三個洋燈，蓋着一個紅紙做的反射蓋子，被擱在一張長桌子上面，桌上還有茶杯茶碟，裝滿了蜂蜜的碟子，鮮楊梅，點心，種種東西。我們在門邊被一個身材高大，又年輕又美麗的姑娘接待着，她手裏有一個裝滿了水的銅鍋；另外一個好像姐姐的姑娘，伸出兩隻臂膊，那臂膊上面懸着一條很長的繡花手巾。

布格羅夫一面快快活活的東說西說，一面洗手，用濕了的手巾擦臉。放下兩個金幣到銅鍋，走到那垛掛着六七個刺繡的手工品的牆邊去，對着一個小小的鏡子，梳頭髮和鬍子；他對牆角上看了一看聖像前的洋燈的燈光，把頭向背後反伸着，很使勁的畫了三個十字。

『再說一遍罷，你們好啊！』

小女孩子們很快活的用高聲答應他；不一會兒，在門樞子邊，出現一個老女人，打着顫，搖着一個蛇頭樣的頭，但是，立刻她又跑開了，她的來去好像一個影子一樣。

一來罷，孩子們，我問你，娜塔利還是常常幹着蠢事嗎？布格羅夫一面坐向聖像下，而那張桌子的尊位上去，一面問。小女孩子們擠着要到他身邊去，她們行動很大胆，對他毫無畏忌。她們臉上都帶着桃紅色，身體很壯健，臉面差不多都是優美的。不過，那個剛才提水桶的女孩子却特別令人注目，因為她的身材特別高，她的焦褐色的面孔特別帶着嚴肅的美。她的眼睛也特別美麗，眼睛上面，灣灣的懸着兩道長眉，好像兩個美翼，立刻會

飛起來似的。

「你看！」布格羅夫指着她對我說。「這就是頂頑皮的女孩子，一個令人不能忍受的女頑童。我要把她送到頂深的森林當中的修道院去，到那種只有鹿子成羣結隊的游行着的地方去。」

但，他歛了一口氣之後，又搔弄着手巾，露出深思的樣子，這樣說：

「應該送她到莫斯科，叫她受教育；她有一個特別好的聲音。不過，她的父親，一個纏了的領港人，却不肯答應。他說：「我不能夠把我的小孩子送給尼科尼人取樂。」」

一個又高大又多毛的鄉下人，脹着兩頰，走着沈重的脚步，端來一個打磨得非常光彩的俄國大茶壺，使勁的放在桌子上，勁太使大了，把一切杯碟都弄得跳起來，相碰作響；他吃了一驚，圓睜着眼睛，把手伸到褐色頸髮當中亂抓，把頭向下低了一低，好像有什麼人強迫他那樣做似的。

愛非密亞出來了；她的奶子突出在胸前，好像兩個西瓜一樣；他兩手拿着糖果盒子，

一面用她的兩重下巴按着盒子的上部；她的後面有三個小女孩子，手裏都捧着乾餅和核桃碟子。

當布格羅夫注視着小女孩子的時候，他的面孔都光亮了；他變年輕了；他用小聲對我說：

「你看，最好的是這個，這個短鼻子，藍眼睛的女孩兒，真正有趣得很。她生得一副快活的面孔，但是在事實上，她却非常敬神信教，並且是一個稀有的女工人，她在一面旗子上用絲線繡了一個天使和一株棕欖樹。繡得真好，令人看見要流眼淚……她是拿一幅聖像書做樣子的，不過，顏色却是她自己配合的。」

照這樣的，差不多他把他的每個小女孩兒都拿來說了一遍，在每個的身上都找出某種某種的珍貴的性質。小女孩們都自由的，歡歡喜喜的圍在那裏。大家一看，就知道布格羅夫的來臨，對於她們，算得是一個節期，在這時候，那個有福的愛非密亞是不會威嚇她們的。愛非密亞坐在長桌子的一頭，用一種聚精會神的樣子，不斷的吃着糖餅和乾果；

隨後，她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斟了一杯茶，一聲也不做的，慢慢的去開始吃楊梅和蜂蜜；她已經把楊梅和蜂蜜，放在碟子裏調成漿糊一樣的東西了；她也不注意小女孩子們，也不留心客人，她明明的沒有顧到什麼事，沒有候着什麼人，她的注意完全被她的目前的職務吸收了。小女孩子們越鬧越鬧得厲害；但是，每逢那個暗黑色老女人——那個因為抽筋的緣故，把形貌都弄變樣的老女人——出現在門口的時候，在這個熱鬧的房間裏面的一切的人，都變成沈默的人，大家都覺得身上有點子寒顫。

喝完茶之後，美麗的娜塔利取出讚美歌，唱着：

『小孩耶穌他那時有一個花園……』

她唱得不正確，她只做照教會的悲愁的調子唱。並不知道那個寫在這些語句上面的音樂。她對於這些語句都加上一個陰暗的性質，差不多加上一個仇恨的性質；她唱的時候，眼光注視在房間的一角，一種光滑的光輝從她那雙灣灣的眼睛流露出來。不過，她那又寬又低的聲音，的確是很美的，很富於變化的。她的唱時的態度很有趣：在唱高音的

時候，她在她的椅子上揚着頭，到了唱低音的時候，她低下頭，把她的腳藏在椅子下面去。樂器並未調整得好，但是，唱歌人好像也並不感覺到樂器的錯誤，她那雙褐色的手很幽莽的使勁的彈着琴絃。

布格羅夫動也不動一下的坐在那裏，開着嘴巴聽。他那個失掉了彈力的眼皮，吊得更厲害了，他那眼睛的眼淚，流成一根不斷的線了。他注視着一個窗戶上的黑玻璃；那窗戶在夜色暗黑的當中，互相衝擊着；這個窗戶也和另外兩個窗戶一樣，用繡花的窗簾裝飾着；一切窗戶都好像一些攔着被煙燻黑了的聖像的框子一樣。如果我們注意在長時間當中看着這個黑暗，我們就會看見那裏發生一些沒有眼睛的巨大的臉。

屋內的空氣變得很污濁了。那些用圓木頭累成的牆壁，也發出一些洋鹼氣和爛布氣，而在桌子上面，却放散着蜂蜜，楊梅的細緻的香味和油餅的濃厚的氣味。小女孩子們都不說話了，她們被豐富的食物醉倒了；她們的同伴唱的歌，好像搖籃一樣，把她們搖着。她們當中的一個，已經睡着了，很快樂似的輕輕的發出鼾聲，把頭靠在一個同伴的肩上。

愛非密亞好像一座紀念碑一樣，坐在那裏不動；她的兩頰好像擦過油一樣，放著光澤。她

那露到背上的那條圓肥的手臂的黃色皮膚，也同樣發著光。

但，那個唱歌的少女，仍然固執的望著房角，彈著琴絃，用一種惱恨的聲響，唱著又柔和又長遠的曲子。

「愛人給我的那一只戒指，

我丟牠到海裏，任牠遺失……」

「謝謝你！」布格羅夫突然高聲的用一種不安的調子這樣說。

老女人站在門邊，把身體向左右搖動着，吹了一下哨子：

「睡覺！」

「我的小女兒們，睡覺去罷！晚安！愛非密亞，請你把她們的工作成績給我們看看。」

在小女孩子們臨走的時候，他一個一個的在她們的頭上親嘴；娜塔利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用手按住她的頭髮，對她說：

「你唱得好……你越唱越唱得好。你雖有一個不好的性格，但是，好在你有一個靈魂……望上帝保佑你……」

她笑起來，她的眉毛都搖動了，她用一種又諧和又輕快的態度，走向門邊去；在那時候，老頭兒却弄着手巾，用一種抱怨和不平的聲調，說着：

「你看她那樣子……是的……」

愛非密亞抱來了一抱被疊得很好的布，把牠攤在洋燈底下的機器上和桌子上。

「你願意看看嗎？」布格羅夫對我提議，兩眼却只望着門口。

我把那些墊子，拖鞋，旗子，手巾，等等刺繡品，看了一回。這些東西都很生動，很細緻，模倣着古書裏的手帕和插畫上面的花樣，其中也有繡着肖像的。但是，有一張刺繡的模倣的活潑和古怪却使我吃了一驚：在一塊灰色的綢子上很巧妙的繡着一朵小玫瑰花和一個黑蜘蛛。

「這是一個已經死了的女孩子，繡成了這塊東西。」愛非密亞很蠢笨的用一種不

大關心的口調說着。

『這是華里亞的工作……』

『啊！是的……她已經死了！她是一個矮子。肺病送了她的命。她看見過鬼，她並且把鬼繃在一塊麻布上面，那塊繃花後來被人燒燬了。她是一個孤兒。她的父親失蹤不見了，據人說，是溺死了。好罷，愛菲密亞，引我們去睡覺罷。』

她安置我們在那間房子的窗戶下面的空處睡覺——布格羅夫在一個鋪了許多稻草的車子裏面，我在一塊攤在草地上的厚氈子上面。

『愛菲密亞那個女人是很笨的，但是除她以外實在找不出更聰明的人。應該請一個真正的，受過教育的女教員，但是孩子們的父親母親却不願意。他們以為那種教員一定是一個尼科尼人，是一個異教徒。我們的信仰心還不能夠和理性好好的調和起來，上帝會恕我的。這個老女人也……她不願意死。她超過了一切的期限。是一個不好的老女人。她在這裏，只不過給一些恐怖與小孩們罷了。或許也因為我的不好的聲名的緣故：』

……呢……」

他跪下地，望着星子，動着嘴唇，畫了一個很強的十字，把手臂大大的動了幾下，把他的指頭重重的對着額頭、胸口、肩膀等處，按了幾按。他歎出了一口長氣。隨後，他很沈重似的向側邊轉了一個身，鑽到他的鋪蓋裏面去，嘴裏對我說：

「她們是好的。如果她們能夠稍微向着享樂的方面過一過生活。呃！你，你不祈禱上帝嗎？那個，我不能夠懂得。我所不懂得的，就是那種思想對於我是不存在的一件事；所以我想，你自己也一定有你自己的一種上帝；不會有別的辦法的。如若不然，人類就找不着什麼可以依靠的東西了。好罷，睡罷……」

在晚上的絕對的寂靜當中，時時發出幾聲悲愁的，空洞的貓頭鷹的叫聲。森林矗立在那裏，好像形成着一塊黑的嚴密的牆一樣，好像黑暗就是從那塊牆邊流出來的。透過稍帶濕氣的霧氣，從我們的頭上，在狹窄陰暗的天上，露出了一星一星的金色的星子。

『是的。』布格羅夫又繼續的說。『這些女孩兒將來長大了的時候，是要釀鹹菜的，』

是要做黃瓜和菌子的鹹菜的——刺繡對她們有什麼用處呢？在這件事裏面，藏着一種侮辱別人的蠢事。在我們的生活裏，有許多的蠢事，是不是呢？

「有很多。」

「你看！你聽見別人說過，我姦淫了許多的年輕女人嗎？」

「聽見過。」

「你相信嗎？」

「那應該是真的……」

「我以後不隱瞞了。從前的確有過那種事……關於這種事，人類實在比一個動物還要蠢些，比動物還要貪慾。這話你以為如何？」

我答應他，據我的意思，在我們俄國，關於兩性的關係，實在存在着許多不合理的見解。性生活被教會看成一種罪過，一種過惡。那種在女人生產後四十六日行着的清潔祈禱，簡直是對於女人們的一個侮辱，但是，女人們却一點也不理解。我引了一個例：有一天，

我聽見我一朋友的太太，一個又聰明又嬌媚的女人，對她的丈夫說：『斯特旁，你要敬畏上帝啊！你剛才摸了我的腰子，手也不洗就去畫十字……』

『喔！這樣的事情多着呢！』布格羅夫很愁慘的答應我。『他們常常打女人們，因為他們在星期三和星期五兩天，兩個斷肉的日子，答應她們的丈夫和她們親近。這是一個罪惡！我有一個古怪的朋友，他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六，必定用皮鞭打他的老婆，為什麼？因為她在前夜曾經誘惑他犯了罪！但是，要知道，這是一個強壯的男人和他的女人同睡在一個床上。她怎麼能夠阻止他呢？……是的，我們的生活是蠢的。』

他不說話了。周圍只聽見黑夜生活的響聲：枯枝相碰着發出折斷的聲音，針葉發着抖聲，好像有什麼人很慎重的歎着氣似的。從那種形狀看來，真好像我們的周圍都滑動着一種眼看不見的生物似的。

「你睡着了？」

「沒有。」

『生活是蠢的。看見他的內容的複雜，真正使人害怕，牠的意義是曖昧的……但是，牠還是很美的呢？』

『是的。』

『很美。只有一層，就是，應該死。』

過了一兩分鐘之後，他加上：

『不久……死……』

他不說話了。不消說，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出發到季特日湖去，我向他告別；以後我沒有再看見布格羅夫。

我相信，他死在一九一〇年，用一種壯大的儀式安葬在他的家鄉的城內——這自然是他最願意的。

(一九二三年作)

——還自高爾基的回憶瑣記

布格羅夫 (Bugrov) 選自高爾基的回憶瑣記，這書是陳勺水先生根據法文 *Mémoires de Touraïn* 重譯的，共有二十三篇瑣記，本篇爲法譯本之第三篇，譯者因其較長，且帶有地方色彩，把牠移至最後；那都是一九二三年以後高爾基僑居意大利時寫的。

高爾基的作品，尤其是初期的短篇，與後期的作品，（高爾基的第二期的作品，以戲劇爲多）差不多大半都是回想錄。但高爾基是用怎樣的態度去描寫他所願意寫出來的真實的情形的，關於這一點，他曾在回憶瑣記中這樣說：『據我個人的意見，真實情形的全部，不見得對於人類都是必要的。所以，我覺得某種真實情形只足以很殘酷的給人以精神上的打擊，並不能給一個教訓，但凡我覺得他只足以無緣無故的侮辱人類，我就自然的把這種真實情形，都丟了去，一點也不描寫。』高爾

某是不願去蒐集並記錄人生的醜惡的，他以為，事實上的確有許多真實情形，都應該早點被我們忘記了去才好。這種應該忘記的真實情形，都是從虛言偽語發生出來的，牠含着種種虛偽的毒素，能夠使我們相互的關係腐化，結果，會把人的生活變成一個稀餒而不合理的活地獄。

高爾基本來想把這本回憶瑣記的書名，稱為這就是過去的俄羅斯人。他看過去的俄羅斯人，「總覺得好像俄羅斯人民有一種特別奇怪的，自出心裁的天賦才能似的。在俄羅斯，那怕是蠢子，他們也有一種獨特的，自己創造的蠢法。至於說到懶惰的人，他們更有一種積極的懶惰天才。我看見我們俄羅斯人有那樣的奇思怪想，有那樣的不識機詐，能夠那樣的善於粉飾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我真相信，俄羅斯人對於一個藝術家，可以供給極豐富的材料。」的確，那些抱着關於生活目的的幻想，勸過去俄羅斯人，單就高爾基個人說來，已供給了極豐富的材料。

這本回憶瑣記，除所選的這篇布格羅夫，其餘如牧者，立法者等，都是站在很高

的藝術水準上的。

托爾斯泰回憶雜記

郁達夫譯

下面的那些斷片的記錄，係當我住在奧利時 (Oleis) 而萊阿·尼古拉維支 (Leo Nikolaevich) 住在克利米亞 (Crimea) 的軋斯泊拉 (Gaspra) 的時候記下來的。這正當托爾斯泰是在重病與其後的病狀回復的期間。這些記錄是模模糊糊地偶爾在紙片高頭散記下來的，並且我一時以為牠們是不見了，但在最近却尋出了這些記錄的一部分：我在此地且附入了一封當萊阿·尼古拉維支從耶斯那耶·樸利耶那 (Yasnaya Polyana) 遁走，並當他死去的時候寫下來的一封未完的信。我把這信一字也沒有改竄地依牠寫下來當時的形式發表在這裏；並且也沒有把牠寫完，因為不曉得怎

麼的總覺得寫完是有點不大可能。

麥克西謨·高爾基

一

比任何的思想更是煩而且厲害地苦惱他的，是關於神的思想。實在，有時候，彷彿是並不是關於神的思想似的，他對這問題所講的話比他所想講的更少，但他的所想却常常是在這一個問題。這不能夠說是老年的徵候，死的預感——不是的，我想是從他的那種微妙的爲人所難免的傲氣上來的，並且——雖則是只有稍微一點——也是從一種屈辱之感上來的；因爲，像萊阿·托爾斯泰這樣的人，還不得不將自己的意志屈服於一個『連鎖球菌』(Streptococcus)之下，實在是一種屈辱。若他是一位科學家的說話，那他一定可以推尋出一種最新奇的假說，而創始些偉大的發明無疑。

二

他的雙手是最奇妙也沒有的了——並不是美麗，但是滿長着漲粗的血管的筋瘤，

而又滿保有一種特異的意味和創造的能力。或者萊阿那爾陀·達·文濟 (Leonardo da Vinci) 是有那樣的手的。有了這樣的手，那我們是什麼事情也可以做的了。有時候，他一邊講話，一邊會伸動他的手指，漸漸地捏攏來捏成一拳，然後，忽而又張開來，發一句很好的，有重量的話語。他是像一位神明，並不是一位上帝（希伯來人的）或奧運泊斯山上的神明（希臘人的），却是一位『坐在黃金色的北國樹底 (Golden lime tree) 的楓樹寶座上』的俄國神明，並不十分莊嚴；但也許是比另外的任何神明都乖巧一點。

三

他的對待斯勒兒濟茲基 (Sulzerzhik) 用的是像一位婦人般的慈愛。他對契訶夫 (Chekhov) 的愛却是父性的愛 (Paternal love) —— 在這愛的裏面是含有一個創造者的矜誇之感在那裏的。斯勒兒 (Sulzer) 却正能挑動他的慈愛，一種似乎使這魔術者也決不會感到困倦的不斷的興趣和喜悅。或者在這情感之中少許有些可笑的地方也說不定，正同一位老獨身女之對於一隻鸚鵡，一隻小洋犬，或一隻雄貓所感到的

愛一樣。斯勒兒是一隻從異域的未知之國裏來的很可愛的野鳥。像他那樣的人有一百個的時候，那是一定能夠將一個鄉下小都市的表面，同樣地也可以將這小都市的靈魂，變換過的。他們會打破這小都市的表面，他們也會使這小都市的靈魂裏充滿起帶有暴烈輝耀與頑強的野性的熱情來。我們很容易歡快地愛上斯勒兒，當我看見許多婦人們的如何在玩而不當正經地接受他的時候，真使我驚異而欲怒。可是在這一個彷彿是玩而不當正經之下，也許有十分謹慎的戒防藏着在那裏的。實在斯勒兒是不十分可靠的呀。誰能知道他明天會變得怎樣呢？他也許會去投擲炸彈的，他也許會去參加入酒舞場中的樂師的一團的。他保有着足與常人的三個人生相抵的精力，他保有着如燒紅的鐵塊似地發散火花的生命之火光。

四

戈勒登伐綏爾(Goldenweiser)演奏了些蕭邦(Chopin)的樂曲，致引出了萊阿·尼古拉維支(托爾斯泰)在底下所講的這些言辭：「有一位德國的小君主說：「你

若想羈畜奴隸者，你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多奏音樂。」這個想頭實在是不錯，實在是一種真實的觀察——音樂是真可以曠緩心靈的。尤其是天主教徒們在實現着這事情；當然，我們的那些教徒們是不願意在教會堂裏與曼兌勒生（Mendelssohn）相融合的。有一位士拉的信徒（A Tula priest）對我確證着說：「基督不是猶太人，雖則是猶太上帝之子而他的母親是一位猶太婦人——他對這是承認的，但他却在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問他：「可是爲什麼又……？」他把肩頭一聳說道：「噯，這正是神秘所在的地方呀。」

五

我想起托爾斯泰他對我講的話：「一個智識階級的有理智的人正像古代的那位加里西亞王公符拉迭彌兒珂（The Galician prince Vladimirko）他遠處在十二世紀的古代竟敢大胆地聲言說：『我們的現代是沒有奇蹟的。』六百年過去了，各智識階級的理智者儘在互相努力響應，高叫着說：『奇蹟是沒有的，奇蹟是沒有的。』而百姓們却正同在十二世紀的時候所信仰的一樣在信仰着奇蹟的存在。」

六

『少數者覺得有上帝的必要是因為他們已經得着了其他的一切東西，多數者覺得有上帝的必要是因為他們毫無沒有什麼東西。』這是托爾斯泰的說法；但我的想說的却和他有點不同；多數的崇拜上帝者是因他們的卑怯，只有少數人却因靈魂的充實而在信仰上帝。

七

他曾勸過我去讀讀佛經。一談到了佛教和基督，他的談話總是很感傷的。當他談到基督的時候，樣子總是異樣的可憐的——也沒有熱忱，也沒有感情在他的言語裏，並且也沒有真實的火花。我想他們看基督，是把基督當作了單純的，並且是值得我們憐憫般地看；並且他雖則也時時讚美基督，但是他却並不愛他。彷彿他是在不安地擔憂：假使基督來到了一個俄國鄉村裏的時候，怕那些姑娘們要對基督輕笑般地。

八

今天大公尼古拉·密開洛維支 (Nikolay Mikhailovich) 是在托爾斯泰的家裏，一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的舉止很謙遜，他不大說話。他有富於同情的雙眼，并一身優美的姿態，行動是很沈靜的。萊阿·尼古拉維支對他漾着愛撫似的微笑。有時講英文，有時講法語。用了俄國話他說：『喀蘭澤 (Karamzin) 是專爲了皇帝而寫，所羅維奧夫 (Soloviev) 是寫得太冗長乏味，而克魯楷夫斯基 (Klutchevsky) 却是爲了自己的娛樂而寫的。』克魯楷夫 斯其實在是一位再狡猾也沒有的人，當初讀的時候，你得到的印象以爲他是在讚美，但讀下去之後，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咒罵。』

有人提到了查學林 (Zachielin)，托爾斯泰的意見是：『他是很好的。可以說是一位非本行的收集家 (An amateur collector)。隨便什麼東西，有用的他也收，沒用的他也收在那裏。他描寫食事，似乎是他從來沒有喫過一餐滿足的膳食的樣子；可是他呀，終竟是很，很有趣的。』

九

他要使我聯想起那些終生在巡禮的行者，他們一生只捏着長長的行杖在地球上行盡數千哩路，從這一個寺院到那一個寺院，從這一個聖者的遺骨到那一個聖者的遺骨，可是終究還是非常的孤寂，鬚同無家之犬，無論何人無論何物對他們終是不能親近的。這世界不適合於他們，上帝也不是爲他們而存在的。他們從習慣上雖在向上帝禱告，然而而在他們的靈魂隱處他們却在對他懷恨——爲什麼他要驅策他們從這端走到那端的使他們在地球上飄泊呢？爲的是什麼人類是橫互在路上的樹的斷根殘幹和石塊之類的東西。一個人走路的時候會觸着他們而跌倒，有時候竟會因他們而受傷。一個人沒有他們也儘可以過去，但是有時候對於一個人以自己的和他不同之點而來驚他一下，將自己的與他特異之處顯給他看看，也是一件快活的事情。

十

有一次他說：『普魯士的弗來特列克（Fredrick of Prussia）說得很不錯：「每一個人一定要依他個人自己的情形方法救度自己。」他又說：「議論你儘管可以去談

論，但是一定要服從。」但是當他垂死的時候却又自認着說：「我是爲統御多數奴隸之故而倦竭了。」這些所謂偉人之類都是非常的在自相矛盾：縱使他們另外還有許多愚事這一點却是可以原恕他們的。雖然，矛盾並不是愚笨：愚人是很頑固的，他不曉得如何的矛盾自己是，弗來特列克真是一個奇怪的人：在德國人中間他是被稱爲最好的一個君主的，可是他對德國人總覺得不能忍受；他連對哥德（Goethe）和費蘭特（Wilhelm）都是不喜歡的。」

十一

「浪漫主義是因怕直視真理之眼而來的，」昨天他說到了巴理莊德（Balmont）的詩說。斯勒兒却不贊成他這話，并且因興奮之故急得發音也發不清，又很感動似地讀了幾首其餘的詩。

「萊阿夫式加（Liovushka）」他說，「這些並不是詩；牠們是些矯揉造作的假東西，無用的長物，如同中世紀的人所說的一樣，是一串無意思的文字的聯成。詩是沒有

虛飾的 (Poetry is artless) 當斐德 (Fot) 寫

我將歌詠甚麼連我自己也不會知道，

可只是呀我的歌兒却自然成了，

這幾句的時候，他却表示了一種純粹的，真正的，一般人的對於詩的感覺。農夫，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位詩人的——呵，噢，啊，與暖衣——從這裏真正的詩歌却會發生出來的，正同鳥兒的歌唱一樣，是直從靈魂裏發出來的呀。現代的你那些新詩人都是在那裏苦心製造。有許多愚劣的法國貨叫作 Articles de Paris 的——這就是啊，這就是你那些詩句串成者所創製的東西啊。涅克拉梭夫 (Nekrassov) 的困窮的詩也係是從頭至尾苦心製造出來的東西啊。』

『那麼倍蘭謝 (Beranger) 呢？』斯勒兒問。

『倍蘭謝麼——那却不同法國人和我們的中間有什麼共通的地方他們都是肉感主義者；精神生活對他們是並沒有同肉慾那麼的重要的。對一位法國人，女人就是一

切。他們是一種頹弱的，去了熱而帶女性的國民。醫生說肺病患者都是肉感主義者。」

斯勒兒以他特有的那種直截痛快的論調和他辯論了起來；滔滔不絕地發放了一陣言語的洪流。萊阿·尼古拉維支注視着他開口大笑着對他說：『你今天似乎是在撒嬌發那種怪脾氣，正同一位少女，到了結婚的年齡而還沒有找到一位愛人一樣地。』

十二

疾病弄得他更是乾枯無力，從他的裏頭將有些物事燒去了。內心的方面他似乎輕快了一點，比前更是澄澈透明，更是大悟諦到了。他的雙眼變得更加犀利，視察變得能洞穿一切的樣子。他的聽人說話非常的用心，彷彿是在注意回想起有些被他所遺忘的物事，或在等候着些新奇的，未知的物事似的。在耶斯那耶·樸利耶那 (Yasna Ya Polyana) 我覺得他是一位什麼事情都知道而更沒有一樣物事須學而方知的人物——是一位已經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的人物的樣子。

十三

他若是一尾魚，那他一定是只在大洋裏游泳的魚，再也不會到狹窄的海裏來游，尤其是不會到平地上河流的淺濁的水裏來游的。在他的周圍這裏那裏只息着或向這邊那邊的跳着些小魚之羣：他所說的話對小魚們決不會有趣味，對牠們也是沒有什麼必要的，而他的沈默也那裏會驚駭或感動牠們？可是他的沈默實在能使人銘感不忘，實在是像一個被這俗世所驅逐出來的真實的隱者的沈默。雖則他說話說得很多而對有些問題他且感得是有說話的義務的，但他的沈默覺得更其偉大。一個人總有許多事情是不能對任何人說出來的。當然他也有些是他所怕的思想在他的腦裏的呀。

十四

有人送了他一冊很好的基督神子的故事譯本。他很喜歡地朗誦給斯勒兒和契訶夫聽了——他實在是可驚地誦讀得出色。他尤其是愛上了魔鬼們苦弄地主們的一段。在這點我覺得有些不喜歡的地方存在着。他在此總不是不誠實地在戲謔的，但是，假使這是認真的話，那就更不好了。

既而他說：

「這些農夫們做故事真做得好啊。什麼都是很簡單的，字數很少，而感情豐富。真的智慧是用不着許多字的，譬如說罷，「上帝憐憫我們」(God have mercy on us)』
但是那故事終究是一篇慘酷的故事。

十五

他的對於我的興趣是人種學上的興趣。在他的眼裏看來我是屬於與他不同不識的一種類裏的——只此而已。

十六

我把我的小說『牡牛』(The Bull)讀了給他聽。他笑了一陣，稱贊了我的對於『用言語技巧』的智識。

『但是你的用文字却不大高明；你的那些農夫們說話都說得很聰明。在實際生活上他們所說的是很笨拙而矛盾不聯貫的。當你聽一個農夫的說話之初你簡直不能聽

出他所想說的是什麼話來。這是故意做出來的；在他們的言語的笨拙之下老是有——一種狡願藏着在那裏，他們想教對手來辨出他自己心裏的事情來。一個好的農夫決不願馬上就將他的心事說出來的；這是不利益的事情呀。他曉得大家於接近一個愚人的時候纔是直率簡明的，這纔是他所最希冀的事情。你若在他的面前顯示了一切，那他馬上就可以看出你的全部弱點來了啦。他對一切都是疑懼心很重的；就是對他自己的女人也怕將心底裏的事情說出來告訴給她聽。但是在你的各小說裏的農夫們，却是諸事都顯示在那裏的；這是智慧者的一個總集會。並且他們都是用了警句在說話；這也是與實際生活不符的事實；在俄國話裏警句是不自然的。」

「那麼古諺和格言呢？」

「那却不同了。因為古諺和格言並不是現代所創製出來的東西呀。」

「但是你自己也不是常在用警句說話的麼？」

「決不。並且還有，你對什麼物事都在加以修飾點染，人物和自然一樣地——尤其

是人物。烈式訶夫(Лещков)也是這樣的，這位最愛虛飾造作的作家現在已經沒有人去讀他了。你切不要受這些作家的任何一位的影響，也不要怕懼任何人，那你就對了。」

十七

在他給我讀的日記裏，我被一句奇異的警句「上帝是我之所欲」所驚異了。

今天當我還那本日記給他的時候，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一個未完了的想頭。」他一邊縮小了眼睛瞧着這頁書上，一邊回答說。「我大約是想說：「上帝是我之所欲知道他的」……不是那樣……」他笑起來了，將那本日記捲成了一筒，就塞進了他那件寬大的外衣的大口袋裏。他和上帝的關係是很可疑的；這些關係有時候要使我想起「在一個洞穴裏的兩隻大熊。」

十八

對於科學他說：「科學是譬如一位假鍊金師所鑄成的一條金棍。你若想把牠單純化了，使牠可以和大家接近；那你不過是鑄造了些偽的貨幣而已。當大家將這些貨幣的

真價發現的時候，他們是不會感激你的。」

十九

我們在優索坡兒公園 (The Yusopov park) 內散着步。他很深刻地談到了莫斯科的貴族階級的風習。一位碩大的俄國農婦在花壇上做工，身體俯屈到了直角的度數，同象牙似的一雙白腿是露着的，她的豐隆的胸部儘在搖動。他很注意地守視了她一回。

「使那種種的繁華逸樂可以繼續維持下去的，正是這些碩大的女像柱 (Caryatid) 之力呀。不單是由於農夫農婦們的勞作，不單是由於他們所付的租稅，實在也是由於她們的實際上的血液的。假如貴族階級不時時和像這一個女人一樣的女騎士們結合的話，那他們早就要種滅人亡地死絕的了。和我的時代的那些青年們一樣，他們斷不能因消去自己的青年精力而不受一點責難的。於是當他們犯了許多野行之後，當然有許多便和農奴的姑娘們結了婚而生出些強壯的種子來。照這一個樣子，也就是可以說農夫們的強力救濟了他們。這一種強力在無論什麼地方放下去總正是適宜的。貴族階

級的一半總不得不把他們的精力爲自己而化去，而另外的一半就和入農夫之血把牠化弱，於是，像這樣的就把農夫的血散布開來。這實在是一件很有效用的事情啊。」

二十

他很喜歡講到關於女人的事情，并且也講得很多，正像一位法國小說家似的，可是他總免不了一種俄國農夫們通有的猥俗口調。這是在從前老使我感到不快的。今天在

亞兒蒙特公園(The Almond Park)裏走着，他問安敦·契訶夫說：

「你當年青的時候也弄了不少的女人罷？」

安敦·保羅維支(Anthon Pavlovich)作了一臉困惑的微笑，將他的小鬍子拉拉，講出了些聽不到的話來，萊阿·尼古拉維支注視着海面自認着說：

「我當時真是一個不倦的強漢呀……」

他的講這話是很有懺悔的意思的，把這話的末尾一字用了一個農夫們所用的辛鹽的俗字。我在此地纔頭一次注意到了他的用這些字語是如何的簡單純粹的，彷彿是

他除此而外並不覺得另外還有適當的字來說出的樣子。從他的鬚毛叢密的嘴唇裏說將出來，這些字語聽起來變得非常的單純自然，將他們的帶軍人味的猥俗淫污的地方都化去了。我記得當我初次和他見面及他的講到伐連加·奧里梭伐（Varinka Ollissova）和廿六個男子與一個女人（Twenty-six and one）的時候的事情。依尋常的見地來判斷他所說的簡直是一串很猥褻的字語。我當時很被這事所惱亂，甚至於覺得發氣了。我猜想他彷彿是以爲我不能懂得另外的一種高尚一點的言語似的。我現在了解了；覺得發氣的那件事情說起來實在是可笑得很，愚陋得很。

二十一

他坐在細絲杉樹陰下的石椅之上，看起來是非常的清瘦弱小，灰老的樣子，可是却正像那耶和華上帝（Jehovah Sabaoth）一樣，他是有些疲倦了在和一隻花鷄合了調子吹口笛取樂似的。花鷄儘在樹的濃陰黑處叫唱；他朝上看着，縮小了他那雙小而且敏的眼睛，同小孩似的將嘴唇尖起在吹着不完全的口笛。

「這真是一隻熱狂的小鳥啊！牠彷彿是在發怒。這是什麼鳥兒？」

我告訴了他關於花鷄這一種小鳥的事情與牠的特質的嫉妒性。

『全生涯就只一曲歌』他說，『也是嫉妒。人類在心裏却懷有千數的歌，也是被賣難爲嫉妒；這是公平的事情麼？』他一邊默想着一邊在說，彷彿是在自己向自己發問的樣子。『有時候一位男子往往要對一位女子說出比她所應該知道的還要多一點的關於他自身的話。他講了隨即忘記了，而她却記着在那裏的。或者嫉妒是從怕自己的靈魂的墮落，怕被輕視嘲弄上來的麼？一個抓住在男子的情慾上的女子倒並不危險，危險的却是抓住着他的靈魂上的女子呀……』

當我用了他的小說『克羅綽爾·梭那泰』(Krautzers Sonette) 指出在這裏面的矛盾的時候，一道急發的微笑的光輝忽在他的鬚鬚上閃過而回答說：

『我並不是一隻花鷄。』

晚上在散步的中間，他突然的說：

「人類也會經過過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會經過過各種靈魂上的苦悶，可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無論什麼時候，他的最苦痛的悲劇，恐怕要算是——床第間的悲劇了。」

一邊講着這話，一邊他很誇喜似的微笑了；他時時有這一種會心的沈靜的微笑，這實在是一個人當戰勝了些極困難的事情或當他身上有一種很銳利而且很長久苦惱他的痛苦忽而除去了的時候的微笑。每一種思想，都會同水蛭似的吸入到他的靈魂深處去；他若不是馬上將牠挖出，總先讓牠飽吸一場他的血，然後，到了飽滿了，牠自家就會忽然脫出來了。

他把描寫神父賽兒紐斯 (Father Sergius) 墮落的幾場情景念給了斯勒兒和我聽——實在是一幅慘酷的情景。斯勒兒突起了嘴唇不自在地抽動起來了。

「怎麼着，你不喜歡這一段麼？」萊阿·尼古拉維問他。

「這太慘酷了，彷彿是陀斯妥以夫斯基 (Dostoevsky) 所寫的似的。她是一箇卑污齷齪的女子——她的胸部扁平得像兩塊蛋餅，還有那些另外的描寫，爲什麼不使他

和一箇美麗的，強壯的女子犯姦呢？」

「那麼一來這姦罪將要沒有一點正當的理由；像寫在那裏的樣子，那就在憐憫這女子之上有一個正當的理由了。像她那麼的女子有誰願意娶她？」

「我真不能懂得……」

「萊阿夫式加，你所不能懂得的事情多着呢；你並不十分敏捷……」

這時候安特來·里伏維支 (Andrey Lvovich) 的夫人進來了，一場談話就此打斷。當她和斯勒兒兩人走出去之後，萊阿·尼古拉維支對我說：「萊阿坡耳特 (Leopold) 是我所曉得的人中間的最純潔的一箇。他是像那樣的；總之若他做出些壞事情來的時候，那總是因為他憐憫了些別的人纔做的。」

二十二

他所講的，大抵是關於神，關於農夫，關於女人的話。他不大講到文學上去，彷彿文學和他是沒有關係似的。我的意見，覺得他對於女人總是用不能輕恕的敵意在判斷，老

愛責難她們的，除非她們是像一儲吉譚 (Kitchie) 或娜泰沙·洛斯安伐 (Natasha Ros 1079) 那樣的女人，換句話說，就是除非是氣度不容小的女性的時候。這是一位不能從女人那裏得到一切凡他所應得的快樂的男子的敵意，或者也可以說是對於『使人墮落的肉的衝動』的敵意。但是這終究是敵意，並且冷酷得同在『安娜·喀來尼娜』 (Anna Karolina) 裏頭的一樣。關於『使人墮落的肉的衝動』他在禮拜天和契訶夫及雅耳派迭夫斯基 (Yelpatievsky) 所談的關於盧騷懺悔錄 (Rousseau's Confession) 的一席話裏講得很好。斯勒兒已將他所講的話寫下來了，但後來，在煮咖啡的時候，又將牠在酒精燈上燒掉了。從前已經有一次他把萊阿·尼古拉維支的對於伊孛生的意見記錄燒去過了，他并且也把萊阿·尼古拉維支的對於結婚儀式的象徵等的很異端式的談話記錄失掉了，這些異端的意見大抵有一部分是和洛撒諾夫 (V. V. Rozhnov) 的相同的。

早晨有幾位斯東提士教徒 (Stundists) 從菲陀細亞 (Fedostia) 來到了托爾斯泰那裏，今天一天他感到滿心的樂意在談農夫們的事情。

喫飯的時候，他們總是這麼又強健又肥胖地來的；「一箇說：『噢，我們是並沒有受招請就來了；』另一箇說：『蒙上帝的幫助，我們將不被打而可以離開此地。』他就發出同小孩似的哄笑，笑得遍身都在搖動。

喫飯之後，在露臺上：『我們怕就要變得完全不懂一般人的言語哩。現在我們只曉得說「進步的原則」，「個人在歷史上的意義」，「科學的進化」，而一箇農夫却只知道說：「那能把一隻貓頭鷹藏匿在袋裏」；於是一切的原則理論，歷史，進化等等都變得可憐而又貧弱可笑了，因為牠們對一般人是不可解并且也是不必要的。可是農夫是無論如何總比我們強壯；農夫的生命是很堅韌的，我們的運命也許會變得同阿就兒 (Alzurs) 種族一樣，有一位學者所得到的關於阿就兒人種的事情說：「阿就兒人全部都死滅了，但是這裏還有一隻鸚鵡在，能夠懂得幾句阿就兒語的。」

二十四

「女人對於她的肉體，是比男子要認真些，但是對於她的心靈，她是要撒謊的，而當她撒謊的時候，她是不相信自己的；但盧騷他撒了謊，又在信他自己的謊是真實。」

二十五

「陀斯妥以夫斯基將他的狂人性格之一，活活地描寫了來，用以對他自己及他人作了一箇報復，因為他曾經爲一箇他所不信仰的事因服過苦役的緣故。他所寫的那些都是關於他自己的；因爲關於他自己他也可以說同樣的話的原因。」

二十六

「在教會裏用的有些字句實在是十分地不明瞭的；譬如說罷：「大地是上帝的和地上的一切」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呢？這並不是聖書，這不過是通俗唯物論的科學的一種。」

「但是你在什麼地方將這些字句說明過了不是？」斯勒兒說。

「說明過的東西很多……」一箇說明是不能完全滿足到底的」呀。」
於是他却作了一臉狡猾的小小的微笑。

二十七

他喜歡將疑難不易答及作弄人的問題來盤問人家：

你想你自己怎麼樣？

你愛你的女人的麼？

你想我的兒子，萊阿，是有才能的麼？

你喜歡蘇斐亞·安特來夫那（*Yopino Andreyevna*，托爾斯泰的夫人）麼？

對他撒謊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次他問說：『亞力克西麥克西摩維支（*Alexey Maximovich*）你喜不喜

歡我？』

這是一種「播札太」（*Boraty*）係俄國傳說裏的一位人物，勇敢粗暴而自負，像

一個小孩)的作弄惡意;伐斯喀·蒲斯拉耶夫(Vaska Buslayev)在他年少的時候也會玩過正同這一樣的把戲來的,真是喜歡惡作劇的傢伙。他是老在試驗着的,無時無刻不是在準備着戰鬪似地在探測着的。這雖很有趣,但我却不大喜歡。他是惡魔,而我還只是一箇嬰孩,他應該不來攪擾我纔是道理。

二十八

農夫對他所有的意義,或者不過是一種——惡臭而已。他時常感覺到此,所以不知不覺地也就不得不講及於牠。

昨天晚上我對他講了我和柯兒奈將軍的夫人(General Kornet's Wife)打架的事情;他笑了甚至於叫了起來,他側腹部弄得很痛,呻吟了一陣又繼續着用很尖的聲音在叫:

『用了勦鏟!用了勦鏟!打在她的下部?正打在下部!那把勦鏟是很闊的麼?』
停了一會之後,他又很正經地說:『你像那樣的打她實在是你的豪俠的大量;另外

的一箇無論何人爲了那件事情怕要打她的頭去。真是大度之至！你當時也知道她在要你麼？」

「我却記不起了。大約我怕沒有懂得的。」

「是的！不過那是很明顯的。當然她在要你。」

「那時候我却並不是爲這勾當而在做人的。」

「不管你是爲什麼在做，總之是一樣的。當然你不是一個拆白的小白臉。但是無論那一個另外的男子在你當時的地位，那他一定可以利用這機會而發了財了，或者將變成了一位大地主而已經生了幾箇沒出息的酒鬼兒子而終世了也說不定。」

在沈默了一陣之後：「你真滑稽得很——請不要生氣——真滑稽得很。你當應該是懷怨恨惡意的時候也仍舊是那麼善良溫和的這件事情，實在是奇怪得很……你真強……那是很好的……」

又隔了一陣沈默之後，他深沈地想着，一邊加上說：「你的心理作用我真不懂！」

——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心理——但是你的心情却是纖敏得很多的……是的，是一種易感的心情。』

(註)

當我住在喀山 (Kazan) 的時候，我曾在柯兒奈將軍夫人家裏做過她的門房兼園丁的僕役。她是一位法國婦人，一位將軍的寡婦，年紀很輕，豐肥得很而雙腳的纖小竟同一位小小女孩的肉脚差不多。她的眼睛有使人驚異般的美麗，腫人老是游移不定，老在貪羨似的活動矚視着的。在她的結婚之前，我想她一定是一箇叫賣行商的女販子或者是一箇女廚子，或者也許竟是一箇賣淫的女子都說不定。她早晨一早起來就要沈醉在酒裏，醉了就只穿着一件有橙黃色的外衣寬置在那裏的貼肉襯衫走到庭前或園裏來，腳上總只拖着一雙紅色麻洛甲皮製的韃靼拖鞋，頭上是一頭濃厚的長髮。她的頭髮是不經意地束着的，總披掛在她的紅豔的雙頰及圓肩

之上。真是一個年輕的妖精！她老愛在園裏走來走去的走，哼哼着法國的小曲，守視着我的工作，並且時時還要到廚房窗口去叫：

『保林（Pauline）呀，給我點什麼東西啲。』

她的『什麼東西』總只是一種同樣的東西的意思——就是一杯有冰浸在裏頭的酒而已。

她的房屋的樓下是有三位年輕的女子住在那裏的，是提·其·公主們（Princesses D. G.）她們的母親已經死了，父親是一位兵站部的將軍到別處去了。柯兒奈將軍的寡婦嫌惡那幾位少女到了極點，老在想法子對她們用了種種迫辱的事情想趕她們出去。她本來說俄國話是說不好的，但咒罵起來却咒得很好，真像一位老練的車夫。我對她的那種迫害那三位無邪的少女的態度是十分的不喜歡的——因為她們是憂容滿面，並且是膽戰心驚，一無憑藉的樣子。

有一天的午後，她們中間的兩位正在園裏走着的時候，突然間那位將軍的寡

婦出來了，當然是照老式地喝醉了的，她就喧叫起來趕她們走出到園子外面去。她們一聲也不響地開始走出去了，但那位將軍寡婦却站在園子的出路門口，她的身體同瓶上的軟木塞似的將園門塞住了，一邊却又用了像一箇真正的車夫用的俄國話在咒罵她們。我請求她不要咒罵而讓那兩位姑娘出去，但她却叫了起來說：

『你這東西，我是知道你的！晚上你是在爬進她們的窗去的。』

我氣極了，就抓住了她的肩膀，將她從門口推開；但她擺脫了身，而朝着了我，馬上將內衣解開，舉起她的襯衫叫着說：

『我比這些小東西好得多呀！』

我的性子竟按捺不住了。抓住了她的脖子，將她旋了一箇轉身，用了我的鋤鏟打上了她背後的下部，於是她就跳出了園門，跑過了庭前的院子，大喫一驚似地『噢！噢！』的叫了三聲。

這事情發生之後，我從她的親信者保林那裏——保林當然也是一箇醉鬼

不過是一箇詭計很多的女人——得到了旅行照會，將我的一細包裹挾在腋下，就離開了那地方；而那位將軍的寡婦呢，手裏捏了一塊紅色的圍膊，還站在窗口叫着說：

『我不去叫巡警的——沒有什麼的——聽着——你回來罷——不要怕。』

二九

我問他：『常坡蘇尼綏夫(Poznyshiev)（在小說『克洛綽爾·梭那泰』裏）說醫生們已將千千萬萬的人害死了而現在還正在害死千千萬萬的人的時候，你是贊成他的意見的麼？』

『你很急急乎想知道這事情麼？』

『噯，很急急乎想。』

『那麼我想不告訴你。』

他又作了一臉微笑，玩起他的大拇指頭來了。

我想起在他的小說之一裏的他的一箇鄉下假冒獸醫與真正醫藥師的比較：

『基兒却克 (Kitchak) 撲欠契尼 (Potchetchny) 放血，是鄉下的假冒獸醫對馬的疾病所用的名詞（之類的名詞，不是正和神經，癩麻質斯，有機體等等一樣的麼？）』

這是依了潛納爾 (Jenner) 倍林 (Beiring) 巴斯德 (Pasteur) 而寫下來的。實在是一種變相轉用。

三十

真是奇怪之至，他竟會這樣的喜玩紙牌的。他玩紙牌的時候是很認真，很具熱情的。當他拿起紙牌來的時候他的雙手會變得非常之神經質的，正同他所捏着的並不是無生的硬紙片兒而是一隻一隻的活的小鳥一樣。

三十一

『迭更司 (Dickens) 說了一句很聰明的話：「生命是在一箇一定的了解之下，就

是我們應當勇猛地防衛牠到底的這一定的了解之下給與我們的。」全體的說起來，他是一箇感傷的，閑話很多的，不十分高妙的作家，不過他知道如何的組成一篇小說來，這却是沒有一箇人趕得上他的，自然他要比巴爾札克 (Balzac) 好得多。有一箇人說：「有許多人是被做書的熱情所征服了的，但是沒有幾箇人到後來會感到這些作品是他們的恥辱。」巴爾札克是不以為恥辱的，迭更司也是如此，而他們兩人都寫了許多不好的作品。可是，巴爾札克也還是一箇天才。或者無論如何總是一種你只能叫牠作天才的物事……」

三十二

有時候他像是很自負而量小的樣子，簡直同一位伏爾加 (Volga) 宣教者一樣，這事情在這位是我們世界上的洪鐘的偉人身上是很可怕的。昨天他對我說：

「我比你更是與農奴 (Mouzhik) 相近，我覺得在農奴的氣分樣子裏要好得多。」
天呀，他總要不以此為誇滿纔好，他是斷不可以的！

三十三

我將我的劇本下層深處 (The Lower Depth) 念了幾場給他聽，他很注意的聽了，然後問我說：『你爲什麼要寫那篇戲劇？』

我盡我的最善而解釋給他聽。

『人常看到你像一隻雄鷄對什麼東西都會猛烈地跳撲過去，並且——你常要用你自己的顏色塗滿在各種裂痕缺陷之上。你總記得安特生 (Anton) 所說的那句話罷：「鍍在那裏的金色將漸剝落，而豬皮底子將永在那裏。」正同我們的農夫們所說的一樣：「萬事萬物是要過去的，只有真理可以永在。」你若把你的那些塗飾不擺上去，那就要好得多，因爲你自身到了後來怕要失悔着做了這事。同樣的又是，你的言語是非常之巧妙，具有各種技巧的秘計在那裏——那是不大好的。你應該寫得再簡朴一點；一般人的說話是很簡單的，簡直也有矛盾不相聯貫的，那就是好呀。一個農夫不會像一位有學問的年輕的夫人一樣提出這樣的詰問的：「假如四是常比三多，那麼爲什麼三

分之一會比四分之一多呢？」請你再不要用技巧的秘計了罷。」

他說話是很興奮地在說的；顯見他是很不滿意於我所讀給他聽的東西的。沈默了一會之後，他呆視着我頭上的空際，鬱鬱地說：

『你的老人，是沒有同情的，人那裏會相信他的好處。那優伶卻不錯，他是好的。你總曉得「文化之果」(Fruits of Enlightenment)的罷？我在那裏所描寫的那箇廚子是像你的這優伶。寫戲劇是不容易的。但是你所寫的賣淫婦却也很成功，她們大約總一定是像那樣子的。你總認識得很多罷？』

『噯，我從前老在和她們接觸的。』

『是的，看得出來的。真實總歸是自己會顯示出來的。你在劇裏所說的大部分都係是出於你自己一箇人之所想，所以你在那裏沒有幾多不同的獨立性格，你的人物全部都是一樣的面容。我想你還沒有懂得女人；那些女人你還沒有寫得大成功。人讀了之後不會想起她們來……』

這時候安特來·里伏維支的夫人進來了，叫我們去喝茶去。他立了起來，很急速地走出去了，彷彿是他很願意將這談話終結似的。

三十四

『你所做的夢中間，以那樣的夢爲最可怕？』托爾斯泰問我說。

我是不大做夢的，所以也不大記得牢，但是有兩個夢却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大約是終我之生也不會忘記的。

我有一次夢見天上是拉拉雜雜的癩癢很多的，似在腐爛的樣子，青不青黃不黃的顏色，星都是既圓且暗，光線全無，也沒有油潤的光澤，像一個疥癬病者的皮膚上的痂痕。而一條紅紅的叉狀岐裂開的活像一條蛇似的電光慢慢地在這腐爛的天空裏滑走，當牠觸着一顆星的時候，這星就會膨脹起來變成球形，然後就聲音也沒有地炸破了，破後的地方祇遺存一小塊煙也似的黑點；然後這黑點也很快的在朦朧腐化得同液體似的半透明的天空裏消滅了。像這樣地全部的星斗都一箇一箇的炸破消滅，而天上變得一

陣暗似一陣更可怕起來，最後天空就向上起起瀾旋，沸騰得漲起泡沫，再爆裂成一塊一塊的小塊，開始向我頭上落起同冰冷的果漿似的東西來，而在各塊小塊斷片的中間空處呢，却露射出一種光耀的黑色來，絕似那鐵塊的顏色。

萊阿·尼古拉維支說：「這是從一本學術的書上來的；你一定是因為讀了些關於天文學的東西；然後有這惡夢。那麼另外的一個夢呢？」

另外的一箇夢：一塊有雪的大平原，地面平滑得像一張紙；沒有小山，沒有樹林，各處也沒有一點灌木之叢，只有——僅僅能看得見的——很少的幾根標竿從雪底下闖出在那裏。橫過在一塊死寂的荒原雪地之上，從地平線的這一邊到地平線的那一邊，只伸延着一線的黃色的差不多是正可以認辨得出來的路線，在路線之上只有一對灰色的氈頭靴子——是空的——在那裏慢慢的前進。

他舉起了他那毛簇簇的變成了狼似的眉毛，深沈地注視着我而沈思了一下。

「那是可怕得很的……你眞做了那個夢了麼？你總不是憑空造出來的罷？但是在

這裏也有點彷彿是從書卷上來的樣子。」

突然間他似乎發起怒來了，很興奮地嚴肅地說，一邊却以手指敲着他的膝頭：「可
是你總不是一個常醉於酒的人罷？你似乎是從不會喝很多的酒的人。但是在這些夢裏
却有些昏醉的地方在裏面。有一位德國作家，霍夫曼（Hoffmann），他曾夢見過打牌的
桌子在街上跑路和其他的與此相像的事情，但是他却是一個醉鬼——依我們的文學
上的御者之所說，則是一個「Calaholic」。空的靴子走路——那是可怕得很多的。即使是
你造出來的，也是很好。真可怕呀！」

忽而他又放了一大臉微笑，甚至於他的頰骨都放起光來了：「你且假想想看：譬如
突然間，在忒物斯喀耶街（Tverskaya Street）上有一張曲脚的打牌桌子在走路，桌板
是拍拍在響的，桌子過處會有一層白色的灰塵起來，你在那綠色的桌布之上并且還可
以見到許多輸贏的堆數在那裏——許多練習生在這桌子之上連續的打了三天三晚
的牌——最後這桌子是忍不住了就這麼的跑了開去。」

他大笑了。大約是注意到了我的因他之不用我的夢話而有點生氣了的原因罷，於是又說：

「你因為我想你的夢是有點書卷味之故而生了氣了麼？你且不要因此而怒惱；我曉得，一個人有時候是虛造出了些東西來而不覺到的，有些東西本來是一個人所不能信的，大約也是不能被人所相信的，而他却假想他是夢見了的並不是假造出來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是一位老地主所講的：他夢見他自己在森林裏走路走出到了一個曠野裏了。在這曠野裏他看見兩堆小山忽而變了一位婦人的胸部，在這胸部小堆之間昇起了一張黑臉來，臉上的該有眼睛之處却有兩個月亮像兩點白點似的生在那裏。那老人夢見他立在女人的兩腿之間，在他的前面有一條深深的黑谷在那裏吸收他進去。在這夢之後他的頭髮開始變起灰白色來，他的雙手也顫抖起來了，於是他爲要試水浴治療之故而出國上醫士克納以普（Dr. Knapp）那裏去。但是實際上他一定見了些像這樣的事情過無疑——他是一個放蕩的人呀。」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但是你是既非醉鬼又非放蕩之人——你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夢的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關於我們自身的事情，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他嘆了口氣，縮小了雙眼，想了一下，然後又輕輕的加上去說：「我們真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這一天晚上，當我們在散步的中間，他捏住了我的手臂說：

「那雙靴子在前進——噯，真可怕呀？完全是空的——搭拉搭拉地——雪在靴下軋軋的響。是的，這是好得很的；但你真很有書卷氣，很有。而且不要生氣，這可是很不好的，這怕要梗住你的去路阻止你的前進。」

我比他並沒有什麼過多的銜學的書卷氣，當時我也無暇顧及他所講的那些，很好聽的細小的辭句，總覺得他是一個參禪的理性主義者。

三十五

有時候他會給人一種彷彿是剛從遠離的異國到來的印象，在這異國裏，一般人之所思所感以及他們的關係言語彷彿是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他倦極了似的灰老了似的坐在屋的一角裏，正像異域的塵土還在他的身上。他對什麼物事都很細心的同一位外國人或一個啞子似的在注視。昨天，在喫飯之前，他正是像這一個樣子的把思想散置在遠處似地走進了起坐室裏來。他在沙發椅上坐下了，經過了一分鐘的沈默之後，突然間將身子稍稍搖動了一搖動，將手掌向膝頭去擦擦，把臉上的綫紋增加了些，說：

『可是那還不是全部——不是全部。』

有一位老是僵硬頑笨得同熨斗一樣的人，問他說：『你說什麼？』

他對他動也不動地注視了一下，然後將身體屈向了前，看到了我和醫士尼基丁（Dr. Nikitin）及雅耳派迭夫斯基三人坐在那裏的露臺上來，並且說：『你們在講些什麼？』

『在講 Plehve 』

『 Plehve……Plehve……』他停了一停之後又沈思着重念了一遍，彷彿他是頭一次聽到這名字的樣子。然後他像一隻小鳥似的將身體搖搖，作了一臉輕輕的微笑說：『今天從一早起，就有一件很愚笨的事迴旋在我的腦裏；有一次有人告訴我他在墓地裏見了一個像下面那麼的墓銘：

『石兒底下，躺息着伊凡·耶戈夫那爾；

業爲皮匠，常在把獸皮浸漲。

工兒誠實，心兒良善，但是看哪，

他終死去，只落得買賣經營讓妻去管掌，

他還未老，正還可以做工營販，

可是上帝，將他引入了樂園去消散，

是在復活祭前，金曜到十曜之晚——

彷彿是像這樣的些東西……」他沈默了停了一會又點頭微笑着加上說「在人類
的無聊愚魯裏，只教不含惡意，却有些很能動人的東西在的，并且是美麗得很……那是
一定常常有的。」

有人叫我們進去喫飯了。

三十六

「我並不喜歡喝醉酒的人，但是我曉得有些人在醉後是很有趣的，他們會得到些
在不醉的時候於他們是不自然的東西；譬如機智，美麗的思想，敏捷，言語之富等。在這樣
的時候我却很願讚美酒德的。」

斯勒兒告訴如何的有一次他和萊阿·尼古拉維支在忒物斯喀耶街上走路時，在
遠處托爾斯泰看見了兩個衛隊兵士。他們身上的裝飾上的金屬在日光裏閃射，他們脚
上的乘馬拍車在丁零響着；他們合了脚步走路的時候兩人渾如一人；他們的臉上也有
壯健和青年的自負在輝耀。托爾斯泰輕輕地開始勸咒起他們來了：「這真是一種妄自

尊大的愚劣的表現像煞是以鞭子教練好的野獸……」

但等衛隊兵士走近來到和他並着的時候，他停住了腳，愛撫似的以眼睛追視了他們一程，很熱心地說：『真美麗呀！像古代的羅馬人，噯，萊阿夫式加，是不是他們的壯健和美麗，上帝當一個人是美麗的時候，是如何的有趣呀，是如何的十分有味兒呀！』

關於本篇，茲節錄譯者附記如下：

「高爾基的這一篇回憶雜記，據他的自序，是在奧利時的時候寫下來的，但後來的一封信當然是托爾斯泰死後寫的無疑。據懂俄文者說，這一篇是和其他的各篇如安特來夫回憶記等印在一道的東西，出版的年月還不很遠。但是不懂俄文的譯者，却在幾年前的一本倫敦『Menorah』雜誌上看到過一次，後來輾轉飄泊，那本雜誌也不見了，現在的譯文係根據美國 B. W. H. Jackson 出版的單行本 *Reminiscences of Tolstoy* by (York) 裏譯出，因為不懂俄文的緣故，覺得英譯本裏可

疑的地方，也只能隨我自己的猜度，依樣的寫在那裏。英譯本出版的年月是一九二〇年，譯者是 N. S. Kotliansky and Leonard Woolf 兩人。

在這一本英譯本裏，當然有前後兩段，如高爾基在自序裏之所說。前段是當他在奧利時的時候與托爾斯泰常常見面的中間隨便寫下來的斷片記錄，共有三十六節，已譯在上面了。後段是當高爾基在意大利聽到托爾斯泰的出奔及死去的時候寫給他友人的一封未完的信，在這信裏於悲悼痛哭之餘，又加了許多頌詞及當他和托爾斯泰在一道的時候的追憶雜事進去。但這一封信，現在擬暫且不譯牠。

高爾基的這幾段斷片雜記，據懂俄文的朋友說，在俄國也係被尊視為傳記以上的最高記錄的，依譯者的淺薄的眼光看來，也覺得有點像羅丹的巨手在石膏上的飽含力量的接觸。雖則原作者的自負不大，只在希望能敵得過傳歌德的晚年之神的 Leckurmann (1792—1854) 』

高爾基代表作

強果爾河畔

適夷譯

曠野上滿照着炎炎的陽光，宛如一雙巨大的熔爐。在這赭色的熔爐之中，焙烤着不幸的強頑的我。

上撥鼠從洞裏跳出來，後腳站着，前腳洗洗自己的形容狡猾的臉，互相細聲地唏唏唏。那些臉子頗與修道士有些相似。

一跳一跳的甲蟲，跳進鹹水潭裏，蟋蟀舉起唧唧的聲音，在我的眼前，從灰色的小枝向灰色的小枝垂着跳着。

空洞洞的青空之中，太陽稍稍在下方的右側，鷹鳥正撐開着翼子飛翔。這鷹鳥也和

地上的我一樣孤獨。無論在驕陽烈烈的高處，在赭色的灼燒的大地，一望所及，可名為生物僅是這一些了。這塊不毛的，老太婆般乾癟的土地，大家都叫作『荒野』。學者先生稱牠為『小地獄』（Malaya Tartaria）。

愁顏的大地……

在一個清冷的鹹水潭裏，我浸了浸裸露的胸膛。大地便立刻在我的心中，直接地注入了劇烈得燃燒般的憂鬱。但是這憂鬱，卻不是從茫然不健全的希望之渣中，蠶食心靈而使之死滅的憂鬱，這是我的老友，而且是使我生出對生活之信念的現實的姑娘。

我是二十二歲的青年，可是已經從巨大的生活之杯中，飲盡了多量含毒的苦酒。這使我時時沉入於非必要的深思。

我的憂鬱，恰如名為人類的靈魂的本身，這是活在我胸中的原素，牠常秉着無倦的力，推我向不知的前方前進；永遠不熄地，從心頭燃起對較好之事物的希望的火，譴責着求人的心，從鬪爭去奪還劫去了的童話的幸福。

除了這憂鬱而外，我還有饑渴着的青春，被饑餓與孤獨時迫成窒息的我的青春，正想接納一切的事物，愛一切的人。同時牠又愛嘲笑一切的事物，嘲笑我自己的未成熟的智識。我的青春，正是我生活上最可愛，也最危險的一部分。牠是過於貪慾而不會作充分的辨味，恰如小山羊一般，不會辨別爛葉或鮮美的芳草。

現出這種童蒙的姿影的個性分裂，於我實在是極苦的經驗。因此，我老是跑上充滿着喜劇的輕快氣的地方，反扮演了悲劇的脚色。

但這種事有什麼趣味呢，和我要跟讀者說的也幾乎全無關係。我要說的，是一個孤獨者的故事。這位孤獨的人，就使無人的時候，我也同悲苦時和自己的心談話一樣，可以同牠自由率直地談話的。

卻說我躺在『荒野』裏，把下頰支在拳上，凝望着遙遠的南方，流泛着炎陽的四際。在炎陽的透明的銀色中，一種可詛咒的灰色的蔓草，輕輕地搖着。在青空之下，四周圍繞着灼熱的荒野，燒灼在太陽光的絲絲的烈炎中的自己，我感得和蔓草一樣的可詛咒。南

首約五俄里荒地上搖晃着陽光的銀綫的一邊，緩緩地流着強果爾河。沿河岸上，淮拉底亞人（南羅馬尼亞的居民——譯者）的白色的小屋，整然地並列着。從這兒往下游約二俄里，河身急轉的地方，藏着一個祇有童話中才有的小小的磨坊屋。

我在那磨坊屋裏曾過了幾個鐘頭，被那兒逐了出來，而且已經整整的四晝夜，在這周圍徘徊。好們守財奴捨不得神盜的金囊一般，我深深地依戀着在那兒所遭遇的悲。

我在不覺之間，走到了這個磨坊小屋，昏昏已是很澇的時候了。太陽已落在曠野的地平線下，東方漸漸地推起了南國的蒸熱的暑夜，而強果爾的沉暗的水面上，還掩映着夕照，磨坊小屋的蘆茅屋頂，輝燦得和緞子一樣，兩扇窗子的紅眼睛，發怒般地睨視着冷竹曠野的我。

從日出到日沒，我已在荒野上走了四十俄里，眼睛所見的生物，僅祇無吟的土撥鼠，見了我的影子便逃去的長脚的野鶩羣，和踞在突出地面的石上，啄土撥鼠的頭吃的白色的隼鷹。

整整的一天，空中是太陽，地上便是我；在幾乎是白熱了的青空下，滿是打不破荒野的靜寂。就是唱了歌，歌聲也和露珠一樣地蒸散了，沒有迴音。

荒野抱着吸盡人類的思想和感情的力，使人類都變成和牠自己一般地乾枯。無疑地，真是這荒野的特徵，是常常誘惑着那些纏打破自己的心臟，自己的理性，滅殺自己的靈魂，以企圖到達至聖的人們的，而且現在還正在誘惑着。

當望見燦爛的陽光下，紅紅地突立在淡紫色水面的兩三塊大石上的磨坊小屋時，我也變得游方僧一般的呆鈍，冬狼一般的饑餓了。風車沉睡在夕暮的暑氣之中，一動也不動地。但是沉沉的水滴滴落的聲音，卻微微地聽得出來。於是強果爾的河水，也像娓娓話舊也似的，在風車底下，潺潺地作着輕音。

兩隻牧羊狗，不聲不響地衝到我的腳下，一個貓背脛的男子，一邊在門柱上挨擦背脊，一邊漠不關心地，看着我拿棒趕野熊一樣的狗。我高聲叫他喚住狗，他便把兩隻指頭塞進口裏，吹起尖聲的哨子來。

狗搖搖打痛了的頭，向他跑去，他聲勢兇兇地向我叱問了：

「你打牠啦？」

「牠不是要咬我麼？」

「唔……這倒不錯，呢！」

「你就是老闆麼？」

「那裏？我是幹活的。」

「你們這兒，可以讓我住夜麼？」

「如果是正路人，倒不要緊。」

我有把自己當正路人的幾種根據，我窮是窮，可是並不蠢，而且幹活也來得。

我從肩頭卸下了背囊，那男子卻很兇地推了推我的鼻子。

「等一等，讓咱問問看……」

於是便把我留在狗面前去了。狗便又露出了狼也似的牙齒，滿肚子含着敵意威嚇。

似地叫起來了。和這聲音相融合，聽見陰森森的八絃琴的聲音；風車屋的牆蔭裏，低聲切切地有人在說着從未開到過的方言。很想往牆蔭裏去望，可是狗卻攔着路不許我過去。河水染得血一般的紅，緩緩地在黑暗的曠野中流着。河對岸，蠕動着綿羊的羣，好似大地活了起來的一樣。夕陽把羊的毛映成赭色，羊羣旁邊，搖晃着兩個騎在馬上的黑影。牧羊人喊着；一個是粗暴的低音（*Low*），另外一個是唱歌一般的女人式的尖喉嚨。在曠野的一邊，瀾漫荒地上的夜色之中，最後的夕照，閃爍着紅色的火花。羊羣的沉沉的蹄音，疲殆了似的羊鳴，牧羊人的粗昂的喊聲，以及圍繞這兒的四周的一切，不禁使我引起了一種新穎的印象，覺得自己好似跑到了過去時代的童話中來了。

這美麗的荒野中的窒息般的沈默，在我的心頭流進了無言的歌。小屋的背後，不斷地發着刺耳的嗚嗚聲。乾澀的弦音，被靜寂壓抑了似地，作着裂帛般的，奇怪的聲音。

磨坊小屋經過長久的日晒雨淋，使人想起那些童話的糖菓屋。從開着窗的暗洞裏，既出燒麵包的香氣，誘動了我的食慾。

門口走出一個瘦小的老婆子來，臉孔祇有拳頭般大，身上穿着古怪的服裝。她輕輕地把手遮在額角上，向我望了，點了兩次的頭，喃喃的說：

『好啦，好啦……』

狗好似當然地，很斯文地走近她的身邊。和她並立着的工人，慙慙地彎彎身子。她伸手撫撫狗的毛面孔，用淮拉底亞話對那人說了些什麼。她的眼睛倒不是白眼，卻像櫻花苞兒一般的模糊；枯萎的兩頰向下垂着，鼻尖彎曲得跟鉤子一般，真是各式都全備的，一個道地的巫婆。

『好啦好啦——』她說着，走到風車屋後去了。狗好似吊着一條看不見的索子一般，一邊在她大腿上，腰膀上，挨緊着，一邊跟着走去了。

『噓，噓！——』她低聲地叱着趕狗。

工人連連打着呵欠，對我問了：

『肚子餓啦？』

於是向屋內叫：

「安娜，拿麵回來，牛奶也帶來……」

屋子內大聲回答了：

「自己來拿，明睡了啦……」

「唔，唔……」

「給哪個啦？」

「一個過路人啥？」

「閃雜人！」

「是你老婆麼？」我問了。

「當然嘍。」

工人慢吞吞地從袋子裏拿出煙斗和煙包來，在階沿下的石凳上坐下。

「坐啦！這地來麼？」

「俄羅斯來，你也是俄羅斯人麼？」

「嚶，咱家鄉是却尼歌夫斯基……」

「這兒好久了麼？」

「五個年頭兒啦。」

「很冷靜吧？」

「當然嘍。」

「老闆娘是倍薩拉皮亞人麼？」

「唔，對啦！」

「有錢麼？」

他在煙斗裏點上了火，吐一口水，接着呆呆看着煙斗的火，用手指去掀。反問我：

「你打算轉念頭嗎……？」

南國的夜，把一頂溫暖黑色的大帽，緊緊地包裹了大地。沉鬱的太空中，閃着青蒼的

星光，白銀色的光，標出了星兒運行的軌道。

忽然沉澱的寂靜被打破了，好似從大地的裂縫裏流出音響來的一般，八絃琴翕然地奏出了奇怪的調子。於是一切的聲音，溶成一個低切淒清的音調，在這音調還沒在空氣裏消去之間，與此相和地發出激流似的女聲來了。這有力的聲音，唱着我所不懂的歌：

——Oo, Mara, Rumblo Mar-ra……

樂器很正確地和合着歌詞的節調：

女子又唱起來，絃音又配合着她的聲音，融合成同一的音調；這是跟曠野的道路一般的無際無盡的音調。這樣地重覆着重覆着；女子和她的八絃琴，便跟月光洒在海面似的，把歌聲洒遍漫漫的夜的沈默中。這歌聲中有着束縛心兒的冥然的帶子，完全包含了曠野之夜的豐富味和貧乏氣。

一個長身赤足的白衣女郎，悄然的走近我的身邊，把水勺和麵包皮放在凳頭上，問了我些什麼，微微的笑着，又悄然走進門內去了。

「噢吧。——」工人說

「那個唱歌的是什麼人？」

「老闆娘哈。」

「年青的麼？」

「唔，年青的，你問幹麼？是老婆子的孫女兒……」

他手指頭叩叩煙斗，用腳踐踏飛散在我腳下的火星，接着，又問我了。

「好喫麼？」

「唔。」

「那女子不行，她是一個活死人。」

我匆匆喝完了牛奶，把麵包藏進懷裏說了：

「到門裏去吧！」

「唔唔，不行……」

「帶我去吧，我要去！」

我要求了他很久，他只是搖着頭格格的笑。畢竟沒法，答應了。

「唔，可是……」

小屋背後，靠小屋的牆，搭着一棟低小的草舍，上面蓋着蘆葦，兩邊是葦梗編的籬笆，別的一邊，是對河流和曠野開着的門。草舍中的一架小小的手推車中，坐着一個穿花斑色衣服的女人，望得見她臉上的白斑點，和束在頭上及胸口的帶子，像載着一頂帽子似的蓬蓬的垂髮下的濃色的眉毛。她膝下放着一架樂器，形似八弦琴，比較大得多，上邊有一個瘦長的頸子；響板上發音的地方，突出一隻木環的頭，這環的一半，是嵌進在樂器中的；環上纏着六條細弦，兩條低音弦則貼在環的兩邊；琴身作枯葉色，黑軸子上突出着把手。軸子外邊的槽裏，有幾條圓木，女子一隻手旋着把手，一隻手指頭揪圓木，這樣一來，弦便在木環上纏緊，發出噲噲的克拉里內德（Clarinet）一種木製的管樂的聲音。

女子疑然地坐着，神經顯得異常緊張，眼睛沉沉地閉着，纏在環上的第四弦索索地

顫動發出緩緩的低呻，她緊閉着嘴唇，用鼻音和弦聲相合，這真是醜得怕人的神情。

手推車的前輪，小得跟玩具一般，後輪卻又高得厲害。這推車有點像沙發椅，女子身纏着花斑紋的破衣，包着腳的黑布，一頭拖在地上，她的背後，放着一隻硬的紅枕頭。

老婆子的瘦小的黑影，坐在前輪邊攔腰解斷了的木桶上，兩肘支在尖的膝蓋上，兩隻黑黑的手，像小孩子似的托着下頰。好像在等待着什麼人似的，向前面的曠野呆望着。她脚下，兩隻狗躺着。手推車背後，是又白又胖的安娜，正木然地站着深思。

我一走進草屋口頭，老太婆便從下窺底下，讓出一隻左手來，指着我威嚇。

『別站在這兒！——』工人扳了我的肩頭，把我拉到風車小屋的牆壁下，說了。我蹲下了身子，他同我並靠在牆邊，使勁地抓抓胸膛，喃喃的說：

『整夜是這麼的，月亮菩薩一圓，這女人總是不睡不喫的……』

女子好似被人撞了撞似的，在手車中震了震身子，張開眼來，又不息地閃着眼對我望，接着她默默地笑了，說了兩三句淮拉底亞話，又急急地絞起把手來。

『噯，媽媽——』安娜嘆了口氣。

老婆子不安了起來，揮了揮手，很快地對工人說了幾句話，工人很短的回答了兩聲，便叮嚀地對我說：

『大家都不高興你來，他們都不歡喜俄羅斯人，見了便怕，因此咱只說你是韃靼人……』

曠野上的蔚藍色的天空間，還沒燃盡的夕陽的紅光的左邊，車輪般大的暗銅色的月兒，慢吞吞地昇上地平線來。蟋蟀叫着，狗吠着，強果爾河的暗沉沉的水面上，閃着金色的星羣，遠遠地聽見報時刻的鐵板聲。

『打謊！』工人望着月亮說：『還沒到十刻啊……怕是睡昏了，亂打他媽的……』
女子像瞎子般目不轉瞬地，凝望着我，突然，使大家都吃一驚的大聲，指着我說：『要把我趕開麼？』

『叫你到她旁邊去。』工人把膝頭撞了撞我的肩命令着說。

我走了過去，女子仍然一瞬不瞬地，簡直跟老婆子般，張着沒光焰沒表情的大而茫茫的眼，凝視着我的臉孔。她的臉像是許多破片集成，而又集得不勻正的一般，嘴很小，像孩子般突起着；眉毛跟鬍子一般濃，鼻子乾癟癟地突得很高，兩頰卻柔軟而豐潤，波浪形的亂髮，像一頂重帽子似地，垂在後頭頸上，緊拉起前邊高廣的額面的皮膚。她大概已有三十歲，但是眼睛一閉，看去卻年青得多了。

她像做夢似的凝視着我，又小又白的手，不住地撫着八弦琴的琴身。左耳邊的筋肉，輕輕地抽搐着，吊起了鼻孔。

她俯着眼臉，不知低低的說了些什麼，工人便拉拉我的袖子：

『坐着吧，不要緊……』

女子放正了樂器，突然低聲地唱出很悲哀的歌來。搖着頭，慢慢地和着拍子。歌律是飛燕般不可捉摸，牠也跟飛燕一般地敏感，而且滅頭地沈在無涯的靜寂之中，忽然好似放出低低的呻吟，忽然又高高地盤旋起絕望，驚絕或恐怖的叫聲。使人聯想到風笛和老

拉里內德的弦音，威勢地伴奏着高歌，這恰似以另一種的悲哀，脫服爲一種悲哀所煩惱着的人，包圍住他的愁嘆一般。有時那弦聲，又似正擬仿着歌的悲哀。

這是醜惡而和我無緣的，但仍很有力地攔住了我的心，引起我想逃到曠野去的念頭。

我沒留心到安娜的跑開，也沒想到那女子的丈夫，早已長眠土中。老婆子像枯草似的搖晃着身子。狗在夢中吠叫；祇接連的傾聽着，不懂的柔軟的歌詞，也沒想一想這要到何時終了。

不知是誰走到對岸的水邊，這人的黑色的頭，遮住了低垂的月光。河水面上，映照着銅色月光中的他的影子。他站下了，像應答一般地唱起歌來，忽然，又不見了。

女子好似手指突然麻木一樣，停止了彈琴，於是伏倒了前身，伸着頭頸，放出奇怪的聲音，歇斯忒里地哭了起來。老婆子也站了起來，抱住了這病的女子，按住她那牽癢的手，哭聲地喊了；兩隻狗也嗚嗚地鳴着鼻子，吠了起來。工人張開眼睛，跑到草舍角子上，拿了

水桶和木杓來，喊了：

「安娜，你到那兒去了……」

他吹起刺耳的口哨，這一來，一切憂慮，悲淚，叫聲，都突然的消滅在口哨聲中。女子兩手掩住臉，低聲地哭着，笑着，老婆子一邊整整她身上的衣帶，一邊像做禱告似的喃喃的唸，工人對我說：

「沒有什麼啊，睡覺吧……嗚。」

我卻好似早就睡着了，看見奇怪的，不安的夢。

「什麼時候都是這樣，」工人在地上坐下了，低低地說：「一聽到聲音，立刻便吵起來，喊起來。一定有那傢伙在喊，這傢伙眼睛一定看得見的。」

「這傢伙是誰？」

「老闆啊。」

「老闆在什麼地方？」

「死了，給人殺死的。」

老婆子又快口地說了些什麼，他抓抓毛茸茸的嘴臉。

「叫你不許亂跑啊！你一定會嚇她，你在這兒吵……」

想了一想，他向草舍的室角裏點了點頭，說了：

「到那兒去睡吧，由咱管着好啦，你們也不必擠在一塊，到別地方去吧，這班傢伙，沒有人會趕你們的啊。」

他走出草舍，去拿了一條木棍來，放在自己腳邊，好似準備着什麼時候都可以隨手抓起的一樣。

女人像吃了虧的孩子般的噙着泣，老婆子儘自嘮叨些聽不懂的話。青蒼的夜色，在曠野上流漾。老婆子的黑影，像海底的大魚似的，在暗中微微顫動。

「這裏到底出過什麼事——」我問了。

「不是這兒，是二十俄里外的那邊……」工人不在意地改正了我的話。

「他們從市上回來，那女人同她丈夫，可是時候已經遲啦。於是碰到了一班鑛夫，把他們包圍了起來啦。男的給殺掉，女的給強姦了去，還打斷了背脊骨。因此那女人的脚便蹺啦。殺掉的男子……」

他在煙斗裏裝着煙，講強姦和殺人，好似講偷西瓜的強盜一般，滿不在乎地說着。

火柴的火光，照出他那置着花白硬毛的圓臉，和茫然的思考着的眼，鴨嘴樣的鼻子。

「現在大家都見了俄羅斯人怕，跟老鼠怕貓一樣。有錢的過活也不爽快啊。還聽說那個出錢主使鑛夫殺人的，也是俄羅斯人，他想討這個女子，所以打出了這樣的主意，哼，好兇狠的魔鬼。那傢伙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啊。後來聽說同他一起的另外兩個人，從西伯利亞逃回來了，說是要把這兒一家都殺盡。老闆娘是嚇得什麼似的，很想把小磨坊賣掉，過多瑙河，回故鄉羅馬尼亞去啊……」

聽了他夢囈般的話，使我很不好過，八弦琴又響了起來，和這相合的女子的聲音，唱出短的詠嘆的歌。

「那女人唱的是什麼？」

「什麼都有啊，近來她還自己作歌呢。那些歌倍薩拉比亞人都知道。現在……那班狗東西……老跑到對河岸唱歌叫女人。唔，一聽到這種歌聲，她便坐立不安起來。在她聽來，什麼人唱，都當是自己男人，這會也還在苦喊着啊，因此那些狗東西便高興起來，總之，是故意開玩笑……」

「你懂她的歌麼？」

「當然，無論那首歌，都聽過整百遍的了，當然懂得。那女子正在唱自身的事，雖然發了癲，可是自己的事卻還記得……」

要他把歌詞翻譯給我聽，求了好久。直到我答應把上衣送他，他纔答應了。

「嗨，對啦。」他皺着眉頭，側耳傾聽了一會悲哀低寂的音浪，開始說了：「唔，她在這
樣唱啊。」

「我的上帝喲，上帝曠野的夜道多麼怕人。我又是天空中月兒般孤涼，隨便怎樣都

好，我已殆倦了幸福。我的上帝，主喇！……閃電焦熾着月兒，憂傷焦熾着我，我的上帝，我是被咒詛的女兒！爲着人生的幸福，請在你的大地上播下花兒……」

他興奮了似的，把煙斗拔出嘴唇，伸長着頭頸，不住地閃閃眼睛，側着耳聽……

「騎着白馬馳去的人兒喇——這不是留給我的幸福麼？」

在曠野的空際，黃金色的蜂房樣的月。黃金色的蜂兒般的星星，在夜空中寂寂地飛翔。八弦琴叫着。低而柔和的聲音吐着嘆息。我儂把工人的翻譯，作起了自己的詩來：

曠野中沉沉的夜道，

——上帝啊，上帝！多麼怕人喇！

在這世界上，我只是獨自一人，我是生來孤男。

曠野和太陽都知道：

——我是獨自一人！

紅紅的電焰燃燒着夜的空——

蒼空的小月兒嚇得戰戰兢兢。

上帝啊！辛酸的悲苦的

我的心也快燃燒麼？

我已等不及明天的白晝……上帝啊，我喘息在草草的浮世之中，啊夜色啊，

快給我消盡了晚霞……

上帝啊，可咒的我的思慮……

我將會幸福吧——我播散花的種子

恣情地，播散許許多多的花子！

上帝啊，恕我吧，我並沒說

我所希望的……不我在祈禱……

我把燃燒的肉體深埋土中，
蒸暑的夜暗中望不見星星。
是誰騎着白馬在野中奔馳。

上帝啊上帝，那不是我的人兒麼？

倘使那人兒停下了白馬，

我要對他說，我要對他答。

主啊，教我吧，怎樣說

深情的話，溫和的談吐！

那人像壞脾氣的電光般過去了。

上帝啊上帝，這是什麼緣故？

主喲，在那人的將去未去時，

到來了白翼子的天使。

安東（工人的名字——譯者）張開着毛茸茸的嘴睡熟了。夜之鳥的夜鶯，飛翔在不毛的曠野上，凝固在暗沉沉的鐵色河流上的靜寂中。柔軟的翼子衝開風兒，發出絲綢般的聲響。夜的憂鬱緊緊地包裹了心兒，胸頭湧起了種種的欲望，想唱歌，想閑談，想到什麼地方去走走，想接觸生物，就是一條狗也好，想撫弄一下；甚至想捉住一隻鼠子，把牠那溫暖的顫動的身子，輕輕地握在手裏了。

我怕使老婆子驚慌，身子一動也不動，坐在病女腳邊頭的她，不住地輕輕搖晃着身子，忽然身子折成兩疊，不動了，好似她的身中，折斷了什麼。低音的弦絲，不絕地激鳴，女人

輕輕唱着和弦音相合的莫明其妙的歌。海天一般無涯岸的寂靜，溫暖地罩裹了大地。心中湧起了對於大地和對於曠野上一切的強烈的憐戀之念。蔚藍的天空中，閃爍着銀色的星光。

以緊張而戰慄的聲音，女人又唱起剛才聽到過一次的歌詞來：

【Og Ma-ra……】

這歌聲在我的心中投進了劇烈的憂鬱。我便站起身子走近這病的女子，和她並立着，凝視了她的臉，她全不驚愕，祇向我微微點頭，停止了唱。眉毛下的深洞中，閃着發光的眼。在這閃閃的光輝之中，有一種我從未見過，從未遇到過的攝人的力，這力像磁石一般地吸住了我的心。如果從曠野的映進光亮來，這對着男子的她的視線，定有靜寂寂的甜美的快味，徐徐地吸收男子的心的吧。

歌詞愈加沁人心魄，泛溢着粉身碎骨般的悲哀，擊打着柔和的靈魂。翻動着的右手的白手頸，一條目不能見的強韌的絲，把我縛住了。我無力地倒在她的肩頭；當她停住

了彈琴的手，理了理垂髮，低下眼臉時，我便捉住了她的手接吻。

可是她仍不驚愕。她好似從遠方遙視着我似的，夢一般地微笑着。立刻低顰了眉毛，面對着我的臉，吐出深深的呼吸：

『Oe Ma-raa……』

『Oo——』用比她的聲音還低的音階，八弦琴殆然地響了起來。聽了這歌聲，心頭異常難受。而她的眼光，卻不絕地凝注着我的臉，在這兒有一種命令似的東西。凝視着這目光，我已瞬不下眼來了。而且在我的心靈之中，好似覺得流進了這眼睛的暗沉沉的，瘋狂氣來。

我坐在這病女子足邊的地上，半閉着眼，正想整晚整天，不，整幾年地這樣坐着下去。不知一種什麼的力，壓抑在我的上面，把我壓下大地去。心臟緩慢而強烈地鼓動了，好似滾滾的地球，正在我的背上轉旋。和合着柔和的音拍，輕輕搖着身子，肩頭和肩頭互相撞着；我的眼永永地盯在女子的臉上，好像也唱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似的。女子的歌喉漸

漸地響亮起來，播散到敏感的夜靜中，於是這可咒似的單調的歌聲，便和空虛貧乏的大地之單調的呻吟，相互地融合了。

而我還是在靜寂的忘我境中，已經願意永遠這樣地下去，永遠做一個啞的流浪者，週歷大地之上，儘聽這種悲哀的歌，來傷殘自己的心。可是對於這呻吟之聲，卻不能以自己的歌來應和，我已不能再說什麼了。

終於女子沉默了，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一種火一般熱的東西觸在我的臉上。——這正是她，像瞎子般的拿手掌撫我的面頰。

我一動不動地受她的愛撫，全沒想到她正在想些什麼；但我很希望能引起她的回憶，於是我等待着：就使一會兒也好，只要能恢復她的理性。

手推車一動，向後轉了一下。立刻，老婆子跳了起來，發出叫聲，撲向我來，做着鳥兒一般的姿勢。

女子笑了起來。

「沒有什麼可怕的呀。」我對老婆子說了。她又叫喊，像雞一般的在我面前跳來跳去，叫了：

「安東，安東……」

我叫起了安東，他爬起身來，老婆子憤憤地嘮叨了一會，他不知對老婆子說了些什麼，便迴過身子對我問了：

「到底，什麼事托你的福，睡都不得好好睡。」

說着舉起手來指着曠野，附加着說：

「到外邊去，外邊……」

我竭力想鎮住他的憤怒，他卻拿起了木棍，在我脚面前一揮，對我決絕地說，無論如何非走不行。我很想結結實實地把他腦袋打一下，他卻又拿起木棍來，盡力地打在我脚底下的地上，迫得我非走不行。

「喂。」他把我推出草舍時，我說：「你說要我走我就走，只是有一樁事求你，那女子

唱的是什麼，快告訴我！」

起初我懇切地要求，後來像叫化一樣彎了腰請求，他吼着，罵着，歪着他那張不入相的臉威嚇我，終於，大概我的話中有什麼可笑的地方，他笑了：

『你也是個瘋子！』

女子還在低低地唱：

【Oo Mara……】

她的暗沉沉的臉上，月光給披上了銅色的薄紗。

安東面對我站下，微微地笑着，說明了：

『歌中說一個姑娘房間的窗下，來了一個賊。Oo Mara 呀——這是說碼麗亞——我已快要死了，愛我吧，我祇有這個要求！到那邊去；上帝啊守護我吧；撥亂別人不是好事。以後什麼啦，啊啊對啦。他把劫來的東西拿給她來，哀求了——愛我吧，我雖已是年老……喇——大家都在叫喊，他們都在找我……快到外邊去……』

我在河畔上走着，堤邊響着潺潺的水聲，好似正講着銀色的故事。八弦琴黯然地
奏，在夜的沉默之中，播散促起原始之悲哀的歌聲。

——
啊啊，瑪拉！

今天走到你的窗子下，

我是有我的事的。

露出臉來吧，我的太陽呀。

我給你，上帝的微笑呀，

項圈和金銀，瑪拉！

啊，瑪拉！

我的蒼老的臉上，

雖有着紅色的創痕——

真的呀——老人的愛才是真，老人更知道使女人歡欣，

相信我的老了的心吧，瑪拉！

啊，瑪拉！

你或許也知道——今晚上怕就是上帝給我的最後之夜了，

到了明天我便會死了——

讓我對你聖潔的美，

完終了我的義務吧。瑪拉！

啊瑪拉！

我整整地在環繞小磨坊的曠野中徬徨了兩天兩夜，忍不住地渴望再聽到那瘋女

子的歌聲；走近了磨坊邊，又遠遠地望着那被雨打褪了色的蘆葦屋頂，爆裂的風車，和洗潑着石灘的河流。磨坊是死一般地無聲無夜地沉默着。

在曠野中走開了約十俄里，然後，又走了回來，看見安東含着煙斗在庭前踱步，兩隻狗在門背後躺着。

老婆子和那女子，簡直如埋進土去了的一般，再也沒有見到。

「啊，瑪拉……」

一定的，那女子已經病死了吧……

（一九二三年作）

選自東方雜誌

本篇是高爾基一九二三年的作品。據韜奮先生所編的革命文豪高爾基後附

的高氏著作一覽看來，這一篇他寫的短篇最多，但大半未曾譯成英文，適夷先生譯的這篇也許是根據世界語或日文重譯的。

本篇所取的雖還是舊世界中的題材，但作風顯見不同了。

三人

黃源譯

班許加走後的頭幾天，伊利亞茫茫然若有所失，不勝惆悵；不過隔了一些日子，他又陷於那與世無關的仙境中了。他仍舊常常看書，小小的靈魂，沈浸在一種和平恍惚的狀態中。但有時他也猛然驚醒過來。那時候他雖還在學校裏讀書；卻常聽見叔叔對他這樣說：

「你快滿十四歲了，你的學業也差不多了。現在要爲你找一個職業才是。」

「有法子的！」潘屈羅亞叫道。「我們熟人這麼多，這區區小事是容易辦到的。雅各可不用找別的職業，我已經在這兒給他預備好一個位置。他還可以鬼混一年，明年就叫

他站到櫃台上去！至於你，但崙斯，我想在附近添設一個飯店歸你管理。你只要把賬目報銷我，此外你都可以自己作主。噯——噯，謝謝上帝，他有心保佑着我。」

伊利亞模模糊糊地聽了這些話，但是這種話和他現在心中所想的事情不相關連，所以也並不引起什麼念頭來。不意有一天朝上，叔叔喚醒他說：

「幹快去洗洗乾淨。」

「到那兒去？」伊利亞在睡態朦朧中問道。

「上你新薦的地方去。謝謝上帝，我們已找到了一個位置。你將到一月魚行裏去學生意。」

伊利亞聽了，心中起了不快的豫感。他平時想離開這屋子的念頭，頓時消失了。這裏，一切人物都已熟稔，還有這間往常爲他所厭惡的房間，却轉瞬變爲清淨光明了。他坐在床上，只顧望着地板，一點兒也不想穿衣。這時，雅各垂頭喪氣地蓬頭進來，漠然向他底朋友瞥了一眼，說道：

「快點！爸爸在等你。你以後仍舊要到這兒來的，是不是？」

「是的。」

「那才好啊。到瑪霞那裏去道聲再會罷。」

「我相信我是去不長久的，」伊利亞這樣說着，心中懊惱得很。瑪霞卻自己來了，她站在門口，望着伊利亞，悵然說道：

「就此再見吧！」

伊利亞口中咒罵着，怒惱地扯着剛穿在身上的上衣；瑪霞和雅各，都深深的嘆息着。

「你可以來看我們的，」雅各對他說。

「好的，」伊利亞悵然答道。

「你看他做了店倌以後，鼻子掀得怎麼高！」瑪霞這樣說。

「蠢——貨！」伊利亞輕輕罵她。

不多一刻，他已經和潘屈羅亞一道走在街上了，潘屈羅亞神氣十足，穿了一件長外

套和一雙會格吱格吱發響的皮靴，正在娓娓動人地說着：

「我帶你去侍奉的那個人，名叫基利爾·伊凡諾維基·斯脫洛蓋諾夫，全鎮上人都非常敬重他。他做人非常仁善，好事做得很多，所以曾經得了不少的獎章；他是區參議會裏的一個委員，說不定他就要當選爲區長了。你忠心地侍候他，將來他會提拔你的。你是個規矩的孩子，不很胡鬧。所以要他施一點恩惠給你，差不多同向地上吐一口唾沫一樣容易。」

伊利亞聽了，便暗自心中描摹着這個商人斯脫洛蓋諾夫是個怎樣的人物。不知怎麼樣他覺得這個商人一定有些像錢爾梅公公——也是一個羸弱和善而愉快的老人。那曉得他到了店裏，看見櫃台裏邊站的卻是一個凸肚皮的高幹兒，頭髮已經禿了，滿臉白兩眼角至頸項生滿了濃密密的紅鬍鬚。兩道眉毛也是又濃又絳，眉毛底下溜着一對凶狠狠的碧綠小眼睛。

「對他行個禮，」潘屈羅亞目示着那紅毛的男子低聲吩咐伊利亞。伊利亞沮喪地

低頭行了個禮。

「他叫什麼名字？」他用一種深沉的聲調哼着。

「叫伊利亞，」潘屬羅亞答道。

「伊利亞，把這裏的一切仔細察看一下。現在，你除了你主人，已別無他人。現在，你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了——懂不懂？我就是你的父親，也就是你的母親；你也不必多問。」

伊利亞頭也不抬的從睫毛底下察看一下店裏的一切。他看見冰籃裏有碩大的扁魚和鱮魚；攔板上堆着乾的沙魚和鯉魚，並且到處都是有洋鐵罐頭在閃閃作光。四周充滿了醃魚的濃臭，店堂內悶濕而又擁擠，地板上擺了幾隻水槽，活魚在靜幽幽地游泳——其中有小鱈、鰻、鱸魚、鱒魚等等。有一尾小小的梭魚，在水槽內亂游亂闖，推擠着其餘的魚，尾巴用力撥動，水花濺到了地上。伊利亞覺得那魚很可憐。店裏有一個夥計——一個矮胖子，圓的眼睛，鷹爪的鼻子，活像一隻褐色的貓頭鷹，他命伊利亞把水槽裏的死魚揀出來，伊利亞便捲起衣袖伸手到一個個的水槽裏去捉魚。

「木頭！該握住魚頭的！」夥計低聲喝他。有時，伊利亞把躺着不動的活魚誤認爲死魚，也捉了起來，那條魚便從他手指間滑了下去，癱瘓地蠕動着，魚頭撞在水槽底邊上。

「留心！」夥計吩咐他。

伊利亞的手指被魚鱗刺了一下，便把手指納在口中，用唇吸着。

「把手指放下！」店主大聲喝着。

一會兒他們又給了他一柄笨重的大斧頭，命他往地窖裏去敲冰，這樣可使地面平坦些。小小的冰塊彈到他臉上，又掉到衣領裏；地窖裏又冷又黑；他一不留神，斧頭便碰到天花板上。不多一刻，伊利亞身上濕淋淋的從地窖裏跑出來，對店主說道：

「我在下面打破了一個瓶子模樣的東西。」

店主疑神的看了他一下說：

「這是第一次，我饒恕你。因爲你自己招認，所以才饒了你。下次可要拉耳朵的！」

從此，伊利亞便好像一個小小的螺旋處在一部嘈雜的大機器上似的，不知不覺而

又很單調地一天天混着過去。他早上五點鐘起來，先替店主、店主家裏的人，以及夥計們擦皮靴，然後到店裏去掃地，抹桌子和揩盤。有主顧進來，便拿出貨品，打成包裝；時候到了，便回家去午膳。午後他沒有事了，如果他們不遣他出去，他便站在店門口，望着熱鬧的市場，心裏暗想世界上的人究竟有多少，他們吃的魚類、肉類和蔬菜，究竟要有多少。有一天，他對那褐色貓頭鷹似的夥計說：

「米契爾·伊格那基！」

「幹嗎？」

「假使世界上所有的魚都捉完了，畜類都宰光了，那末人類將吃些什麼呢？」

「蠢貨！」夥計回答他。

還有一次，他從櫃台上取了一張報紙，拿到門口去正待閱讀，不料那個夥計竟把它夾手奪了過來，把伊利亞當鼻敲了一下，威嚇他道：

「誰叫你看的那豬獐？」

伊利亞最討厭三個夥計。這個人和店主談話的時候，差不多每一句話上要添一個恭維的「是」字，但是在他背後，却稱他騙子斯脫洛蓋諾夫、僞君子，或者叫他做紅毛鬼。每逢星期六或什麼節目的前夜，店主總要去參加夜禮拜的，於是店員的家族就來了，他便叫她們帶一袋魚，或一些果醬，或一些糖菓回去。他愛作弄乞丐，其中有許多是老頭兒，伊利亞一見他們，便要想起錢爾梅公公。一次，有一個老頭兒到店門口來，對他們深深地作了一個揖，低聲求乞，夥計就拈住一條小魚的頭部，把牠戳到化子的手中，故意使魚鱗刺到他的掌心裏。化子覺得刺痛，便縮手回去，於是夥計冷笑地喝道：

「哼！你不要嗎？不是嫌少？」

一天，有一個年老的乞丐婆偷了一尾乾的沙魚藏在破衣底下；恰巧被夥計見了，便一把扭住了她的衣領，奪下賊物，揪倒她的頭去，從下面舉起右手打了她一個嘴巴。她一聲不響，低着頭默默地去，這時，伊利亞看見她那打傷的鼻孔裏，有兩道黑赤赤的血流在淌出來。

「還沒罰你哩！夥計在她背後喝着。他又轉身對另外一個夥計說道，『卡柏，我最討厭化子！那些懶蟲！他們的食料都是各處討來的！他們過的生活倒也不壞呢！人家稱他們爲基督的弟兄。那末，我是基督的什麼呢？是陌生人！我的一生永遠在掙扎中，彷彿陽光中的一條蚯蚓，辛苦到這樣，還得不着一點安樂，受不着些微的尊敬。』」

那另外的一個夥計卡柏，是一個信教的人。他常常講起教堂、唱詩班、以及主教領導着的禮拜儀式等等的話；每逢星期六，他總耽憂着恐怕趕不及去做夜禮拜。卡柏對於魔術很感興趣，每一次魔術師與奇術師到鎮上來，他總去拜訪的。他是個瘦長子，爲人節儉機敏；店裏顧客擁擠的時候，他好像蛇一樣的在他們中間溜來溜去，和顏悅色地對每個顧客交談，又不時望着店主，好像在向他矜誇着自己的會做生意似的。他對伊利亞常有侮慢和譏刺的態度，所以這孩子是很討厭他的。可是伊利亞却很喜歡他們的老闆。這個商人一天到晚站在櫃檯裏邊，打開抽屜擲下錢去。伊利亞看他做這事情時，神情十分冷淡；並不怎麼樣熱心，孩子喜歡他的或許就是爲此。還有，店主近來常愛和他講談，對他的

態度也比對別的店員和善，這也很使伊利亞滿意的。有時遇到空暇，沒有顧客上來，伊利亞沒精打彩地站在門口，店主便轉身向他說道：

「噲，伊利亞，你瞌睡了罷？」

「沒有。」

「那很好。不過你幹麼老是這樣莊重的？」

「我也不曉得。」

「那麼，你覺得有點無聊麼？」

「有——點兒。」

「唔，稍微有點無聊吧？我年輕的時候也覺得無聊的。自從九歲到卅歲，我對於別人待我的好意總覺得很乏味。現在——這廿三年來，却眼看別人家也感着無聊乏味。」

說罷他搖搖頭，意思好像在說：

「那是無法可想的！」

諸如此類的話談過二三次以後，伊利亞就懷疑起來了：爲什麼這個名利俱全的人，自己有了高樓大廈，却要終天逗遛在一個骯髒的舖子裏，嗅那滿屋子的醜魚腥臭呢？他的屋子也很奇怪；屋內的一切都很幽靜莊嚴，一切都很整潔；兩層屋子雖然只住着主人，他的妻和三個孩子，一個兼做雜務的廚司，和一個當車夫的關人，但是屋子裏已經沒有空處了。他們說話的聲氣都很柔和，穿過那情靜的大院子時，往往是靠着一邊走的，好像不敢在廣大的空場走動似的。伊利亞以這所潔靜莊嚴的屋宇比之潘屈羅亞的屋子，他立刻得到這樣一個結論，潘屈羅亞的房子雖然破陋嘈雜，但是住在裏面，却比較舒適。他覺得這個觀念很奇怪，同時也不大相信，那知這個觀念却不絕地重現於心頭。並且店主的不在家度日，便足以證實此事。孩子一心想探問這個商人爲什麼他不願住在安逸的家裏，却要自找煩惱地在這嘈雜的市場上過日子？有一天，卡柏有事出去了，米契爾在地窖裏揀爛魚，預備送到救濟院去，這時主人便和伊利亞談起話來，於是伊利亞突然問道：

「基利爾·伊凡諾維基，你此刻還不想歇手嗎？你鈞家私已經很富足了。你家裏很安逸，這裏却是又腥臭又無聊。」

斯脫洛蓋諾夫靠在櫃台上，嚴峻地對他望着，紅色的睫毛顫動着。

「嗯？」等伊利亞住了口，他這樣問道。「你說完了沒有？」

「說完了。」伊利亞倒退一步回答他，心中有些害怕。

「過來！」

伊利亞走上前去。商人托着孩子的下頰，抬起他的頭來，眼楞楞地望着他問道：

「這些話是誰教你說的，還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天，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嗯。假使是你，也就罷了。不過，我要告訴你，對你的主人——你懂不懂？——你的東

家！下次可不准放肆說這種話！記住！現在回到你原來的地方去吧。」

卡柏回來以後，主人又馬上說起話來了，他對夥計說話的時候，兩隻眼睛却斜睨着

伊利亞以促他的注意。

「一個人應該天天——天天——做點事！連這點都不知道的，真是獸子！一個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怎麼可以懶惰終身，不做什麼事呢？一個人不專心於自己的工作，他的一生便沒有意義。」

「對啊，對啊，基利爾·伊凡諾維赤，」夥計這樣回答了他，便戰戰兢兢地巡視着店堂的四週，好像正在尋找什麼工作做似的。伊利亞向主人一瞥，便又沉思起來了。他在這些人羣之中，生活日漸黯澹乏味了。日子過得很慢，一天又一天的，長得好像從一個極大而肉眼所看不見的線球上曳下來的一條灰色長線一般，伊利亞覺得這種日子將永不會告終，他祇好永遠站在門口聽那市場上的吵聲度此一生。可是他的一顆心靈，被早日的生活中所感受的印象，和從前讀過的書本刺激着，使他不能屈服於目前這種慘澹單調的生活；所以他的心靈依舊不絕而沉靜地活動着。他的心中受了種種的印象，那些印象就在他腦中起了作用，於是他的頭腦中漸漸地充滿了對於目前的一切事故之朦

臚的評判。他沒有一個可以交談的人，也不能向誰訴說他的思想，不得已祇好將一切悶在自己胸中。他的思慮非常之多，又是蒙昧不清，互相抑抵，累得他苦痛非凡，被它們重重的壓迫着。有時他被迫得太難堪了，企望閉上眼睛出奔到什麼地方，跑到比班許加·萬蘭丘夫去的更遠的地方，永不再回到這陰霾滿目終日在騷動着的地方來。

禮拜日，他們帶他到教堂去做禮拜，回來的時候，他往往覺得心胸暢然，好像被一種馥郁的溫水洗過了一般。他服役了半年工夫，他們祇准他回家去看他的叔叔兩次。飯店裏的一切依然如故，祇不過那駝背的更消瘦了些，潘屈羅亞吹的嘯聲也比先前更響了，淺紅色的臉孔已轉成赤色的了。雅各哭訴着父親虐待他。

「他常常虐待我。他說，『你應該做事情了，我不要一個書獃子。』要知道我是不高與掌櫃台的！飯店裏終天是呼喝咆哮，吵鬧非凡，站在那裏連自己說的話都聽不到！我對他說：『讓我到別處去當一個店員之類的職務吧。例如在賣聖像的店舖也好的。主顧難得上來，並且我也喜愛聖像。』」

雅各愁眉不展地閃着眼睛，前額上的皮膚黃光光的，好像他父親的禿頂那樣的。

「你仍舊看書麼？」伊利亞問道。

「什麼？當然！那是我唯一的樂事。一個人在讀書的時候，便好像處身在另一個世界中；離開了書本，就好像從鐘塔上掉下來的一般。」

伊利亞對他看了看，說道：

「你變得老了啊！瑪霞在那裏？」

「她到救濟院裏取施物去了。近來爸爸監視着我，我也不能多幫助她了。潘費許卡近來又老是病着，所以瑪霞便往救濟院去，去討一點菜羹之類的東西——瑪蒂蔡也幫

助她的——瑪霞艱苦得很。」

「這兒也無聊得很哪！」伊利亞沉思了一下說。

「你覺得很無聊麼？」

「無聊得要命！你倒至少還有書本可讀，我們却——果腦兒只有一本最近的魔法師

與幻術家，而那本書還藏在一個夥計的箱子裏，我沒有法子去讀到它，那獮賊是不肯借給我的。顯然的，雅各，我們已開始過着一種苦惱的生活了。」

「苦哪，老哥。」

他們又略為談了一會兒，兩個人就愁容滿面地道別了。

數星期過後，命運之神突然粗野而帶好意地對伊利亞歡笑。一天早上，魚行裏生意最熱鬧的時候，店主在櫃台裏面，急躁地翻遍了櫃台上的各種物件。他的血液往上衝到頭部，前額顯得很紅，頸項上的青筋也暴起了。

「伊利亞，」他嚷着，「快看看地板上，看那裏有沒有一張十盧布的鈔票？」

伊利亞對主人看了一眼，便低頭向地板上隨便地一望，平靜地答道：

「沒有。」

「要仔細的看，曉得麼！」店主的聲音又重又尖地喝着。

「我已經看過了啊。」

「姆！姆！你好，你這拗逆不馴的小流氓！」主人恫嚇他。

等到主顧去完之後，他把伊利亞喚過來，用他那有力粗大的手指扭住伊利亞的耳朵，把它扭到這邊扭到那邊，口裏惡罵道：

「我吩咐你看，你便得看！——我吩咐你看，你便必須看！」

伊利亞雙手抵住主人的肚皮，猛力一推，便掙脫了那隻耳朵，他受了侮辱氣得渾身打顫，怒聲叫道：

「你對我發什麼脾氣？錢是米契爾·伊涅那基拿去的——是他拿的！在他左邊的背心袋裏。」

那烏臉的夥計聽了這話，駭得面如土色，他馬上舉起右手給伊利亞吃了一個耳光。孩子倒退了幾步，倒了下去，不禁聲淚俱下，他沿着地板匍匐到店堂的一個角落裏。他在朦朧中聽見主人在怒罵：

「喝！你滾到那裏去還我錢來！」

「他撒謊的，」夥計銳聲說着。

「過來！」

「天曉得！」

「我要打你個清醒。」

「基利爾·伊凡諾維基——錢是我自己的——我實在哭得出的！」

「閉你的臭嘴！」

於是大家不做聲了。主人到賬房裏去，大敲其桌子。伊利亞雙手捧着頭坐在地上，恨地望着那夥計，夥計也站在另一個角落裏惡狠狠地望着他。

「哼，小鬼！光吃得好不好？」他咬牙切齒地低聲罵他。

伊利亞聳聳肩膀，一聲不響。

「我還要給你吃幾下哩——讓你記得一些。」

夥計朝着孩子徐徐走去，爆着火星的圓眼睛釘在伊利亞臉上，伊利亞站起身來，從櫃台上攞了一柄又薄又長的小刀，毅然決然地說：

『你來！』

夥計站住了脚，瞪眼打量着那魁偉結實的長胳膊的孩子和握在他手裏的那柄小刀，侮罵道：

『啊！你這孽種！』

『哼，你來！你來！』孩子說着，又跨了一步迎上前去。伊利亞一時彷彿他眼前的一切東西都在急急旋轉躍動，並且有一種內在的力量，在推他大胆地前進。

『把刀子放下！』主人這樣說。伊利亞吃了一驚，望着那生滿紅鬍鬚的漲紅了的臉孔一動不動。

『把刀子放下，聽見嗎？』主人說得更鎮靜一些。伊利亞眼前雲霧騰騰的，他把小刀安放在櫃台上，重重的嗚咽了一聲，又坐倒在地板上。他頭痛目眩，耳朵刺刺作痛，猝然間

覺得周身疲勞不堪，透不過氣來，心臟也跳得沒有規則了，彷彿要從喉嚨裏慢慢地擁塞上來，使他話也說不出了。

他隱隱地聽見主人低聲在說：

「米契爾，把薪水拿去。」

「請你——」

「滾！不然我要報告警察了。」

「好，我去就是了。不過奉勸一句話，但願你對這個孩子留心些。他動了刀——哈哈！

他的老子是個囚徒呢——哈哈！」

「滾！」

於是店裏又寂靜無聲了。伊利亞快快然抬起頭來，覺得臉上有什麼東西在慢慢地爬下來。他用手一摸，把頰上的眼淚揮去了，便看見主人在櫃台裏楞楞地望著他。他站起身來，步武不穩地走到他應站的門口去。

「莫走，慢着！」主人對他說。「你是不是打算用刀戮他一下？」

「是的，我要用刀戮他。」孩子回答他，態度沉靜而果決。

「真的麼？你的父親是爲了什麼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殺人？」

「放火。」

「哦，那也是壞透的。」

這時候卡柏已經來了，他謙遜不遑地坐在門口一隻小凳上，望着街上。

「噲，卡柏！」主人說了，望着他冷笑一聲，「我已經把老米辭退了。」

「是，是！」

「他要偷東西的，你曉得麼？」

「噯，我的媽！」卡柏柔和地顫聲叫着。「他會偷東西是真的嗎？」

店主抖着紅鬍鬚冷笑了一聲，接着便在櫃台裏面搖搖擺擺地大笑起來了。

「呵，呵，呵！卡柏，你這個傢伙多虛偽！你這可憐蟲！」

他突然住了笑，長嘆了一聲，儼然多慮地說道：

「你們這些人，你們這些人！你們大家都要生存，大家都要滿足食慾，都只想比別人吃得好一點，生活得比別人舒服一點。」說罷他點點頭，不做聲了。

伊利亞站在主人櫃台近旁，看見主人對他毫不注意，覺得十分傷心。

商人嚴肅地靜默了好一會兒，說道：「哦，伊利亞！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談談。第一先告

訴我——你以前可見過米契爾東西？」

「見的，他什麼都偷——魚以及各種東西。」

「那末你以前爲什麼不告訴我？」

「不錯，伊利亞想了一回，便這樣答他。」

「你是不是不敢說？」

「不，那倒也並不。」

「既然如此，那末，你爲什麼不對我說：『主人，有人在偷你的財物』呢？」

『我可不知道。我不願如此。』

『哼。那末你剛才不是因爲惱了才告訴我的？』

『是的。』伊利亞毅然答他。

『原來你是這樣的人麼？』主人叫了一聲。然後一聲不響地摸着紅鬍鬚，隔了半晌才疑慮地問伊利亞。

『那末你呢？伊利亞，你偷過沒有？』

『不偷的。』

『我相信你；你不是不偷的。』卡柏呢，坐在這兒的卡柏呢？他偷不偷？』

『他偷的，他也是一樣的。』孩子回答他。

卡柏愕然望着伊利亞，瞬瞬眼睛，便好像與他毫無關係似的悄悄地走開了。主人悶悶不樂地繃緊了眉額，重又摸着鬍鬚。伊利亞覺得有件意外的事要來了，他急於想看個究竟。這時候那腥臭的店堂裏，寂靜無聲，祇有那蒼蠅飛舞的營營之聲，和水槽裏鮮魚悠

然潑水的聲音。

「噲，卡柏，」店主喚那夥計，夥計正一動不動地注視着街上。

「什麼事？」卡柏應了一聲，連忙趕到主人跟前，眼中顯出一種有禮的神色察看主人的臉色。

「剛才我們講你的，你有沒有聽見？」店主冷笑道。

「是聽見的。」

「哦，那末你有什麼話沒有？」

「沒有什麼，」卡柏聳着肩膀說道。

「什麼——沒有？」

「這是非常簡單的，基利爾·伊凡諾維基。我，基利爾·伊凡諾維基自有我的威儀，我很知道自重自愛，所以，我是不會和一個孩子作計較的。這點道理不說你也會明白，這個孩子一點規矩也沒有，說的話很笨，不過我也可以澈底原諒他，好在他說的是無關緊

要的。」

「慢着。不要搶白！祇要你回答我：他說的確實不？」

「確實的什麼呢，基利爾·伊凡諾維基？」卡柏又聳聳肩膀，側着頭低聲叫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看法。如果你要把他的話信以為真，當然祇好聽便；假使你不願聽信他，那末也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做去。」

卡柏嘆了一聲，向店主屈身行禮，快快不樂地伸開了兩臂。

「噯——當然，這裏的一切都是由我作主的，」主人自認道。「照你說來，孩子是一個笨胚。」

「十足的笨胚，」卡柏肯定地說。

「噯，這句話恐怕說得不大對吧！」斯脫洛蓋諾夫含糊地說着，忽而又哈哈大笑起來了。

「不，怎麼他剛才當着你面罵你——呵，呵！他說卡柏偷東西，是不是他偷東西。呵，呵，」

呵！

伊利亞走到門邊，站着傾聽他們的談話，覺得那些話在侮辱他。但是店主一笑，頓使
他心中起了一種快樂與復讎之感，他得意揚揚地望着卡柏，由衷地感激着主人。斯脫洛
蓋諾夫笑得眯緊了眼睛，卡柏呢，他隨着主人的笑，從喉嚨裏小心翼翼地迸出一些乾
笑來——

「嘻嘻，嘻嘻！」

斯脫洛蓋諾夫聽見了這細小的聲音，便厲聲說道：

「把店門關起來！」

卡柏在伊利亞回家的途上，搖着頭對他說道：

「呆蟲，你正是個呆蟲。想一想，你剛才這樣搬弄是非，究竟是爲的什麼木頭，你莫非
想藉此討好你的東家，升高你的位置嗎？你以爲他不知道米契爾和我偷竊嗎？他也是
這樣的過來人——嘻嘻！在他辭退米契爾這一點上，我憑良心說該感謝你的。但是你要

說到我身上來，却是無論如何饒不了你的。我先通知你一聲！你當着我面說我的壞話，也未免太蠢笨莽撞了。不——不！我要叫你好生記着。爲的是你對我太不客氣。」

伊利亞默默地聽着這些話，一時也沒有完全懂得它的意義。他以為卡柏一定要對他發種種脾氣；他滿以爲他要在途上打他，因而他連路也不敢走了。但是他並不傷害他，祇在言語中攙入一二聲冷笑，所以到了後來，伊利亞也不怕他恐嚇的話了。卡柏說的話，直到那天晚上，主人喚他上樓去以後，他才恍然大悟。

『啊！上去哪！』卡柏好像放炮似的預先喝着倒采。

伊利亞上了扶梯，站在一間大房間的門口。房間中央，有一盞很大的燈從天花板上掛下來，燈下有一張圓檯，檯上擺着一隻大茶爐。圓檯四周圍坐着店主夫婦和他們的女兒，那三個姑娘，每一個都比其次的一個高出一個頭，她們的頭髮都是紅的，白哲的長方臉上，都滿生着濃密的雀斑。她們看見伊利亞進來，便大家挨得緊緊的，三對碧眼，都怯生生地注視着他。

「他來了！」主人說道。

「你想想，這孩子怎麼了得！」主婦惶恐地叫道，接着便仔細對伊利亞看了一會，好像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似的。斯脫洛蓋諾夫而呈喜色，一手摸着鬍鬚，一手輕拍着桌，說道：

「伊利亞，我叫你到這兒來，爲的要通知你——我現在用不着你了，所以，你整理一下行裝就走吧。」

伊利亞駭得口呆目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於是轉身往門邊走去。

「不要走！」商人伸手對他喝了一聲，然後，用手掌拍着桌子，又低聲說：「不要走！」於是，他舉起了一個指頭，開始鄭重其事的慢吞吞地說道：

「我也不是專誠爲了這點才喚你來的。我爲要教你——我要對你說明我厭惡你的緣因。你並沒有得罪我什麼；你是一個能讀能寫的人，你也不躲懶，你生性忠厚，體質健全，囑——是的，這些都是你的優點。但是你優點雖多，對於我却毫無用處，也可以說你不

合我的脾胃。至於爲什麼，那確是一個「問題」——「是」。

伊利亞知道他是一邊受人稱許，同時又被人斥退。他不能將此兩者融合爲一，因此便起了兩種不同的感想；他覺得主人自己也不知道幹的是什麼會事似的。看了斯脫洛蓋諾夫的神色，似乎也足以證明孩子的猜想是對的，他滿臉疑雲，許是連話也講不出來了。孩子跨前一步，恭恭敬敬地輕聲問道：

「你可是因爲我動了刀，所以要辭退我？」

「啊，天！」主持怔了一怔叫道，「他真是無法無天的，天哪！」

「不錯！」主人笑嘻嘻地以指指着伊利亞說。「你的胆子太大！她說的一點不錯，你是無法無天的。聖經上說的好，僕僮的性情應該溫良馴順，應該澈底信賴他的主人，以主人的意志爲意志；但是你却自作主張。這是不對的，所以你是個大胆的孩子！比方，你當面罵人——賊。那種樣子是不對的，那也是大胆妄爲。如果你正直的，那末你可以輕幽幽地把那個人的行爲告訴我，我自己會察看的，因爲我是東家！但是你却大聲嚷着——賊。」

不，還有一層。假使你們三個人之間只有一個是實誠的，那對於我是沒用的。在這種場所，我們必須打一種特別的算盤。假使一個正直的人處在九個壞人中間，這正直的人是佔不到便宜的，他要失敗的。但是假使有七個正直的人和三個壞人處在一起，那末勝利會歸於你們這邊的。你懂不懂？多數總是不錯的。但是如果一果腦兒只有一個人，那末你想他有什麼用？這就是你應該對付「正直」的態度。以後可不要再當面罵人，第一應該先考慮一下他們是不是出於不得已！「斯脫洛蓋諾夫伸手揮去了額上的汗水，嘆息了一聲，接着又溫和地說，「再者，還有，你動了刀。」

「喔，耶穌基督，我的上帝喲！」主婦嚇得叫了起來，三個姑娘也愈擠愈緊了。

古語說，凡是動刀的人，都要死在刀上。噫——是啊！我就是爲此不要你的。就是爲此。現在我給你五十個戈比，你走罷！記着，你並沒有害我什麼，我也——沒害你。因此，我願意送五十個戈比給你。我已經和你懇切地講過了，孩子，我是把你當作一個成人看待的。你走了以後，我也許要感得難過，但是終究你是不合我的脾胃哪！假使軸頭不配車

軸，倒不如在動身前把軸頭丟了的好，你走罷。」

『再見！』伊利亞這樣說。

他聽了主人說的一番話，知道主人之所以辭退他，顯然是因為他不能辭退卡柏，沒有一個夥計不能開舖子。因此，伊利亞心頭倒覺得十分輕快；他覺得他的主人有些特別——又坦白又溫良。

『把錢拿去吧！』

伊利亞緊緊地握住了那幾個銀角子，又說了聲『再見，多謝！』

『沒有什麼可謝的，』斯脫洛蓋諾夫搖着頭回答他。

『喔，喔！他眼淚都不落的，』伊利亞聽見主婦在侮罵他。

於是伊利亞背着一捆行李走了，他一走出斯脫洛蓋諾夫家的大門，便好像已經走了許多路途似的，他彷彿已經經過了書本上讀過的一個磽确荒村，那裏既無人烟，也無樹木，到處祇有石頭，中間有一個年高、溫良的樵士，對於到這村裏的人，他一概藹然可親。

地把路向指示他們。這時候，是一個春天的薄暮，空間明淨可愛。太陽正在下山，玻璃窗上閃耀着火般的紅光，孩子看了這種情景，不禁憶起了當年他在河畔第一次看到鎮上的一切。背上的包裹很重，他一步步慢慢地走去。鋪道上行人擁擠，時時推擠着他和他的包裹，來往的車子急衝急撞，并在嗚嗚轟轟；在斜射的陽光中，遙見塵埃在空中飛舞；隨處都顯得喧嘩嘈雜，活躍快樂。兩年來生活在鎮上所遭遇的，歷歷浮現在孩子的腦際。他覺得自己已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他的心傲然無畏地跳着，耳邊響着他主人說的幾句話：

『你這個孩子會讀也會寫；並不愚蠢，你身體強壯，也不躲懶。這都是你的優點。』

『從此我們可快樂了！』伊利亞兀自高叫了一聲，更加緊步武，心中非常快樂，一想到明朝不必再到魚行老闆那兒去了，不禁莞爾微笑。

(一九〇〇年作)

三人爲高氏早期傑作，以上所譯，選自該書第八、九兩章。全書內容，在評傳中已有略述。牠寫的是三個貧苦青年如何在社會中掙扎奮鬥，而三個青年卻因性格、思想、境遇的不同，結果亦各自不同。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學的理想與實現中，曾讚美此書說：「三人之第一部——那三位青年的牧歌式之生活，與那其中所預示着那種悲劇之結局——使我們敢信這部小說實爲俄國文學的最美麗的作品。」

三人發表時，頗引起俄國批評界的注意。他們以爲其中的主人公伊利亞無疑的是一個有力青年的典型，但作者既予以如此境遇，如此思想，而不使這青年在作者所認識的那些青年社會主義的宣傳者的感化之下開始新生活，也不使這青年死在作者正將完成這小說時俄國所發生的罷工工人與軍隊的戰鬥之中，而要死於悲慘的自盡，是極費解的。

這種非難，確乎觸到他的人生觀之要點。但要知在早期作品時代的高爾基，他之所以要描寫這種性格，這種生活，實另有理由在。其理由之一便是寫實主義。他雖

在空想中構成了這種理想的人物，但他還保持對於現實的絕對忠實。他描寫這種理想家的革命家，也許很想作成畫一般的美麗的結果，但爲藝術家的高爾基的對於事實之正直，卻不許他作這種空想的捏造。對於三人的責難高爾基也許如此作答。這種事在當時的俄國現實生活中不會有的。像伊利亞這種一意夢想「商人的清潔生活」的人，是不會參加勞動運動的。所以高爾基便給那主人公以如此悲慘的絕望的結局。

此種小說，如今在產生這小說的俄國雖已成爲過去的作品了，但在我國，其中的人物却還活現在我們四周。而且單就藝術上說來，這作品也許優於後期的作品。例如其中描寫俄國的大自然景物，以及青年心理的轉變等等，都是極爲動人的。（此書全文編者經已譯竣，不久可在生活書店出版。）

母親

沈端先譯

第二天早上，幾十個男女站在病院門口，等待着他們同志的棺木的出來。他們周圍，探目們聳起了敏感的耳朵，注意着人們的言語，暗記着一切人面和服裝，細心地包圍在他們的前後。街路對面，一隊腰邊佩着手鎗的警官，向着他們望着。探目的驕慢，警官的嘲弄的笑容，以及他們的一切好像誇示自己威力一般的態度，引起了羣衆的反感。有的爲着遮掩自己的憤怒，故意的講着閑話，有的爲着不願觀看這種屈辱的樣子，用他陰鬱的眼光，凝視着地面。更有一些因爲不能忍受這種屈辱，所以向着那些害怕除出言語之外沒有武器的民衆的當局，裝出了嘲弄的笑容。秋日的蔚藍的天空，用牠光亮的眼睛凝視

着鋪着圓圓的石子，散着黃色樹葉的街路。秋風吹着落葉，將牠送到人們腳下……

母親混在羣衆裏面，望着認識的同伴，帶着悲哀地想：

『太少了……人數太少了……勞動者差不多沒有……』

門開了。上面安放花圈的棺木，運了出來。花園上面繫着鮮紅的絲帶。人們一齣的除下帽子——好像一羣烏鴉望着他們頭上飛舞。一個紅臉上面長着黑鬚的高大的警官，很快的跑進羣衆中間。在他後面，凶暴地推開羣衆，在那路上發出靴聲，一隊警察跟了上去。警官發出沙啞的聲音，號令一般地喊：

『除下那條絲帶！』

羣衆緊緊地圍繞在他的周圍，搖動他們的手，好像波浪一般地擁着，不知對他說了一些什麼。母親前面，閃耀着許多嘴唇抖着的蒼白的顏面。一個女人臉上，淌着大粒的屈辱的眼淚……

『打倒專制！』一個年輕人喊。可是這種喊聲，立刻消失在羣衆的爭論裏面。

母親心裏，覺得苦痛起來。向着在繩旁邊的一個穿着破衣服的男子興奮地說：

『連出喪的自由都沒有了！還成世界嗎？』

對於警官的反感，不斷地增大起來。人們頭上，飄着棺木的縵布。秋風吹着絲帶，繞在人們頭上。乾燥的，神經質的那種絲帶的聲音，可以聽見。

對於迫近目前的衝突，母親覺得害怕。望着旁邊的人，悄悄地說：

『怎辦呢？讓他除了吧……除了有什麼要緊呢……』

一個尖銳的高音，威壓了一切的喧噪。

『我們要求……請你們不要妨礙……在你們壓迫之下死去了的同志的最後的自由……』

『大概是少女們吧。』——忽然用銳利的聲音唱了出來。

『你是革命的犧牲，死在戰陣的裏面……』

『除下那條絲帶！耶考維來夫！除下來！』

聽見了拔劍的聲音。母親期待呼喊的聲響，緊緊地閉攏了眼睛。——可是周圍意外地沈靜。人們好像被捉的狼，祇是緊緊咬定了牙根。他們掛倒了頭，發出足音悄悄地，望着前面走去。

前面，抬着被蹂躪了的棺木，櫬木上面，依舊放着被拆散了的花朵。左右地搖着身體，警官們跨在馬上。母親慢慢地走在街路旁邊。棺木被密集的羣衆遮着，母親已經不能看見。在那進行的中間，羣衆不斷地增大。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擠滿了街道。徒步的警官，跟在後面。他們仔細地看着人們的顏面，在他們中間，母親發見了常常看見的偵探。

「安眠吧！我們的同志！安眠吧……」兩個美麗的聲音，哀婉地唱着。

「不行！警官喊着！不准唱，諸位！」

這種喊聲裏面，好像預約着一種威壓的恐怖。悲壯的歌聲中止，談話的聲音也是蕭靜起來。踐踏小石的靴聲，變成一種單調鈍重的音響，充滿了街市。這種聲音昇到空中，好像最初的遠雷一樣地震動了秋日的空氣。冷風漸次的加強，向着羣衆惡意一般的煽起

了灰塵……

這種沒有僧侶和讚美歌的葬式，沉思默考一般的顏面，緊蹙着的眉頭，在母親心裏喚起了害怕的感情。她的思想慢慢的周轉，用她悲傷的詞句吐露了這樣的感情。

『爲正義而戰的人們還是太少……』

她低頭走着。在她心裏，好像這不是哀郭爾的葬式，而是安葬和他接近的——因此也就是她所必要的事物。她覺得悲傷。不能和送別哀郭爾爲人們完全合致的那種不安的預感，充塞了她的心靈。

『當然，她想。』哀郭爾休加不相信上帝，他們大家也是和他一樣……』

可是，她不想完結她的思索。爲着驅散這種悲苦，她嘆了口氣。

『啊啊，神啊！耶穌基督啊！我也是這樣地……』

他們到了墓地。通過墓石之間的小路，走出了散點着低矮的白色十字架的廣場。聚在墳墓旁邊，大家不響。這種嚴肅的沈靜，喚起了恐怖的預感。母親的心臟跳着，深深地沉

溺在這種不安的裏面。寒風在那十字架的中間吹着，發出了悲嘶一般的聲音。棺木覆布上面，蹂躪了的花圈還在顫動……警士望着官長，聳着耳朵立着。一個頭髮養得很長的，黑鬚的青年，忽的走到墓場前面。他的頭上，不戴帽子。正在這個時候，警官隊長發出了噤了的聲音。

『諸位……』

『同志們！』黑鬚的男子用他非常洪亮的聲音說：

『等一等！』警官喊着：『這兒不准演說……』

『祇是簡單地講幾句，』青年非常鎮靜地說。『同志們！我們應該在我們先生和友人的墓前，表示我們的決意……我們決不忘記他的遺言……對於祖國的一切不幸的源泉，對於壓迫祖國的暴力……對於專制政治，我們一定要永不休息地鬥爭！』

『拿下了！』警官喊。可是雜然的喊聲，衝散了他們的聲浪。

「打倒專制！」

警察排開羣衆，擁到演說者的身邊。緊緊地被包圍了的他，舉起手來喊道：

「自由萬歲！」

母親被羣衆擠開，靠在十字架上，等待毆打一般的閉攏了眼睛。騷音的旋風差不多震聾了耳朵，脚下的大地，好像是在搖動。恐怖和寒冷，使她不能呼吸。空氣裏面，充滿了警笛的聲音。凶暴的號令，女人的歇斯得里的呼喊，牆垣木材的斷響，踏在乾燥土地上面的靴聲……一切雜然的騷擾，繼續了許久。她閉着眼睛，不能忍受一般的覺得害怕……

她張開眼來，忽然發出喊聲，伸着兩手望着前面跑去。和她離開不遠，在那墓碑中間的路上，警察圍住一個長髮男子，正在拼命的驅逐四方襲擊過來的羣衆。白刃閃耀地舉在空中，很快地落在人們頭上。手杖和瓦礫亂飛，扭打的喊聲畫成了粗野的圓舞。一個青年的蒼白色的容貌，很高地可以望見。——在那憎惡和憤怒的暴風中間，他的聲音嚴肅地響着：

『同志們不要幹這樣的事情！』

他的喊聲有了功效。丟了手杖，人們漸漸的退散開來。可是母親被那不能抑制的力量誘着，還是繼續地擠向前面。尼古拉腦後戴着帽子，正在整理狂熱了的羣衆，母親耳邊聽見了他斥責一般的呼聲。

『發瘋了吧！同志們！鎮靜一下！』

母親看見尼古拉的手上已經染鮮血。

『尼古拉·依華諾維支！走吧！』——母親走到他的身邊，這樣地喊。

『您到那兒去會被打的呢……』

莎菲站在母親旁邊，抓住了她的衣服。她的頭上沒有帽子，頭髮散亂，腦下挾着一個還是小孩一般的男子。——他用一手摸着流血的面部，用他顫動的嘴唇喊着：

『放手！不要緊的……』

『扶着他，帶他回去……這兒是手巾，包了他的頭。』莎菲很快地說。將青年的手交

給母親，嘴裏喊着，帶蹣跚地跑上前去。

『快走，會被拿去的！』

羣衆望着菜場的四方散開。警察跟在後面，外套的衣裾繞在腳邊，嘴裏罵着，胡鬧地舞着佩刀——青年用他狼一般的眼光，望着他們。

『走吧！』母親揩着青年臉上的血，低聲地說。

他吐了一口帶血的唾沫，呻吟一般地說：

『不要怕！我不痛的……在他頭上臉上，我也用手杖好好的打了幾下……差不多使那傢伙哭了出來……』

揮着血染的拳頭，迸發一般地說：

『等着吧！不讓他們威風的！——我們工人階級大家起來的時候，——不用腕力也可以制服你們的……』

『快走！』母親說。

他們放快脚步，走到墓場的牆圍門口。母親想來，以爲牆圍對面的空地，一定躲着警察，所以等到他們出去的時候，一定會凶暴地襲擊過來。可是，當她仔細地推開小門，窺望那被秋天的薄暗包着的草地的時候，沒有人聲的靜寂立刻使她安堵起來。

『好，我給您包吧。』她說。

『不，不必的。我以爲一點都不慚愧的。他打了我，我也打了他……這是很公平的……』

母親很快的包了他的創痕。望着鮮紅的血跡，使她感到了異樣的憐憫。當她手指接觸溫溼的血液的時候，使她突然的戰慄起來。母親無言地攙着少年，望着荒涼的郊外走去。少年的口齒清楚起來，似乎嘲笑一般地說：

『將我帶到那裏去？同志！我是獨自能夠走的。』

可是母親知道，他的步調還是虛浮，他的兩手還在發抖。他用沒有氣力的口吻，不等問答地說。

『我是馬口鐵工人依凡，——您是誰？我們三個，是和哀郭爾·依華諾維支同組的。……三個馬口鐵工人……小組全體十一個人。——我們非常的愛……願他到天國去吧！——可是我是不相信什麼神的……』

到了一條街上，母親雇了馬車，給依凡坐上之後，母親悄悄地說：

『此後不要講話！』說着，將手帕仔細地蓋住了他的嘴巴。

依凡將手拿到嘴邊，可是母親緊緊地將他按着，祇好重新放了下去。但是，他在手巾裏面，仍舊胡亂地嘆着：

『今天打了我，那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畜生……在他之前，我們的組長是大學生契德維支……他教了我們政治經濟……後來被拿去了……』

母親抱着依凡，將他頭部抵住自己胸口，青年的身體忽然沉重起來，好容易方才沉默下去。母親因為恐怖，偷偷地望着馬車的兩邊。在她，好像什麼地方還有警官等着，看見負傷的依凡，立刻就會將他抓住，甚至於一氣的將他打死。

「喝醉了酒？」馬夫回轉頭來，帶着善良的微笑問。

「喝了許多強烈的啊！」母親回答，嘆了口氣。

「您的兒子？」

「噯，他是皮匠……我是替人家燒飯的……」

「那也了不起啊！——噓！」

加了一鞭，馬夫回轉頭來，繼續地說：

「方才有人在講，墓地那兒鬧得非常利害……一個政治運動家出喪——那人也
是反對當局的……在那裏就引起了風波。當然，這樣的人物出喪，他的朋友們一定參加
的……他們喊着什麼「打倒專制」什麼「那人是爲民衆而死的」一般的口號……於
是警察就打了人！據說有人被打死了。當然警察方面也有受了傷……」他忽然停止，過
了一會，似乎難受一般的搖了搖頭，用他異樣的聲音說：

「這樣的打攪死人，使那成佛的覺醒轉來……」

四輪馬車在不平的石路面上震着。依凡的頭部，輕輕的撞在母親胸口。馬夫側身坐着，似乎是在思慮一般地說：

「民衆裏面已經有了動搖……擾亂是一定就會到的……不是嗎？昨天晚上憲兵跑到我家隔壁，搜了一夜，今天早上抓去了一個鐵匠。據說這樣帶去的人，都在晚上悄悄推在河裏淹死了的。可是那鐵匠並不是怎樣的壞人，很聰明……」

「叫什麼？」母親問：

「那鐵匠？他叫薩凡利。可是普通大家叫他埃凡欽珂的。年紀還輕，可是很懂道理。現在的時勢，大概懂道理是有罪的了。——到我們這兒來的時候，總是這樣的說：「趕馬的朋友們！您們的生活怎麼老實說，不是比狗還不……」」

「停吧！」母親說。

馬車的衝動驚醒了依凡，低聲的呻吟了一下。

「年輕人是喝不得的！」馬夫說：「噯，伏特加（燒酒）這東西是喝不得的……」

依凡搖着身體，蹣跚地走進屋子，嘴裏嚷着：

『不要緊，我是一個人能夠走的……』

莎菲已經回來，嘴裏嚼着煙草，似乎還在興奮似的迎接母親進去。

將負傷的輪在沙發上面，很快的給他解了繃布，在那充滿了煙氣的空氣中間，露着眼睛，親切地照顧着病人。

『依凡·達尼洛維支病人帶來了呢！伯母，您累了吧！不怕好，您得休息一下吧！尼古拉！給伯母一杯葡萄酒。』

被今天的事件眩惑了的母親，祇是重重的嘆了口氣，好像呻吟一般地說：

『請您不要照料我吧……』

但是，母親嘴裏雖則這樣說着，在她心裏，却是迫切地用她自身存在的一切，期望着這樣的注意和慰安。

一只手繃了紗布的尼古拉，和頭髮好像獾鼠一般直豎着的醫生達尼洛維支從鄰室走了出來。醫生立刻走到依凡身邊，依着身體說：

「拿水來……多些……還要清潔的棉花……和紗布……」

母親想要去拿。可是尼古拉攔住了她，將他帶到食堂旁邊，撫慰一般地說：

「不是和您說過了嗎？那是漢菲會去拿的。今天非常辛苦了吧……」

母親用她仁慈的眼光，對他望着。——忽然，不能抑止一般地咽嗚起來。

「這是什麼一回事啊！你想，殺了……殺了人……」

「我看見的。」將葡萄酒交給母親，尼古拉點着頭說：「雙方都是太興奮了。可是，不用就憂的……忘八們也用刀背砍着……所以重傷的恐怕祇有一個……他們在我的眼前打着，所以我從扭在一起的中間將他拖了出來……」

尼古拉的聲音笑貌，以及房間裏面的光明溫暖，使她鎮靜起來。她用充滿了感謝的

眼光望着，問道：

「你也被打了？」

「這好像是我自己碰傷的。——不知不覺的舉起手來，不知在什麼地方碰了一下。——喝茶吧，今天冷得很……您穿得這樣少？」

母親用手去拿茶杯，——忽然在她手指上面看見了凝結了血跡，於是很快的重新縮了轉去。——裙子也是濕了。很大的睜着眼睛，豎起眉毛，偷偷的望了一眼自己的指頭。她的心臟跳着，好像就要眩暈一般地想：

「對啦……伯夏也是那樣的……」

達尼洛維支單是穿着一件背心，捲起了襯衫袖子，從鄰室走了過來。回答着尼古拉的無言的尋問，用他照例的尖聲音說：

「臉上的傷痕並不怎樣利害，可是××××了……不過這也並不危險，那樣強健的青年。祇是流血太多，給他進醫院吧！」

「爲什麼讓他在這兒吧！」尼古拉說。

「今天不妨……明天大概也可以。可是以後我沒有工夫來診察，所以進了病院比較便利些。關於今天的事，你要做宣言吧……」

「當然。」尼古拉說。

母親悄悄的站起身來，走向廚房裏去。

「那兒去伯母！」他就憂一般的阻住了她。「莎尼亞一個人能夠幹的。」

母親凝視着他。裝着勉強的笑容，帶抖地說：

「因為染了些血……」

在自己房裏換了衣服，母親重新想起了他們鎮靜的態度，以及迅速地處理可怕事變的才能。這種想像驅逐了心裏的恐怖，使她胆大起來。當她走進病人躺着的房間的時候，莎菲俯在依凡上面，輕輕地說：

「同志！做了這樣的傻事……」

「我累了你們。」他用微弱的聲音說。

『不要響，這是對你身體有好處的……』

母親站在莎菲背後，將手放在她的肩上，望着依凡的顏面，帶笑地講出了馬車裏面講的謔話，以及因為不當心的言語而使她害怕的事情。依凡睜着熱病一般的眼睛，默然的聽着。他將嘴脣響了一下，似乎狠狠地說：

『噯……我這傻瓜！』

『那麼，你睡着，我們到那邊去了。』莎菲替他蓋了棉被，這樣的說。

他們走出食堂，很久的講了這一天的事情。他們非常堅決的相信未來，非常仔細地考慮今後，所以對於今日的事情，好像已經看作很遠的過去。臉上已經帶了倦容，可是思想還是非常有力。他們談着自己的工作，毫不藏匿自身的缺點。醫生在那椅上搖着身體，儘可能地抑制着自己的高聲，與奮地說：

『儘是說着宣傳，宣傳，可是宣傳還是不夠！那青年工人的話是對的！現在所需要的，是更加廣大的煽動！我想，那工人的話是對的……』

尼古拉用陰鬱的口吻說：

「各地都說印刷物不夠，可是我們這兒還沒有一個更好的出版機關！博德密拉的能力，已經用盡的了，沒有人去幫她，或許會累出病來。」

「我去不行？」母親用低聲問。

他們三個凝視着她，暫時的沉默了一會。

「好法子！」莎菲突然地說。

「可是，尼古拉！伯母！您是很困難的。」尼古拉冷冷地說：「您不住在城裏，那麼一則不能和伯惠爾見面，二則還有種種的……」

她嘆了口氣，反駁着說：

「這樣的事，在伯夏看來並不是很大的損失，在我看來，也祇是使我感到些心碎一般的難受。什麼話都不能講。好像傻子一樣的站在兒子前面。看守望着你的嘴巴，好像是在監視你的言語……」

最近幾天的事變，使她覺得憔悴。當地聽見能夠離開劇變的城市，而回到住慣了的鄉村，她是覺得難堪地顫抖起來。

可是尼古拉很快的轉換了他的題目。

「究竟怎辦呢？那依凡。」他向着醫生問。

醫生抬起頭來，陰鬱地說：

「同志太少啊！我正在想呢，我們應該更加活潑地工作……不論怎樣，伯惠爾和恩特萊總得使他們早些脫獄才行。他們什麼都不幹地坐着，未免太浪費了……」

尼古拉皺着眉頭，偷看母親一眼，好像疑惑一般的搖了搖頭。母親非常明白地知道：在她的面前，他們不願談論伯惠爾的事件。自己的希望不被他們注意，使她覺得輕微的不快起來。懶懶地招呼一下，好像受了侮辱一般的回到自己房裏。睡着眼睛躺下，聽着他的話聲，將自己沈溺在不安的裏面。

過去的一天，充滿了陰鬱的疑惑和不吉的暗示。想起這些，母親覺得苦悶。爲着逃避

這種陰鬱的印象，她想起了伯惠爾的事情。她希望伯夏能夠自由，可是這種冒險却又使她覺得恐怖。周圍的一切，好像都是不斷的動搖，不斷的衝突——也就是不斷的使她感到危險。沉默的忍耐，將那位置讓給了緊張的希望，民衆的激怒，顯著地擴大起來。尖銳的言語，煽動的宣言，各處的在那裏分散……每隻傳單出現的時候，立刻就在市場、商店、傭人、店員裏面，喚起了熱烈的論爭。每次搜捕，總是引起了對於搜捕原因的批評，以及對於這種行爲的疑慮。有時候，不意地發出了同情的反響。從前使她害怕的言語——譬如暴動，社會主義，陰謀等等，漸次的使她聽慣。對於這些名稱，有人嘲弄的地講着，可是在那嘲弄背面，明白地流露着探究的心思。——有人憎惡的地講着，可是在那憎惡背面，無疑地跟着恐怖的影子。沈鬱的背面，帶着希望。雖則很慢，這種影響已經在那沉澱了的黑暗生活上而畫了偉大的波紋。睡着的思想漸次的醒來，搖動了對於日常生活的平靜。對於這些，母親格外的容易知道。因為對於人生憂鬱的容貌，是她平生最能理解的事情。現在，當她看見這種疑慮和憤怒的皺紋的時候，她覺得歡喜，同時也就覺得恐懼，歡喜的，因為這

是她兒子的工作，恐慌的，就是伯夏出獄之後，無疑地非站在極端危險的前線不可的事。

有時候，兒子的姿態，在她眼前發展到傳說裏面的英雄一樣的偉大。好像，她所歡喜的一切人們，她所聽到的公平而善良的說話，她知道的一切光明而勇敢的行動，都已在她心裏緊密地融在一起。這種時候，她也感到誇矜，她也覺得感激的歡喜。兒子的一切使她感動，使她充滿了希望。

『什麼都會好起來的……不論什麼都……』

她的愛情——母親的愛情燃燒起來，差不多感到疼痛一般的壓住了她的心靈。可是，這種母親的心，終於妨礙了人類的心的成長。在她偉大的感情背後，在那不安的蒼白色的灰燼中間，一種哀愁的思想還是悄悄的正在顫動。

『會死的吧……什麼都……』

正午，在監獄事務室裏，她和伯惠爾對面地坐着。透過眼中的煙霧，望着他的長了嚴的顏面，等待着將那緊緊地捏在手中的字條交付給他的機會。

「我身體很好，其他的同伴們也是一樣。」他低聲說：「可是，媽媽近來怎樣？」

「沒事。不過哀郭爾·依華諾維支死了。」母親機械的地說。

「噯？」——伯惠爾喊着，悲傷地掛倒了頭。

「出喪的時候，警察亂闖進來，捉去了一個。」——她率直地講。

監獄副長吃驚一般喊了一聲，忽的跳起身來，埋怨一般的說：

「這是不准講的，犯禁都不知道嗎？關於政治問題的談話，是絕對嚴禁的……」

母親也從椅上站起身來，故作不懂一般地說：

「我不曾講到政治，祇是講了暴行的事情。他們打了人，那是事實。有一個人的頭都

打開了……」

「這還不是一樣嗎？這都不准講的！除出個人的、家族的事情之外，一般地說，凡是和

家庭沒關係的，一切都不准說！」

他的頭腦好像混亂起來，重新坐了下去，一面翻着案卷，似乎很倦怠地說

「這樣的話，在我是有責任的……可是……」

母親向周圍看了一下，很快的將紙團交給兒子，好像放下重担一般的透了口氣。

「那麼說些什麼好呢……」

伯惠爾笑了出來。

「我也不知道呀！」

「那麼到這兒來幹嗎？」——副長焦躁一般地說：「什麼話都沒有，跑到這兒來使

人麻煩！」

「裁判就要開了？」沈默了一下之後，母親說。

「兩三天之前檢事來過，說不久就要開了，可是……」

他們無意味的，交換着雙方都覺得沒有講之必要的談話。母親知道，伯惠爾的眼睛，

親愛愉快地對她望着。和平常一樣，他的那種鎮靜的態度，完全沒有兩樣。祇是很長的長着頸鬚，看去好像憔悴了些。他的手臂，好像比前白淨。母親想要使他歡喜，想要和他講些尼古拉的事情。她不改談話的聲調，好像方才說及沒有興味的事情一樣，繼續地說：

『我遇見了你的學生……』

伯惠爾凝視着她，發出了無言的質問。她要使他想起維索夫西契阿夫的麻臉，悄悄的用指頭在臉上點了幾下。

『他很好，身體也很健康……事情也找到了……』

伯惠爾懂了她的意思，向她點了點頭。眼上帶着笑容回答她說。

『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是啊。』她非常滿足，被她兒子的笑容感動，這樣的說。

分別的時候，伯惠爾緊緊地握着母親的手。

『多謝！媽媽！』

衷心的和兒子接近的那種歡喜的感情，好像昏酒一樣的陶醉了她的心靈。她已經沒有回答的力氣，祇用雙手回響了他。

回到家裏，莎夏已經等着。每逢母親去望伯夏的日子，莎夏總來打探消息。可是，她祇滿足地聽着母親的說話，從來沒有問及伯惠爾的例子。但是今天，她却擔憂一般地問道：

「那麼，他怎樣？」

「沒有，身體很好。」

「字條交給他了？」

「當然，我很巧妙地交給他了……」

「他看了？」

「什麼，那樣的地方可以看的嗎？」

「對啦，我已忘了。」姑娘慢慢地說：「再等一禮拜吧……可是，您想怎樣他贊成？」

……」

她皺着眉頭，不轉瞬地望着母親。

「啊，我可不知道，——母親想着——假使沒有危險地能夠出來，那麼爲什麼不逃呢……」

莎夏搖了搖頭，很快地問：

「病人可以吃的東西您知道嗎？那人想吃東西呢……」

「什麼都不要緊的，什麼都……我立刻去……」

她走到廚下，莎夏慢慢的跟在後面。

「我幫您吧！」

「多謝……你爲什麼這樣？」

母親因爲要拿茶壺，所以俯在煖爐上面。姑娘用她很低的聲音，說：

「請您等一下……」

她的臉色發青，眼眶悲哀地張大。好容易的搬動她顫動着的嘴唇，熱心地，很快地講：

「我有事情想要託您……我知道，這事那人是不會贊成的，請您勸勸他吧！他——這兒是必要的。爲着工作，他是應該出來的。我在擔憂，怕他生病……請您和他說吧！審判的日子還沒有決定呢……」

她的言語，好像非常苦痛。全身緊張，眼睛望着別處。她的聲音，神經的地響着。掛着眼臉，咬着嘴唇。緊緊地捏着的手指，發出了咯咯的聲音。

母親被她的激情壓倒。可是，她已經感知了兒子的心情。她覺得興奮，心裏充滿了悲苦的感情。抱着莎夏，低聲地說：

「可是……他是除出自己之外，什麼人的說話都不肯聽從的人……什麼人的……」

她們抱在一起，暫時的沉默了一下。莎夏從她肩上拿了母親的手，帶抖地說：

「是的——您說的是對的。可是，這也太傻了，太神經質了……」

忽然，她變了嚴肅的容貌，簡單地說：

「這暫不去管他……我們先給病人吃吧……」

她很快的坐在依凡床邊，瞧着他，溫存地說：

「頭很痛？」

「並不怎樣。祇是非常的模糊……而且，有點衰弱。」依凡說着，好像怕羞一般的用他寢衣遮住胸口，似乎害怕光線，所以不斷的曇着眼睛。莎夏知道病人不想在她面前進食，所以站起身來，很快的走了出去。

依凡坐在床上，望着她的背影。照舊的曇着眼睛，獨自的說：

「真漂亮……」

他有快活，光亮的眼睛，和排列很齊的牙齒。聲音，好像還未脫離孩子的聲調。

「你幾歲？」母親思索了一下問。

「十七歲……」

「父母在那兒？」

「鄉下——我十歲就到這兒了，學校完了之後就來的。同志！你叫什麼？」

被他叫着同志，母親覺得感動，同時也就覺得好笑起來。她還是帶着微笑，反問他說：

「爲什麼要問呢？」

少年狼狽似的沉默了一下，對她說明。

「我們伴夥裏面，有一個大學生。他是給我們講道理的。他有一次和我們講起了勞働者伯惠爾·維拉索·夫的母親的事情。——五月一日示威的事，您知道？」

她點了點頭，覺得緊張起來。

「他第一個公然的舉起了我們的旗！」少年誇耀一般的說。他的誇耀，和母親心裏的呼應起來。

「那次我不會參加。當時我們在這兒計劃示威運動，可是不會成功……那時候同志還是很少。可是到明年……一定……請看着吧！」

嘗味着未來的歡喜，興奮塞住了他的咽喉。他用瓢羹在空中揮着，繼續地講。

「方才說過的母親維拉索華，後來也加入了我們的同伴……這完全是難得的……」

母親流露了愉快的笑容。孩子的充滿了感激的稱讚，使她覺得歡喜。同時，也有幾分覺得狼狽。有時候，她很想和他說明——我是維拉索華。可是這種衝動就被抑住。含着輕微的嘲笑和悲傷，母親對自己說：

「你這年老的傻子……」

「好，多吃些吧……快些好起來，」母親壓住了內心的騷動，靠近他的身體，慢慢地說：「革命，是需要健康的年輕人的力量，清淨的心地，和正確的思想的……有了這種力量，工作才能成功。邪惡和卑陋的東西，是可以打服的……」

推開房門，發出潮潤而寒冷的秋天的香氣，莎菲紅着兩頰愉快地走了進來，

「包探跟在我的後面，正像勾引富家小姐的浪子一樣。我得離開此地了……可是……怎樣？凡尼亞好了些？伯惠爾怎樣？尼洛娜伯母！莎夏呢？」

她吸着煙，一件件地問着。不等人們回答，用她灰色的眼睛望着少年和母親。母親帶着微笑，對她望着。

「我也和善良的人們合在一起了……」
望着依凡，再和他說：

「快點好起來！」

母親走進餐室，這兒莎菲正在和莎夏談話。

「她那裏已經準備了三千本那兒的工作，差不多累死了她。這才是——真的英雄主義。嚶，莎夏！生活在這樣的人們中間，和這樣的人們一起的工作，這真是很大的幸福……」

「是啊。」姑娘低聲地說。

傍晚，喝茶的時候，莎菲對母親說。

「尼洛娜伯母！您又得到鄉下去走一趟呢！」

「當真什麼時候？」

「三天之後——可以？」

「當然。」

「坐了馬車去。」尼古拉用低聲忠告她。「雇了驛馬，經過別的路線到尼珂立斯克去，比較的好些……」

他的說話中止，皺了一皺眉頭。這種樣子，和他平日兩樣，變成一種非常難看而奇妙的表情。

「經過尼珂立斯克，那不是很遠？」母親說：「而且驛馬是很貴的……」

「可是，尼古拉說：『總之，我覺得這次旅行是很困難的。那邊很不安靜——已經拿捕了人。有個叫做什麼的小學教員被帶去了。這一次非常心不可。最好能夠等幾天……』」

莎菲用指頭在桌上敲着，接上去說：

「發行工作的連續，那是很重要的。尼洛娜伯母！您不怕吧！」她忽然的問。
母親不高興地說：

「我在什麼時候怕過了？不是開始就不怕地幹到了現在嗎……現在突然……」
她的說話未曾講完，忽然低倒了頭。

每逢聽到有人問她是否害怕，有沒妨礙，或者是否可能的時候，她總是覺得他們不是將她看作同志，而且有意將她分開。

「不要再問是否害怕吧！」嘆了口氣，母親繼續地說：「心裏有些牽掛的人，方才害怕……可是，我還有什麼呢？我所有的，不祇是一個伯夏嗎……牽掛的，祇是這一樣……從前害怕拷打，以為伯夏要被打，或者自己要被打……可是，據說現在已經沒有拷問了，那麼還有什麼怕呢……」

「您牛氣了？」莎菲說。

「不，可是什麼怕不怕，大家還是不要講吧。」

尼古拉除了一下眼鏡，重新倉皇的地戴上。旋轉身體，望着莎菲。使人難堪的沉默，母親覺得苦痛起來。她從椅上站起，想要說些言語，可是莎菲握住了她，輕輕的說：

『對不住！此後再不講了。』

這種說話，使母親笑了出來。幾分鐘之後，他們重新的和睦地講起了鄉下旅行的事情。

(一九〇七年作)

還自母親

母親是很明顯的反映高爾基的生活與思想之轉變的作品。高爾基於一九〇五年參加勞動運動，從事社會民主黨的出版物，而在一九〇七年便發表了這部以俄國勞動運動為題材的母親。作者在這作品中，廣泛地描寫勞動者的自覺和勞動

運動的發展，將其典型的人物分爲幾種。而且他一邊描寫這些人物的發展的歷程，同時表示現代自覺的勞動者與資本家和帶資本家的官憲間的鬥爭之種種的轉變。高爾基是始終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他曾到處找求足以建設實生活與解放個性的自由的力量。他曾經在浮浪漢中，有產階級中，知識階級中找求過，但是始終沒有找到。最後他在勞動階級中總算找到了實生活的建設者。

這作品在藝術方面說來，頗有缺點，這在評傳中已有說及。但牠却是高爾基全部作品中最爲勞動階級所愛讀的作品，因爲正如戈庚所說：「勞動階級所要求的，是指導的作家，而不是給與安慰與娛樂的作家。」

我的童年

蓬子譯

我又在外祖父的房子裏了。

『唔，強盜，你想要什麼？』這就是他底見面話；接着他拿他底手指在桌子上敲起來。

『我不再供養你了；讓你的外祖母來幹這事情吧。』

『所以我要，』外祖母說。『Boo! 運氣多壞喲！祇要想一想這個就夠了。』

『很好，假使你願意，就你養他吧，』外祖父叫道；於是漸漸沈靜下來了，他向我解釋

着。

『現在她和我完全各自生活了；我們沒有絲毫關係。』

坐在窗下的外祖母，以迅速的動作做着花編；梭子在快活地響，以銅針密密地縫着枕頭，閃耀着，有如一個金色的刺蝟，在春天的陽光裏。而且外祖母——別人以為她變成銅塑的了！——是一點也沒有改變。然而外祖父却變得很憔悴，更多皺紋了；他底沙黃色的頭髮已經變為蒼白的，他底沈靜的，自尊的態度已經變為一種無謂的騷動；他底青色的眼睛已經變為暗昧的，而且還顯露出一種疑惑的表情。外祖母笑着，告訴我關於外祖父和她分家的事情；他把所有的鍋罐，皿盆和瓷器都給了她，說：

『這是分給你的一點小小的東西，以後不要再向我什麼別的東西吧。』

接着他就將她所有舊的衣服和東西都拿走；連一件狐皮的一口鐘也拿了去，共總賣了七百個盧布，於是把錢放在他的猶太教子，那個菓子商那裏生利。後來，瘋狂的貪婪鎖住了他底心，於是他變成全無羞恥的人了；他開始上他的舊相識們，他從前的同事們，富商們中間去，向他們訴苦，說他的兒女們已經毀壞了他的財產，所以要求他們給他錢，幫助他底貧窮。虧得他們敬重他，他得到了錢，因為他們都慷慨地給他錢——大宗的票

據，他拿這些票據到外祖母的面前來吹牛，好像一個孩子似的譏刺着她：

『看呀，呆子，他們不會給你那些錢底百分之一的。』

他用這個方法所賺來的錢，放在他的一個新朋友那裏去生利——一個高高的，禿頭的販皮商，在鄉村裏是叫他「三三」（一條馬鞭）的，和他的姊妹那裏，一個管店婆——一個肥胖的，紅腮頰的，長着一對褐色眼睛的婦人，她是漆黑得而甜密得有如處女似的。

家內的一切開銷都是平均地分開了的：這一天，是外祖母拿了她自己的錢辦伙食來預備正餐；那末第二天，要輪到外祖父來預備食品了；而他所預備的正餐，從來沒有外祖母那樣講究的，因為外祖母買了上等的肉來，而他却買來了這般的廢物，有如肝，肺和碎肉。他們各人有自己預備的茶和糖，然而煮茶却在同一個茶壺裏，所以外祖父要發氣了：

『等等一忽兒……你放了多少？』

把茶葉倒在他的手掌上，仔細地估量了之後，他說：

『你底茶葉比較我底細，所以我可以少放一點，因為我底都是大葉子。』

他是非常瑣細的，外祖母得把他底茶倒得和自己底一樣濃，而且倒茶的次數也只能和他的一樣多。

『這最後的一回怎麼辨？』她問，在她剛把所有的茶都倒盡之前。

外祖父望着茶壺裏面說：

『裏面還有許多呢——這最後的一回。』

就是神燈底油也各買各的——在五十年合作生活之後竟發生這樣的事情！

外祖父底這些鬼把戲，在我心中同時覺得又有趣又討厭，然而在外祖母心中，祇是簡單的好笑吧了。

『你該靜一點！』她平心靜氣地對我說。『這算什麼呢？他是一個老弱的，老弱的人了，而且他是變成了愚蠢的；就是這個樣子。他一定有八十歲了，否則也快近八十歲吧。讓』

他鬧着蠢玩意兒去；這對誰會有損害呢？我要爲自己和你做點小的工作——不要介意吧！

我也開始賺起小錢來；到放假日，一個大清早我就拿着袋子，走到天井裏和街道上，去拾骨頭，爛布，紙片和釘。賣給那破貨商們，一Pood（四十磅）爛布和紙，或者鐵塊，會給你兩個Greavin（廿個哥貝克），一Pood骨頭會給你十個或八個哥貝克的。不是禮拜日，我也上學校去做這工作，到了星期六，每一次我可以把這些小東西賣三十個哥貝克，或者半個盧布，假使我運氣好一點，或者還可以多賣一點錢。外祖母從我手裏拿去了錢，迅速地把它放在裙袋裏，於是她俯視着，稱讚起我來：

『咳！謝謝你，我親愛的人。這個可以做我們底伙食……你幹得很好。』

一天，我看見她手裏拿着我底五個哥貝克，望着，於是默默地號叫起來；一粒恍惚的眼淚掛在她底海絲般的，浮石似的鼻子底尖頂上面。

在奧喀河的岸上，或者彼斯克島上，從材料場裏去偷竊木頭和木板，這是一件比拾

爛布更有利益的玩意兒了。因爲在那裏，當市節，鐵的賣買是在那裏匆匆地搭起來的棚子裏做的。到了市場完結的時候，這些棚子常常拆下來，可是柱和木板却藏在藏船屋裏，一直藏到春潮快漲的時候的到來。一個小房東會化十個哥貝克來買一塊上好的木板的，而一天偷竊兩塊木板是很可能的事情呢。但是要想把這事情弄成功，天氣不好是一個必需的條件，因爲一陣風雪或狂雨會趕散了看守的人們，去藏躲在避雨所裏面。

我選了幾個友好的同謀犯——一個是，一個Morduan乞丐的十歲的孩子，撒喀·維亞金，是一個時常恬靜地幸福的，仁厚又和順的小孩；一個是，無家可歸的康斯忒洛姆，他是憔悴而瘦削的，長着一雙可怕的黑眼睛，當他十三歲的時候，爲了偷一對鴿子，被送到一塊年青的罪人們底流放地(Colony)去了；一個是小韃韜喀畢，一個十二歲的「強壯的人」，他是又頭腦簡單又仁厚的；一個是嗅覺很遲鈍的楊子，是一個守墓人兼掘墳人的兒子，一個八歲大的小孩，他是沈默寡言地好像一條魚，而且患着羊癲瘋的；其中年齡最大的要算一個死了丈夫的女成衣匠的兒子，葛列虛喀·却喀，一個敏感的，坦白的

小孩，他底兩個拳頭是可怕地敏捷的。我們大家住在同一條街道裏。

在我們的鄉村裏，偷竊不算是一件犯罪行爲；這已經成爲一種習慣了，尤其是食不果腹的本地人，就拿這個來當做謀生的唯一的方法。市集的時間只有一個半月，這是不能夠維持他們一年的生活的，於是許多可敬愛的家長們就來「河上幹點小小的工作」——撈取那潮水沖來的木頭和木板，而且分做幾次把它們運走，或者每次運去了小部份；但是做這個事情底重要方式，是從貨船上去偷來，或者照例地在伏爾加河或奧喀河上往來地巡邏着，留心那些不是正當地收藏好了的任何東西。星期日，大人們時常誇耀着他們底成功，而小孩們是傾聽着，做效着。

到了春天，當那市集之前的迷人的暖熱之時，那時候酒醉了的工人們，馬車夫們和各種各樣的工人們，充滿在鄉村的街道裏，而鄉村的孩子們，時常要去搜索他們底口袋的。把這種行爲當作合法的行動，所以他們在他們的長輩們的目光之下進行着這工作。他們從木匠那兒偷了他底器具來，從疏忽的馬車夫那兒偷了鑰匙來，從運貨的馬上偷

了馬具來，從場車的輪軸上偷了鐵來。然而我們這小小的一羣是去不幹那勾當的。一天，却略以一種堅決的聲調宣布道：

「我是不去偷東西的。媽卡不讓我去幹這事情的。」

「而我是怕去，」喀畢說。

康斯忒洛姆對於小偷們是執着極端的憎惡的；他用特別的氣力來說「竊賊們」這個字，當他看見那些奇怪的小孩們掬着酒醉的人們底口袋的時候，他會來趕散了他們，倘使一旦捉住了其中的一個，他會好好地敲他一頓的。這位大眼睛的，顯着不幸的樣子的小孩，想像他自己已經成人了；他走路來有一種特別的步風，在旁邊走着，正像一個脚夫。而且他打算用一種不清楚的粗暴的聲音來說話，他是非常寡言而且泰然自若的，像煞一個老頭子。

維亞金相信偷竊是犯罪呢。

但是從彼斯克去拿木板和柱，這是不能算作一種犯罪的；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怕

做這種事，所以我們把事情安排得非常容易成功。有一天的黃昏，當天色開始黑暗起來的時候，或者在白天，假使遇到了這是很壞的天氣，維亞金和楊子出發到彼斯克去，踏着潮濕的冰橫過小灣。他們是公開地出去的，爲了好引起那看守的人們來注意他們，同時我們四個人是分別地渡過去，不讓一個人看見。當楊子和維亞金引起了看守的人們底疑惑因而一心留意着他們的時候，我們就躡進那我們預先選揀好的藏船屋裏，選擇一點好運走的東西，於是當我這兩位足步迅速的同伴們戲弄着看守的人們，引誘他們追趕去的時候，我們就溜回家裏了。我們各人都有一根繩索，將一個曲成了鈎子的大釘頭繫在繩索底末端，我們拿它來鈎住了木板或柱子，這樣我們可以拖着木板或柱子橫過雪和冰了。看守的人們很少看到我們的，而且即使看到了，他們也永遠追不着我們的。

當我們售去我們底掠奪品的時候，我們拿售得的錢分成六股，時常每股可以有五個或七個哥貝克。拿這些錢過一天是夠舒服了；但是維亞金不帶一點東西給他母親換一杯白蘭地或一點伏特加吃，他的母親要毆打他的。康斯忒洛姆貯積着他底金錢，要想

建造一隻捕鴿機。却喀的母親是有病的，所以他打算盡他的能力去工作。喀畢也貯積着他底錢，他的目的在回到他底故鄉去，他是他的伯父從故鄉帶他來，但他的伯父到尼尼之後，不久就淹死了。喀畢忘記那個市鎮叫什麼名字；他所能記得的，是這個市鎮在喀馬，挨近伏爾加河的。爲了某種理由，我們時常拿這個市鎮來尋開心，我們時常唱着歌，和這位斜視眼的韃靼人玩：

「在喀馬有一個市鎮，

可沒有人曉得是在那裏！

我們底手永遠碰不到它，

也不能教我們底足去尋它。」

當初喀畢時常要向我們生氣的，可是有一天，維亞金用他底嬌愛的聲音向他說，辯

正了他底綽號。

『這於你有什麼關係呢！當然你是沒有向你的同志們生氣吧。』

這位韃靼人感到心愧了，從此以後他也加入我們這一團來歌唱那在喀馬的市鎮。但是去偷木板，我們還是去拾爛布和骨頭願意呢。在春天，去拾爛布是特別有趣的事情，當雪已經溶解了，而且在雨已經洗淨了街道的鋪路之後的時候。在那裏，在設市集的地方，我們時常可以在溝渠裏揀拾許多釘頭和鐵片，而且有時還可以找尋到銅板和銀角子的；但是爲討好巡卒起見，我們就給他幾個哥貝克，或者向他恭敬地鞠躬，那末他不會來趕走我們，或者拿去我們底袋兒了。我們了解賺錢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呢。因此我們越來越要好；雖然有時我們中間也要發生一點小小的口角，但我記不起來曾經有過一場認真的爭論。

（一九一三年作）

選自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可視為高爾基的自敘傳，是描寫他幼年時在外祖父家中的生活的。在高爾基的許多作品中，我的童年是以藝術圓熟著名的，他把舊俄羅斯的殘忍的獸性的市民生活，用滲血似的痛切的文字描寫出來，訴給讀者了。

關於本篇高爾基曾說過這樣的話：『我為什麼還要講這種使人不快的故事呢？因為我要使諸君知道這種醜惡的事情尚未成為過去的事。諸君喜歡從頭腦中製造出來的恐怖，愛好美妙地講述出來的戰慄，但我却知道真正的可怕的事，知道日常便飯樣的恐怖事件。』是的，這種醜惡的事正還展露在我們眼前。但我們的作品大半是生活在極狹小的範圍中，其能明確地反映實生活的作品，能有幾篇呢？

我的大學

杜畏之
專心合譯

.....

伏爾加那種勞動生活的音樂在引誘我。想起這種音樂來，我的心到現在還有些快慰。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有一天，那時我第一次感覺到英雄的勞動詩章。

是在喀山鑛下，一隻大木板船滿載着波斯的商品，船的底板完全碰破了，所以就停在石灘上。運輸工會叫我到木板船上去搬貨。當時是九月間，吹着呼呼的北風，洶湧的波濤在灰色的河床內跳躍，風又把那一層一層的浪頭打破，冷的雨水也落到河內來。工會當中，工人也有半百，都散佈在空的板船上，身上裹着蓆子，和船上防風雨的帆布；一隻小

小的火輪船將板船拖着，煙突內吐出的火烟，散在雨中好似一團紅的火星。

天晚了，鉛色的，寒冷的天空，黑暗籠罩在河上，運夫們叫喊着和咒罵着，咀咒着雨風與生活，懶懶的在船板上爬着，想避開這寒冷和濕氣。我想這些迷夢中人是不能做工的，也難救起這沉淪的重載。

夜半船航行到一個轉載的碼頭，把這空的板船與那石壁下停泊的船相互聯繫着，運夫頭兒是個有毒性的老頭子，是個面上有疤的狡滑人，會罵人，眼睛和鼻子同樣，禿禿的頭蓋骨取下像濕的火藥葫蘆，叫喊起來聲音又高又大，好似村婦樣：『祈禱吧，夥計們。』

在船面上很黑暗的，運夫們亂七八糟的成個黑團在那兒叫喊，如像狗熊似的，而運夫頭兒，他的祈禱比任何人也先完，叫喊着：

『提燈呢！喂，孩子們，幹活吧！老老實實地幹，孩子們！上帝在上——開始工作吧！』

沉悶的，懶懶的濕透了的人們開始「幹活」了。他們，真正在鬥爭，從船面上打到船

艙內——叫喊咆哮，奇怪瞎談。輕鬆的鴨毛枕頭和米袋，包裹、刀子、小羊皮衣，在我的四周飛舞着，各個人相互抱着撕打，漫罵，高短不齊的形影跑着，就是剛才那些惡毒地埋怨生活、風雨與寒冷的人，憂愁而凶暴的人，現在作起工來，居然快活，輕鬆而且能幹，這是很難使人置信的。

雨愈濃密了，空氣愈寒冷了，風也發狂了，把襯衣拉破，纏在頭上，肚子露了出來。在那水淋的黑暗中，在那六支提燈的微光之下，跳動着黑暗的人們，腳板重重的在船上頓着。這樣工作着，好像久已渴想勞動一樣，要用手去傳遞四磅重的袋子，肩頭上要背起包裹跑才能滿足。工作成爲一種遊戲，居然有兒童一樣的樂趣，狂醉般的去幹，只有和女人擁抱的快活能超過它。

桶子底下是有個濃厚鬍鬚的人，路是濕的，並且溽滑得很，——應該是貨物的主人或者是他所信託的——忽然叫喊起來：

『兄弟們，桶子放在此地！小強盜們，——去兩個幹吧！』

忽然有幾個人的聲音，從那黑暗的地方傳出來：

『三桶。』

『去三個人幹吧！知道嗎？』

這時旋風的工作却更加緊起來了。

我也握着袋子，拖着，舞着，不斷的跑着，攪着，好像我自己以及一切都兜着圈子在狂風暴雨中跳舞着。這些人能夠這樣奇怪快樂的工作而不知道疲乏，整年整月的也不赦免自己。他們能夠把這城市的鐘和塔頂，由此地拖到另一個地方去。

我這夜的生活是愉快的，沒有試想過，在這似蠢似癡的快樂工作中，一切生命精神都是生動的有光輝的。狂濤不斷的逐擊成羣的向板船攻擊，如注的雨不斷的打着船面，烈風也在河面上虎虎的叫喊。半裸體的人在狂風暴雨中不斷的跑着，叫喊着，也微笑着，對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勞動也有憐愛。那時風忽然吹破了烏雲，從天空之碧藍的清朗的裂縫中吐出微帶玫瑰色的陽光，這些快活的野獸都以友愛的怒吼並搖着可愛的頭。

上的濕了的毛來歡迎他。他也想擁抱而且吻這些兩條腿的野獸，他們在工作中是如此聰明而靈巧，而且這樣忘懷地喜歡工作。

這種樂天的所向無敵的力，它在地球上創造不可思議的神蹟，能夠一夜把地球變成美麗的城市和宮庭。這個與預言小說上所說的相同。陽光對於這些勞動的人照顧了兩分鐘，再也抵不住烏雲的壓力了，於是又沉在那裏好像嬰兒沉在海中一樣，雨水又傾瀉下來了。

『安息日！誰在這裏叫喊着，但回聲是很猛烈的。』

『我這樣安息！』

到了下午兩點鐘，一切的貨物還沒有搬完，半裸體的人們一直勞動着還沒有得着休息，而這狂風暴雨之下，使我好好的去思解，人類地球所含有的魔力是何等的豐富。

(一九二三年作)

選自我的大學

高爾基的作品，除極少的例外，大半都含有自傳的成分。我的大學是自傳三部曲的末篇，即走進世界的續篇。

我們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俄羅斯十九世紀以來各方面的生活，那是有俄國社會側面史的意義的，但高爾基寫這些作品，重心却不在這種歷史的與社會的意義，而是人性的肯定。對於人類無條件的愛，絕對讚美人類的傾向，在革命前便已成為高爾基的人生觀之主要因子；所以雖然他一面痛罵人間的醜惡、卑鄙，而一面又絕叫着，「我是不懂得比人類更貴重的書本上的真理的，人類便是全宇宙。管轄全世界的人啊，你是永遠光榮的！」這種人類讚美論，便在他的革命後的作品中，用內容豐富的藝術形象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又，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是更深刻地寫出革命前期的知識階級之精神生活，並徹底的描寫出農村生活之黑暗方面的。其描寫農民的深刻，在過去的俄國文學中，除格黎哥羅微支（Grigorovich）對於農民帶着人道的態度外，是未曾有過的。